〈武林五俠・武俠接力〉

殺手列傳

慕容美・臥龍生・秦紅・諸葛青雲・獨孤紅

●圖／海虹 ●題字／傅狷夫



時週聚劍
羣豪鑄劍
讀者爲助

諸葛青雲／題字

五大俠接大龍

名家上陣「接力創作」「殺手列傳」輪番推出

文／本刊編輯 吳清和
攝影／蔡德隆

元月十五日，農曆十二月十六日，民曆上記載著：天順，宜訂盟、出行。

時報周刊利用了這一天，邀集了當今「武林」五位大俠聚會：諸葛青雲、獨孤紅、慕容美、臥龍生、秦紅。

時間在午後兩點三十分，地點爲蔡德隆攝影棚，攝影師要爲五位大俠捕捉住俠士風範。

本刊攝影主編梁小良向斯柏梅公司借到了五套全新的空手道服。你道爲五位大俠借衣輕易？實則不然，要知道，壯碩如諸葛大俠，就算XL號的服裝，對他而言還是小了一些，非得XXL不行，幾番苦尋，方找到適合諸葛大俠尺寸的道服及衣帶。

獨孤紅大俠也不尋常，上衣不成問題，但是如河馬式的褲圍，也難找。

至於慕容大俠、臥龍大俠，雖也「中厚」，倒不成問題。而仙風道骨的秦紅大俠，一般尺寸便能顯出他的英挺身材。

兩點三十分，本刊工作人員準時到達攝影棚，但見大俠們，都已「嚴陣以待」。

「大哥在前，您先行擇服而穿吧！」慕容大俠逐字慢條斯理的接過道服，並遞向他口中的大哥諸葛青雲。

善解人意的梁小良，一個箭步上前說道：「這套是您的。」諸葛大俠雙手捧到胸前，定睛一瞧，厚厚的近視玻璃片後面，射出疑惑的眼神，輕歎一聲：「只怕上從下難跟喔！」

果然，諸葛大俠努力的收了幾下氣，那條褲子還是拉不上來，所幸諸葛大俠有先見之明，自備白色褲子一條，這才沒有「漏氣」，維持了大俠「風貌」。

諸葛大俠在鏡頭前，做出左手握劍狀，右手比劃出彈指姿態，「我將告訴讀者們，這是什麼意思？」諸葛大俠帶著玄機說道。

雙眼炯炯有神的慕容大俠，甫一上場，便帶著令人難以抗拒的俠氣，在閃光燈亮起的同時，左手一個實握，右手當即現出看樣子能「摧枯拉朽」的「鐵砂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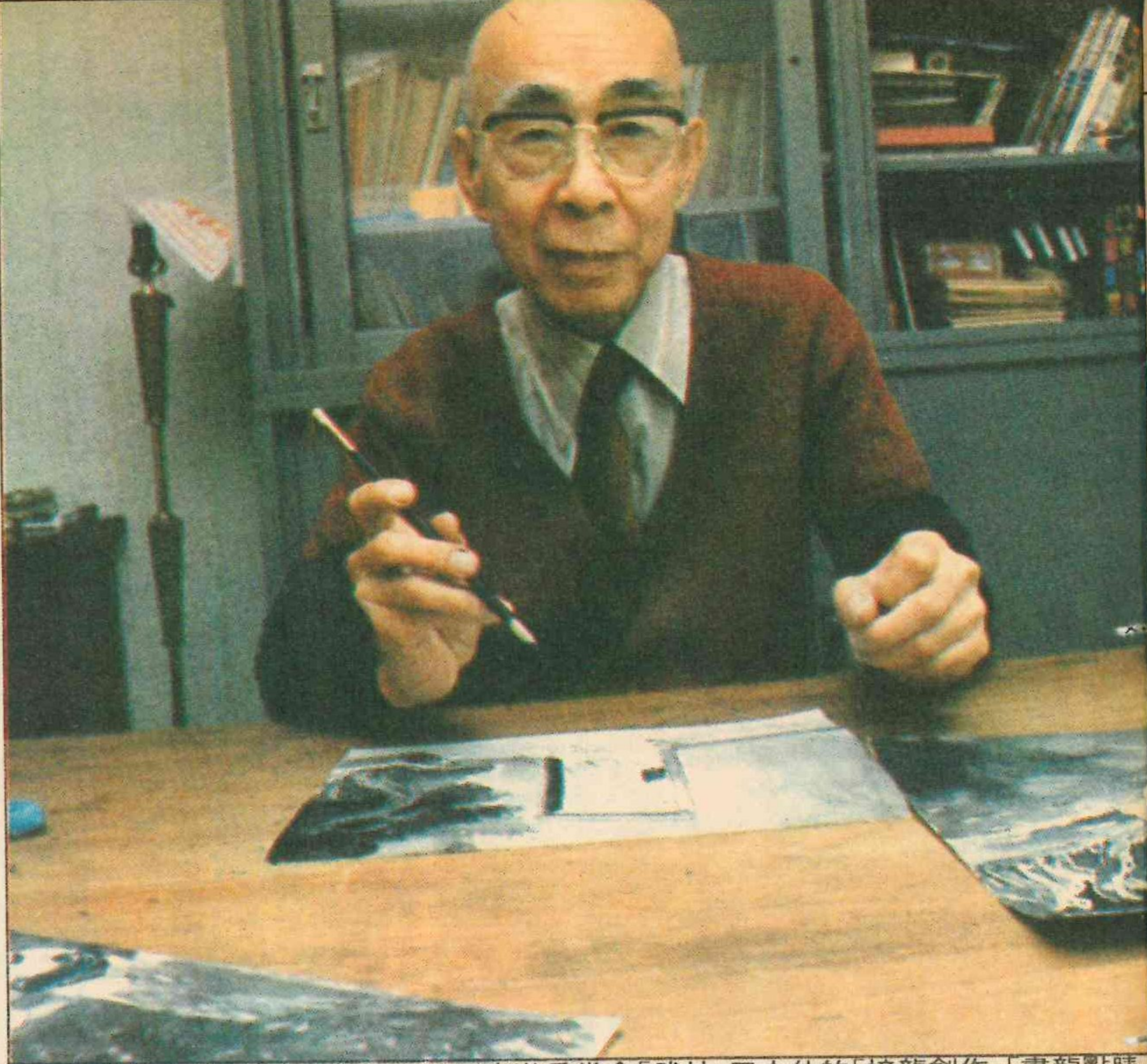
幾下燈亮，慕容大俠雙手一抱，揖讓而下。

獨孤紅大俠當天略受風寒，人雖微恙，氣色却不錯，兩三下的「外家子」功夫，攝影師直呼「好極了！」

步伐輕盈的秦紅大俠，以「踏水無痕」的架式縱身移到鏡頭前方。先是雙手由上而下定了氣，接著便是幾下「內家子」功夫的拿、移、閃、攻。同樣也是兩三下子便O・K。

約三盞茶時間，這五位大俠便輕易的完成攝影師的願望，同時對讀者「訂盟」，他們的武俠小說大接龍，將自下期起在時報周刊上「出行」。

沒錯，這是一個「天順」的日子。



武俠小說插畫名家海虹，特別應邀為當今「武林」五大俠的「接龍創作」「畫龍點睛」。

當今「武林」五大名俠，從下期起將為時報周刊讀者展現各家秘練「武功」！

諸葛青雲、臥龍生、慕容美、秦紅、獨孤紅，都是名震江湖的高手！

高手出招，當然不凡，高手接龍，更有可觀！

武俠小說接力，別有新意，同時也是同場競技！因此，好不容易才說動五位大俠，他們願意聯手上陣，互相切磋武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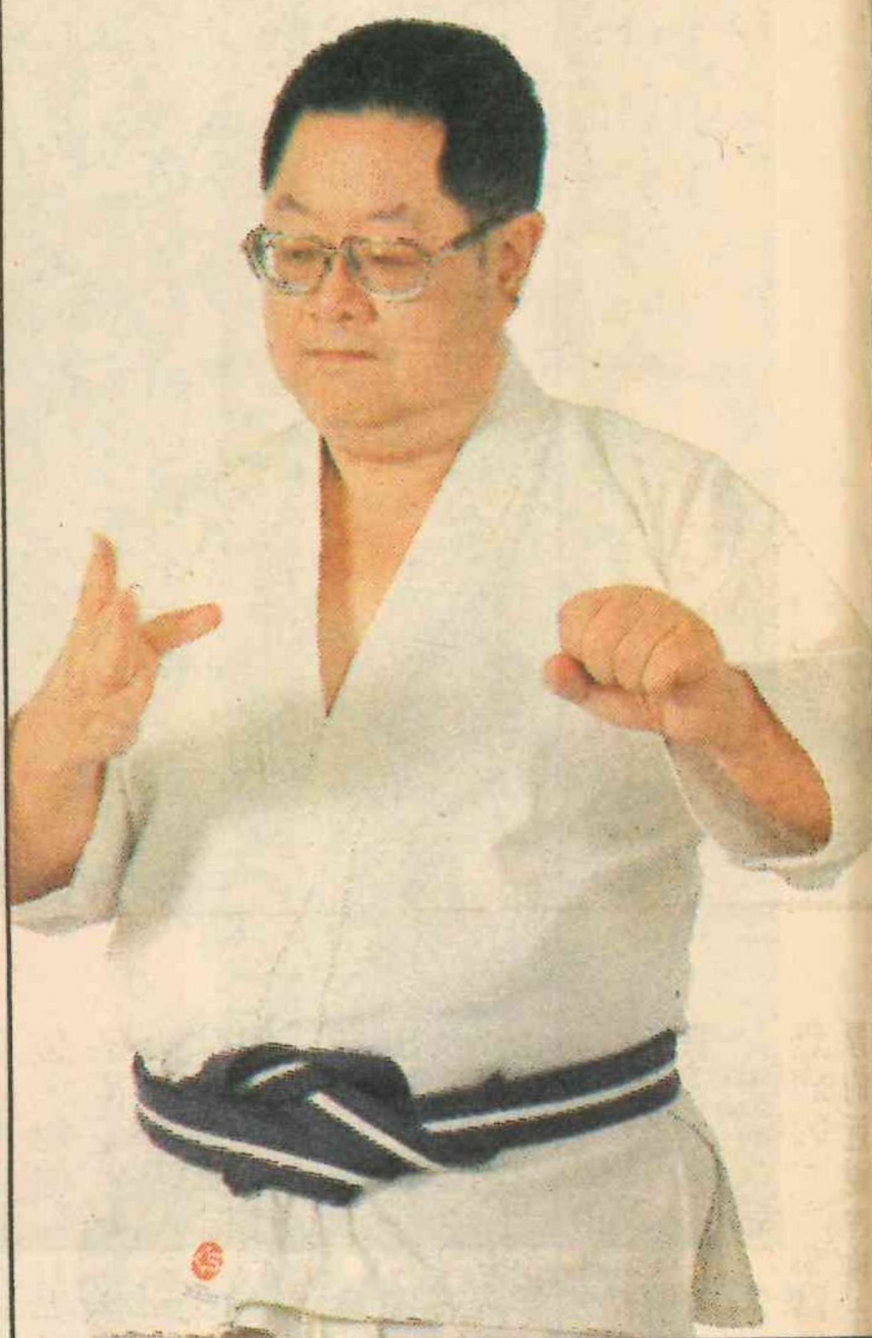
武俠小說接力的方式是這樣的，依照抽籤次序，第一人先起頭創造一個「殺手」，第二人、第三人、第四人接續舖排殺手的故事，不受限制，第五人則須將故事結束。然後，輪到另一人起頭，再創造另一個「殺手」！

第一個「殺手」是三槍太歲戰太平！

「殺手列傳」正是武俠小說接力的系列集合，很喜歡、普通喜歡、不喜歡武俠小說的讀者都該看看，究竟五大名俠如何展現他們的看家本領!?

諸葛青雲

年齡：五十九歲
生肖星座：屬蛇、獅子座
履歷：曾在總統府第一局服務八年
身高體重：175公分，100公斤
著作：八十餘部，約五、六千萬字
第一部武俠小說：墨劍雙英
自己最喜歡作品：一劍光寒十四州、大寶傳奇
平日嗜好：下圍棋、打麻將、書法
最佩服的史上「武者」：諸葛亮
最喜歡的「武林」同道：金庸、還珠樓主



諸葛青雲

臥龍生

年齡：五十七歲
生肖星座：屬馬、金牛座
履歷：中華電視台製作人
身高體重：170公分，69公斤
著作：三十餘部
第一部武俠小說：風塵俠影
自己最喜歡的作品：羅刹夫人
平日嗜好：抽菸、打電動玩具、喝茶聊天
最佩服的史上「武者」：岳飛
最喜歡的「武林」同道：朱貞木



臥龍生

慕容美

年齡：五十五歲
生肖星座：屬猴、處女座
履歷：雜誌編輯、特約記者、稅務員
身高體重：175公分，76公斤
著作：文藝兩三部、武俠三十餘部
第一部武俠小說：黑白道
自己最喜歡的作品：十八刀客
平日嗜好：煙、酒、女人
最佩服的史上「武者」：李白
最喜歡的「武林」同道：古龍

慕容美

獨孤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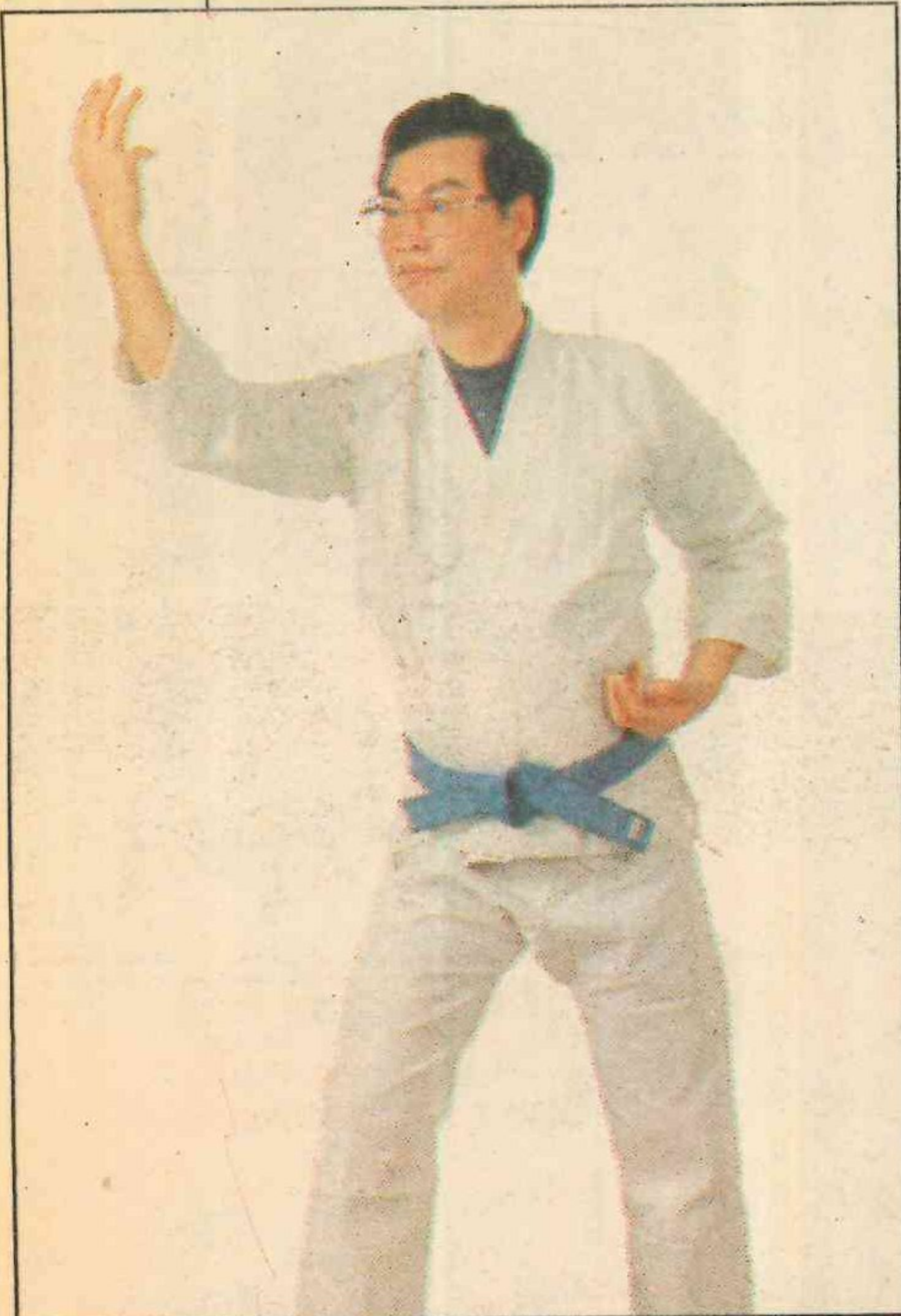
年齡：四十八歲
生肖星座：屬兔、天秤座
履歷：新聞記者、電視編劇
身高體重：172公分，80公斤
著作：武俠小說五十餘部，電視劇多部
第一部武俠小說：紫鳳釵
自己最喜歡的作品：滿江紅、紫鳳釵、斷腸紅
平日嗜好：運動、養鳥
最佩服的史上「武者」：專諸、虬髯客
最喜歡的「武林」同道：白羽



獨孤紅

秦紅

年齡：五十一歲
生肖星座：屬鼠、獅子座
履歷：工人
身高體重：170公分，65公斤
著作：六十多部
第一部武俠小說：無雙劍
自己最喜歡的作品：第七把飛刀
平日嗜好：圍棋、爬山、茶、吃
最佩服的史上「武者」：三國張飛
最喜歡的「武林」同道：還珠樓主



秦紅



〈武林五俠・武俠接力〉

殺手列傳

第一部　三槍太歲

三槍太歲，當然有三支槍。很多人都不明白，一個人武功再好，三支槍如何使法？有這種疑問的人，一定是個大外行。

只有接近過三槍太歲本人的人，才知道三槍的含義。戰太平的三支槍，眞正用於對敵的，僅有一支鐵槍，這也是三槍太歲日常用得最少的一支槍。

三槍太歲用得最勤的，是另外兩支槍。煙槍和肉槍。

什麼叫「煙槍」和「肉槍」，自然用不着多解釋。

戰太平用得最多的，是煙槍，其次才是肉槍。他從小識字不多，生平最喜歡看的，便是一部「金瓶梅詞話」。而他這一生，最崇拜的一位人物，便是西門大官人西門慶！

但是，西門慶三十二歲就死了，這當然是個遺憾。所以，他雖然崇拜西門慶，卻希望自己多活幾年，並不全部模仿西門慶的生活方式。

他的第二支槍，用得很謹愼。

他常說他比西門慶幸運得多，因爲西門慶那時沒有鴉片煙可抽，而鴉片煙的功效，並不遜於西藏高僧的春藥。

●文／（依接力順序）慕容美・臥龍生・秦紅・諸葛青雲・獨孤紅●圖／海虹●題字／傅狷夫



他從事殺人的行業，價錢訂得很高。而且有個「三不殺」的規定：「一不殺老弱和殘廢，二不殺嬰兒和孕婦，三不殺恪守清規的僧道。」

換了一般人，殺人的「潤槍」既訂得高，再加上「三不殺」的規定，不落得個門前「車馬冷落行人稀」才怪！

然而，戰太平受僱殺人，從無失敗的先例，「潤槍」訂得高，反而抬高了他的身份。這就像以後的醫生一樣，生意愈忙，藥價愈貴，上門求教的人反而愈多。

三槍太歲除了「潤槍」昂貴，又有「三不殺」的規定，另外還有一點不合情理的地方。

那就是，他絕不和顧客面對面的談「生意」，若有求於他，一定要携帶現銀先找他的代理人。一切談攏了，他定個動手的日期，任務不能如期完成，他受下多少銀子，一定加倍奉還。

這種情形以前當然還沒有發生過，這也正是三槍太歲名頭愈來愈響的原因。

初秋的某一天，三槍太歲躺在軟榻上，剛放下他的象牙煙槍，喝了兩口濃茶，在閉目養神之際，他派駐在密雲縣的一個代理人，拿着一張面額七千兩的銀票，風塵僕僕的進來向他報告。

「這是京城裏老山西銀莊的票子，小的已經驗過了，十足兌現。」那個叫大馬猴的屬下躬身向他稟報，額頭上全是油汗。

三槍太歲點點頭，等大馬猴繼續說下去。

「委託人是密雲縣的一個富商，他的三姨太太跑掉了，帶走他一袋別人抵押的貓眼玉。」大馬猴接着道：「那位富商說：如果這一袋貓眼玉追不回來，他得賠償抵押人一萬二千兩銀子，勢必非傾家蕩產不可。」

戰太平皺眉道：「這種事找我幹嘛!?叫那人報官就好了。」

「不，不。」大馬猴連忙更正道：「是小的說漏了，那女人原來是個賣解的，一身軟硬功夫，均甚了得，那富商是個暴發戶，肩不能擔，手不能提籃，惹惱了那女人，可能連命都保不住。」

聽說那女人有着一身武功，三槍太歲精神稍稍振作了些。「對方的意思是——追回了珠寶就行？」

「不！」大馬猴再度更正道：「委託人說，最好殺了那個女人，否則他嚥不下這口氣。殺了那女人，斬草除根，永絕後患，他可以再加紋銀三千兩，湊個整數兒。如果您實在下不了手，也得叫那女人落個重殘廢，失去報復的能力，他才安心。」

三槍太歲嘿嘿一笑道：「我殺人又不是第一遭，我會下不了手？嘿嘿！」

大馬猴大喜道：「這樣說東家是應承下來了？」

三槍太歲道：「那女人現在住在什麼地方？」

大馬猴道：「據那富商派人四處打聽的結果，那女人目前正住在山西小五台山下的一個農村裏，姘上了一個年輕的男人，那男人似乎也是武林中人——小的這裏有一幅他畫的草圖。」

×× ××

小五台山下的那個農村叫黑寡婦莊。

那裏的男人，多靠挖煤爲生。耕作農田，反而成了副業。因爲煤礦設備不良，常有災變發生，莊中女多於男，而寡婦又佔了一大半，黑寡婦莊，便以是而得名。

重陽節的第二天，三槍太歲終於找到了那個賣解出身的女人。但是，三槍太歲馬上遇到了一個難題。

他對那女人，實在下不了手。

原因是，那女人實在太年輕，也太漂亮了。女人名叫谷少娥，年約二十一、二歲，身材苗條，五官娟秀。跟她住在一起的，是一名五台山俗家弟子，名叫馬良，外號靈猿，年約三十出頭，人品亦極俊逸英挺，正是天生的一對。

三槍太歲並不是個有着菩薩心腸的人。

他並不在乎拆散這對夫妻，也不在乎那個靈猿馬良的武功。他在乎的，是那個女人。殺害這樣一個標緻的女人，他覺得眞是暴殄天物，可惜之至。

他天生有着與西門慶相同的嗜好。在他見過的女人之中，還沒有一個能跟這位谷少娥相提並論，他眞的爲這女人動了心。

同時，他也在暗暗懷疑：像這樣一個看上去極其端莊的女人，當初爲什麼要做人家的三姨太太？

既然委身於人，又怎會無端拐走自己男人的珠寶？

因爲他無論從哪一個角度觀察，都看不出谷少娥會是個水性楊花，心腸狠毒的女人，難道這裏面另外隱藏着什麼不爲人知的原因？

他想在動手之前，先弄弄清楚。

在一個有信譽的職業殺手來說，這是個很可怕的念頭。一旦他對這女人眞的下不了手，就得依規定賠出七千兩銀子的兩倍。就算這筆銀子他賠得出，多年來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信譽，也要付諸東流了。

北方的天氣，重陽一過，就相當寒冷了。

事有湊巧，這天傍晚，靈猿馬良忽然起了酒興，便帶了幾十文錢，去村外沽酒買羊肉，這不啻給了三槍太歲一個下手的好機會。

×× ××

三槍太歲如今才三十六歲，只比西門大官人死的時候多了四歲，正是一個人生命中最風光的年紀。他雖然「煙」「色」兼好，却很懂得如何保養自己，所以他隨時看上去，都顯得氣色紅潤，精神抖擻。

他於黃昏時閃身進了那間小茅屋，一槍便點中那女人右腿膝蓋旁的「氣海穴」。

他的動作乾淨俐落，右手提槍，左臂挾著那女人，藉著暗淡的光線，一路上了小五台。

他在一處密林中，放下那女人，以槍尖抵在那女人胸口上，冷冷地道：「說！你男人有什麼地方對你不起，你要拐走他一袋寶石，躲到這裏跟別人同居？」

想不到那女人鎮定得很，一點也不慌亂，居然以同樣口氣，向他反問道，「你跟汪璧山是什麼關係？」

三槍太歲一怔脫口道：「誰是汪璧山？」

那女人哼了一聲道：「你連汪璧山是誰都不知道，幹啥要管這檔閑事？」

三槍太歲後悔了，他已想出汪璧山應該就是那個委託他來殺這女人的密雲富商。「是你問我，還是我問你？」三槍太歲仗著光線陰暗，臉上熱了一下，繼續逞狠道：「說老實話，那袋寶石藏在那裏？說不定大爺發了慈悲，會饒你賤人一條小命。」

那女人閉上眼皮道：「要人，要命，都隨你，想要那袋寶石，你是做夢！」

三槍太歲道：「你賣掉了？賣給誰？」

那女人道：「寶石要有這麼好賣，你還找得到我？我早就跑到江南去了。」

三槍太歲道：「你倒是會強詞奪理！」

那女人道：「隨你怎麼說。我就是告訴了你，你也無法到手，閣下一向在江湖上混，有沒有聽說過一位『百毒飛刀』？」

三槍太歲不禁楞了一下道：「『百毒飛刀』鄭準？」

江湖人物，沒聽說過百毒飛刀鄭準這號人物的人，恐怕是太少了。但是，這女人忽然提到百毒飛刀，又是什麼意思？

「鄭準是馬良的師叔，馬良是我現在的男人，他的交遊廣，熟朋友多，那袋寶石目前就寄托在他那邊！」

三槍太歲有點爲難了，跟百毒飛刀鬥一鬥，他也不在乎。可是，眼前這女人——他忽然抬起頭，仰臉望天，很技巧的打了個呵欠。他忘記每天這時候，都是犯煙癮的時刻。

不先過足了癮，待會兒眼淚鼻涕的全來了，如何辦事？

癮上來了，比什麼都難過，他本來還在動著這女人另一個念頭，現在煙癮一犯，什麼都別談了。橫豎他跟汪璧山訂的時間還早，萬事莫如過癮急，先找個下台之階，過足了癮，再重新衡量一下這件案子的處理辦法吧！

三槍太歲放走了那女人，立即感到有點後悔，等他在避風處，點上煙燈，吸足了事先燒好的煙泡，前後想想，他更後悔了。

他剛才爲什麼要放走那女人？

對方——汪璧山——並沒有一定要他追回那袋貓眼玉。對方付他七千兩銀子，基本的要求，是出一口氣，殺了這女人，或者讓這女人帶一身重傷，變成殘廢。取回寶石，另有報酬，討不討得回來，並不在約束之內。

三槍太歲精神養足了，立即提槍下山。

他希望他還來得及亡羊補牢。

遺憾的是，當下山回到那間小茅屋，他只看到小木桌上放著一條羊腿，一大壺酒。屋內亂七八糟的，早已人去樓空！

最叫人氣得想吐血的是他在酒壺底下，還看



三槍太歲以槍尖抵在那女人的胸口。

到一條留條。「三槍太歲大鑒：謝謝仁兄手下留情，沒有爲難我的女人。基於投桃報李的禮節，特向閣下進獻忠言一句：您實在應該先調查一下汪璧山是怎樣一個人。」



·臥龍生

戰太平能在殺手這個行業中成名，除了具有的武功之外，亦有着過人的膽識、才能，冷靜下來，稍作沉思，發覺自己犯了很大的錯誤。

第一，太低估了谷少娥，一個美麗的年輕女人，面對着生死時，能夠那樣沉着，必是早有了很完全的準備。

第二，自己已在不經意中，踏入一個設計的陷阱之中，谷少娥留下了百毒飛刀鄭準的線索，是唯一可以追索的去處。

現在，戰太平面對的決定，是要不要再接下這筆生意？或是加倍退還收到僱主的錢？

這些年來戰太平確實賺了很多的銀子，但支付在烟色上面的開銷很大，實際上存下的銀子不多。加倍退酬金，會立刻陷入了窮困的境遇中。

追下去，面對的已經不是谷少娥那個美麗的逃妾，而是聲名赫赫的百毒飛刀鄭準。

×××

鄭準接待戰太平的地方，不是客廳，而是一間佈置很豪華的吸煙室。

軟榻上銀燈高燒，橫臥着一個美麗的少女，一雙纖巧的玉手，執着銀簪，正把一個上好雲土的煙泡，燒的香味四溢。

美色和雲土正是戰太平兩大嗜好。

戰太平吸一口氣，壓制下煙香誘惑的衝動，冷冷的說道：「鄭兄，也許還不太清楚戰某人的來意，我是……」

「不論戰兄的來意如何，兄弟都應該盡盡地主之誼，煙是雲土中的極品，戰兄是此中高手，請品嚐一下……」

「不用品嚐了……」戰太平打斷了鄭準的話接道：「從煙味中已可判辨出煙是雲土中的魁首『滿室香』，這位燒煙的姑娘，也是位燒煙的高手，已把滿室香的煙味完全燒了出來。」

鄭準笑一笑，道：「果然是貨賣識家，不瞞戰兄說，這位燒煙的姑娘，是兄弟花了三百兩銀子的高價禮聘而來，戰兄既然還算滿意，何不躺下去香兩口……」

「鄭兄，也有香兩口的嗜好……」

「這種富貴極品的享受，兄弟還受用不起，兄弟是專爲戰兄準備好。」

「好！好，既然是鄭兄早知道了，咱們就打開窗戶說亮話……」戰太平的右手已摸住了腰間的槍柄，人也移動到一個最有利的出擊角度，說：「鄭兄是準備替他們架下樑子了。」

鄭準滿臉訝異的神色，道：「戰兄，你這是幹什麼？一副準備打架的樣子？」

戰太平冷冷接道：「我姓戰的是個拿人錢財，幫人消災的殺手，但你姓鄭的也不是什麼正人君子，看在『滿室香』的份上，鄭兄請亮傢伙吧？我給你個公平交手的機會！」

鄭準奇道：「戰兄，你在說什麼？我鄭某人可是誠心誠意的接待你，花了我不少的工夫，才找到這上好的雲土，和這位燒烟的高手，你怎麼……」

察言觀色，戰太平看出了鄭準不似裝作的樣子，但仍保持着戒備，道：「你有一個師姪叫馬良，對不對？」

鄭準道：「不算師姪，只是一個好朋友的門下，對我鄭某人，倒是相當的孝敬。」

「鄭兄可知道他拐了人家的小老婆，那位小老婆偷走了老公的一袋寶石，兄弟登門造訪，就是要找馬良和那個小賤人，鄭兄肯交人，咱們仍是好朋友，如是不肯交人，戰某人只好得罪了。」

「荒唐，荒唐……」鄭準臉色冷肅的說道：「小王八蛋竟然騙我，如是戰兄一見面就動傢伙，兄弟死了，還是死的不明不白……」

戰太平呆了一呆，道：「馬良騙了你？」

「是啊！他告訴我說，戰兄有一票大生意，要找兄弟合作，聯手把它吃下來，像戰兄這等高手，既看重我鄭某人，鄭某自是高興。」

「嘿！我戰某人這香了兩口的嗜好，也是馬良告訴你的了？」

「不錯，戰兄一向隱密身份，江湖上雖有人知道戰兄的大名，但對戰兄的生活細節，却是知曉不多，奇怪了，馬良這小子，怎會知道戰兄有香兩口的嗜好？」

戰太平完全明白了自己的推斷沒錯，馬良離家買醉，讓自己擒住了谷少娥，是設計好的圈套，馬良那小子一直在暗中監視，他發覺了自己烟癮發作的情形，甚至看到了自己躲在山腳處抽大煙的情形，他把這個秘密洩漏給鄭準……。

陡然感覺到一股寒意，由心底泛生起來，如若江湖上都知道了戰太平有着香兩口的嗜好，這個殺手的工作，如何還能幹的下去。

但聞鄭準說道：「戰兄，馬良那小子要了我，就算你放過他，我也絕不饒他，咱們現在就去找他。」

戰太平突然像洩了氣的皮球，輕輕吁一口氣，道：「上好的『滿室香』不吸兩口，實在是可惜的很！」

竟然爬上軟榻，抽起烟來。

鄭準呆了一呆，忖道：「原來抽大煙的人，竟是如此的難耐煙土的誘惑。」

戰太平在那少女熟練的燒煙技術配合之下，一連抽了三個煙包，那種半閉雙目的滿足神情，完全暴露出一個染上烟癮人懶散、疏忽，如果鄭準此刻突然下手，相信是一擊必中，十拿九穩。

鄭準沒有下手，因爲，他完全沒有準備，但內心中對這位轡滿江湖的人物，却突然生出了一種輕視的感覺，原存的敬重和畏懼，立刻消失了大半。

戰太平伸了一個懶腰，才緩緩坐起身子，下了軟榻，道：「好！好！『滿室香』果然是名不虛傳……」

「戰兄，走吧！咱們找馬良那小子去。」

戰太平道：「他現在那裏？」

鄭準道：「我知道他住的地方，現在，去找他們，也許還來得及？」

戰太平淡淡一笑，道：「如果他早有設計，自然不會在那裏等著我們去抓他，現在，急也不在一時了。」

鄭準奇道：「戰兄的意思是……」

戰太平道：「鄭兄這『滿室香』使兄弟心滿意足，只是，這種上好的雲土有一個很的壞處……」

「噢！這方面，兄弟沒有經驗，戰兄請指點指點……」

戰太平兩隻半眯著的眼睛，盯在那燒香的姑娘身上，用不著再用言語解釋了。

鄭準口中啊了一聲，道：「是這樣啊！兄弟明白了，好！我叫他們準備酒飯，咱們吃過酒飯再說，兄弟先告退了。」

戰太平忽然感覺到百毒飛刀一點也不毒，反而是那麼可人，望著鄭準離去的背影，戰太平順手關上了房門，回頭看去，那少女已坐了起來，緩緩下了軟榻，道：「大爺，我也告退了，大爺要過烟癮時，招呼一聲，我立刻就來。」

伸手攔住了去路，戰太平低聲說道：「妳叫什麼名字？」

「可人，小婢被鄭大爺以三百兩銀子僱用一年，一年後才可以離開這裏，所以戰大爺可以放心，小婢還有很多的時間，爲戰大爺燒烟。」

「妳叫可人……」

「是！」

戰太平伸手拉住了可人的右腕，道：「妳長的也十分可人，陪戰爺溫存一番，我另外有賞。」

可人冷冷的說道：「我雖只是一個伺候戰爺吸煙的女婢，却不是任人折殘的路柳牆花……」

戰太平吁一口氣，接道：「怎麼？一年三百兩銀子，只要妳燒燒烟泡，這代價豈不是太高了一些。」

可人道：「小婢燒烟的技術精純高明。就是不太好的烟土，也能燒出它的香味來，再說鄭大爺僱用我時，也未說明，還要陪我伺候的客人上床。」

「嗯！所以，我才和妳商量，妳要多少銀子，自己開個價吧……」戰太平感覺烟癮過足後的慾火非常難耐，如不是在鄭府中作客，早就餓虎撲羊衝上去了。

可人道：「我已不是清白的女兒之身，但也不願隨便陪人上床，戰大爺，你就放過小婢吧。」

這話充滿著矛盾，既不願陪人上床，就用不著再說已不是清白女兒之身。

這不是拒絕，而是另一種挑逗，我不喜歡你，所以，不要陪你！

戰太平怒火大熾，一手抓起可人，投擲到軟榻上，道：「妳是說戰大爺還不配跟妳上床了。」

可人臉上閃掠過一抹厲色，緩緩閉上雙目，道：「戰大爺如是一定不肯放過小婢，小婢自知無能抗拒，但我會把這件事告訴鄭大爺！」

戰太平冷笑一聲，道：「如是鄭大爺不同意，也不會離開這裏了。」

撲上軟榻，剝去了可人的衣服。

可人沒有推拒，也沒有婉轉承歡，但她胴體完美，膚白如雪，戰太平幾房小妾，都是千中選一的美女，但和可人比起來，就大爲遜色不少。

戰太平獲得了很大的滿足後，忽然生出一股歉意，歎息一聲，道：「我戰某人好色，朋友們都知道，但我從來沒有強迫過人，今天，好像是有些霸王硬上弓了。」

可人一面穿衣服，一面冷冷的答道：「不用假慈悲了，是不是強迫我，你自己心裏明白。」

戰太平道：「好！妳要多少銀子？」

「不用……」可人倔強的說：「不是我自願陪你的，不用收錢。」

跳下木榻，開門而去，她似是一刻也不願多留，也沒有那種女人失身後的痛苦和悲悽。

戰太平忽然感覺到，這兩個跟頭栽的很慘，而且，都是栽在兩個二十幾歲的女人手裏。

一個要了他，讓他胡裏胡塗的找上了百毒飛刀，一個輕視他，江湖上聞名喪膽的戰太平，可人竟然完全沒有瞧在眼裏，她不要錢，也沒有反抗，好像是根本不把他當個人物看。

戰太平精神上似是受到了兩次重擊一般，頓覺羞忿異常，這是他從未有過感受……。

他緩緩站起身子，忽然覺著小腹中一陣隱隱作痛，但很快消失。



就在他衝過廳門的剎那，右邊門框一聲輕響赫然已釘了一把飛刀。

・秦紅

「奇怪，我怎麼會肚子疼？」

雖然只是一陣短暫的小痛楚，他都已起了疑心；他首先想到的是剛才那番霸王硬上弓，但立刻又否決那種可能性，因爲他在那方面技高非凡，絕不可能陰溝裏翻船，因此他又想到會不會是「百毒飛刀鄭準」暗中在「滿室香」上做了手脚……

不過，此一疑慮隨著痛楚的消失而消失，他好整以暇的穿好了衣服，提著他的鐵槍推門而出。

鄭準的一個家人候立在走廊上，看見他出房，連忙上前道：「戰爺，我家主人正在客廳上候駕，請隨小的來。」

百毒飛刀鄭準似乎確有誠意結交他三槍太歲戰太平，在客廳上準備的酒菜非常豐盛，使用的碗盤碟子都是整套的上等貨，廳上還有兩名侍女等著服侍，姿色雖不及可人，却也相當討人喜歡。

「沒有好酒菜招待，戰兄請勿見怪。」

「好說。」

賓主敍禮落座，侍女上前斟酒，鄭準剛要舉杯敬酒，發現戰太平神色有異，目光一注道：「戰兄怎麼了？是不是太累了？」

戰太平閉著眼睛，眉頭微皺，過了一會才緩緩睜開雙目，冷冷道：「姓鄭的，你好下流！」

鄭準一怔道：「戰兄何出此言？」

戰太平冷笑道：「你號稱『百毒飛刀』，當然是用毒的大行家，只是你鄭準如今已是江湖上名頭響亮的大人物，做爲一個大人物應該有大人物的風度，怎麼還是使用那下五門的毒藥呀？」

鄭準滿頭霧水，道：「我……我什麼時候使用毒藥？」

戰太平道：「我剛剛又疼了一下，而且比第一次嚴重。」

鄭準驚愕地道：「戰兄什麼地方痛？是不是可人那小妮子跟戰兄胡來？」

「砰！」

戰太平突然抬起一脚將整桌酒菜踢倒，探手抓起身邊的鐵槍，一槍便向鄭準心口刺去，厲聲道：「告訴你，我戰太平可是混過來的，想下毒殺我，沒那麼容易！」

他的「三槍太歲」確是名不虛傳，這一槍去勢之快，有如怒矢離弦，一瞬間便到鄭準心口上。

可憐「百毒飛刀」鄭準空有一身武功，由於心裏沒有準備，而且雙方近在咫尺，一時閃避不及，雖是奮力一閃，槍頭仍然刺中了他的右邊胸口，登時鮮血迸湧！

鄭準大吼一聲，右掌「拍！」的一聲扣住鐵槍，使勁往旁推去，緊接著頓足躍退，以急怒攻心的表情大罵道：「狗娘養的，你瘋了不成!?」

戰太平本欲提槍再上，但看到鄭準那副樣子，心中可有些迷惑了。

他想：鄭準如是在雲土上下毒的人，他一定有準備，自己那一槍絕無可能這樣輕易得手，再加上眼看鄭準那副怒火中燒的激憤模樣，使他原先的判斷動搖了。

但是，雲土是對方提供的，燒煙的可人也是對方早就僱用的，若不是對方下的毒，又是誰呢？

他本想弄個水落石出，但就在這時，腹痛又開始發作了，而且又有奪「門」欲出的感覺，他不願在鄭準面前出醜，又不便問鄭準茅坑在哪裡，一急之下，掉頭往外便跑——

「篤！」

就在他衝過廳門的一刹那，右邊門框一聲輕響，赫然已釘著一把飛刀，距他右邊面頰只有五寸之近！

發出飛刀的人，當然是鄭準。

戰太平霍然轉身，厲笑道：「姓鄭的，想動手了是不是？」

鄭準臉上仍是一片盛怒，一個字一個字道：「在下的飛刀從無虛發，這一刀是告訴你：我鄭準如想收拾你，你早就躺下了！」

戰太平沒敢再回嘴，因爲再躭擱下去的話，一定會拉到褲子裡，是故他飛也似的往外跑，衝出鄭宅，奔離市街，一直跑到郊外，一頭竄入樹林裏面……

從樹林裏出來時，他感覺舒爽多了，他這才明白腹痛可能不是中毒，而是自己吃壞了肚子之故，也因此對鄭準生起一些歉疚，但剛才自己一槍傷了他，如今自然不好意思回去與他說，自己到哪裡去找人？

但馬良的住處只有鄭準知道，剛才鄭準沒有起去找馬良，只好自己一人去找了。

他正在不得主意，突然腹中又一陣絞痛，接著又有要拉的感覺，便趕緊再轉回樹林裡去……

此後，腹痛一再的發作，也不停的拉，有幾次忍痛上路，可是走沒幾步就又來了，他索性呆在林子裡，到了這天黃昏時分，一共拉了十來次，最後的兩三次還帶有血絲。

「是了，我一定是中了毒沒錯，可是那鄭準分明不是下毒的人，莫非是可人那小賤人幹的好事？但她並不知我會強迫她上床，怎會事先在『滿室香』上做手脚？」

他百思不得其解，看看日已偏西，覺得不能再呆下去了，乃拄著鐵槍勉強上路。

也不知是中毒的原因或拉肚子之故，他感覺全身好像要虛脫一般，愈來愈沒力氣，只不過走了一里許，全身已直冒冷汗，眼前的景物變得模糊和浮動，他知道再走下去一定會暈倒路上，只好在路邊坐了下來。

「喂，你怎麼啦？」

忽然，一個莊稼裝束的青年出現在他面前，對他表示關心的發問。

這青年肩上荷著一支扁擔，頭上戴著一頂草笠，模樣樸實忠厚，顯然是本地人。

戰太平大喜，急問道：「兄弟，這附近可有客棧？」

那青年搖頭道：「沒有，要到縣城裡才有，那要走二十多里路。」

戰太平一聽，心中沮喪極了，嘆了一口氣道：「眞他媽的倒楣……」

「老兄生了急病？」

「正是，腹痛如絞，半天拉了十多次，全身沒一絲力氣，這鬼地方前不著村後不著店……唉，可急死我了。」

「舍下就在前面不遠，老兄若不嫌棄，不妨到舍下過一夜。」

眞是天無絕人之路，他三槍太歲戰太平就這樣被青年攙扶到一間破舊的農舍裡面。

青年姓馮名順，父母已亡，因家貧尚未娶妻，故全家只他一個，每天就到鎭上幹些粗活過日子；他把戰太平扶上床，立刻下廚燒飯，準備招待客人。

戰太平一上躺，立刻掏出隨身携帶的煙具，過足了煙癮後，精神是好了不少，但腹痛仍不斷發作，這使他更爲憂急，因爲他知道只要是一般小毛病，雲土的功效均可壓制，而如今竟不能壓制腹痛，這就表示自己所中的毒很不簡單，搞不好可能會要了老命……

天黑下來的時候，馮順請他下床吃飯，他一看桌上的飯菜，心裡就不痛快，暗忖道：「白天那桌酒席我沒吃，現在却要吃這個？」

他於是掏出十兩銀子，向馮順笑道：「兄弟，我有個主意，這兒距市鎭不太遠，你拿這銀子去街上買些可口的食物，順便替我去藥舖買止瀉藥給我服用，剩下的銀子賞給你，如何？」

馮順一口答應，立刻出門而去。

約莫半個時辰，馮順帶著一瓶藥丸和一大包食物回來了；他和馮順一起吃了食物，服下幾顆藥丸，隨又上床躺下，那知過不了多久，腹部就響個不停，繼而絞痛，又不得不往茅坑裡跑了。

整整一夜，他無法入眼，拉得一塌糊塗，天亮的時候，他叫馮順拿來鏡子一照，自己都嚇了一跳，只不過一天一夜工夫，竟然瘦了許多，眼球佈滿血絲，氣色一片蠟黃，像個病入膏肓的病人！

他心頭一沉，半天說不出話來。

現在，汪璧山的買賣、谷少娥帶走的那袋貓眼玉，還有那該死的馬良，以及他自己十年來

所建立的信譽，現在都變得不重要了。

現在，他覺得最重要的是如何解去腹中之毒，保住自己的命。

他先取出煙具過癮之後，才向馮順問道：「兄弟，你可知甚麼地方有醫術高明的大夫？」

馮順道：「鎮上有個大夫聽說不錯，不過我不敢保證。」

「唉，我得趕快找個懂得解毒的大夫，不然只怕挨不過三天……」

「解毒？對了，鎮上有位鄭爺懂得解毒，但他不是大夫。」

「你說的是鄭準？」

「正是。」

「哼，算了。」

「怎麼呢？」

戰太平沒有回答，沉默了半晌，才又掏出二十兩銀子，說道：「兄弟，你替我去鎮上僱一輛馬車，就說——」

馮順打斷他的話道：「沒有，鎮上沒有馬車可租，不過在下倒可以找到一輛牛車，要是你願意，我就用牛車送你去找大夫，不過……」

他接著提出的要求使戰太平大感意外，他要求戰太平教他武功。



忽然一個莊稼裝束的青年，出現在他面前。

昨夜，他與戰太平聊了很久，得知戰太平有一身武功，他非常羨慕，自嘆從小家貧沒讀書，又無任何技藝，若能學成武功，就不愁找不到謀生之路。

戰太平聽了他的要求，心中暗笑：「你小子想學我戰太平獨步武林的槍法？呸！眞是痴人說夢！」

不過，他却答允了，道：「好，你快去準備牛車，我想趕快趕回家去，我家鄉有個大夫懂得解毒，只要我的命保住了，立刻教你武功。」

馮順大喜，轉身便要出門，不料就在此時，忽聽屋外有個女子的聲音道：「喂，有人在家麼？」

這個女子的口音，對他戰太平可不陌生，他一聽之下，心頭好像挨了一記重拳，暗暗叫苦道：「糟，我命休矣！」



・諸葛青雲

這聲音，曾經和他上床親密，爲時也距今不久，當然使戰太平聽得出來，是出自那名雖「可人」，肌膚身段也相當「可人」，但神態、語氣却對自己隱隱含有一種排斥意識，以致顯得不太「可人」的可人之口。

可人會這樣迅疾的，尋到這樣僻靜破舊的農舍裏來，豈不是顯示出想套問習學他槍法絕學的馮順，也非田莊子弟，身分絕不簡單！

既覺馮順可疑，則想起馮順拿來給自己越吃病情越重的藥丸、食物，當然心中凜然生寒，更起疙瘩！

一次又一次的，落入莫名其妙的算計之中，加上如今又已瀉得脫了人形，全身疲軟無力，才令戰太平不由自主的，脫口喊出了：「糟，我命休矣！」之語。

可人的「可人身材」，果然從這破舊農舍門外，閃了進來，她依然神態如冰的，冷冷一哼說道：「戰太平，你身中奇毒，狂瀉脫形，這條命兒，的確是休定的了！但不知是想做個明白鬼？還是一切認命，做個胡塗鬼呢？」

戰太平道：「胡塗的路，不單在陽世不易行走，在陰間想必更是寸步難行！但如今在你們佔優勢的局面上，似乎沒有甚麼談判餘地？我若想做個明白鬼，勢必要付出相當高的代價……」

馮順的老實神態，已經改了，右手摟着可人的婀娜腰肢，左手拿着戰太平那桿業已無力取用的成名「鐵槍」，用槍尖遙指着他，面含冷笑接道：「代價當然要有，其實也不算高、因爲你人既死去，身外均無非廢物！我們想要的，是你仗以練成槍法絕藝、名震江湖的『楊門梨花槍』、『羅家回馬槍』，和『回頭望月追魂槍』等三套『槍譜圖解』！」

戰太平望着馮順，皺眉說道：「貴姓？大名？你應該不叫馮順……」

馮順的右手，從可人的腰肢上鬆了開來，指着他自己的鼻尖，得意笑道：「好，大家打開窗子，說亮話吧！『馮順』不必談了，連『馬良』都屬假名，農家子弟，更乃瞎掰！我們要算是老同行呢，『三槍太歲』，固然名號響亮，我這『玉面煞星』衛無行，在『殺手』行業之中，也算得上是一號人物！」

戰太平聽說「馮順」就是「馬良」，而「馬良」又就是「殺手」羣中，以機智著稱，一向只求達到目的，不擇任何手段的「玉面煞星」衛無行，自然生望更絕，萬念俱灰的，慘笑一聲道：「對，身外之物，着實無足珍貴可言！但三套『槍譜圖解』，不可能被我帶在身邊，你們若能信得過戰太平？我願意以一套『槍譜圖解』藏處，換一個心中疑問的眞實答案如何？……」

可人不等他再往下說，便點頭接道：「可以，我相信堂堂『三槍太歲』，不至於死後賴帳，自損聲名！既有三樁所疑，你就儘管問吧，我並猜得出你最大的一項疑問，就是弄不清楚在『百毒飛刀』鄭準的家中怎樣會中了奇毒？」

戰太平頷首道：「這事確實費解，因一來『鴉片』本身便是毒物，有『以毒制毒』作用！想把其他毒物，混入其中，既頗固難，也易失效！二來，我外號『三槍太歲』，是每日烟不離口之人，只要烟泡中稍屬異味，必被我立即發覺……」

可人妙目中突閃詭譎神光，媚笑接道：「衛無行這『玉面煞星』，向以機智馳名，而『百毒飛刀』鄭準，更是個成了精的老狐狸，在他們合謀之下，那裏會被你察出破綻!?他們深知『三槍太歲』的第一根『鐵槍』，不好鬥，第二根『烟槍』，也門檻精！但第三根『肉槍』，却是你最容易疏忽的致命之處！鄭準和衛無行，既費了心，更費了事，他們是把奇毒藏在我胸前雙峯，和臍下方寸之間！當時你猴急逞暴，自覺蝕骨銷魂，觸手柔嘉，瘋狂馳驟！……」

她說得出口，戰太平却有點聽不入耳，廢然一嘆，紅臉失聲叫道：「可人，你……你……你拿了他們多……多少酬勞？犧牲不……不嫌太大了麼？……」

可人的臉上，突然籠罩了一片冰霜，神色一沉答道：「錢不算多，仇不算小……」

戰太平失聲道：「仇？我……我會和你有仇？……」

可人道：「這算第幾個疑問？」

戰太平嘆道：「就算是最後一個吧，我弄清楚這樁疑問，再提出在這塵世間的最後一項要求，便可以請你們恩仇了斷，大發慈悲，送我上路，去作『陰曹殺手』！」

可人道：「好，你既是最後一項問題，我也作綜合答覆！約莫在十五、六年之前，你接了一筆生意，『鐵桿梨花槍』下，滅了一家汪姓武林人物的門，但蒼天有眼，槍尖下竟有了漏網之魚，有一個老家人，雖中槍而未絕命，躺在成堆屍首以下，裝死倖得復甦，另外還有個小女孩，藏在米缸之中，未曾被你發現！……」

戰太平盯了可人一眼道：「你就是那米缸中的女孩？」

可人方一點頭，戰太平又道：「那藏在屍堆以下，死而復甦的老家人呢？……」

可人失笑道：「常言道：『大難不死，必有後福！』那老家人如今可發了財了！他就是送了你七千兩銀票，要你來找衛無行和鄭準送死的『密雲富商』汪璧山呀！」

直到如今，戰太平才恍然大悟地，搖頭嘆道：「唉！殺手生涯渾似夢！汪璧山眞會佈局，一開始便使我墜入了步步是計的層層圈套之中！雇『殺手』去殺『殺手』，被追殺的『殺手』，反而變成了眞正的『殺手』，委實百譎千幻，教人弄不清楚到底是誰在殺誰？……」

「玉面煞星」衛無行提防時間若是拖長，容易再生突變，遂用戰太平的「鐵桿梨花槍」，指着戰太平的心窩說道：「戰太平莫要多說廢話，你不是還有個最後要求麼？快點提出，能允則允，不能允時，衛某就用你的『鐵桿梨花槍』，立刻送你上路！」

戰太平道：「大丈夫言需有信，在未提出最後要求之前，我不妨先付一些代價，且把三套


那位汪老的一隻手，已經齊腕没入了鄭準的右腰。

『槍譜』中，最精妙的『羅家回馬槍』，給了你吧！其餘的『梨花槍譜』，和『回頭望月追魂槍譜』，則留給可人，鄭準……」

衛無行喜出望外道：「你的『回馬槍譜』，居然帶在身邊？」

戰太平道：「那是我成名絕藝，自然槍不離譜，譜不離槍，我『鐵槍』自距離『槍尖』七寸開始，每隔七寸，槍身均暗藏『螺旋』，你一節、一節，慢慢旋開，到了第五節上，便可看得見藏在中空槍身之內的『回馬槍譜』……」

衛無行起初尚懷疑戰太平有甚奸詐？但依照所說，慢慢旋開「鐵槍」，毫未有甚異狀？並在旋到第五節上，果然看見了藏在槍身中的一捲紙兒，遂一面抽取這册渴慕已久的「回馬槍譜」，一面問道：「戰太平，你到底有何最後要求？……」

戰太平看着可人答：「這位汪可人姑娘的姿色身段相當美妙苗條，算稱『上中』，但她爲了報仇，確下苦心，竟把燒烟技藝，練入了『上上』境界！戰某百戰江湖，獲號『三槍太歲』，成名於『第一根槍』，送命於『第三根槍』，但臨死前，所放不下的，却是『第二根槍』！常言道：『瓦罐不離井上破，殺手難免陣前亡』，衛朋友要我命兒無妨，但可否看在同行份上，容我於臨死之前，再嘗一口汪可人姑娘的所燒『烟泡』的奇香絕味!?」

這時，衛無行已抽出「回馬槍譜」，展卷看得出神，聞言隨口答道：「看在這『回馬槍譜』，神妙萬方，果是隋唐遺留的『羅家』絕學份上，我可以答應，容你緩死須臾無妨，但汪姑娘方面……」

戰太平接口道：「汪姑娘應該不吝於對一個毫無抗力的垂死之人，再表現一次『燒烟』絕藝！我也會除了那册『回頭望月追魂槍譜』以外，再送她一件更名貴的意外酬報！」

汪可人果然取了戰太平隨身所帶的烟具，開始準備爲他燒烟，並嬌笑叫道：「戰太平，我們總算也有過一次露水姻緣，再燒口『送命烟』，給你抽抽，原屬無妨，但你若把我當作什麼貪得『意外酬報』的大傻瓜，却就是完全錯了！要知道你『三槍太歲』的『第一根槍』，已被『玉面煞星』衛無行一節一節拆掉，『第三根槍』更因中毒大瀉得『垂頭喪氣，疲莫能興』……」

戰太平用手撫摸着他「三根槍」中，如今唯一還有點用處的「第二根槍」，狠命抽了兩口，精神一振接道：「身外之物，既化灰塵？則所謂『殺手必遵的原則』，我也不必守了！汪姑娘你既煞費苦心的欲報家仇，難道就不想知道在十五、六年以前，出錢起意，雇聘我『三槍太歲』戰太平，對你們『汪家』滅門之人，究竟是那一個麼?」

這幾句話兒，着實大出汪可人的意料，使她猛吃一驚，失聲問道：「殺手肯洩漏雇主？……」

戰太平悽然一嘆，又抽了兩口奇香無比，使他大過其癮的「鴉片烟」，望着汪可人，緩緩說道：「枉死城隱隱可見，鬼門關已在眼前，事到如今，還有什麼話兒，會使我有所顧忌而不能說呢?難道戰太平死而有靈，並悛惡不改，到了陰曹地府之中，還會再作『殺手』?」

汪可人秀眉微挑，用眼角餘光，偷偷一瞥那正對「回馬槍譜」看得出神的「玉面煞星」衛無行，儘量把話音壓低道：「說，你那十五、六年前的雇主是誰?看看是否與我心中所懷疑者，同屬一人?我答應替你再燒兩個最過癮的『烟泡』……」

戰太平似因久瀉乏力，無法施展「蟻語傳聲」，只得用幾乎連他自己都聽不清楚的近乎「喉音腹語」低得不能再低的答道：「是『百毒飛刀』鄭準……」

汪可人既似聽見那麼一點點，又不曾聽得清楚，只好把頭兒湊了過來，與戰太平神態極其親熱的，幾乎是接着腮兒，貼着臉兒問道：「你……你說什麼?你的雇主是……是誰?……」

戰太平或許是烟癮過足，精神忽振，從目中閃射出萎退已久的烱烱神光，把他的「第二根槍」——「烟槍」，含在口中，突然不往裏吸，反而用力往外一吹！

一股濃烟，帶着一股撲鼻的刺腦香味，從槍管中飛射出來，一齊吹在汪可人的臉上！

・獨孤紅

在別人，往人臉上吹那麼一口濃煙，頂多會嗆得人淚涕泗流，一陣狂咳。

而，戰太平往他這「第二根槍」裡吹出來的這口濃煙，却能殺人，因爲這是他自知不免之餘，有心殺人，趁人不備，所提聚的一口眞氣，吹出來的不只是煙，還有煙油。

所以，汪可人那一張嬌媚的臉，就好像中了火炮所轟似的，立即皮開肉綻，鮮血淋漓，一對可以勾人魂、攝人魄的妙目也爲之眼珠破裂，血污噴出，狂叫一聲，雙手捂臉，往後便倒，嬌軀只一滾翻，雙腿只一踢彈，就玉殞香消，一縷芳魂往枉死城報到去了。

戰太平笑了，雖然沒笑出聲，但一代殺手的那股子冷傲跟凜人的陰戾之氣，全又顯現眉宇，枉死城隱隱可見，鬼門關已在眼前，先去的是妳不是我，又是誰受了誰的「送命煙」，妳們把戰太平看扁了，我這令人聞之膽破魂飛的「三槍太歲」名號，豈是倖致……。

此情此景，看呆了衛無行，也眼傻了這位「玉面煞星」，他號稱「煞星」，自也殺人無數，但却從來沒有見過死得這麼慘的，他號稱「玉面」，引以爲傲的是一張臉，最爲珍惜的，也是一張臉，又如何能忍受眼見一個人如此可怖，這麼悽慘的毀容而死，戰太平話聲一落，他便機伶一顫，瞿然而醒，兩眼厲芒暴射，望着戰太平，切齒咬牙，獰聲而笑：「姓戰的，你行，你眞行，眞沒想到，你在臨死之前會有這一招，可人死得好冤，但是你想到沒有，她是死在你這卑鄙的心計之下，可是現在在你眼前的，還有一個我！」

戰太平目中射出的兩道烱烱神光，從可人的屍體之上挪開，緩緩移轉，落在了衛無行那一張玉面之上，道：「還有一個你又怎麼樣。」

衛無行獰笑道：「怎麼樣你馬上就會知道了。」

話落，他兩眼之中閃現凶芒，握著戰太平那「第一根槍」「鐵槍」的尺餘槍尖，就要往戰太平的心窩插下，可是，忽地他臉色一變，不動了。

戰太平那冷傲陰戾的笑容又在臉上浮現：「是你知道了，還是我知道了?」

衛無行駭然厲聲：「姓戰的，你——」

戰太平道：「看了你手上拿的那套槍譜，叫什麼槍譜?」

衛無行不看也知道，立即答話：「『回馬槍譜』——」

「對，『回馬槍譜』——」戰太平道：「你可知道，『回馬槍』是在什麼時候用的，幹什麼用的麼——」

誰都知道，「回馬槍」是在戰敵不下，詐欺誘敵，或者是不幸落敗，敵追我逃之際，突然間回馬一槍，殺敵自救用的。

衛無行臉色再變：「姓戰的，你是說——」

戰太平道：「我是說我在這套槍譜上動過手腳，寧願備而不用，我是說你跟我一樣，也中了毒，當然也會跟我落個同樣的下場，衛無行，你是我用上這套槍譜的頭一個，因爲多少年來，從來就沒有人能摸到我這第一根槍，更不要說把這套『回馬槍譜』拿到手中了，你應該引以爲傲，應該感到安慰，進而含笑九泉了——」

衛無行是個殺手，殺手當然是殺人的人，殺人的人不見得就是膽大不怕死的人！

他驚得玉面發白，發白之餘，更見猙獰，他悽厲的叫了一聲，就待拚最後一點力氣，將手臂揮下，將那冰冷的槍尖刺進戰太平那熱騰騰的心窩之中。儘管明知道戰太平必死，畢竟他是讓戰太平在他手裡斷的氣。

但，雖然他也是個殺手，這一點他就不如「三槍太歲」戰太平，他根本無法提聚眞氣，那悽厲的一聲叫，反倒成了他在這個人世間的最後一個聲音，叫聲住後，他人也倒了，就爬在床邊上，就爬在戰太平的腳下，不動了，沒

武俠接力
殺手列傳

再動一動。

戰太平支撐著，吃力的仰起了點身，望著爬在床邊的衛無行道：「你們一個個不該這麼瞧扁我戰某人，眞不該，戰某人臨死之前何止只有一招！我號稱『三槍太歲』，槍譜也有三套，當然臨死之前的傷人招也有三招，『回頭望月追魂槍』用過了，『羅家回馬槍』也用過了，還剩下最後一招『楊門梨花槍』，我要用在該死的汪璧山跟『百毒飛刀』鄭準身上了！」

× × × ×

破舊的農舍突然起火了。

這一帶地處偏僻，前不著村，後不著店，又少見人跡，自然不會有人來救火，就算是最近的市鎮上的人發現，趕到這兒來，也來不及了，何況最近的市鎮少說也在幾十里外，根本發現不了！

所以，只有任它起火，任它燒了。

這一帶很空曠，空曠的地方往往風大，風助火勢，燒得相當快，一個時辰不到，農舍就成了一堆灰燼，一片廢墟。

農舍是不到一個時辰就燒完了，燒完了火也就熄了。

可是人卻是在農舍燒完，連最後一點火星都沒有了之後才來的。

人，是「百毒飛刀」鄭準，還有一個老頭兒，老頭兒福福泰泰，滿面紅光，一看就知道平日油水很多，日子過得不錯。

鄭準的右胸挨過一槍，戰太平的「第一根槍」，鐵槍。

可是現在的鄭準，似乎不像個受過槍傷的人，不但沒見裏傷，而且氣色、精神都很好。

他跟胖老頭兒併肩站在廢墟前，四道目光直盯著那片灰燼半天，胖老頭兒才說了話：「怎麼回事兒，死的人跟活的人呢？」

鄭準又隔了半天才說話：「汪老，老實說，我不知道！」

汪老，莫非就是那位「密雲富商」汪璧山。

那位汪老道：「怎麼說，老弟台，你不知道？」

鄭準道：「汪老，我是跟你一起上這兒來的，在這之前，我沒離開過你半步！」

那位汪老皺了眉，「怎麼會這樣，這把火會是誰放的？」

鄭準沒接話，那位汪老像是自言自語，自言自語可以不必接話。

但是那位汪老接著又是一句：「老弟台，你有把握，姓戰的絕逃不過這一刼。」

這句話是問鄭準，鄭準就不能不接話了：「這個汪老放心，姓戰的要是能逃過這一刼，這麼多年的毒，我是白玩了，又怎麼對得起汪老的多年花費！」

那位汪老緊接著又是一句：「既然如此，放這把火的就是衛老弟跟我家可人姑娘了？」

鄭準顯然沒料到他會在這兒等著，有此一問，一想，隨即點了頭，他是不得不點頭：「當然，那當然！」

那位汪老道：「那麼，戰太平既然必死無疑，他們爲什麼還要放這把火，還有他們兩人呢？」

鄭準皺了眉，暗暗皺了眉：「這就不知道了！」

那位汪老本就皺了眉，現在眉又皺了三分：「這就麻煩了，很麻煩！」

鄭準道：「汪老，姓戰的死了，仇也已經報了，這是你唯一的心願，多少年來，你不惜花費，養著我跟衛無行，教導可人姑娘，爲的也就是這——」

那位汪老道：「話是不錯，可是姓戰的身上——」

鄭準道：「汪老，咱們事先說好的，姓戰的一條命歸你，他的三套槍譜歸我跟衛無行！」

那位汪老道：「我不稀罕槍譜，我是指我家可人姑娘——」

鄭準臉上有了笑意，截口道：「汪老，他們都是年輕人，很相配，可人姑娘也已經長大了！」

那位汪老道：「但總不能就這麼走了，不見一面，不說一聲，事先也說好的，我要收回那張七千兩的銀票，別人不知道，你們清楚，那是我僅剩的棺材本兒了！」

鄭準道：「可是，汪老，票子在姓戰的手裡！」

那位汪老道：「房子燒了，姓戰的不見了！」

鄭準雙目之中忽然閃過了一絲異采：「我明白了，汪老是懷疑他們也弄走了那張票子？」

那位汪老一點頭，眞認了，「不錯！」

鄭準又笑了，「不會的，汪老，就算衛無行會，可是可人姑娘——」

那位汪老冷然道：「女兒家生心向外，什麼都給了人家了，還有不幫人家的。」

鄭準微一搖頭道：「我看是汪老多心——」

那位汪老忽然抬手一指：「是麼，老弟台，你看那是什麼？」

鄭準忙轉眼循指望去，他看見了，那是廢墟燒焦了的三根木條，一根橫架，兩根在一端斜斜相扭，像極了一個箭頭，不細看，不多想，還眞不容易發現，他當即臉色就一變。

那位汪老手指廢墟，兩道目光可正盯在他臉上，道：「老弟台，那是什麼意思，又是留給誰的！」

鄭準忙道：「不知道——」

那位汪老道：「老弟台，他們知道你會上這兒來，可沒想到我會跟你一起來吧！」

鄭準面現驚容：「汪老——」

他臉上的驚容突然凝住，然後他瞪大了眼，叫出了聲：「你——」

那位汪老的一隻手，已經齊腕沒入了鄭準的左腰，他一雙目光緊盯著鄭準，充滿了憤怒：「你們想吃我，一點都不給我留！」

鄭準的臉由脹紅轉白，眼珠突出，雙唇發抖，想說什麼，沒說出來，身子往一邊倒去。

那位汪老的手趁勢一抽，鄭準倒了下去，一股血箭從腰間噴出老遠。

就在這時候，那位汪老忽地機伶一顫，身軀一縮，也瞪大了眼，一聲驚叫衝口而出，「天，你早在我體內下了毒——」

「毒」字出口，人已倒了下去，接著，七竅出血，不動了！

也就在這時候，廢墟裡緩緩站起了個人，是戰太平，前後沒多久工夫，他現在已經更不成人形，不像樣了，看上去簡直可怕。

只聽他喃喃說道：「一條命換四條，划得來了，可是你們看清楚了，姓戰的斷氣在自己手裡！」

話落，一縷鮮血順嘴角流下，人又緩緩倒了下去，倒在了廢墟裡，看不見了！

武俠接力第二檔
殺手輓歌
將在下一期刊出



武林五俠・武俠接力

殺手列傳

第二部　不死姮娥

●文／（依接力順序）獨孤紅・慕容美・臥龍生・秦紅・諸葛青雲●圖／海虹●題字／傅狷夫

・獨孤紅

這個地方，平常就人跡難至，現在，人更到不了！

這個地方，平常也沒人敢來，來了就絕回不去，不是抱定必死決心的人，絕不會到這兒來。

這個地方，在一座不知名的深山裡，平常不但野獸出沒，簡直就沒路可走。平常如此，現在可想而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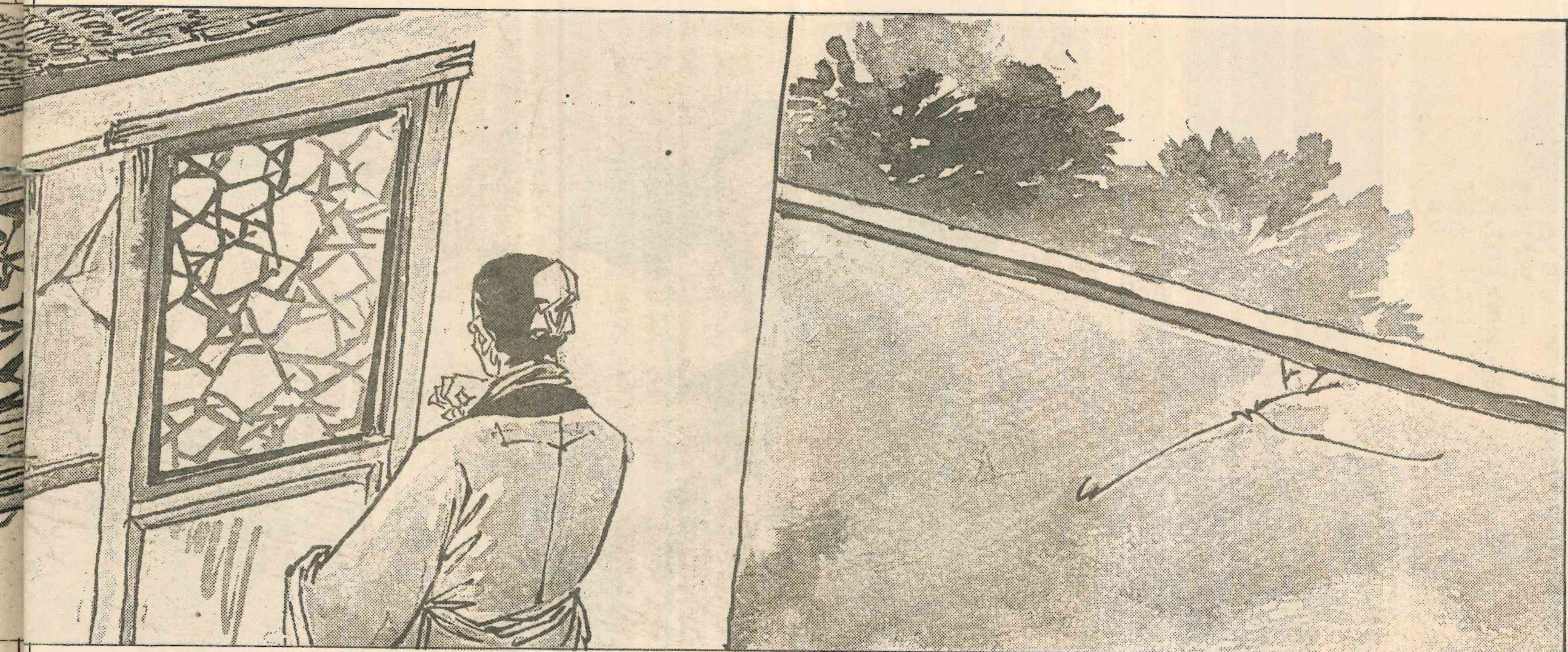
現在，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踪滅，大雪遍地，一片銀白。

皚皚白雪把一切都掩蓋住了，唯獨掩蓋不住摒天巨石上，用指力刻的這三個字：「不歸谷」！

沒人會來？沒人敢來？萬徑人踪已滅？

偏偏，這一刻，在這「不歸谷」口就站著一個人。

這個人，不知道男女，不知道老少，也不知道他是個什麼長像，因爲他渾身上下，從頭到脚，都包在一襲重裘裡，幾幾乎連臉都包住了，重裘賽雪，渾然一色。要不是他呼出陣陣白氣，簡直就讓人看不出他是個站在那兒的人！



燕惜羽輕叩著客棧的房門。

這個人，沒看谷口那三個字一眼，也沒有一點猶豫，只在谷口停了一下，喘了一口氣，就又踩著厚厚的積雪，拖著沉重的步履，進了不歸谷，沒有留下腳印，因爲腳印很快的就被大雪掩蓋住了。

進了谷裡，他又猛然停住了，這一刻，在這兒的又何止他一個人，幾幾乎有一、二十個之多！

一、二十個，都整整齊齊的站在雪地裡，面對面站立，隔不遠一個，就像陵墓前的翁仲一樣！

但這一、二十個絕不是翁仲，不是石像，而是人，絕對是人，一眼就看出來了，因爲他們並不是每一個都身裹重裘，什麼樣的穿著都有，有的甚至穿的是單薄的夏衫，沒掩沒遮的，還能看不出來是人麼？不但看得出來是人，而且還看得出來，男女老少都有，身上快讓雪下滿了，腳底下雪已經深到了小腿，但是他們一個個就這麼站著，一動不動。

這麼樣的下雪天，不能說不冷，但是這一、二十個更能看得人打心底冒寒意，那寒意比這下雪天還要冷！

因爲這一、二十個比人少口氣，都是死人，都是一具具僵硬的屍體。

怎麼會有這麼多具屍體？怎麼會有這麼多人死在這兒？又是怎麼死的？

這個人，只是猛然的一怔，自然的一驚，但是他並不害怕，也沒有轉身出谷，到這兒來的人，不應該害怕，已經進了「不歸谷」的人，沒有就這麼轉身出谷的道理。很快的，他定過了神，又往前，往谷深處走去，就走在兩排相向站立的死人，一具具僵硬的屍體之間。

似乎，這些屍體是經過特意的安排，這麼整齊的排列，這麼樣的隊列，既像展示，又像迎賓。

很快的，這個人又停住了，他已經到了谷深處，已經到了谷底。

眼前，是一座宮殿式的建築，只有一座金碧輝煌、美輪美奐，但不巍峨宏偉，它不是那種巍峨宏偉型的，它小巧玲瓏，極爲精緻典雅！

兩排屍體，在丈餘外已經到了盡頭，離宮殿前那漢白玉的石階還有兩丈遠近，這個人的停步處，却就在石階之下，然後，他向著那緊閉的宮殿門發了話：「有仇有恨的人來到，求見此間主人！」

聽了這句話，才知道這個人原來是個女子，聽聲，年歲還不大！

宮殿裡，立即有了反應，一個話聲傳出，這個話聲，讓人分不出是男是女、是老是少，只聽得出，它陰森冰冷：「從來沒有人見過我，妳就站在宮外石階之下。」

那女子沒動，也沒說話。

隨後宮殿裡話聲又起：「說妳的仇恨！」

那女子這才又開了口：「南山之仇，東海之恨！」

宮殿裡那人似乎一怔：「妳不會不明白我何指！」

那女子道：「明白，但還有什麼仇能比我的仇高，什麼恨能比我的恨深的！」

「我要妳明說。」

「明說顯不出我的仇高恨深。」

「最大的仇恨不過親仇。」

「親仇比不上我的仇恨。」

「那——」

「你要的只是代價，是不是？」

宮殿裡那人沉默了一下才說話，話鋒轉了，不再問是什麼仇恨了：「有的，不必非我不可！」

那女子道：「要是不必非你，我也不需歷盡艱難到這兒來，進你這『不歸谷』了！」

「那麼，什麼人、什麼地方？」

「我已經寫下來了，稍待你自會看到。」

「爲什麼不說？」

「我要是告訴你，他耳目遍佈，只要我說出口，他就會知道，連你這『不歸谷』都未必穩當，你相信麼？」

「我當然不信！」

「可却是實情！」

「那麼，妳到這兒來，他不也會知道？」

「他絕想不到我請你殺的是他！」

宮殿裡那人必然又一怔，然後是一陣陰森冰冷的怪笑：「很有意思，對受妳之請，我已經感到興致了，我的代價很高！」

那女子探懷摸出一個革囊，打開囊口，倒出整整十顆明珠，每一顆都晶瑩渾潤，每一顆都有拇指般大小，連同一張摺疊著的小紙條，伸手放在石階之上。

只聽宮殿裡那人道：「十顆明珠，一條人命，代價不錯，妳知道我的規矩。」

那女子道：「既然來了，當然知道！」

「那麼，過去吧。那兒還有空位，那一排都行！」

那女子沒動：「我並沒有見到你。」

「一樣，他們也沒見到我，但是妳跟他們都進了『不歸谷』，這是我的規矩，不願意接受的人，可以馬上轉身出谷，無如到目前爲止，還沒有一個不願意接受的人。」

「我要是自絕在你『不歸谷』裡，還有誰會知道你，你的規矩，還有這個地方？」

「那不是妳的事，妳是聽誰說的，怎麼來的？」

「我要是自絕在你『不歸谷』，又怎麼知道我付出了這麼高的代價，你確實替我殺了我要殺的人，報了我的仇、雪了我的恨？」

「很簡單，妳只有相信我，跟這些自絕在我『不歸谷』的人一樣。」

那女子微微點了一下頭：「好吧，犧牲我自己一條命，換得我要殺的人血濺屍橫，換得我仇報恨雪，值得了，我本來就是抱著犧牲自己的決心來的，不是麼？」

她轉過身，往前走，走到左邊，那排屍體盡頭，隔一丈站好，然後就不動了，本來不斷出現在口鼻部位的白氣，不見了。

唯一跟剛才不同的，只有這一點而已，可是修爲夠的人都知道，她已經自斷心脈，氣絕身亡了。

宮殿裡的人修爲不可能不夠，不然他不可能做爲這麼樣一個殺手，但是，他還夠小心、謹慎，做爲一個殺手，必定要如此，出不得一點錯，因爲，出一點錯的代價，是賠上自己的性命。

宮殿的門忽然開了，緩緩的，像有人拉開一樣，可是沒看見人。

從門裡飛出一道白光，快得像閃電，在那女子的頭部周圍疾快一繞，然後又飛向宮殿門內。

那女子包著頭的重裘，像是挨了刀割似的，忽然破裂落下，露出了一顆烏雲螓首，一張姣好的臉，年歲是不大，充其量不過廿多，那張臉是兩眼閉著，白得沒有一絲血色，可怕的是兩頰之上各有一個「×」，那是裂傷，剛割裂的，皮肉外翻，也是色呈雪白，沒有血色，不見一滴血。

這麼樣一個已經沒有知覺、血都經由心臟流入腹腔，甚至於已經凍結了的人，不是已經死了是什麼！

隨即，投在石階上那個革囊，托著那十顆明珠，還有明珠壓著的那個摺疊著的小紙條，忽地冉冉飄起，等飄起的高度超過石階的最上一級時，停住了升勢，然後，緩緩往那開著的宮殿門飛了過去。

轉眼工夫，革囊、明珠、小紙條，飛過了宮殿門，剛剛打開的宮殿門，又緩緩關上了。

一切又歸於寂靜，就像什麼事都沒有發生過一樣。

鵝毛似的大雪，仍不停的飄落著……。

雪停了，風也停了，銀白色的世界，好靜、好靜。

什麼都看不見，連出來覓食的烏鴉，都不見一隻。

只有這個人在雪地裡站著！

這個人穿一身紫紅皮裘，站在雪地裡特別顯眼，他身軀高大魁偉，眞似半截鐵塔，兩手握著一把長柄板斧，一動也不動，簡直就像尊石像。

他濃眉大眼，還有一臉絡腮鬍，長像十分威猛，那一雙大眼的光芒，像雪亮板斧間射出來的光芒一樣森寒，森寒的目光銳利如鷹隼，緊盯著前方。

前方幾十丈外，是一座白了頭的密松林，松林裡能有什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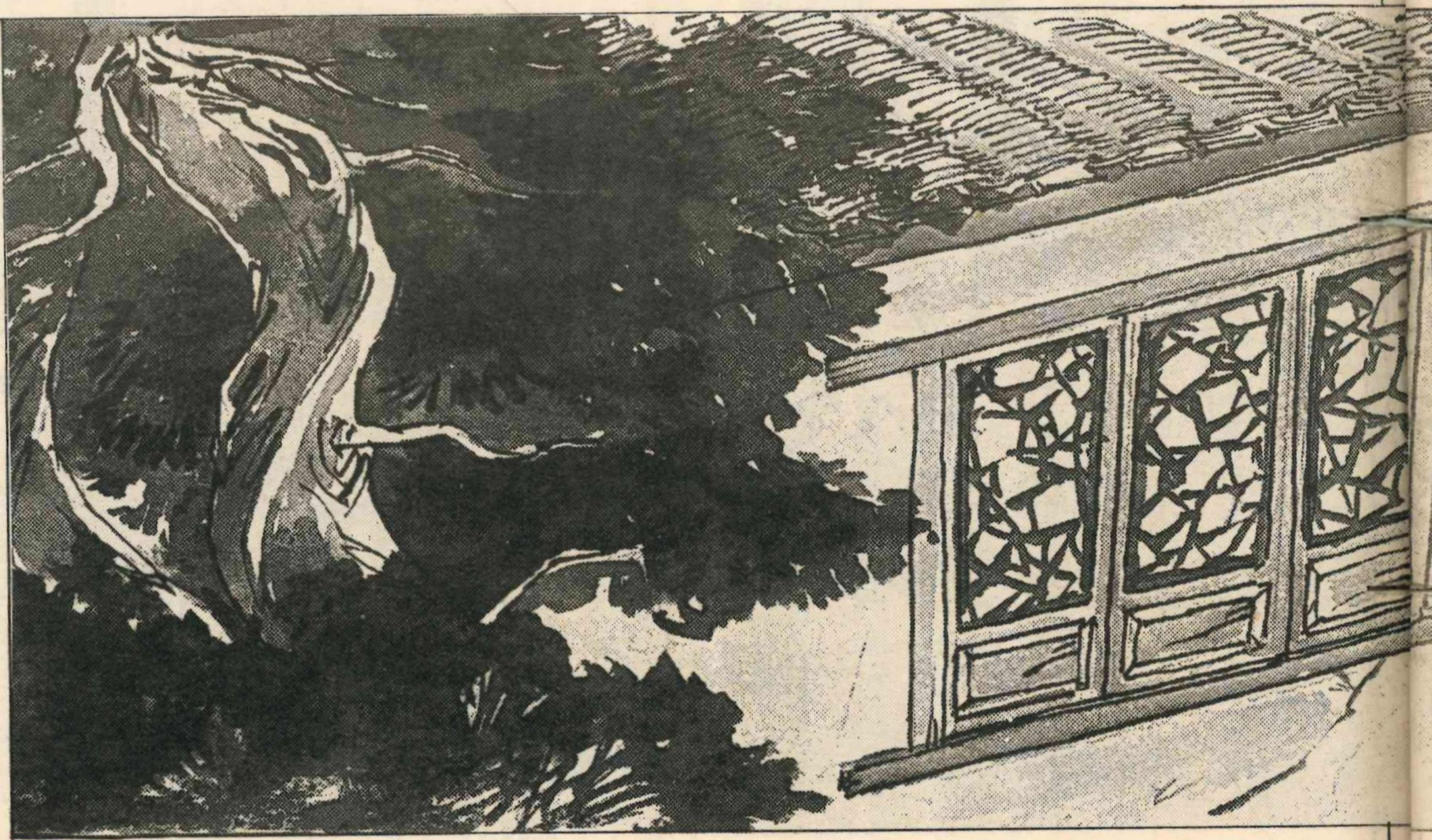
松林裡傳出來一陣叮叮噹噹的鈴鐺聲，一隻小毛驢馱著一個人，從裡頭搖搖晃晃，艱難的出來了。

這一人一騎一出現，那身穿紫紅皮裘、濃眉大眼絡腮鬍的漢子，那雙大眼裡的光芒突然變亮了，奇亮，電光也似的。

小毛驢走在積雪這麼厚的路上，本就艱難，何況背上還馱了這麼個人。

艱難歸艱難，但總有走到的時候，只片刻工夫，這一人一騎已經到了身穿紫紅皮裘、濃眉大眼絡腮鬍漢子的面前，他突然瞋目霹靂大喝，喝聲震天懾人，松樹上的積雪爲之撲簌落下，喝聲中，他拿起板斧，帶著一道森寒光芒劈了出去。

武俠接力　殺手列傳



・慕容美

這石破天驚的一斧砍過去，除了銅山鐵柱，眞不知道這世上還有什麼事物能夠承受得了。

但是，說也奇怪，那騎在小毛驢背上的漢子，本來像是抵不住天氣如此寒冷，全身縮成一團，這時竟像全身長滿眼睛似的，容得一斧砍來，突然「呼」的一聲，從驢背上猛然長身拔起。

長斧去勢甚疾，一斧砍去，如果收勢不及，那頭毛驢一定會被攔腰砍成兩截。

然而，動物之中，最蠢最固執的，莫過於驢，紫貂漢子一斧砍去，牠背上的主人，已經騰空而起，牠却仍然站在那裏，兩隻大耳朶，㨂了一㨂，竟然動都沒有動一下。

可是，更令人驚奇的是，那把看上去份量不輕巨斧，揮舞在紫貂漢子手裏，竟比耍一根枯竹竿，還要來得輕巧。

他這時手腕一帶，竟把那看似招式用老的巨斧，靈巧而迅速地，輕輕一帶，完全撤回，連驢毛也沒有傷着一根。

然後，只見他嘿嘿一笑，一把巨斧竟在自己頭頂上盤旋起來，刀光閃閃，有如一個永不休止的大漩渦，腳下則粘着半空中的那名漢子左右移動。半空中那漢子無論打那個方向落下來，都難免要遭剮足或斷腰之厄。

此刻尙在半空中的那名漢子，竟是一名俊美無比的青年人，他似乎想不到紫貂大漢在一把巨斧上的功力居然如此深厚驚人，臉上不期然掠過一抹惶恐之色。

他雙臂向左右平平一伸，短暫的約住下降之勢。接着，只聽那漢子一聲哎喲！似已力竭計窮，眞氣突然鬆散般，身軀驟然下沉！

紫貂漢子嘿嘿一笑，斧花就勢兜托過去，眼看那年輕男子只要再降尺許，雙腿勢必就要在飛旋的斧花中寸寸斷裂不可。

而就在千鈞一髮的刹那，眞正的奇蹟出現了。那年輕漢子，就像下鍋準備烹煮的蝦子，突然復活一般，驀地雙腿一曲一蹬，沿着巨斧邊緣，陡然滑開，滑出六、七尺遠，方告落地。

這一變化，顯然大出紫貂漢子意料之外。

他的斧花頓時收刹，半截鐵塔似的身軀，也突然僵凝當場，好似張口欲笑的人，冷不防突然挨了別人一記大耳光。

身穿一襲青色舊長袍的青年漢子，落地後並未離去，他如玉樹臨風般挺立在雪地上，朝紫貂漢子微微一笑，既非善意，亦無惡意。

「閣下大概就是七、八年前江湖上人人聞名喪膽的黑心賭王吧？」那青年人微笑道：「閣下當年常用的那把潑風刀，怎會忽然改成一把又笨又重的長柄板斧？閣下賭了幾十年，逢賭必輸，是不是受此刺激，才改行當了只贏不輸的殺手？」

紫貂漢子臉色一變，冷冷地道：「尊駕爲什麼不先報出自己的名號？」

年輕人微笑道：「七、八年前，我還只是個大孩子，說出來你也不知道。」

紫貂漢子道：「那麼，令師如何稱呼？」

年輕人悽然一笑道：「家師當然也不是位什麼知名人物，否則又怎會橫屍在你的巨斧之下？」

紫貂漢子思索了片刻，因爲他殺人太多，實在無法想起這年輕人的師父是誰。不過，這一瞬間，他却想起了另一件事。「前些日子，到『不歸谷』中，以十顆明珠求我殺你的姑娘，是不是你的同門？」他忽然睜大眼睛問。

年輕人坦然道：「是的。」

「你們爲報師仇，爲什麼要花這麼大的代價？」

紫貂漢子道：「再說，你們縱然願意犧牲，也不一定就能把我歐陽某人怎麼樣。」

年輕人道：「你說的代價，是不是指那十顆明珠？」

「還有她那花一般的年齡和容貌。」

「這跟她的年齡和容貌又有什麼關係？」

「可惜她只能活一次。」

「她會珍惜。」

「你不懂不歸谷的規矩？」

「可惜的是你偶處荒山窮谷，也許根本沒聽說過她的外號。」

「她有個什麼外號？」

「不死姮娥。」

「可惜不死姮娥這次還是死了。」

「應該說她又一次證明了這個外號她是當之無愧。」

「你是說那個女娃兒沒有死？」

「應該說她只是假死了一次，你的部屬太庸碌了，連『眞死』和『假死』，都分辨不出。」

「不管眞死假死，一個年輕女娃兒，雙頰上開了那兩朶十字花，她這一生也差不多完結了。」

「臉上開花，的確很殘忍。請問閣下，看到血漬沒有？」

紫貂漢子被說中心病，知道自己上了一次大當。不由得老羞成怒，大吼一聲，揚斧又待上前砍殺。

年輕漢子疾退數步，一面微笑道：「我們師兄妹，志在復仇，當然做過一番準備功夫。我師妹入谷獻寶求教，是步驟之一，今天我在這裏如約以待，也是步驟之一。據我們判斷，閣下在斧法上的成就雖然驚人，但一身輕功却並不怎麼樣，輕功出色的，是你那兩名部屬。但是，他們武功平平，也頂替不了你。所以——」

「所以怎麼樣？」

「所以，我們師兄妹已經合計過了，要使你這位黑心殺手授首伏法，還得另作安排。閣下敢不敢踐赴我們下個月在洞庭君山的約會？」

「下個月的那一天？」

「元月初七，小寒。」

「一言爲定。」

「佩服閣下的勇氣。」

「只望到時候多多珍重。」

「彼此，彼此。」

××　　××

元月初七的前一天，元月初六。

岳陽城北的一家小客棧，來了兩名上了年紀的老夫婦。他們正是那對不惜一切犧牲，矢志爲師報仇的師兄妹，「傲骨凌風」燕惜羽和「不死姮娥」柳玄姿的化身。

柳玄姿道：「恩師他老人家雖然死得很慘，我仍主張我們應以光明正大的手段，憑武功降伏這個魔頭，然後將他亂刀分屍，和恩師的死法一樣。」

燕惜羽道：「我的意思，也是一樣。但以我那天試探的結果，以我們兄妹的力量，恐怕還不是那廝的對手。」

柳玄姿道：「你把約會訂在孤懸湖心的君山，是個好辦法，至少我們可以看清他前往君山赴約的情形。他雖然在不歸谷隱居了這麼多年，總免不了還有一些當年的死黨，萬一他約了人來，我們就更麻煩了。」

燕惜羽皺眉道：「那須什麼死黨，單就他現在的那兩名部屬，就已經夠人頭疼的了。」

柳玄姿道：「他那兩名部屬是什麼出身，你打聽出來沒有？」

燕惜羽道：「兩人都是漠北巨寇庫塔木罕的弟子，一個叫『撿骨師』蔡成彬，一個叫『雪狐狸』曹不群，兩人除練就一身出奇輕功之外，似乎並沒有從庫塔木罕那裏學到什麼。」

柳玄姿道：「『撿骨師』和『雪狐狸』這兩個諢號是什麼意思？」

燕惜羽道：「前者的意思，是專打死人的主意。後者則愛穿白衣，常在深山中，專刼落單的旅客，出入飄忽如狐，都不是什麼有出息的傢伙。」

柳玄姿道：「這次黑心賭王一定會把這兩人帶來，這兩人雖不是什麼可怕的角色，但他們那種飄忽如風的輕功，却叫人防不勝防，可也不能小覷了他們。」

燕惜羽道：「前些日子，我從熊耳山路過，曾經碰到『邋遢老人』張星荃張老前輩，我曾把約鬥黑心賭王的經過，約略向他老人家說了一遍，張老前輩連罵黑心賭王不是東西，說他如果有空，一定會趕來參觀，並說他已好久沒瞧過這等熱鬧了。」

柳玄姿沈吟道：「這只是一着閑棋，我們不能把希望寄託在別人身上。」

燕惜羽道：「是的，師妹輕功較佳，到時候由我全力與那個黑心賭王週旋，師妹則多多注意那兩名毛賊就是了。」

××　　××

紫貂大漢——黑心賭王——回到不歸谷，目光微微一掃，果然發現雪地上少了一具「屍體」。

他在雪地上細心挖掘，最後在雪層下面找到一團割了兩個「×」字的「皮肉」，知道那青年人所言不虛，他眞是終年打雁，被雁啄了眼，他的確被一個初出道的後輩使了障眼法。

但黑心賭王一點也不生氣，居然仰天打了個哈哈道：「棋逢敵手，才有意思，我黑心賭王這幾十年也不是白活的。兩個毛娃兒只曉得咱家一把板斧厲害，却不知道咱家絕活兒還多着哩！到了約會那一天，男的宰了下酒，女的剝光了，嘿嘿！看我歐陽不道，怎麼消遣她！」

聽到這陣笑聲，立即從那幢精緻的小建築物裏走出兩個人。

兩人正是黑心殺手的部屬，「撿骨師」和「白狐狸」。

黑心殺手道：「我出去的這幾天，有沒有生意上門？」

撿骨師答道：「來過一名峨嵋派的俗家弟子，他說他恨巫山派一名女弟子騙了他的感情，拿走了他的手抄劍訣，最後却嫁了別人，他要殺了那女人，出口惡氣。他帶來的現銀太少，而且師父又不在家，便由弟子藉故回絕了他，命他出谷而去。」

白狐狸接着道：「弟子前天下了一趟山，弄來兩個小姑娘，相信師父見了一定會歡喜。」

黑心殺手點點頭，一面向那座宮殿走去：「好，你們進來，師父還有話要交代你們。」



・臥龍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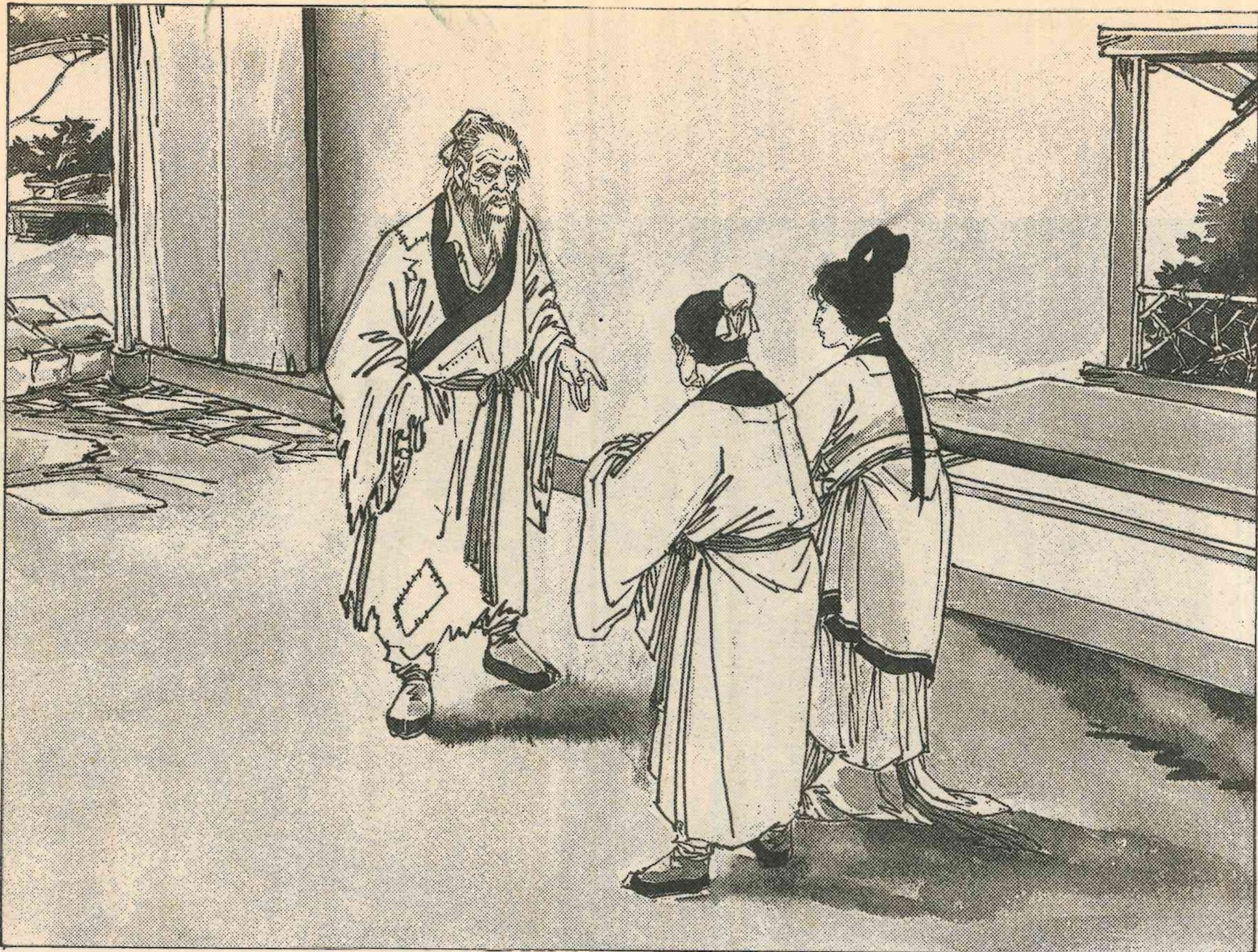
卸去了臉上的易容藥物，望著木桌上融融燭火，柳玄姿內心中泛起無限感慨……。

二十年歲月凝聚的生命力量，幾乎是全部的投入了復仇的怒火之中，苦練武功，奔走江湖，所有投注的心力，明天將作一次總結，但強敵武功卓絕，雖非無懈可擊，但他的優勢多過弱點，到現在爲止，柳玄姿仍未想到對付黑心殺手歐陽不道的完美之策。

她心中很明白，「不死姮娥」的雅號，只是她善用智慧脫解危困，逃過了多次刼難的美譽，並不是眞不會死。

武俠接力

殺手列傳



他正是大名鼎鼎的邋遢老人。

回憶往事，能多次死中求生，除了事先充分的準備之外，多少還帶了一點幸運的成份，人，總不能永遠都帶著幸運，何況，明日君山之戰，根本就沒有脫走的打算，這是一次全力對決的生死火併。

歐陽不道本身的武功，已到出神入化之境，再加上兩個輕功佳妙的屬下相助，勝負生死是那麼難以預卜。

取過放置在案上的銅鏡，用衣拭去鏡面上的積塵，柳玄姿攬鏡自照，嫩臉勻紅，花容依舊。

可是，明天呢？鏡中容色能否依舊在？明天晚上的燭火，是否依舊照伊人？

輕抬皓腕，纖巧的手指撫摸在嬌美的臉龐上，柳玄姿生出了一股自憐自惜的神色。

今夜應該好好的休息，明天才有精神全力奮戰，但柳玄姿却無法培養出一絲睡意。

闌瀾人靜，門窗緊閉，柳玄姿緩緩的站起身子，慢慢的脫去了身上的衣服，脫的很徹底，寸縷不留。

銅鏡中立刻反映出一個絕世無倫的美麗胴體，膚光生輝，柳腰纖細。散披的長髮，直垂腰際。柳玄姿移動着美麗的身體，使銅鏡中反映出全身所有的部位。

她要自我留戀的欣賞這副上天傑作的美妙。

這麼好的嬌美胴體，二十年來，竟沒有一個男人碰過，沒有留下任何一點回憶。

她突然興起了一股衝動，想跑到燕惜羽的房間裏去，她要大聲的叫醒他，讓他看看這副完美無瑕的身體，爲什麼？這麼多年來朝夕相處中，你竟然沒有發覺，你竟然不肯碰它一下，你好蠢啊？明天，這具美麗的身體，也許會血流五步，變成了一具死屍。

但她還是強自忍耐了下來，她有着美麗的容色身體，也有着少女的尊嚴，這些年來，燕惜羽和她相依相持，彼此無話不談，但就是沒有涉及到兒女私情，兩個人似是爲仇恨而活，全心全意的投入了復仇的準備工作中。

她吹熄了桌上的火燭，夜暗掩去了一切。

燕惜羽憑窗而立，看到了柳玄姿房中燭火熄去。

不論多麼剛毅的英雄豪客，面對着生死關頭時，總會很多的感慨，平常想不到的事情，會突然的湧上心頭，燕惜羽也有這種感覺。

他想到這些年來，一直爲報仇事投入了全部心神，沒有好好的照顧到師妹，反而讓她去經歷江湖上的兇險。

「不死姮娥」這四個字，不知用了小師妹多少的心血危險換來的。

他要向師妹致歉，阻止她去參與明日的決戰。爲師報仇，是他作師兄的事，不管明日一戰能否殺了歐陽不道，他已經盡了心力。十幾年來，他全心苦習武功，沒有稍事懈怠，就算不能報仇，他已經付出了生命的代價，他希望柳玄姿能好好的活下去……。

他想到了很多的事，要告訴柳玄姿，但他一直在推敲着該如何表達出內心的想法。

就這麼一直等到了柳玄姿熄去燈火。

× × ×

東方天際泛起了魚肚白色，又是新的一天。

燕惜羽已穿著整齊，緩步向師妹的房間行去。

昨夜燕惜羽沒有睡好，柳玄姿那美麗的身影一直在他腦際中盤旋不去。一夜中都在盤算著如何阻止師妹去參與這場決鬥。

他了解她，無論如何誠懇的態度，都無法說服柳玄姿放棄這次報仇的決戰，所以，他終於下了最後的決定，干冒師妹終身的不諒解，也要阻止她去冒險。

燕惜羽輕叩著客棧的房門，室中傳出一個清脆的聲音，道：「誰呀？」

「燕惜羽，師妹還沒有起來麼？」

「門沒有加栓，師兄自己進來吧！」

燕惜羽推門而入，柳玄姿却擁被坐在木榻上，外面看去，完全無法瞧得出她是否已穿上衣服。

今天，一切都有些反常，這些年來，柳玄姿是第一次賴在床上和師兄見面。

燕惜羽也只是稍微猶豫了一下，竟然向木榻前行去。

柳玄姿微微一笑，道：「師兄，你今天很有英雄的氣概，不但敢進入我住的房間，而且，還敢行近我睡的床。」

燕惜羽微微一窒，停下了脚步，是啊！非禮勿視，自己堂堂男子，怎麼能直逼師妹的床前。

柳玄姿拍拍木榻，笑道：「過來坐吧！既然敢進了我的房間，爲什麼不敢走近一點，你怕什麼？我又不會吃了你。」

「今天是小寒……」

「我知道，正月初七……」

「對……」燕惜羽一面舉步行近木榻，一面說道：「這一次的決戰，定然十分激烈，我想了一夜……」

「師兄，可是已想出對敵之策了……」

「沒有，所以，師妹最好是……」

突然揚手一指，向柳玄姿點了過去。

但他未料到柳玄姿竟然同時也滑出被窩，一指點向了燕惜羽。

兩個人都早已計算好如何去點中對方的穴道，但却未想到，對方竟也點向自己。

雙手並舉，兩個人同時倒在床上。

兩個人都計算好了出手的力量，所以，穴道被點中之後，都已經失去了掙扎而起的力量。

幸好，兩個人倒下的位置，同一個方向，臉兒相對，說話倒是方便得很。

「師兄，你這是什麼意思？爲什麼要點我穴道？」

「我要阻止妳去參加君山的決戰，我要妳好好的活下去，師妹，昨夜我想了很久，我對妳負咎太多，不能再讓妳受到傷害。」

「想得很好啊！可是，過去，爲什麼我一點也感受不到這些情意……」

「那是，因爲我一直把關懷埋藏在心裏。」

柳玄姿嗯了一聲，道：「原來如此，我還以爲我的燕師兄是一位不解風情、鐵石心腸的人呢！」

「玄姿……我……」

「說呀！其實，你叫我的名字，比起叫師妹，親切多了……」

「妳又爲什麼點我的穴道呢？」

「因爲，我怕你戰死君山，我豈不變成了孤雁獨飛……」

燕惜羽急急說道：「但今日之約，是何等的重要，我不能不去啊？」

「爲什麼一定要你去，你還沒有成親……」柳玄姿帶着黯然說：「不孝有三，無後爲大，你讀聖賢書，難道不明白這些道理。」

燕惜羽歎道：「我們準備十餘年，期待的就是這一天，總不能失約不去吧？」

「都怪你了，本來，我是要赴約的，你却點了我的穴道……」柳玄姿幽幽的說道：「你不明白嗎？我怕你戰死在君山之後，留給我那種悽涼的孤寂，我忍受不了，我也活不下去，所以，我要留下你，由我單獨去赴約應戰……。」

「妳不是他的對手，妳會戰死在君山……」柳玄姿接道：「你也沒有勝他的把握……」

「你去也是死，我去也一樣，爲什麼一定要你去？」

燕惜羽苦笑一下，道：「玄姿，妳幫助我，想辦法解開我的穴道，……」

「不可能的，你出手相當重，我現在連手脚都無法抬動一下，如何還能幫助你解開穴道……」柳玄姿吁一口氣，道：「爲什麼？我們會有一樣的想法呢？」

「那是因爲，我們早已經心有靈犀，只是，只是……」

柳玄姿道：「只是什麼？唉！你心中究竟還有多少秘密，到了這時候，還是不肯說出來？」

「有些話很難開口，其實，用不着我說，師妹心中也很明白，妳的聰明才慧，一向都比我強。」

「我自己也覺着有些聰明，但我最不瞭解的就是和我相處了十幾年的師兄……」

「玄姿……」燕惜羽有些黯然的說：「過去，我一直疏忽了妳，那是因爲我對未來沒有信心，我不知和黑心殺手這一戰，有多少生存的機會，玄姿，我不能害妳……」

「好體貼的師兄啊！這些年，我們相依爲命，你難道對我一點也不瞭解？……」

「我……我現在知道了。」

「也許已經太晚了，如若黑心殺手那兩個屬下，撿骨師和雪狐狸現在找到了我們，大概眞要被撿去屍骨，唉！不過，這樣也好……」柳玄姿悽苦一笑，說：「至少，我們死在了一起，生既不能同幃，那就求個死同穴吧！」

燕惜羽霍然一驚，道：「玄姿，如果有人找上門來，妳一點也沒有反擊的能力麼？」

「沒有，只有瞪着眼任人宰割，你呢？」

燕惜羽道：「我也沒有，除非，我能冲開被妳點的穴道？」

柳玄姿道：「惜羽，我如果能想出辦法，解開你的穴道，你不能留下我一個去君山赴約？」

燕惜羽雙目中神光一閃，道：「我知道師妹胸羅玄機，那就快些動手吧！」

柳玄姿道：「你還沒有答應我呢？你要知道，你如留下我單獨去赴君山之約，那只是逼我自絕！」

燕惜羽道：「好！咱們師兄妹生死同命，我絕不丟下妳就是。」

柳玄姿道：「不是師兄妹……」

燕惜羽道：「那是什麼？」

柳玄姿道：「又蠢又笨的燕哥哥，男女之間，生死相從，誓不獨生，有什麼關係會這般親密……」

· 秦紅

聽了師妹柳玄姿這麼一句露骨的話，他燕惜羽如若再裝糊塗，他覺得自己實在不能算是個男人；不過，突然間與她進入這種情況，他感覺有些不能適應，因之臉上一陣發熱，窘了半晌，才鼓起勇氣道：「說得是，玄姿，妳我從小蒙恩師收養，都是不知父母爲誰的孤兒，自恩師遇害之後，咱們可說已沒有一個親人，因此咱們也不要什麼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何況今天君山之戰生死難料，索性咱們現在就以一言爲定如何？」

柳玄姿却來個明知故問，含羞帶笑的問道：「所謂一言爲定，到底定個甚麼嘛？」

燕惜羽以嚴肅的表情道：「現在起，咱們就是夫妻，我是妳的丈夫，妳是我的妻子！」

柳玄姿沒有激動，也沒有一絲喜悅之色，反而輕輕嘆了口氣。

燕惜羽微怔道：「妳不同意？」

柳玄姿苦笑道：「不，我只是有些感傷，爲甚麼你直到今天才有勇氣說出這句話……」

燕惜羽表示歉疚地道：「玄姿，妳得原諒我，師仇未報，我實在不敢對妳表明心意，其實我早已打算等殺了歐陽不道之後——」

柳玄姿接口道：「好了，我答允你的求婚，咱們現在是夫妻啦！」

燕惜羽忽然也幽默起來，笑道：「我剛才那一指和妳剛才那一指，算是咱們完成大禮的一種儀式。」

柳玄姿輕笑道：「對，那是世上最荒謬滑稽的一種成親儀式，新郎倌和新娘子都因此動彈不得，要是有人知道此事，不笑掉大牙才怪。」

燕惜羽道：「言歸正傳，妳快說出解開穴道的方法吧？」

柳玄姿道：「妳我穴道解開之後，誰都不能食言，今日君山之戰，生則同生，死則同死？」

燕惜羽道：「不錯。」

柳玄姿道：「好，你開聲喊叫吧！」

燕惜羽一呆道：「開聲喊叫？」

柳玄姿道：「對，你大聲叫『來人哪！』這就成了。」

燕惜羽哭笑不得，道：「店小二能替咱們解開穴道麼？」

柳玄姿道：「咱們教他怎麼拍打推拿，我看是可以的。」

這個辦法，等於要兩個身懷絕頂武功的人向店小二喊救命，實在使燕惜羽感到難堪，但除此之外，也實在別無良策，於是他當眞開口大叫：「來人哪！」

「來了。」

店小二好像就等候在客房門外，一聲「來了」的同時，房門就被推開了，一個人笑嘻嘻的跨了進來。

這個人年約三十多歲，身材瘦瘦細細的，是屬於那種「面無三兩肉」的人，說他是店小二倒是很像，只是他衣着之華麗，誰看了都知道他絕不可能是店小二。

燕惜羽當然也看出他不是店小二，因之面色大變道：「閣下是誰!?」

那瘦削漢子笑嘻嘻道：「我是店小二呀。」

燕惜羽沈聲道：「不，你不是！」

瘦削漢子的笑聲由「親切」轉爲詭譎，說道：「好吧，既然你看出我不是店小二，那麼我明白告訴二位好了，我是那個……嘿嘿，那個撿那個的人！」

柳玄姿花容慘變，失聲道：「你是『撿骨師』蔡成彬!?」

瘦削漢子笑道：「說對了。」

天字第一號大殺手歐陽不道的得力部下「撿骨師」蔡成彬走進了他們師兄妹的客房，而他們師兄妹却正處於動彈不得的時刻，還有什麼比這個更要命的？

燕惜羽的面孔收縮了，驚怒交迸地道：「時候未到，你來幹甚麼？」

撿骨師的一對鼠眼盯在柳玄姿的身上，笑着道：「放心，我家主人已明白指示，他要親手收拾你們這兩個不知天高地厚的小男女。不過……嘿嘿，我是專撿便宜的人，眼前有這麼好的便宜可撿，我若是放過了，豈不是個大傻瓜？」

一邊說，一邊就向柳玄姿走過去。

燕惜羽雙目迸出嚴厲的怒芒，厲聲道：「你敢!?」

撿骨師的手指輕輕在柳玄姿的美臉上滑動，一臉邪氣的笑道：「爲甚麼不敢？你這個師妹要是不同意，她可以反抗呀！」

說到這裡，他的一張臭嘴湊近到柳玄姿的美臉上，抽動着鼻子嗅來嗅去，怪笑道：「好香！我的新娘子，妳的新郎今兒個無能爲力，就由我……」

一隻手正要去侵犯柳玄姿的身子，忽然手掌一翻，「拍！」的一聲，自己給自己一個淸脆的耳光，接着手指猛在面頰上抓癢，口中喃喃道：「媽的頭，甚麼東西咬了我一口？」

抓過了發癢的面頰，那隻手又向柳玄姿的胸部伸過去——

「拍！」

忽然又反手一掌拍在自己的屁股上，接着又猛抓癢，罵道：「他媽的，這客房不乾淨，有跳蚤！」

一連幾次，每當他的「魔掌」要伸向柳玄姿的身上之際，立刻就有跳蚤咬他，時而面上，時而屁股上，而最難過的是咬他的背部，抓也抓不着，癢得他哇哇怪叫，破口大罵：「操他媽的，這房子有鬼不成？」

「對了，我就在你身上！」

忽然，一個尖細的聲音在房中響起！

整個客房中，只有他和燕、柳師兄妹一共三個人，而現在却有第四個人的聲音發出來，這怪異的情形，使得燕、柳二人也不禁爲之毛骨悚然，面色發白。

撿骨師大吃一驚，蹲身去看床下，床下沒人，再抬頭去看樑上，樑上也沒人，登時面無人色，駭然道：「你……你是誰？」

尖細的聲音道：「別怕，你是『撿骨師』，一天到晚跟死人鬼混，難不成還怕鬼？」

聲音雖然尖細，可是一個字一個字慢慢的吐出來，彷彿來自陰府，極之陰森恐怖！

撿骨師的全身骨頭幾乎都軟了，顫聲道：「你……你……你眞是鬼魂!?」

那聲音發出嘆息：「蔡成彬，你跟隨歐陽不道殘殺數百條人命，我是其中之一；最可恨的是：那些人都投胎轉世爲人去了，唯獨我運氣不佳，竟投胎而爲跳蚤，唉……不過話說回來，跳蚤雖小，一樣可以報仇雪恨，雖說咬你不死，却可讓你難過難過……」

撿骨師一面抓癢，一面惶聲道：「別咬！別咬！你告訴我你的生前姓名，我立刻去給你辦法事超渡，保證讓你轉世投胎在富貴人家——哎呀！癢死我了！」

他一下抓臉，一下抓脖子，一下抓腹部，跳蚤好像在他身上到處攻擊，忙得他不可開交。

燕惜羽和柳玄姿從未見過這種不可思議的怪事，心中雖也充滿恐懼，但已知道「鬼魂」只作弄他蔡成彬一個，故師兄妹都放了心，柳玄姿瞧得有趣，還不停的慫恿道：「再咬！再咬！不要停止，一直到咬死他爲止！」

那聲音笑道：「哼哼，你們師兄妹眞是少不更

武俠接力

殺手列傳

・諸葛青雲

事，既有勇氣找歐陽不道報仇，今天便是決戰之日，而你們却在這裡談情說愛你儂我儂，眞是莫名其土地堂。」

燕惜羽道：「在下不希望敝師妹涉險，故出手點她穴道，不想——」

那聲音截口道：「這些事，剛才我都看得清清楚楚，其實你們大可不必顧慮這麼多，歐陽不道也不是甚麼三頭六臂，何況我老人家——嘿，蔡成彬，你還想溜麼！」

就在「鬼魂」說話之時，那「撿骨師」蔡成彬忍受不了跳蚤的攻擊，一個飛躍奪門而出，一溜煙也似的逃走了。

柳玄姿大叫道：「快追，別讓他跑了。」

話聲剛落，房門口人影一閃，一個老人已含笑立在他們面前。

這老人年約七十餘，滿頭白髮，一臉油膩，身上一件長袍破舊骯髒，像個終年不曾洗過澡的老叫化，唯一使人看了順眼的是他的模樣和藹可親。

燕惜羽一見大喜，大叫道：「張老前輩，原來是您呀！」

原來，此老卽是武林中大名鼎鼎的「邋遢老人」張星荃，他們恩師的老友。

邋遢老人曲指一彈再彈，兩股指風應手而出，分別解開了他們師兄妹的穴道，這才笑道：「君山之約，剩下不到兩個時辰，你們到底去不去呀？」

師兄妹穴道一解，立卽一躍而起，然後一齊向老人長揖拜謝。

邋遢老人笑道：「不用客氣了，我老人家身上的跳蚤何只上千，剛才只不過送給那小子三五隻罷了，希望你們沒有遭到池魚之殃，那東西雖小，可眞叫人不好受的。」

柳玄姿問道：「張老前輩剛才躲在何處？」

邋遢老人道：「我沒有躲藏，我老人家不論人在那裡，都是最不起眼的人物，我就在房外走廊上啊。」

柳玄姿道：「可是那聲音，好像您老就在這房中呢。」

邋遢老人哈哈笑道：「我老人家早年行走江湖時，學得了一門『腹語』之術，再配合內功運送，就可將聲音傳入房內，剛才可把那兎崽子嚇壞了。」

燕惜羽道：「您老也要去君山會會那黑心賭王歐陽道？」

老人點頭道：「是，我想去看看，不過你們別指望我老人家會出手幫忙，我張星荃老矣，年來自覺功力大減，不宜再與人動武，再說你們師兄妹爲報師仇苦練武功多年，今天是你們『收割』的日子，讓你們親手誅凶才痛快，對不對？」

燕惜羽聽了這話，勇氣大增，道：「對，晚輩要親手割下那黑心賭王歐陽不道的腦袋！」

老人道：「歐陽正道的那兩個部下，我老人家倒可送他們幾隻跳蚤，叫他們難過難過，你們可全心應付歐陽不道，不道……」

柳玄姿道：「不過甚麼？」

老人神色變爲沉重，道：「昨天我老人家無意間在路上發現他們三人，經半天跟踪，發現了歐陽不道一種秘密武器，那玩意兒非常厲害，不是武功所能應付……」

燕惜羽點頭道：「我不單猜得著那歐陽殺人王可能有一種秘密武學在身，並還大概可以猜得出是那一類的秘密武學？若不然，以恩師的精湛修爲，當年決不會被他亂刃分屍，死得那樣慘法！」

邋遢老人道：「燕老弟的猜想如何？」

燕惜羽道：「據晚輩觀察，歐陽殺人王的兵刃，雖由潑風快刀，換成長柄巨斧，但所用招術，仍不脫『魔刀快斬』手法，足見他是世已無多的『天魔派』少數傳人！而『天魔派』中的『魔音摧心』、『碧目迷魂』等技，也極具威力，確非僅憑武功所能應付，恩師昔年多半必是著了歐陽魔頭的這等道兒，方致慘遭刼數、難逃大厄！」

邋遢老人道：「一點不錯，我老人家昨天便是無意中發現歐陽殺人王是以一種碧芒閃閃的奇異目光，控制他兩名手下「撿骨師」和「雪狐狸」的心神，使他們竭誠服侍，俯首聽命……」

柳玄姿聞言之下，顯得有些緊張的，望著燕惜羽道：「惜羽，問題更嚴重了！在眞實修爲方面，我們縱然聯手，也難準佔歐陽殺人王的上風，再加上他精此『迷魂魔技』……」

燕惜羽神色安祥的微微一笑，截斷柳玄姿話題道：「姿妹，我爲了替恩師復仇，並殲此魔頭，以益武林蒼生，整整苦心孤詣，設計八年，甚至連姿妹的萬斛情深，也無暇領略承受，有所辜負！直到今日，才是實現此一報師濟世的宏願之時，故而，一切皆有周密準備，歐陽殺人王的功力魔技再高，皆不足懼，就怕姿妹定要妄逞意氣，不能與我好好合作……」

柳玄姿道：「你要我怎樣合作？」

燕惜羽笑道：「師仇一雪，巨魔一除，應該大事慶祝！我要你不去『君山』，且隨張老前輩去到『岳陽樓』，訂些豐盛酒菜，大請當地武林同道，準備遙聽在『君山』奏出的『殺手輓歌』，並請張老前輩福證，今晚就是我畢生願做姿妹粧台畫眉侍生的嘉禮婚宴！」

柳玄姿急得要哭的失聲叫道：「不行，你竟想甘冒奇險，獨當歐陽殺人王麼？若不先吐露整個計劃，把我說服，休想我會離你半步？既屬師兄妹，又締連理心，我們應該生死不離，禍福與共！」

說也奇怪，柳玄姿如今雖相當倔強，但經燕惜羽把他所設計的應敵計劃，細加說明以後，竟立即大放寬心，乖乖聽話，帶著滿面甜笑，隨邋遢老人回去「岳陽樓」，準備她與燕惜羽今晚結褵的宴客喜酒。

×× ××

歐陽殺人王率領兩名手下到了，並上了孤懸「洞庭湖」中，早被燕惜羽驅淨閑人的寂靜「君山」。

但目光掃處，既不見燕惜羽，也不見柳玄姿，只在一片山谷谷口，鑿有「不歸谷」三個大字！

隨歐陽殺人王同來的「撿骨師」蔡成彬「咦」了一聲詫道：「怎麼這裏也會有一個『不歸谷』呢？……」

燕惜羽的哂笑語音，從「不歸谷」中傳出，緩緩說道：「我們有我們的『不歸谷』，你們有你們的『不歸谷』，我柳玄姿師妹，曾闖進過你們自認爲足以令人懾魂喪膽的『不歸谷』，難道堂堂歐陽殺人王，竟有所膽怯？不敢進入我們這東施效顰，具體而微的小小『不歸谷』麼？」



歐陽殺人王率領兩名手下上了孤懸「洞庭湖」中的「君山」。

歐陽殺人王自恃藝高，又精「迷神魔技」，那裏禁得起燕惜羽的輕視撩撥，厲吼一聲，身形閃處，獨自當先的，闖進了「君山不歸谷」內。

但不過才進谷數丈，歐陽殺人王便身上毛骨悚然的，自動止了脚步！

燕惜羽剛才「東施效顰」「具體而微」之語，說得絲毫不差，這「不歸谷」，除了少去一座金碧輝煌的巍峨宮殿以外，所有形式佈置，竟與歐陽殺人王所居留的那座「不歸谷」，完全一模一樣！

景色一樣，情調一樣，甚至於連那種僵立人屍，也照樣有一、二十具！只不過氣候不同，倉卒間，無法全仿，沒有那麼大的雪，以致似乎也少了一點陰寒之氣!?

不是沒有「陰寒」，所謂「陰寒」，是升自歐陽殺人王的心底！他江湖經驗極豐，知道對方如此苦心佈置，必存「深意」，自己參不透這種「深意」何在？便是相當「可怕」，而「極不妙」的兆頭！

就在歐陽殺人王心底生寒，悚然止步之際，從「不歸谷」以外，傳來兩聲慘嚎！

歐陽既稱「殺人王」，「殺人」自然太多，慘嚎才一入耳，便知自己手下的「撿骨師」和「雪狐狸」，業已遭人重手，不會再有半絲活氣！

燕惜羽人未現身，宛如「六合傳聲」的語音又作，他冷森森的叫道：「歐陽殺人王，殺人者死，諺之名言，撿骨師和雪狐狸，業已在我手下，得到了應有的報應，如今輪到你了！你且向前看，向後看，向左看，向右看，你前後左右，全是被你害死的含恨之人，如今要對你『寃魂索命』，你輓歌即奏，殺手當終，報應到臨頭了，你出不了『不歸谷』的……」

歐陽殺人王想笑，但一絲獰笑，剛剛浮上嘴角，便凝結在他的臉上！

因爲，事情太怪，燕惜羽居然不是虛聲恫嚇，那近二十其的僵立屍體，竟一具具的活動起來，從各面向歐陽殺人王慢慢圍攏！

歐陽殺人王一怔之後，便哂笑搖頭，他當然不相信有甚「寃魂鬼魅」?最直接的念頭，便是認定這些會活動的屍體，必是燕惜羽所約幫手所扮!?

「鬼」會使他心寒，「人」不會使他「膽懾」……

歐陽殺人王剛剛凝結在臉上的獰笑，不單開始溶化，並意似示威的，索性把他那柄殺人巨斧，脫手飛擲得深深插入了山谷壁上！

巨斧才一脫手，他獰笑更厲，臉色更冷，連雙目之中，都射出一種平時故意隱去的碧綠精芒！

歐陽殺人王不打算用武功了，他要改用「魔技」，若能以「碧目迷魂」手段，控制了燕惜羽這些假扮屍體的幫手心神，再驅使他們去殺死燕惜羽，替「撿骨師」、「雪狐狸」報仇，抓住那美色相當撩人的柳玄姿，剝個精赤條條，讓自己快意享受，豈不更大逞自己這「殺人王」的威風，遍寒江湖人物之膽!?

武俠接力　殺手列傳

算盤打得如意，辦得到麼？好像眞辦到了？「天魔派」的「碧目迷魂」魔技，果然厲害，當面被歐陽殺人王雙目碧光所注視的兩具屍體，剛把雙臂高舉起來，竟似突然受了他精神控制的，來了個寂然不動！

歐陽殺人王得意大笑，一面加強目內碧綠魔光，一面並用一種極含催眠意味的低沉語音，緩緩說道：「替我把手放將下來，要慢慢的放，不許太快……」

對方果然聽話，受他控制，四隻手臂，極緩極緩的往下垂放！

一次既靈，當然次次都靈，歐陽殺人王認爲已可控制局面，想叫「燕惜羽」了……

但一個「燕」字，剛剛出口，事情便有了變化！

當面兩具軀體，起初完全聽話，把四隻手臂，往下放得極慢，但在歐陽殺人王那「燕」字剛剛出口之際，却不單又復變快，愈快的像石火電光般的，把歐陽殺人王的高大身軀，抱了個結結實實！

這四隻手臂，才一上身，歐陽殺人王便知自己完全料錯，四外的活動軀體，既不是「屍」，也不是「人」，它們是「木頭人」，「少林寺木人巷」中那種能與少林弟子較量武功招式的「特製木人」，燕惜羽眞挖空心思，花了本錢，求了「魯班」名師，居然安排了這種東西，對付自己!?

這東西雖有機械，却無意識，自己「碧目迷魂」魔技，再怎厲害？也無法在這種「木頭人」身上，發生絲毫作用!?


木人緊抱歐陽殺人王的手臂。

自己身軀既被抱住？燕惜羽該現身了，他決不會錯過這種機會，他要爲他師父報仇，他要奏出「殺手輓歌」，他要使自己「殺人者死」！但燕惜羽能如願麼，一場極美麗，但也極短暫的「春夢」而已！

自己的「天魔玄震」，威力極強，無堅不摧，豈是兩具「機械木人」，所能束抱得住？只等燕惜羽身形一現，自己的「天魔玄震」立施……

動念之間，燕惜羽身形現了，但他不是現在歐陽殺人王的面前，而是雙手分挽着檢骨師和雪狐狸的項上人頭，現身在「不歸谷」口！

管他現身何處？一口眞氣提處，暴吼懾魂，「天魔玄震」施出……

歐陽殺人王百密之下，又是一疏，其實不止一疏，他有好將疏了……

第一疏是他沒有注意燕惜羽爲何把約會定在「君山」？這是個孤懸「洞庭湖」中，容易驅散不相干閒人，避免造成大孽之地！

第二疏是柳玄姿起初參與其事，到了最重要的關頭，爲何反而不來，放心讓她的同門情郎燕惜羽，單獨面對自己？

第三疏是燕惜羽現身時爲何人在谷口，離自己甚遠？難道他名副其實，這樣害怕，這樣愛「惜羽」毛？

最重要的是第四疏，歐陽殺人王竟沒有注意燕惜羽既能以重金聘請「魯班」名師，製造了這些「靈巧木人」，難道就想不到自己功力絕世，足以毀壞「木人」，而再在「木人」中，加上了其他的……

「天魔玄震」已經施了，「木人」緊抱歐陽殺人王的手臂，已被強力震碎，但隨之又有更強的力量發生，震碎了「木人」手臂以外的東西！

那是「木人」腹中的強烈火藥，和歐陽殺人王臟腑塗地的如糜血肉！

一朵蕈狀的雲霧，從「君山」的「不歸谷」中升起，隨後又遠遠傳來了一陣轟隆聲息！

「岳陽樓」上，群雄在向今晚的新娘子柳玄姿敬酒，柳玄姿風華絕代的，擎盃獨立樓頭，目注洞庭春水，見「君山」方面，駛來一葉扁舟，站在船頭上恍疑玉樹，迎風飄袂的人，正是自己的新郎倌燕惜羽！

於是，她面含嬌笑，曼聲而歌，唱的是：「君山霹靂蕩仇讎，殺手凶邪一旦休，善惡到頭今有報……」

身後的邋遢老人接口笑道：「這像是『殺手輓歌』!?但今天也是柳姑娘與燕老弟的『嘉禮吉日』，我來接上最後一句，『雙修願遂岳陽樓』！替你們賀賀喜吧！」

武俠接力第三檔

江湖絕

將在下一期刊出

武林五俠・武俠接力

殺手列傳

第三部　江湖絕

・諸葛青雲

國，要有「國法」，幫，要有「幫規」，江湖，更要有「江湖道」！

江湖中，陰譎奇詭，步步風波，當然相當可怕！但由於有一種群體共認的習慣法——江湖道義，存在其間，遂也有它的迷人可愛之處！除了可以憑深厚的能力（包括經驗，暨文武學識）求「眞」，藉堅定而固執的德性修養擇「善」以外，它更有一種非江湖人物所難領略體會的淒迷豪放的「美」！

故而，江湖中最可怕、最令人躭憂的現象，不是血腥遍野，不是殺手橫行，而是「江湖無道」！

「江湖道義」的約束力，究竟有多麼大呢？

這種無形的東西，難以數字表示，難用文字形容，但却可以說它超過法律，甚至超過生命，是至高無上的！

能懂得這種規範，尊重它所代表那份榮譽的，才是鐵錚錚、響噹噹、夠份量的「江湖人物」！否則，便根本夠不上「人物」二字，只是上不得台盤的「江湖混混」，或「江湖敗類」而已。

●文／（依接力順序）諸葛青雲・獨孤紅・慕容美・臥龍生・秦紅●圖／海虹（黑白）・鄭問（彩色）●題字／傅狷夫



武俠接力

殺手列傳

當代江湖中，殺手蠭起，為數極多！諸如「三才」殺手（天才、地才、人才）、「三光」殺手（日光、月光、星光）、「幽靈」殺手（神秘如鬼魅）、「紅粉」殺手（非女子）、「虎豹」殺手（凶猛如虎，迅捷若豹，一擊必殺）、「千手」殺手（全身皆可發出殺人暗器），以及「無手」殺手等，全是「第一流中第一流」的出羣高人！

要想獲得「第一流中第一流」這項榮評並不簡單，得有雙層條件，除了功力高，經驗足，心思快，手段穩之外，還要能「有所不為」！

一般殺手，是只要雇主付錢，他們就賣命辦事，但這些「第一流中第一流」的殺手不同，他們除了代價極高以外，還必須先查明原因，看看自己所被雇下手的「殺戮對象」，是否有必死之道!?

這些「第一流中第一流」的「高級殺手」之中，究竟以誰的手段最高明呢？說來令人詫異，論成績，較聲望，曾被殺手們公認為「殺手之王」的，竟是那位「沒有手」的殺手，「無手殺手」江湖絕!?

江湖絕真的「沒有手」麼？不是，但「有手」等於「無手」，他雙臂自幼萎廢，成為天殘，但心思之細，頭腦之快，與設計之絕，却無與倫比！他無需用手，憑腦力便可殺人，三十年來，江湖中凡被江湖絕設計欲殺之人，等於是上了「斷頭台」，中了「穿心箭」，服了「斷腸丹」，在「枉死城」中注了「鬼籍」，從未有失敗紀錄！



江湖絕躍下絕崖。

如今，震動江湖的大事來了，被公推為「殺手之王」的「無手殺手」江湖絕居然在一次執行「殺手」的行動中，宣告失敗!?

不是江湖絕有所退化，頭腦失靈，設計欠妙！也不是他所設計欲殺的對象，能力太強，身手太高，而是失敗於江湖絕自許是位拿得起、放得下、夠身分的「江湖人物」，他才不得不面對「江湖道義」，坦然負責的，承認了自己三十年「殺手生涯」中，僅有的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敗績！

事情是這樣的，江湖絕接受了一筆重酬，作了生平最精密的奧妙設計，使被謀殺的對方，一步又一步的，走進他所佈圈套，越陷越深，根本無法自拔！但到了最後的「必死關頭」，對方却突然全身發抖，熱淚盈眶，仰頭高呼了一句：「可怕！可怕！太可怕了！江湖居然無道!?」

這聲高呼中，包含了多少無奈？多少怨懣？硬把一直身在暗中，臨場欣賞自己所精密設計的「無手殺手」江湖絕，給叫得雙眉皺鎖，自動現身，詢問那萬念俱灰，生望已絕的被設計謀殺者，為何認為「江湖無道」？

問的結果，使江湖絕悚然汗出，怦然心驚，發現自己的設計雖然精密，却只是落入了另外一個更精密的設計之內！

整個事件，是混淆黑白、顛倒是非，對方深知自己愛惜羽毛，顧全身分，一定會先作調查，竟一步一步的，安排周密偽證，其實，眼前萬念俱灰，生望已絕，含淚悲嘆「江湖無道」之人，實乃被害主體，那不惜重資，聘雇自己佈局殺人，完成他全部心願者，才是真正有罪的元凶首惡！

江湖絕這次可不敢輕信人言了，經過每一句話、每一細節的查察對照，證明被害人確實身負奇冤，損失慘重，決無可死之道，遂慨然勸其不必怨懣，且忍死須臾，睜大雙眼，最多在七日之內，真相便見端倪，包管公道自在人心，江湖仍然有道！

江湖絕的這些話，不是空說的，他用自己的血肉，承認自己的錯誤，用畢生的積蓄，去求了別人，以保證「江湖道義」確實重於「名」，重於「利」，甚至重於「生命」！

首先，他為了使自己殉名重節，遵守「江湖道義」的決心，不致受任何影響，臨時動搖，竟先行服食了定時發作，無可解救的幾種綜合劇烈毒物，然後便處理身外財產，留下遺書，把自己充當殺手所得的一生積蓄，完全致贈生平好友，曾被江湖人物目為足與自己並稱為「殺手中一時瑜亮」的「天才殺手」諸葛膽！

他懇求諸葛膽接一筆酬勞重，但風險也重，「殺手雇殺手」的「特別生意」，務必用「特別手段」，克服萬難，於七日之內，搏殺設此圈套，使自己險鑄大錯，幾乎誤殺無辜負屈的「錢塘野叟」許陽，終於不得不以「生命」承認「錯誤」，並保證「江湖」中尚存「道義」，化名「熊華」，實際却乃黑道中隱迹多年的成名巨擘「殘心毒劍」童三變！並將此案真相，公告江湖！

「錢塘野叟」許陽得知江湖絕這種勇於負責、輕生重義的措施後，頗想盡力勸止，但江湖絕早就慮有此舉，預下決心，所服綜合劇烈毒物的藥性已發！

他從「口、耳、眼、鼻」等七竅之中，慢慢沁出黑血時，向許陽拱手慘笑說道：「許兄不必對我可憐！人孰無錯？但夠份量的『江湖人物』必須能重榮辱、輕生死，勇於認錯，並設法補過才是鐵錚錚漢子！江湖絕自問處世為人，尚夠份量，也算鐵錚，故而，寧為英雄鬼，不作窩囊人！許兄無須矜惜，且睜大雙眼，靜看我好友『天才殺手』諸葛膽的代我所作所為，以及那心毒手狠，險詐萬端的『殘心毒劍』童三變，是否會在七日內，伏誅於江湖道義之下!?……」

說話至此，毒力業已大發，七竅中，黑血狂流、肝腸欲裂！

江湖絕自知命已將絕，但仍仗恃多年修為，強提最後一點點的中元之氣，向許陽拱了拱手，以示謝罪、告別，然後才坦然轉身，躍下了早已選擇的葬身之地的千尋絕壑！

雖然，江湖絕幾乎誤殺許陽，並由於他的精妙設計，已使許陽身外的人、財、物力，受了難以彌補的極大傷損；但許陽對於江湖絕這樣一位風骨嶙峋，直於認錯，勇於負責的「江湖人物」，却仍不得不發自由衷的盡棄前嫌，肅然起敬！

他面對這片使「無手殺手」江湖絕葬身其下的千尋絕壑，拱手行了一禮，望著壑下烟雲失聲嘆道：「江兄，如你這等『風格』的『江湖人』，江湖中有幾位呢？『天才殺手』諸葛膽，能……能像你麼？」

江湖絕除了毒力全發，五臟寸裂以外，並已一墜百丈，碎骨粉身，他當然無法作答！

但似乎無需江湖絕親自答覆，僅僅根據幾句江湖諺語，也可曉得大概。

那就是：「龍配龍，鳳配鳳，老鼠的朋友會打洞！」

「天才殺手」諸葛膽是「無手殺手」江湖絕的知心好友，又與他有「一時瑜亮」之稱，更受了他「殺手雇殺手」，把畢生財物，充作酬勞的「遺書重托」，他的設計還會俗？手段還會弱？風格還會差麼？

答案應該是都「不會」！

下面，便讓我們來欣賞「天才殺手」諸葛膽嘔心瀝血的「天才」傑作……。



·獨孤紅

這是一處斷崖，下臨千尋絕壑。

站在斷崖上往下看，除了迷濛的雲霧之外，什麼也看不見。

看不見什麼，並不表示斷崖之下，千尋絕壑之中沒有什麼，有，一定有，不但有，甚至還能知道那是什麼，那是一個人，一具屍體，一條性命，一縷幽魂。

何以見得？因為現在在這斷崖之上，有人正在焚香燒紙，臨崖祭拜，不只是祭拜，還在痛哭，哭聲之悲、之慘，能使風雲為之色變，草木為之含悲！

那個人是個女子，或許是為了穿孝，一身雪白衣裙，長髮披散著，就跪在那一束香、一堆紙之後，趴伏在地，向崖痛哭。

看不見這個女子的面貌，從那合身的雪白衣裙，所裹著美好身材看，她的年歲應該不大，如要三分俏，還得一身孝，那似一身孝服的雪白衣裙，已為她增添了一份讓人心動的俏，她的面貌，也應該是嬌媚艷麗，才不辜負那一副美好的身材，那一身雪白的衣裙，還有那一份俏！

她就這麼跪伏崖邊痛哭，一直哭到香盡灰飛，一直哭到聲嘶力竭。

聲既嘶、力既竭，忽然之間，一點聲息都沒有了，她跪伏在崖邊一動不動，一任崖上的風吹動她烏黑的長髮，吹動她雪白的衣袂。

聲既嘶，力既竭，她可以不再哭，可是為什麼她也不動了。

看她哭得這麼悲、這麼慘，難不成她已心碎腸斷，生趣了無的以身殉之了。

盞茶工夫之內，誰都會這麼想，誰都會這麼揪著心，可是盞茶工夫之後，這都想的人就會馬上推翻自己的想法，心為之一鬆的長長吁一口大氣了。

因為那女子，她動了，先是緩緩抬起頭，然後是緩緩直起腰，緩緩站了起來，最後，她緩緩轉過了身。

轉過了身，自然就看見了她的臉。天！她何止是嬌媚艷麗，她簡直就是一代尤物，閉月羞花，沉魚落雁已不足以形容她的美，傾城傾國也還欠了幾分。她的美，簡直就驚天地、泣鬼神。

那來這麼一個女子？她在斷崖之上，焚香燒紙，哭得那麼悲，那麼慘，祭得又是誰？

她轉過了身，目光發直，臉上沒有一點表情，緩緩的走去，走向那下崖的一條羊腸小道。

這條羊腸小道，本來不是道路，根本就沒有，而是這兩天剛踩出來的，經過兩個人踩出來的，一個是從崖上躍身而下，已經葬身崖下千尋絕壑之中的那個人，另一個，就是這個女子。

原本，這兒是一片半人高的野草，如今這條剛踩出來的羊腸小道，就從這片半人高的野草中穿過，往下伸入了一片茂密的野林之中。

這個白衣女子也就經由這條羊腸小道，穿過了這片半人高的野草，進入了那片茂密的野林之中。

她剛進入了茂密的野林，野林深處，幽靈似的出現了一條人影，隨風飄動，一閃移到了白衣女子面前。

白衣女子立即停住了，一動不動，臉上仍然沒有一點表情。

那幽靈似的人影停在白衣女子面前之後，影定人現，是個從頭到脚一身黑的人。

所謂從頭到脚一身黑，是說他，頭上是個黑布罩，身上是件黑袍，手上是雙黑手套，脚下是雙長筒黑靴，再加上頭上黑布罩挖的兩個洞裡露著的一對黑眼珠。

那黑衣人甫一影定人現，便立即發了抖，衣抖，人抖，連話聲都帶着顫抖：「我從來沒見過像你這麼美的女人，我實在忍不住了，就是死，我也要要了妳——」

敢情他的出現是因爲耐不住情慾的煎熬，他的抖是因爲過於激動。

就是死，也要要了她，這可眞是寧願做鬼，也要在牡丹花下一風流。

話落，他抬手就要撲向白衣女子。

他可眞是金口玉言，一語成讖了！

因爲，就在他抬起手來，要撲還沒撲的刹那間，他忽然不動了，他不動了並不是他不想動了，而是他動不了了！

他自己清清楚楚，就在那一刹那間，他的一個身軀遭到了一種陰柔的「氣」的包圍，這種「氣」很神奇，神奇得嚇人，有股壓擠的力量，這股力量大得令人無法抗拒，使得他的頭、頸、軀體、四肢，不能動一動。

這一下驚嚇得他那一腔已然沸騰的情慾立即雲消霧散，化爲烏有；情慾沒有了，當然也就不激動了，不激動了，當然也就不再發抖了，只聽他失聲說道：「妳竟然——」

他剛說出這三個字，那白衣女子木然的神色一抹冰冷，當即截了口：「你怎麼知道是我，我就在你眼前，你看見我動了麼？」

黑衣人道：「不是妳，那是誰？」

白衣女子道：「自然另有別人，不過那並不重要，重要的只是你。」

黑衣人道：「重要的是我，妳什麼意思，妳想幹什麼？」

白衣女子道：「在我告訴你我什麼意思、想幹什麼之前，我要先問問你，知道不知道我是來幹什麼的？」

黑衣人道：「知道，妳是來祭一個人的。」

白衣女子道：「你可知道，我爲什麼來祭這個人？」

黑衣人道：「當然是因爲他是妳的什麼人！」

「錯了！」白衣女子道！「他不是我什麼人，跟我一點關係都沒有，甚至我根本不認識他！」

黑衣人一定相當驚訝，相當詫異，這從他的目光裡可以看出來，從他的話聲中也可以聽出來：「什麼，妳、妳——那妳爲什麼來祭他，還哭得那麼悲、那麼慘？」

白衣女子道：「這正是我要告訴你我什麼意思、想要幹什麼之前，讓你知道的，我就是爲引你現身，引你出來！」

黑衣人顯然更驚訝，更詫異了，叫道：「怎麼說？妳——」

白衣女子沒讓他說下去，「現在，我再告訴你，我要幹什麼！」

黑衣人說道：「妳要——」

白衣女子道：「我要把你的命交給一個人，我要你死！」

黑衣人驚叫失聲，「什麼，妳——，我跟妳有什麼仇、什麼怨，如果說是因爲我想侵犯妳，那根本就是妳有心引我出來，罪不在我——」

「這是罪是不在你。」白衣女子道，「我跟你也無仇無怨，老實說，你跟我祭的那個人一樣，我根本就不認識——」

「那妳——」

「我是拿了人家的錢財，受人僱來的——」

「什麼，妳是——」

「你可聽說過有絕代尤物之稱的花漫天這個人？」

「聽說過——」

「那就是我，我就是花漫天，我拿人錢財，受僱來當個誘餌，僱我的人告訴我，你生平只有一個弱點，好色，可是你好的是好色，普通的色，絕難讓你看在眼裡，所以他只有僱我，你什麼都不要怪，要怪只能怪你自己有這麼一個要命的弱點，要怪只能怪你讓人知道了你這個弱點——」

「不，我——」

「怎麼，你怕了，剛你還勇氣可嘉，視死如歸呢，剛你不是還說，你寧願死麼！」

「我——」

「你什麼，說過的話不算，後悔了？」

「不錯，我是說過就是死，我也要要妳，可是我連碰都沒有碰到妳——」

「你不甘心？」

「不錯！」

「可惜，這由不得你，你只有抱恨終生了！」

「慢著，妳還沒有告訴我，要把我的命交給誰——」

「我現在就告訴你，他！」

白衣女子抬手一指黑衣人的背後，黑衣人的背後立即多了個人。

那是個白衣人，頭上一頂寬沿大帽，帽沿壓得低低的，讓人看不見他的面目，但是，從他身上透出來的逼人冷意，却是讓每個看見他的人清晰的感覺得到。

黑衣人看不見他，但却感覺得更清晰，覺得一股冷意從背脊傳入，倏遍全身。

一個要殺你的人就在你背後，偏你一動不能動，甚至連轉頭往後看都不能，你能不心驚膽戰，遍體生寒！

黑衣人驚聲急叫，「我看不見——」

身後響起了白衣人的冰冷話聲：「你不必看見我，只我看得見你就夠了，因爲是我要殺你，不是你要殺我！」

黑衣人又急叫：「你是誰，你爲什麼要殺我？」

身後，又響起了白衣人的冰冷話聲，「我會告訴你，我當然會讓你明白，既受人之僱，又受人之託，我怎麼能不讓你明白，因爲，你做了不該做的事，害了不該害的人！」

「什麼，我——」

黑衣人這三個字剛出口，又覺一股冷意從背脊傳入，他照樣清晰的感覺得出，這股冷意來自一柄極薄、極其鋒利的刀的刀鋒。

也就是說，他知道，他清晰的感覺得出，一柄極薄、極其鋒利的刀，已刺入了他的背脊……。

他覺得頭暈，他覺得眼前發黑，他覺得四肢無力，他倒下了。

在他要倒還沒倒的當兒，白衣人手中的刀挑下了他頭上的黑布罩，他的面目露出來了。

只聽白衣女子道：「是不是？」

白衣人道：「他擅於易容化裝，不過應該是，因爲這兩天會在這一帶流連的除了他沒別人。」

話聲方落，林深處突然傳來「哼！」地一聲冷笑。

白衣人跟白衣女子急循聲望，冷笑之聲傳來處，一條淡淡人影一閃而沒。

白衣人驚聲急道：「錯了，這個人不是！」

•慕容美

這個人當然不是。如果他們想殺的人如此容易上鈎，又怎稱得上「三變」？

白衣人望着白衣女子，好半晌，才蹙額輕輕嘆了口氣道：「這就像釣魚一樣，一條魚受了驚嚇，短期之內，要牠再吃餌，恐怕就不是那麼容易了。」

白衣女子道：「那要怎麼辦？」

白衣人沉吟道：「辦法是慢慢想出來的，一個人做了虧心事，表面儘管鎮定，內心一定不得平靜，弱點總是會暴露出來的。」

白衣女子帶着歉意道：「我壞了你的事情，覺得很不好意思。」

白衣人搖搖頭道：「這不是妳的錯，妳的部份成功極了。怪只怪我對這位毒劍的底細了解還不夠，現在得重新佈置了。」

白衣女子道：「你有什麼打算？還有沒有用得着我的地方？」

白衣人微笑道：「當然用得着。一個人『好賭』和『好色』，都是一種『終身嗜好』，除非喪失了實行這兩種嗜好的能力，談改和戒，嘿嘿，眞是談何容易。」

白衣女子道：「對方有了戒心，這一套還靈嗎？」

白衣人微笑道：「在運用的手段方面，當然要改一改——改身分，改場合，改變方式，改得他做夢也想像不到。」

××　××

「殘心毒劍」童三變之所以能活到今天，就應了他姓名中的一個「變」字，不是「一變」，而是「三變」。

他富於變化的，不只是行爲手段，就連他的住所，也在不斷的變。

但是，萬變不離其宗，他的一顆色心，則怎麼也改變不了。他所到之處，永遠都有美女陪伴，而他平時最留意的，也只有一件事，找姿色過人的美女！

他之所以和錢塘野叟許陽結下寃仇，就是因爲錢塘野叟許陽曾破壞了他的好事。

錢塘野叟有個姪女兒，名叫許香菱，現年才十八歲，童三變居然恬不知恥，看上這位香菱小姐的美色，也想動她的腦筋。

這事被許陽知道了，自是怒不可遏，將童三變狠狠臭罵了一頓。童三變的奸詐之處，就在這種地方，他表面忍氣吞聲，承認行跡不檢，背地裏却四處買人散佈謠言，將自己平常的劣行，全加去許陽身上，將許陽的爲人，貶得一文不值，這就是江湖絕幾幾乎上當的原因。

童三變在江浙一帶，置了不少產業，也佈置了不少秘密處所，他目前的匿居之處，便是在太湖附近的一個小漁村裏。

這是他十多個落脚地點之一。

他這次選了這個漁村落脚，有兩個原因。一是他認爲諸葛膽決找不到這種地方來。二是這個漁村中，居民知識水準低，容易受矇騙，又被他無意中發現了一個身材和長相都很動人的小姑娘。

如今，他一方面避難，一方面想把這個小姑娘弄上手，豈非一舉兩得？

天才殺手諸葛膽在殺手行中，一向以心細多智爲江湖朋友所稱道，這次因一時大意，被童三變僥倖漏網，很使諸葛膽氣悶了好幾天。

他和花漫天，都改變了容貌和裝束，扮成一對父子。兩人也在太湖附近打轉，尋找線索。他憑什麼認定童三變就在太湖附近？

他是站在童三變的立場上推想的。

太湖水域數百里，湖中小嶼無數，一旦有事，逃脫方便。童三變是個酒色財氣俱全的人物，諸葛膽猜他一定不會在這種無法滿足聲色之娛的地方落脚，你諸葛膽以爲我不會在這種地方住下來！是嗎？哈哈，我童三變偏要在這種地方住下。

這是諸葛膽臆測童三變可能會有的一種想法。而事實上，童三變就是這樣想的。

但是，太湖週遭的區域畢竟太寬闊了，諸葛膽第一步雖然料對了，接着是第二步，又該去那裏找人？

諸葛膽只對花漫天下了一道指示，沿着太湖兜圈子，不限時日，到處漫遊，一旦發現什麼地方住了出色的女子，立即回報。

他的這一着棋，完全下對了。

在一個小漁村裡，花漫天發現了那個叫宋小嬌的姑娘。但是，很不幸的，這裏面却發生了一個誤會。

武俠接力 殺手列傳

花漫天麗質天生，雖然改了男裝，但仍遮掩不住她那股倜儻韻味。眉目之間，如秋水流轉，那能不叫這個漁家女宋小嬌不爲之芳心暗繫，骨蝕魂銷。

可是，花漫天却沒有什麼感覺。她雖然也認爲宋小嬌是個罕見的美人兒，但她想到的，只是她的任務，一瞥之下，不再停留，立即返報天才殺手諸葛膽。

宋小嬌失望透了，回家之後，茶不思，飯不想，竟懨懨悶悶的害起相思病來。

宋小嬌的母親早過世了，只靠父親入湖打漁維生。她父親是個老實人，摸不透女兒的心思，以爲女兒只是感了風寒，每日仍然理好漁具，去幹他的老營生。

這便給了殘心毒釗一個趁虛而入的好機會。

殘心毒釗已暗中觀察了一段時間，也很費了一點心思。正式說媒，他不習慣，他猜想對方的父親也不可能答應。

所以，他最後決定，用強。

他對自己了解得很清楚，一個再漂亮的女人，也繫不住他的心，正式討過門來，最後反而是個麻煩。現在女的臥病在床，她父親又是早出晚歸，以他的一身功力，趁其不備，悄悄摸進去，還怕那小女娃兒反抗得了？

如果反應不錯，兩人還處得來，他就花點銀子，多玩幾次。否則，他有得是去處，大不了一走了之，再換個落脚的地方就是了。

這一天，殘心毒釗童三變換了一身輕便裝束，守候在宋家不遠處，目送着宋三爹走向湖邊，將漁船慢慢划入湖心，然後一閃身進入那一排三間茅屋。

宋小嬌只是神思不屬，無精打彩而已，其實並沒有眞的生病。她這時斜躺在裏間一張木床上，聽到堂門響動，以爲是自己父親忘了東西，又走回來了。

她躺在床上問道：「是爹麼？是不是忘了帶什麼東西？」

童三變輕咳一聲，走進房去。這位殘心毒釗的年紀並不算老，只不過四十出頭，五十不到而已，一身衣服光鮮，看上去很像個體面的鄉紳人物。

宋小嬌見是張陌生面孔，不禁吃了一驚，一骨碌坐了起來。她是個鄉下小姑娘，一生沒見過壞人，又見對方是個人模人樣的長者，雖然有點意外，倒並不如何驚慌。

她怔怔地道：「這位大爹——」

童三變上前拉起她的小手，微笑道：「我是前村剛搬來的鍾大爺，懂得一點醫道，聽說小姑娘病了，特地來看看妳的。」

宋小嬌手一縮道：「我沒有病，你聽誰說的？」

童三變索性在床沿坐下，將她摟入懷中道：「妳的氣色不好，我看得出來。乖一點，讓我替妳把把脈，假如妳眞沒有病，大爹替妳買花粉，大爹喜歡妳，先讓大爹親一下。」

童三變是個急色兒，別說這當口沒人會闖進來，就是有人闖進來，他也不怕。

如今美人已經在抱，他哪還忍耐得住？

宋小嬌這下眞急了，奮力掙扎着，想掙脫童三變的手臂，跑往門外。童三變見她掙扎，色心愈熾，索性將她按倒下去。

他喘着氣，摸出一大錠銀子，在宋小嬌面前晃着道：「妳看過這東西沒有？妳乖，就送給妳，要買什麼都有，妳如果不聽話，大爹就要……要……要……」

這一着，童三變完全用錯了，銀子，在一個受驚的小姑娘面前，根本起不了作用。

宋小嬌嘶聲大叫道：「爹，救命——」

童三變雖然有着一身上乘武功，但在女人身上，却很少使用，他認爲把一個女人點了穴道，看不到女人的種種表情，就等於看不到自己的成績，那是一件很乏味的「工作」。

現在，這小女孩抵死不從，而他色心已起，騎虎難下，只好破例了。

他順手點了對方兩處穴道，宋小嬌只哼了一聲，就全身癱瘓了。童三變一把拉下了她的長褲，又撕去她的褻衣，口中嘖嘖讚嘆不已，一顆本就跳得很厲害的心，這下跳得更厲害了。

茂密野林，突然閃出一個黑衣人影。

就在這時候，兩條雪白的身形，突如幽靈般，飛落在這排茅屋上。

在這種積雪未溶的湖邊，雪白的衣服，反而不太惹眼。

兩條身形落定後，其中身材較高的那人，伸手指指下面的茅屋，眼中發出詢問之色。身形較爲纖小的那人，立即點了點頭。

這兩人是誰，自是不問可知。

這時，只聽下面茅屋中，有人微弱地道：「你——你想幹什麼？」

語氣是那麼微弱，却又充滿了驚駭無助。

茅屋上的兩名白衣人，都是大行家，一聽這種語氣，便知道下面發生了什麼事，稍高的那名白衣人，眼中頓時迸射出一股懾人的寒芒。

下面茅屋中，接着是一陣強行親吻的喘息聲。

「小嬌，大爹喜歡妳。」一個有點熟悉的男人的聲音道：「依了大爹，會有妳的好處，什麼事情，都有第一次，別怕，忍一忍，也就過去了……」

「不要，不要，放開我——」

茅屋上的白衣人，咬咬牙齒，閃身而下。那個纖瘦的白衣人，則仍守在屋頂上。

下面茅屋中，這時突然傳出一聲驚呼聲：「你——你是諸葛膽？」

・臥龍生

「對！我希望這一次，你能表現一點英雄氣概，我們公平一戰，不死不休……」

白衣人已衝入了茅舍，面對着童三變。

諸葛膽更以最快的速度，破窗而入，刺出了一刀，但童三變在千鈞一髮中，竟一抓宋小嬌，擋在了前面，那一刀在嬌嫩雪白的肌膚上，劃了一道半尺長的血口。

諸葛膽及時收刀，宋小嬌總算保住了性命。

原來，童三變已剝光了宋小嬌的衣服。

一個小巧玲瓏的美麗胴體上，鮮血淋漓而下。看上去透出一種淒迷的怪異。

它不是恐怖，只是視覺上一種不調和的感受。

宋小嬌沒有驚叫，也沒有哭泣，她已被點中穴道，這一刀帶給她的痛苦很大，但也把她嚇暈了過去。

身體上流出的鮮血，微微顫動，顯然對刀傷的反應十分劇烈，只是沒有叫出聲音罷了。

童三變吁一口氣，盡量恢復鎮靜，淡淡一笑，道：「我相信，花漫天還守在外面。」

諸葛膽道：「所以，我說這是很公平的一戰！」

「可惜，我不是英雄，你諸葛膽也不是，你只是一個殺手！……」童三變說：「我却是一個很有錢的人，所以，我不喜歡跟人拚命，解決問題的辦法很多，拚命是最不值得的一種解決辦法。」

諸葛膽歎一口氣，道：「我現感覺到，你不但很狡猾，而且，也很卑鄙，不過，今天，你會黔驢技窮，除了拚命保命之外，你沒有第二個辦法。」

童三變道：「你在能殺我之前，先要殺掉這位宋姑娘，她還不到二十歲，是很美麗的漁村姑娘，母

武俠接力　殺手列傳



兩條白色身影，落在積雪未溶的茅屋上。

親早死，父女倆相依為命，殺了她，你會一生不安……」

「但你却對她下手，唉！　江兄對你的了解還不夠，你集聚了人間所有醜惡……」

童三變接道：「如果，諸葛兄覺得殺害了我童某人，會汚了你手中寶刀，在下立刻離去。」

諸葛膽道：「殺了你之後，我把這刀丟在臭水溝裏，今天非殺你不可，我給了你公平一戰的機會，你不接受……」

這時，茅舍外面突然傳來了三下彈指輕響。

童三變怒道：「諸葛膽，你帶來了多少人？」

諸葛膽鋒利的緬鐵軟刀一震，寒光一閃，直刺過去。

童三變果然是說話算數，舉起宋小嬌，迎了上來，諸葛膽刀勢一偏，緬刀突然閃開半尺，掠着宋小嬌肌膚，刺了過去。

這一刀變化詭異、快速，但童三變却把宋小嬌的身體，當作兵刃，橫裏移動，封架軟刀。

嬌軀也碰在軟刀上，但童三變手中的軟刀，却彎了過去，冷厲刀鋒，劃破童三變的左肩。

原來，這早在諸葛膽的計劃之中，軟刀刺向童三變時，已轉過了刀身，宋小嬌的身子接觸到刀的平面，所以，沒有受到傷損。

童三變一咬牙，全力一推，竟把宋小嬌的身子當作暗器，擲向諸葛膽。

號稱天才殺手，自有過人之處，除了研判事情的思考力，超越一般人之外，他的武功之強，在江湖上一流殺手中，也是數一數二的高手。

諸葛膽如若不受江湖上的道統約束，他可以不顧宋小嬌的死活，但他却不忍傷害一個無辜的少女性命，左手接住了那滿是鮮血的赤裸身體，右手緬刀以「橫掃千軍」之勢，攔腰斬出。

童三變不但狡猾卑下，而且武功上，也十分突出，擲出了宋小嬌的身軀，雙手已取出暗器，一揚手，四枚銀針，電射而出，人也同時向後移開三步。

諸葛膽刀光掠着童三變前腹掃過，劃破了衣服，也劃破了童三變的肚皮。

當眞快如閃電的一刀。

但童三變的四枚銀針，也到了身前。

諸葛膽心一狠，可以用宋小嬌的身軀接下銀針，以他刀法之快，童三變絕對無法逃過他的追殺，但他又作了一件殺手絕不應該作的事，眼看已無法避開銀針，竟然右臂一橫，硬把銀針接下來，四支銀針，中了兩支，深入了一寸多深。

童三變右手按在小腹上，說道：「諸葛膽，我銀針是經過了毒藥淬練，子不午十二個時辰內，必死無疑，只有我才有解藥。」

感受右臂麻木，知他所言不虛，這兩針刺入太深，毒性發作也快，諸葛膽估算自己的能力，最多還能發出最後的一擊，如果，這一擊不中，今日之局，就無法掌握勝算了。

童三變右手按着前腹，看不出他傷勢如何，但指縫中有鮮血湧出，顯然是受傷不輕。

諸葛胆暗中運氣，閉住了右臂穴道，使毒氣減緩了攻入心臟的速度，冷冷說道：「就算我會毒發而死，也先殺了你，為江湖除害。」

「何必呢？諸葛兄，一個人一生只能死一次，你現在是不是還有殺我的能力，還很難說，不過，我想花漫天就在外面等候……」

「對……童三變，這一次，你死定了……」花漫天突然出現在室中，就是晚來了這麼一步，使得諸葛膽中了毒針。

「可是，諸葛膽也活不了，我的子午斷魂獨步江湖，除我之外，沒有人能夠解得。」

「別聽他的，殺了他。」

花漫天看看諸葛膽懷中的宋小嬌，嘆息一聲，道：「你違背了殺手的最重要的條件，所以，才有這麼一個結局。」

「花漫天……」童三變冷冷說道：「現在，諸葛膽已絕對沒有殺我的能力了。我對自己銀針上的毒性，非常了解，他剛才不說這幾句話，全力出手，還有殺死我的機會，但現在機會已渺……」右手突然拿開，接道：「同時，我受的傷並不嚴重。」

諸葛膽臉色一變，道：「你剛才都是裝作的？」

「對！我不能給你一股作氣的機會，你刀法精奇，在江湖殺手中，列名第一，面對着你這麼一個人，我不能憑藉着武功和你對抗，只好多用點心機了。」

諸葛膽已感覺到藥力在快速散布，左手已無法抱緊宋小嬌，只好鬆手。

蓬然一聲，跌摔在地上，這位無辜的漁家女，莫名其妙的受到了江湖恩怨連累，受盡折磨。

童三變冷冷一笑，道：「花漫天，現在只有妳了，妳雖然美艷絕世，是天下第一尤物，但妳却未必是我童某人的敵手。」

花漫天道：「別忘了，你也受了傷。」

童三變道：「我們除了拚命之外，似乎是還有另外一個辦法，今天之事，到此為止，下一次，再決勝負。」

諸葛膽臉上已然泛起了一片淡淡黑氣，花漫天略一忖思，道：「可以，不過，你要交出解藥。」

童三變道：「當然……」

花漫天接道：「好！我答應，你拿解藥出來。」

童三變道：「解了諸葛膽身上之毒，我還能夠離開此地麼？」

花漫天道：「你不交出解藥，那只好先殺了你。」

花漫天取出了兩把形如匕首的短劍。

童三變淡淡一笑，道：「只要我能擋你五十個回合，諸葛膽恐怕就沒有救了，子午斷魂針，雖然子不見午，午不見子，必死無疑，但如在半個時辰內不服解藥，就很難救得活了。」

但見諸葛膽身子搖動了一陣，終於無法站穩，倒了下去。

好厲害的毒藥。

花漫天呆了一呆，道：「你相信我不是你的敵手，還有什麼好怕的？」

童三變冷笑一聲，道：「現在，我已經改變了主意，我一直非常傾心妳的美麗，諸葛膽現在已經是要死的人了，我想一個活人，總比死人的價值高些。」

「我不懂你的意思……」花漫天心中一直在暗暗盤算，如何應付這個局面。

「諸葛膽是衆多殺手中最聰明的人，他能推判出我的行踪……」童三變說：「但他犯了一個最大的錯誤，就是他一直遵守着江湖道義，他身上背負了一種無形的枷鎖，這就是他失敗的地方。妳如果要救諸葛膽，現在只有一個辦法了。」

「什麼辦法？」

原來，花漫天一直很傾心諸葛膽，兩個人誰都沒有向誰表示過什麼，但內心中，却有一份相許的感覺。

這份相知的感情，一旦面臨到生死關頭時，會激起很強烈的反應。

「說吧！要如何才肯交出解藥……」花漫天無可奈何的說。

童三變道：「事實上，我已經說的很清楚了，妳的美麗，才是救諸葛膽的本錢。」

花漫天點點頭，道：「我現在已經完全明白了，你可以交出解藥了。」

童三變道：「像我這種人，會上這種當麼？」

花漫天道：「你要我的人？」

童三變道：「對！」

花漫天道：「我現在可以給你，但必須先讓諸葛膽服下解藥。」

童三變笑一笑，道：「我現在這個樣子，就算妳眞的答應我，我也無法享受……」

花漫天急了，接道：「不能再躭誤下去了，快拿解藥出來，我答應你，絕不食言。……」

童三變嘆息一聲，接道：「像妳這樣美麗的女人，竟然也會如此多情，諸葛膽是死亦無憾了。」



・秦紅

眼看著諸葛膽已是奄奄一息，即將毒發斃命，而他童三變還在那裏廢話一大堆，花漫天眞是又急又怒，忍不住瞋目厲聲道：「姓童的，你到底做何打算!?」

童三變沉吟不語。

其實，他這個人雖然好色，眼前却無眞心染指花漫天，他之所以願意與她談條件，主要原因是他自己已受了傷，雖說傷勢不很嚴重，但一旦與她動上手，自己必死無疑；他可不願就這樣把寶貴的性命賠在這裏。他費盡心機設下重重陷阱，已經逼死了同行中第一號殺手江湖絕，如今「天才殺手」諸葛膽也命在旦夕，這兩人死了後，他童三變便是江湖上無出其右的大殺手了。

這就是他童三變最大的心願，過去的十多年，他雖然也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殺手，但論名氣，總是差上江湖絕和諸葛膽一大截，收入遠不及他們二人豐富；所謂同行是寃家，江湖上少一個同行，對他自是好處多多，總之諸葛膽和江湖絕一死，他便可唯我獨尊了。

所以，他思前想後，決定不冒險，先穩住花漫天的情緒再作定奪，當下便說道：「這樣好了，我先給諸葛膽服下一種藥，這種藥雖非解毒之藥，却可維持他暫時不死，等過兩天我傷勢痊癒時，咱們再來進行交易，如何？」

花漫天一心想救情郎，只要諸葛膽能不死，她當然甚麼都可接受，何況能不馬上獻身對自己總是好的，於是點頭道：「好，依你！」

童三變乃從懷中取出一只小瓷瓶，倒出三粒黑色藥丸遞給花漫天，說道：「把這三粒藥丸送入他口中，五天之內，保證不致毒發死亡。」

花漫天立刻將藥丸塞入諸葛膽的口中，她對童三變給的藥丸倒不懷疑有詐，因為諸葛膽已經中毒昏迷，童三變如要致他死地，只要袖手不管即可，大

可不必再使用毒藥。

果然，服下藥丸不久，諸葛膽的氣色已由蒼白略轉為紅潤，只是仍陷於昏迷中，沒有一點知覺。

花漫天將他抱上床，然後也替宋小嬌治療刀傷並給她穿上衣服；童三變自己也取出刀傷藥敷傷口；他判斷花漫天在這期間不敢耍手段，故很放心的在宋老爹的家待下來，還從廚房裏找出一些酒食，獨自受用。

花漫天一直守在諸葛膽身邊；她雖然答允獻身救情郎，但心裡自是十二萬分的不甘心，因此一直在尋思反敗為勝之計……

童三變也一樣有他的打算，他壓根兒不願讓諸葛膽活下去，一旦傷勢無礙行動時，他就要佔有花漫天和宋小嬌這兩個嬌滴滴的女子，然後再讓諸葛膽毒發而死。

他發現花漫天一直以憎恨的目光望著自己，不覺哈哈一笑道：「花漫天，我知道妳恨我入骨，其實這又何必，諸葛膽也是殺手，既是殺手，彼此都不是甚麼好東西……」

他喝了一口酒，接著道：「也就是說，妳跟著諸葛膽或跟著我童三變，其實都一樣，更何況江湖絕已死了，放眼江湖，今後第一把殺手的交椅非我莫屬，不出三年，我童三變將名利雙收哩！」

花漫天冷冷道：「這就是你的目的？」

童三變笑道：「正是，身為殺手，不論殺的是好人和壞人，他都絕對不是一位俠客，可笑那江湖絕居然因憤於江湖無道而服毒再跳崖自殺，眞是荒謬透頂，要是釋迦牟尼轉世為人，他也不會幹出這種傻事！」

花漫天沉默有頃，才輕輕嘆了口氣道：「你這話倒是說對了，縱然是一位悲天憫人的大俠客，他也不會因江湖無道而自殺殉道，更何況是個殺手，我實在搞不懂他的想法……」

童三變道：「但對我來說，這是好事，目前江湖上的殺手太多了，由於僧多粥少，我一年接不到兩三筆生意，收入少得可憐。還好今後情況將會改觀。我老實告訴妳：不久之前活躍於江湖上的『三才殺手』和『三光殺手』等人，也都在我巧妙的設計之下，有的已經死亡，還有的已經被官府抓去坐牢了。」

花漫天冷笑道：「你不怕夜路走多，有一天會碰上鬼？」

童三變大笑道：「我不信那一套，甚麼天理循環報應不爽，那都是騙人的話，這世上最可貴的東西就是名與利！」

花漫天道：「你所謂的『名』，是甚麼樣的名？」

童三變道：「好名惡名都一樣，大丈夫不能流芳百世，便當遺臭萬年。」

花漫天不再搭腔，她望望屋外的天色，自言自語道：「天快黑了，這位宋姑娘的父親大概快回來了。」

童三變道：「別擔心，讓我來處理。」

花漫天臉色一沉道：「你沒有理由殺死一個與你無仇無恨的老漁夫。」

童三變一哼道：「妳不以為這屋子裏多出一個人很麻煩？」

花漫天又沉默了片刹，忽然發出一聲苦笑道：「我和諸葛膽也是殺手，可是和你童三變一比，可眞是瞠乎其後……」

天，終於黑下來了。

一個老漁夫提著一串魚走進了堂屋，當他看見自己的家裏多出了三個陌生人時，不禁呆住了，嘴巴張了老半天，才惶然道：「你們……你們是誰？」

童三變盯著他手上那串魚，然後慢慢抬目看他，微微一笑道：「你是宋老爹？」

老漁夫道：「是啊！你們三位是那裏來的？我女兒小嬌呢？」

童三變的眼睛又盯上那串魚，含笑道：「你那串魚很新鮮，熬湯一定很可口……」

宋老爹一臉惶惑，不知怎麼回話。

花漫天開口道：「宋老爹，今天這裏發生了一些事故，令嫒不幸受了傷，目前尚昏迷未醒，不過你放心，她死不了的。」

宋老爹一聽這話，面色大變，丟下那串魚，一頭衝入女兒的房間，駭然呼叫：「小嬌！小嬌！妳怎麼了？妳沒事吧？」

在堂屋上的童三變站了起來。

花漫天也立刻站起，嬌軀一橫，攔在他面前，不讓他入房殺人。

童三變眉頭皺了一下，不是氣花漫天的阻擋，而是他站起身子時，牽動了腹部的傷口，感覺一陣劇痛，因而想要殺人的意念降低下去了。

他乃笑笑道：「別慌，我只想請他熬一碗魚湯來下酒罷了。」

花漫天冷然道：「這由我來跟他商量。」

童三變點點頭，坐回原處。

也就在這時，宋老爹從女兒的房裡衝出，指著童、花二人，驚怒交迸地道：「你們……你們為甚麼殺傷我女兒⁉我……我跟你們拚了！」

順手抄起一張圓板凳，就要向童三變打過去。

花漫天上前一掌抓住那張圓板凳，以非常和氣的態度道：「宋老爹，你老且請息怒，我們三人今日路過此處，發生了一些小衝突，令嫒閃避不及，不幸受了點輕傷，我已經替她敷藥，不會有事的。」

一邊說，一邊奪下板凳，並強按宋老爹坐下。

宋老爹仍是怒不可遏，但因見他們身上都帶有兵器，却也沒有勇氣再動手，只憤憤然道：「你們到底是誰，憑甚麼到我家裡來鬧事？」

童三變冷冷一笑道：「老頭兒，你再嚕嗦一句，老子一刀砍下你的腦袋瓜子！」

這句話說得異常冷酷嚴厲，對一個小漁村的老人來說，確實產生無比的威力；宋老爹已知碰上了凶神惡煞，好在女兒還活著，因此不敢再說甚麼。

花漫天接著道：「老爹，我們要在你這兒停留兩三天，我們保證不傷害你們父女——這位童爺想吃



女扮男裝的花漫天，取出兩把匕首。

魚，你就下廚房弄些來吃吧。」

爲了安定他的情緒，她取出一錠銀子塞入他手裡，以示友善。

銀子的魅力確是很大，宋老爹的氣因此消了大半，眞的下廚房去熬魚湯了。

花漫天進入耳房看看諸葛膽的情況，然後穿過堂屋，想去後面廚房和宋老爹聊聊，童三變不讓她去，沉聲道：「花漫天，別動歪腦筋！」

花漫天明白他在担心甚麼，冷冷一笑道：「放心，我和諸葛膽都不是喜歡使用毒藥的殺手。」

童三變道：「防人之心不可無，妳還是乖乖給我坐下來吧！」

花漫天只好坐下。

不久，宋老爹已將晚飯弄好，端到堂屋的桌上，請他們二人吃飯；童三變不肯先吃，要宋老爹把每一道食物先嘗一口，宋老爹一臉莫名其妙，道：「這甚麼意思呀？」

花漫天微笑道：「他怕你下毒。」

宋老爹聽了有點生氣，但沒開腔，依言將每一種食物嚐了一口。

童三變等了一會，見他無事，乃上前坐下，並向花漫天笑道：「妳也一起來吃吧。」

花漫天搖頭道：「你吃，我沒胃口。」

童三變就自己一人吃起來。

看來他很喜歡吃魚，很快就將一大碗魚湯吃下肚子，接著才端起一碗白米飯，不料一口飯還沒吃下，突見他面色發白，冷汗直下，眼睛發直，全身發抖！

花漫天一看就知道他中了毒，心中又驚又喜，向站在一旁的宋老爹笑道：「宋老爹，敢請你也不是簡單人物嘛！」

「不，他不會下毒，下毒的是我！」

屋外，那黑沉沉的夜色中，有人說了這麼一句話，話落人現，走進來一個文士打扮的中年人！

這中年人儀表不凡，唯一怪異之處是雙手又短又小，好像嬰兒的手臂。

童三變一見之下，神色更是大變，失聲大叫：「江湖絕，你沒有死!?」

來人正是「無手殺手江湖絕」，他身子倚靠在門邊，歪頭微笑道：「剛才你說的那句話十分正確，殺手就是殺手，不論他殺的是好人或壞人，他都絕對不是一位俠客，當然更不可能服毒或跳崖自殺。你童三變聰明一世糊塗一時，應該想到那是我江某人『引蛇出洞』之計才對。這一些日子，我一直在暗中跟踪你，剛才我先讓宋老爹服下一顆避毒丹……」

童三變只聽到這裡，後面的話就再也聽不見；一個本是神出鬼沒的殺手，這回再也變不出什麼把戲，咕咚一聲，連人帶椅往後倒去……

武俠接力第四檔

花復仇

將在下一期刊出



〈武林五俠·武俠接力〉

殺手列傳

第四部 **花復仇**

·秦紅

七隻黃黃的小蝴蝶從一方輕紗中被釋放了出來，立刻恢復牠們活潑靈巧的美妙姿態，在空中翩翩飛舞，構成一幅美麗的情景——

但只一眨眼工夫，驀然一道劍光冲鞘而出，在那七隻小蝴蝶中間攪起數朵劍花，剎時黃黃的小翼片如雪花般飄飄而下，那七隻小蝴蝶變成了沒有翅膀的爬蟲，紛紛落地，在地上蹣跚爬行……

× × ×

放出小蝴蝶的是個中年女人，她氣質高貴，但臉上罩著一片冷霜，再加上一身黑衣服，以致看上去沒有一點令人可以親近的女人味。

拔劍襲擊小蝴蝶的是個二十出頭的年輕人，他的五官和體格相當出衆，剛剛揮劍傷蝶的動作亦可謂神妙絕倫，可是在他的臉上非但找不出一絲得意的表情，反而當那中年女人蹲身去檢視地面上那七隻小蝴蝶時神色充滿惶恐與不安。

「最後一劍的準頭差了些。」

中年女人仔細看過每一隻失去翅膀的小蝴蝶後，慢慢站起身子，輕輕吐出這句話。

那青年更爲惶恐、垂首無言。

●文／（依接力順序）秦紅·諸葛青雲·獨孤紅·慕容美·臥龍生●圖／鄭問●題字／傅狷夫

中年女人的嘴角忽然出現一抹微笑，接著道：

「不過，也算難能可貴了，以前爲師與先夫像你這個年紀的時候，成就沒有你這麼高。」

青年聽了這話，先是一楞，繼而滿臉通紅，由於心情太激動，眼淚竟都掉下來了。

中年女人訝然道：「你怎麼啦？」

青年低頭哽咽道：「沒……沒甚麼，弟子太高興了！」

是的，他太高興了，同時心中也充滿感激之情，只因過去的十九年將近七千個日子裡，他從不曾見過她有過一次笑容，也從不曾聽過她對自己有過一句褒獎的話，今天終於見到她的笑容，聽到她的讚許，叫他怎不爲之感激涕零？

中年女人明白了他的心情後，臉上再度露出那稀有的微笑：「現在再試試你的『彈指毒沙』——那樹上有一隻野畫眉，把牠打下來！」

「是。」

青年從懷中掏出一只小木盒，小心翼翼的揭開，將右手中指伸入盒中，在指甲內沿塞上幾粒黑沙般的東西，然後收起小木盒，猛可一轉身，曲指向上一彈——

「吱！」

樹上一隻野畫眉掉了下來，在地上拍動幾下雙翼，隨告死亡。

中年女人走過去拾起那隻畫眉鳥，看看牠被打中的左眼，隨即往樹下一扔，說道：「成了，對付那姓甘的老匹夫，這一招可能更有用。」

青年看著那隻死畫眉鳥，似乎有些不放心，乃再拔劍出鞘，舉步走過去。

「你幹甚麼？」

「那……那毒沙的毒性很強，萬一有別的動物吃了牠的屍體，一定會被毒死，所以最好把牠——」

「掩埋」兩個字尚未出口，他發現她的眸子裡迸現怒芒，就趕緊閉嘴，不敢再往下說。

中年女人好像很容易動肝火，以近乎憎恨的嚴厲目光注視他好半晌，才冷冷道：「花復仇，你連動物都不忍見其死亡，又怎能替爲師去報殺夫之仇？」

青年花復仇連忙收劍入鞘，躬身道：「師父責備極是，弟子知錯了。」

他以爲又要挨上幾個耳光和一頓不堪入耳的臭罵，但今天情形不同，中年女人只冷哼一聲，輕叱道：「去叫老駝子替你打點行裝，準備午後動身！」

× × ×

老駝子其實並不很老，年紀還不到六十歲，如果不是駝背的話，他還是個相當好看的男人；他的掌上功夫可以開碑裂石，毫無疑問是個武林高手，但他在這深山木屋中，却是個僕役，燒飯洗衣及一切生活所需，都由他一人張羅負責。

這天午飯過後，他把一只包袱交給花復仇，却又把花復仇手邊的那把長劍要了過去。

花復仇不解，問道：「花叔，你要我空手下山不成？」

老駝子沒有答話，回答的却是中年女人：「不錯，你不能帶劍下山，這樣才有機會混入神刀山莊，也才有機會接近甘鐵民。」

花復仇明白其意，點了點頭。

中年女人默默的凝視他良久，才又開口道：「花復仇，在你還沒出生的時候，武林中有一對人稱『神仙俠侶』的夫妻，男的叫『花五郎』，女的叫『梅亞仙』，他們遊俠江湖，贏得很多人的稱讚，不幸有一天……」

——有一天，他們夫婦結識了一位號稱「神刀客」的甘鐵民，不料甘鐵民竟然看上了梅亞仙的美色，趁着花五郎不在的時候，使用藥物迷倒了梅亞仙，然後姦污了她，此事後爲花五郎知悉，兩人乃起衝突，但甘鐵民技高一着，反將花五郎殺了——

這段故事，花復仇已聽過無數次了，但今天再聽她說起時，他的全身熱血沸騰，因爲今天是他要下山爲恩師報仇雪恨的日子，因此感受特別深刻。

中年女人梅亞仙看着他激動的表情，似乎甚感欣慰，又道：「十九年前，爲師在某處郊外撿到了你，當時你只有一歲多，爲師不知道你是誰家的孩子，只好替你取名爲花復仇，復仇兩個字固然不太好，但爲師辛苦十九年養育教導你，唯一的希望就是你能替爲師報殺夫之仇……」

花復仇正襟危坐，以最鄭重的態度答道：「是的，弟子等待這一天，已經等了很久了。」

梅亞仙輕輕嘆了口氣道：「本來，這個仇應該由爲師親手去報，但爲師那年與甘鐵民奮戰受了內傷，功力一直無法完全恢復，只好把希望寄託在你身上。」

花復仇道：「弟子願拚一死，誓爲師父報仇！」

梅亞仙道：「甘鐵民如今已是名滿天下的大人物，神刀山莊中又有不少高手，憑你現在的能耐，恐怕也不是他的對手，因此你此去只可智取，不可力敵。」

花復仇點頭道：「是，弟子當見機而爲，但師父曾說不要殺死他……」

梅亞仙道：「是的，如是使用『彈指毒沙』，你只要打傷他一隻眼睛即可，他是經驗豐富的老狐狸，一旦眼睛被你的『彈指毒沙』打中，他會立刻自己挖出中毒的眼珠子，故不致毒發死亡；如是使用兵器，你只要砍斷他一條手臂或一條大腿即可，總之爲師不想讓他很快死去。」

花復仇問道：「爲甚麼？」

梅亞仙冷笑道：「如果讓他很快死去，他怎麼知道因何被殺的呢！」

花復仇道：「這麼說……」

梅亞仙接口道：「不錯，爲師會適時現身，當衆揭發他當年那樁卑鄙下流的罪行，讓大家知道他是個欺世盜名的僞君子，然後再下手殺死他。」

花復仇點點頭。

梅亞仙道：「那盒『彈指毒沙』要好好收藏，設法混入神刀山莊後，可不能使用『花復仇』這個姓名，那甘老匹夫一聽到你姓花，可能會起疑。」

花復仇道：「是，弟子明白。」

梅亞仙起身道：「好了，爲師與花叔送你到山下，明天爲師與花叔隨後動身。」

× × ×

老少三人一路循著一條羊腸小徑迤邐下山，走了個把時辰，一條大江已遙遙在望。

梅亞仙駐足不再前行，說道：「前面便是巫峽一個渡口，你乘船順流而下，明日便可在宜昌上岸，只要向當地人一打聽，不難得知前往神刀山莊的路徑。」

花復仇當即跪下，向她磕頭拜別。

梅亞仙伸手扶起他，道：「仇兒，爲師十多年來對你的管教相當嚴厲，有時不免打罵，我知道你吃了不少苦頭，你該不會對我懷恨吧？」

花復仇忙搖頭道：「不，弟子若非師父收養，只怕早已不在人間，師父的大恩大德，弟子永生不忘，此去若不能達成恩師的托付，當如荊軻。」

梅亞仙眼淚奪眶而出，一把將他摟入懷中，說道：「傻孩子，你怎可說出這種不吉祥的話，不管成功與否，爲師都要你平平安安的活下去！」

花復仇感動萬分，但也很不自在，因爲自他懂事之後，她從來沒有這樣摟抱過他，這種「母愛」般的動作來得太突然，使他大感手足無措。

梅亞仙緊緊抱住他，又道：「仇兒，我雖然不是你的母親，但這十九年來我對你的愛護，絕不遜於一位母親對兒子的愛，這一點我希望你明白。」

花復仇也哭了，連連點頭道：「是！是！弟子明白！弟子明白！」

梅亞仙輕輕推開他，道：「你去吧，要不了多久，咱們會再見面的，路上要小心，夜裡睡覺一定要蓋被子，可不要着涼了。」

花復仇含淚再拜而別，朝前面的渡口大步走去。

梅亞仙和老駝子佇立山腰間，一直目送花復仇身形消失於江邊，後者才打破沉默，笑吟道：「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返……」

此際，梅亞仙那經常掛在臉上的冷霜忽然消失殆盡，一下子變成了個風情萬種的女人，向老駝子含嗔白了一眼，笑道：「你希望他是荊軻麼？」

老駝子笑道：「不論他死或甘鐵民亡，對妳都不是壞事吧？」

梅亞仙頷首道：「對。」

老駝子道：「如果花復仇得手，把甘鐵民的一隻眼珠子打瞎，或是砍下他一條腿，妳要對甘鐵民說什麼？」

梅亞仙冷笑道：「我要對他說：『甘鐵民，十九年前，你有一個兩歲大的兒子被人抱走，至今下落不明，你知道他現在在哪裏麼？』——如何？」

老駝子道：「很好，但如花復仇失手，死在甘鐵民的刀下，妳又怎麼說？」

梅亞仙又冷笑道：「我會告訴他：『甘鐵民，你怎麼把你的兒子殺了？』——如何？」

兩人相視有頃，接著便縱聲大笑起來。

哈哈哈哈……哈哈……

• 諸葛青雲

梁亞仙和姓花的老駝子在笑，「神刀客」甘鐵民也在笑，只不過，梅亞仙和花駝子笑得陰險，其心深不可測，甘鐵民則笑得爽朗，笑得豪放，相當合於他「神刀山莊主人」身份的一代大俠風範！

甘鐵民滿懷高興，縱聲大笑，當然有他的原因，原因在於他發現了一個丰采出衆，姿質極好，二十一、二歲的年輕人，而這年輕人却又景慕「神刀客」的盛名，願意投入他「神刀山莊」門下。

不過，甘鐵民向這以「姓」爲「名」，並故意顚倒過來，自稱「仇復華」的「花復仇」，一再打量，又伸手把他全身骨骼，略加摸探後，竟將滿臉笑容，減了幾分，失聲嘆道：「可惜！可惜！這樣一塊好材料，爲甚麼不讓我早遇十年？年齡過了二十，未免起步稍遲，任憑你再怎麼穎悟，也難於盡得我甘鐵民在江湖中頗負盛名的『神刀』三大絕藝……」

花復仇生恐難以混入「神刀山莊」，聞言之下，急忙接口說道：「甘莊主不必可惜，我自幼也遇見江湖異人，爲我紮過根基，傳過內功吐納，和『刀劍快斬』手法，如今，只是想在名滿江湖的甘大俠門下，更求上進而已。……」

甘鐵民「哦」了一聲，揚眉笑道：「原來你自己習過『內功』，難怪骨骼相當堅實，神氣十分英挺！告訴我，從小栽培你的江湖異人是誰？尤其是在『刀劍快斬』方面，已到達甚麼境界？」

花復仇是相當聰明穎慧的人，他不願直說，竟把「梅亞仙」和「花老駝子」二人，綜合起來，作了答案道：

「是一位滿頭白髮的駝背老婆婆，至於『刀劍快斬』的程度方面，則口述不如手演，我身無寸鐵，可否情賜借一把利器，才好獻醜給莊主過目！」

「過目」二字才出，一道冷颼颼的寒光，已宛如長虹電掠，横空飛來，直向花復仇的咽喉射去！

這一着，發得突然，來勢又委實太快，一般身手未達顚峯狀態的二流江湖人物，多半均將難逃大厄，非傷即死！

但花復仇會者不慌，他在那道飛虹寒光，將到頸，已及頸、而未切頸的一刹那間，全身後仰一倒一翻，右手揚處，便抄着一柄長約三尺一二、刀身微有彎度，寬還不及二寸，尖端斜削的奇形刀兒，從地上站了起來，左手微抬，拭去喉間被刀芒劃破少許皮肉的所溢血漬，兩道入鬢劍眉，微微挑軒，帶着七分詫異，和三分怒色，向刀光來處望去！

其實，以他的身手修爲，還可以閃得再快那麼一刹那間，這是花復仇臨時動計、自作聰明，才故意讓那道電掠刀虹，在自己咽喉上，無關緊要的劃破少許，略現血絲的「苦肉之計」！

這時，有條極苗條的紫色倩影，從「神刀山莊」莊門內一叢花樹以內，閃了出來，那是一個肩若削成，腰如約素，修短適中，穠纖合度，秋水爲神玉爲骨，芙蓉如面柳如眉，年約十七、八歲，美得不能再美的紫衣少女。

她出現以後，姍姍行來，走到甘鐵民的面前，嬌笑叫道：「爹，你看我這『隔河刺虎』的丟刀手法

武俠接力 殺手列傳

勁頭，是否用得不重，恰到好處？」

甘鐵民對這愛女紫筠，一向十分嬌寵，雙眉微蹙說道：「筠兒最愛胡鬧，你勁頭拿捏得雖有分寸，但萬一這位仇復華老弟，在大意疏防之下，受了較重傷損，却是怎樣向人家交代？……」

甘紫筠把那張美得撩人的菱形小嘴，微微噘了起來，向甘鐵民白了一眼，佯嗔說道：「爹爹還要怪我？這自稱叫做『仇復華』的，看來城府很深，誰知他想投到『神刀山莊』門下，究竟懷的是甚麼打算？我才乘他要借『利器』之便，來了式『隔河刺虎』的脫手飛刀，故意試他一試!?……」

這位紫衣少女，向老父撒嬌的輕輕數語，眞把那心存殺機，來意絕不單純的花復仇，聽出了一頭冷汗！



刀虹一閃即收，飛鳥化作十三、四段羽毛血肉。

好厲害的甘紫筠，以眼角餘光，瞥了花復仇一眼，冷哼又道：「仇復華，你那滿額冷汗，出得太晚，知道你已弄巧成拙，露出狐狸尾巴了麼？……」

花復仇畢竟年輕，又屬初入江湖，經驗太嫩竟在聽了甘紫筠所說的「……露出狐狸尾巴了麼？……」一語之後，下意識的伸手向自己屁股後面，摸了一把!?

這個下意識的動作，惹得甘紫筠為之失聲嬌笑道：「笨小子，你的『尾巴』，不是露在屁股後面，而是露在喉嚨上面！憑你能施展『仰望牛女，巧度鵲橋』那等具有相當難度『上乘鐵板橋』的功夫火候，會讓刀芒不輕不重，僅僅破皮半分，微見血絲，在喉嚨上，開了那麼一個你自己願意叫它開的『口』麼？在甘鐵民、甘紫筠的父女眼前，居然想用『苦肉計』？未免太輕視『神刀山莊』無人！且說眞格的吧，你分明已有一身相當不弱的本領，却處心積慮，要投入我爹爹門下，到底是所為何來？」

花復仇自從見了甘紫筠後，先覺得這位紫衣女郎，美得太以撩人。跟著又驚於她目光犀利，智慧超卓，詞鋒更咄咄逼人，不禁莫知所措的把張相當俊美的英挺臉龐，窘成了血紅色澤！

還是甘鐵民為他解了圍，這位使花復仇一見之下，就自然而然覺得異常親切的「神刀山莊」主人，向他語音輕柔，笑容慈藹說道：

「仇老弟，這是小女甘紫筠，你不必在意她的牙尖嘴利，胡說八道！如今既已有刀在手，且把那位對你自幼培育的駝背江湖異人，所傳授給你的『快斬』手法，盡力施展出來，讓我看看已到達甚麼火候？夠不夠資格，傳我的『神刀三大絕藝』……」

若照花復仇起初的心中打算，在這「神刀客」甘鐵民的面前，對自己十餘年刻苦所得，至少要保留一成、兩成，甚至三成，這樣，才有希望於伺機突襲之下，一擊成功，實現恩師梅亞仙寄托在自己身上的復仇使命！

但自見甘鐵民後，他的這種心理，已略略起了變化！等甘紫筠出了面，更是幾乎徹底變更，甚至接近崩潰！

原因在於他覺得甘鐵民太以慈藹可親，像是自己什麼久違膝下，難得承歡的親切長者，今自己一見之後，便想長侍左右，最好是半步都不離開！

甘紫筠的吸引力，則更大了，儘管這位紫衣女郎的心思太細，嘴巴太兇，幾乎一上來便使自己感受極度難堪，弄得險些露盡馬腳!?

但她僅憑一個「美」字，便可以彌補了再多的刻薄、尖酸、刁蠻、冷酷！

花復仇寧願忍受再多的刻薄、再冷的尖酸，甚至於再難堪的羞辱，也要想盡辦法，留在「神刀山莊」，與這絕美絕美的刁蠻女郎，結成「師兄妹」的關係！

因為，這樣才能每天看到甘紫筠，每天陪著甘紫筠，把她放在眼皮上供養！心坎裡溫存！至於甘紫筠對他討不討厭？喜不喜歡？印象如何？花復仇根本連想都不曾想過，那是另一回事！

心理上既有了徹底的改變，花復仇生恐沒有資格留在「神刀山莊」，獲傳甘鐵民的「三大絕藝」，他那裏會肯把自己在「快斬」手法上的造詣，保留一成、兩成，甚至三成？眞恨不得把吃奶的力量，都使將出來，能增加上個一成、兩成，甚至三成，才有希望能達到甘鐵民必然極高的收徒標準！

正在此時，一隻鳥兒，從「神刀山莊」中，飛了出來，花復仇劍眉雙軒，刀光立閃！

好快的刀，好慘酷的殺法，去如雷霆收震怒，罷如江海凝淸光！刀虹不過一閃即收，那隻飛鳥，連叫都沒有叫出半聲，便化作十三、四段狼藉羽毛血肉！

花復仇心中好不高興，因他自知平時這凌空一刀，約莫只能將那隻飛鳥，斬成「十段」左右，如今……

心頭欣喜，自然滿面春風，先把那柄奇形刀兒，雙手奉還甘紫筠，然後向甘鐵民抱拳躬身笑道：

「恩師……」

「恩師」二字才出，甘紫筠突然聲冷如冰的接口說道：「不敢當尊駕這種太親切的稱呼！因為，你根本就不夠資格，作我爹爹的門下弟子！」

這幾句話兒，宛如兜頭淋下的一盆冰水，澆得正自我陶醉的花復仇，全身一震，眉頭一蹙，以兩道微帶不太服氣神色的悵然目光，向地上那剛剛還被自引以為傲的十三、四段飛鳥殘屍看去！

他的一舉一動，全看在甘紫筠的眼中，每一種細微感應，彷彿也均被這位反應絕快，心思絕細的聰慧女郎，完全覺察！

甘紫筠嘴角微披，哂然說道：「不必看鳥屍，和數成績了，這是『修羅快斬手法』，倘若由我施為，最多只可『一刀凌空，分敵為十』，你可知道為什麼你能把鳥屍斬成『十四碎塊』，仍會被我爹爹斷定為不合格嗎？」

花復仇眞是傻了眼，不禁對這位既美得惹自己十分愛，又厲害得讓自己三分怕的紫衣女郎，投過一瞥茫然惶惑眼色!?……

甘紫筠笑道：「若是不告訴你，你心裡那會服氣!?『神刀客』的收徒標準，重『品』而不重『技』！你剛才若是選塊木頭，或是用根竹枝試刀，只能『一刀裂八』，已是上等資質，足夠資格讓我叫你一聲『師兄』！但你竟用隻鳥兒試刀？便一弄聰明，全功盡棄！因為，『神刀客』甘鐵民生平『仁義』為懷，慈悲行世，慢說絕不殺人，連在鳥獸身上，也從不無故輕開殺戒！他怎會肯把你這樣一個心腸狠辣，手段兇殘之人，收錄為傳他『神刀三大絕藝』的門下弟子？……」

花復仇聽得呆了，心中一片茫然，腦內一片空白，他如今眞懷疑身在夢中，弄不清楚眼前這位慈眉善目，親切愷悌，行如聖賢的「神刀山莊主人」，和恩師口中所說那兇險陰損，行如禽獸的「神刀客」，是不是都叫「甘鐵民」？是不是同一個人？……

茫然之間，甘紫筠已挽著她爹爹的手兒，父女雙雙回轉「神刀山莊」，而甘鐵民在經過他身邊時，竟面含微笑，低低向他說了聲：「孩子，你不該對我說謊話啊！教你武功的『駝子』，應該是個男的，不可能是個女的，他姓花吧？」

花復仇的額間冷汗，流得更多，身上更起了一陣戰慄!!……



• 獨孤紅

就在這一刹那間，他腦際電掠似的閃過了幾個意念。

甘鐵民看穿了他！

這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這麼接近甘鐵民，錯過這一次，他將永遠不可能再有機會了。

也就是說，只錯過了這一次，他為師父梅亞仙報仇，勢將增加很多困難，不但不知道會拖到什麼時候，能不能再為師父報仇，都很難說了。

有了這些意念，促使他採取了一個行動，那就是把握住這稍縱即逝、千載難逢的機會，暴起發難！

他顧不得慈眉善目、親切愷悌的甘鐵民了，也顧不得肩若削成、腰如約素、修短適中、穠纖合度、秋水為神玉為骨、芙蓉如面柳如眉、美得不能再美的甘紫筠了，畢竟，梅亞仙養育、教導了他十九年，一如他的親人，一如他的母親，他騰身掠起，疾如閃電的撲向那雙雙走向「神刀山莊」的甘鐵民、甘紫筠父女背後，凝足眞力，運用他那凌空一刀，能將飛鳥斬成十三四段的「快斬」，去如雷霆、快似閃電的就是一刀。

按理，甘鐵民看穿了他，知道了他的來歷，應該提防他，甘紫筠說他心腸狠辣，手段兇殘，對他更應該有所防備。

可是理雖如此，事却不然，甘鐵民、甘紫筠父女對他似乎根本沒有提防，甚至一點戒心都沒有，只見刀光閃處，血光崩現，耳聽甘鐵民一聲叫，翻身便倒。

花復仇這一刀斬的是甘鐵民，以他的修為、準頭、力道、分寸，自是拿捏得十分準確，分毫不差，是以甘鐵民翻身就倒，甘紫筠却毫髮無傷，駭然色變之餘，回身下蹲，扶起了甘鐵民的上半身。

血流了一地，也很快沾染了甘紫筠的一襲紫衣、一雙玉手，她驚怒交集，瞪着花復仇咬牙切齒：

「你、你、你……」

除了一個「你」字，她一時說不出別的字眼來。人都是這樣，就連嘴巴刻薄、尖酸、厲害、刁蠻的甘紫筠也不例外。

花復仇一刀奏功，一刀便傷了這位師父的仇人，儘管甘鐵民一時還沒斷氣，但是眼看已是活不成了，按理，他應該二次出刀，再補一下，可是不知道怎麼回事，他怔住了！

眞的，眞不知道是怎麼回事，怔住了，沒再補一下，他並沒有後悔，也不是難過。

可是，能一刀報了師父的仇，他也並沒有感到興奮、快慰，儘管這是他期盼了很久的。

他唯一的感受，只是心裡怪怪的，很不舒服，他不知道這是怎麼回事，眞的不知道！

就在這時候，這「神刀山莊」之前的空地上，也就是花復仇的身邊，忽然間多了兩個人——

梅亞仙、姓花的老駝子！

這兩個人的出現，使得甘鐵民為之目光一直，甘紫筠也顧不得花復仇了，忙擁得甘鐵民更緊。

而梅亞仙跟姓花的老駝子一出現，便雙雙仰天長笑，一個笑聲「格格」，一個笑聲「喋喋」，充滿了歡愉、得意，但是笑聲都夠難聽的。

花復仇被笑聲所驚醒，他沒有在意笑聲的難聽，因為他沒有心情顧到別的，也無從分辨笑聲是好聽還是難聽，因為他十九年來從沒有聽過師父跟老駝子的笑聲，尤其是這樣的笑聲，他只脫口叫了一聲：「師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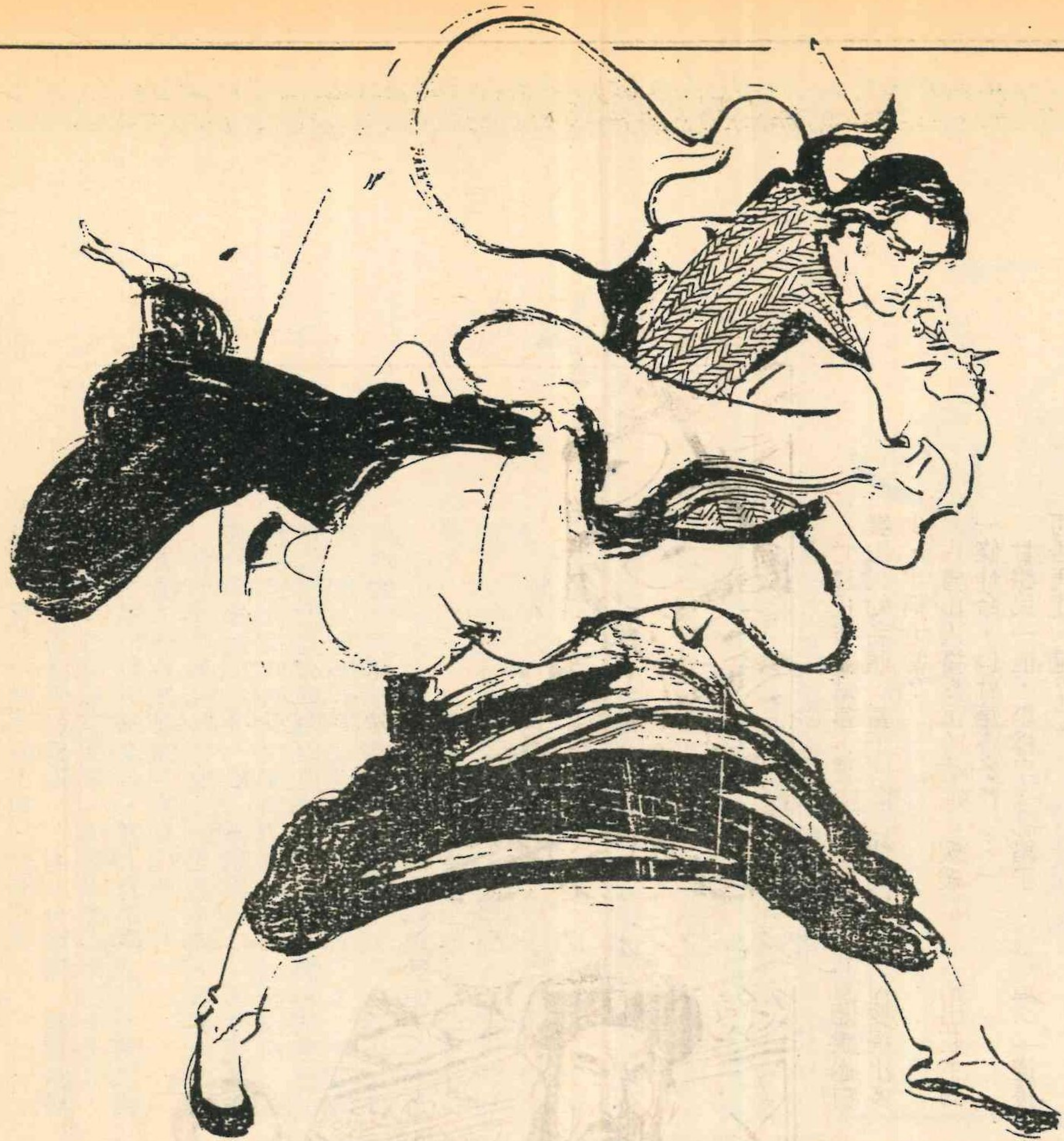
梅亞仙跟老駝子的笑聲突然停住，梅亞仙臉上神色激動，雙目之中閃漾著令人難以言喻的奇異光芒，她點頭道：「孩子，很好、很好……」

花復仇道：「不，不好，弟子沒有能一刀殺死他，又沒有能及時補上一刀——」

他話還沒有說完，梅亞仙已帶笑搖頭截口：「不，很好，孩子，很好，也許這是天意，你一刀沒能把他殺死，留他一口氣在，但是他已經活不成了，這，好出了我的望外……」

花復仇愕然道：「師父——。」

沒等他問，梅亞仙馬上就告訴他：「因為，這樣，能聽見我說話的，不只是你，或者是他，而是你們兩個——」



花復仇砍下甘鐵民手臂。

花復仇一時仍然沒懂這話的意思，他想問。

梅亞仙却已轉臉笑望老駝子：「記得你是怎麼問我，我是怎麼告訴你的麼？」

老駝子笑著點頭：「記得，是我問妳該怎麼說，而妳的回答又極稱我心，極合我意，我怎麼會不記得？」

梅亞仙嬌媚無限，也無限得意：「那麼你看，像這種情形並沒有在咱們當初的意料之中，我該說那一句呢？」

老駝子道：「要依我看，妳兩句都該說，不過要稍微改一改。」

梅亞仙微一怔，旋即再度仰天格格嬌笑。

老駝子也笑了，仍是那刺耳難聽的喋喋怪笑。花復仇越看越聽越糊塗，他幾度想問，却都插不上嘴。

甘紫筠似乎也被眼前這兩個弄楞了，她瞪着一雙美目直直的望著梅亞仙跟老駝子，不動，也不說話。

再看甘鐵民，似乎已經是出氣多，入氣少，兩眼像幽乏似的漸漸閉起，眼看就要不行了。

忽然，梅亞仙跟老駝子都不笑了，梅亞仙望著地上的甘鐵民說了話：「甘鐵民，十九年前，你有一個兩歲大的兒子被人抱走，至今下落不明，你可知道他現在在那裡麼？」

甘鐵民沒有動靜，他已經是燈盡油枯，不可能有動靜了，但是他有反應，他那即將閉上的兩眼又睜開了。

甘紫筠却一怔，急急道：「妳是說我哥哥，他在那兒？他在那兒？」

花復仇只覺心頭震動了一下，他不知道自己爲什麼會這樣。

忽然間，他的心頭又連震動了好幾下，因爲他看見他的師父梅亞仙轉過臉來，把一雙目光投向了他，那一雙目光好怪，怪他令他害怕，十九年來，他從沒有見過師父這樣的目光，接着，耳中傳進了師父的話聲，他聽得出，師父的話聲帶着興奮，帶着得意，「孩子，你怎麼把你的父親殺了？」

甘鐵民的兩眼猛睜。

甘紫筠的臉色變了。

花復仇只覺腦中轟的一聲。

隨聽老駝子道，「這句話本來是，甘鐵民，你怎麼把你的兒子殺了，現在情況有了改變，話也只好略加修改了！」

花復仇的叫聲出了口：「師父，妳，妳怎麼說？」

梅亞仙道：「怎麼，沒聽清楚，要不要我再說一遍？」

花復仇道：「不，我是要知道，這是不是眞的？」

「當然是眞的！」梅亞仙道：「千眞萬確！」

花復仇搖了頭，劇烈的搖了頭，失聲道：「不，不是眞的，我不相信！」

梅亞仙道：「信不信由你！」

「可是十九年來，妳待我如——」

「不然怎麼能讓你相信，又怎麼能讓你咬牙苦學！」

花復仇只覺心如刀割，眼前一黑，站立不穩，踉蹌的往後退了幾步。

只聽老駝子冰冷道：「誰說你不信，你已經相信了！」

花復仇想搖頭說「不」，可是這時候他發現他連搖頭的力氣都沒有了，他說了話，話說得有氣無力，還帶著顫抖，簡直就像呻吟：「告訴我，是怎麼回事！」

梅亞仙一指老駝子道：「他說你信了，你信了麼？」

花復仇這時候已經明白了，他明白爲什麼一見甘鐵民就覺得那麼和藹、那麼可親了，可是他就是不願說出那個「信」字，說了他會心痛、會痛死，他仍然道：「告訴我，是怎麼回事，告訴我！」

梅亞仙望向老駝子，老駝子陰冷而笑：「不必了，讓甘鐵民告訴他吧，他們一家三口，去陰間工夫多著呢！」

這意思誰都懂，他們倆還要殺花復仇跟甘紫筠。

花復仇想撲過去，可是他就是覺得沒力氣，整個人像虛脫了一樣，畢竟眼前這兩個跟他共處了十九年，尤其是梅亞仙，既是他的師父，又像他的母親。

他沒有力氣，別人可有力氣：

梅亞仙向着他抖手就是一掌。

他連躲的念頭都沒有，讓這一掌結結實實的拍中心口，人跟蹌暴退，一屁股坐在了地上，心口撕裂似的一痛，喉頭發甜，一口鮮血噴了出來。

老駝子陰冷一笑，「我補他一下，丫頭交給妳了。」

老駝子身隨話動，話落，人已欺到了花復仇的面前，揚掌劈了下去。

與此同時，梅亞仙也撲到了甘紫筠的身邊，豎掌如刀，猛力揷下。

花復仇別說救人了，他連自己都顧不了了！

眼看著梅亞仙、老駝子掌下就要連傷二命。

突然，甘鐵民挺身站起來了。



‧慕容美

殷紅的鮮血，仍從他左臂肩胛處不斷的湧現滴下。他的面孔，已因失血過多而蒼白。但是，他的一雙目光，仍然那麼和藹慈祥，毫無一絲怨恨之意。他向花復仇的側臥處，顫巍巍的橫跨了一步，及時發出一聲斷喝：「小寇子，住手！」

他口中的「小寇子」，當然就是「老駝子」。

老駝子這時如果一掌劈下去，甘鐵民這時別說鞭長莫及，阻止不了，就算他身手如常，沒受刀傷，兩下的距離，也一樣救不了花復仇。

可是，他這一聲「小寇子」，竟以蘊蓄了無窮威力，老駝子怔了一下，掌舉空中，無形中竟似被人架住了一般，硬是無法劈下。

梅亞仙那邊，情形更糟。

甘紫筠雖然才十七歲，但自幼家學淵源，已盡得老父甘鐵民神刀眞傳，這時又有奇形兵刃在手，更不啻如虎生翼，梅亞仙久疏實戰經驗，一時之間，那裏是甘紫筠的敵手？

神刀客甘鐵民已在這一瞬間顫巍巍的走近花復仇，老駝子望了梅亞仙一眼，皺皺眉頭，放落手掌，花復仇掙扎著想站起來，但被甘鐵民以右掌輕輕按住了。

他微微喘息著交代花復仇：「你的內功不弱，趕緊調息護住心脈。就只壞了一條左臂，屬於外傷，性命應無妨碍。」

他說完，又掃了掌珠甘紫筠一眼，見梅亞仙遠非愛女敵手，臉上露出一絲快慰之色，同時向愛女道：「小筠，住手。他們兩位，原本也是神刀山莊的人，當年結仇的原因，說來應該是場誤會——」

他說著，又向老駝子和梅亞仙分別望了一眼道：「我們都是當事人，寃家宜解不宜結，今天可否請兩位分別說說你們兩位對老夫不滿的原因？」

梅亞仙眼珠子一轉，忽然搶著道：「當年你不該殺了我的丈夫花五郎，又用迷藥強姦了我，這等血海深仇，我自然要用狠毒的手段報復……」

甘鐵民喃喃道：「事到如今，妳還是一點悔意都沒有，還是滿口胡言，眞是作孽！」

他又轉向老駝子道：「小寇子，你怎麼說？」

老駝子吶吶道：「我所知道的，也是如此。」

甘鐵民忽然沉臉道：「你眞相信這世上曾經有過一位什麼花五郎？你見過這位花五郎沒有？」

老駝子臉紅了：「那時，我來神刀山莊，還不到兩年，一直沒去過後院，那時，小—小—小姐還沒有出世，後來爲了公子失踪，我奉命出去找尋，才遇到梅姑娘的，我……的確沒見過花五郎，我因爲迷戀她的美色，才跟去巫山百花谷，這些年來，我們名義上是主僕，實際上已是一對夫妻，我當然會爲她當年的不幸遭遇感到憤恨。」

甘鐵民再轉向梅亞仙道：「我說出當年的實情好嗎？要不然妳就自己說。」

就在這時候，梅亞仙忽然一聲不響，掉頭便向莊外飛躍出去。

甘紫筠嘿了一聲，提刀便待追趕。

甘鐵民嘆了口氣道：「小筠，讓她去罷，她一錯再錯，將來總會後悔的，就算爲父的不殺她，她的日子也不好過。」

甘紫筠擱下那把奇形刀，從懷中取出一隻藥瓶，倒出一撮藥粉，走過來擎破老父的衣服，按敷在創口上，又撕下老父的衣襟，將創口紮住。

甘鐵民微笑道：「不要緊，孩子，老爸這條左臂是廢定了，它是我兒子砍的，傷肉不傷心，流一點點血，老爸不在乎。」

他說著，元氣似乎恢復不少，臉上也漸漸有了幾分血色。

「剛才這位梅亞仙，原是本山莊的一名大丫頭，從小我就一直把她當成我親生的女兒看待，不但傳授了她不少武功，也準備等她成人之後，找個忠厚老實人，像女兒一般嫁出去。不意這丫頭人小鬼大，早就跟府裏一名管事有了姦情，我當時仍然蒙在鼓裏。那知道這丫頭看上我這份家業，以及我在江湖上的名望，竟在那名管事變心離去之後，轉而時時向我挑逗，想要我收爲側室，經我嚴詞峻拒之後，她竟惱羞成怒，又在飲食之中下毒，欲置我於死地。」

甘紫筠揷口道：「爹當時爲什麼不抓住她下毒的證物當著大庭廣衆，宣佈她的罪狀，然後一掌劈了她？」

甘鐵民面色一整，微露不悅之色道：「筠兒，妳說小也不小了，怎麼在口舌和心腸方面，仍然如此不夠厚道？她當時只是個得寵的丫頭，她有她的想法，她做得不對，把她趕出去就是了。如果有人犯在妳手裏，妳有這種想法，豈不是太可怕了⁉」

甘紫筠受了責備，臉孔一紅，低頭不語。

甘鐵民望著老駝子道：「小寇子，你剛才一番話，儘管說得都是實情，但梅亞仙一定不會原諒你，你如今年紀也不小了，願不願意留在神刀山莊住下？」

老駝子見莊主不計前嫌，氣度如此寬宏，不禁又羞又愧，熱淚滾滾而下，跪了下去道：「謝老莊主，奴才無德，願意……此後……終生服伺您老人家……」

××　××

以後幾天，花復仇認父歸宗，名字也改回了失踪前的「甘玉麟」。

甘鐵民父子情深，他關心愛子的傷勢，一方面閉門謝客，一面精研古方，親自爲愛子擬了一帖古藥方，製成一盒藥丸，每日督促愛子服用，不消月餘，甘玉麟便又回復了以前的強健。

這一天，神刀山莊忽然來了一位高冠柳眉的道人，他自稱來自武當，道號白雲山人，這次是爲豫西一帶發生百年罕見的旱災，特地出來四處募捐，久仰神刀之名，故登門拜訪，希望神刀慨捐一些銀兩。

武俠接力 殺手列傳



甘鐵民臉色一變道：「你就是百毒浪子？」

甘鐵民雖跟武當一派甚少來往，但也曾聽說過白雲山人的名頭，當下一開口便問對方，需要捐出多少，才稱恰當？

白雲山人捋鬚沉吟片刻，緩緩道：「捐出莊主的一條性命，也就差不多了……」

甘鐵民一怔，以爲自己聽錯了，忙問道：「道長可否再說一遍？」

白雲山人忽然露出詭異的笑容道：「莊主認不認識一名叫梅亞仙的女人？」

甘鐵民道：「認識，怎麼樣？」

白雲山人帶著笑意道：「她說我長得很像武當的白雲山人，如果我冒白雲山人之名，以莊主寬厚的待人態度，一定不會懷疑，也不會追究，假如我能爲她遂了心願，我便可以獲得一座山莊，無數金銀，以及她自己。」

甘鐵民又是一怔道：「那麼，閣下究竟是誰？」

假白雲山人道：「莊主有沒有聽說過川東道上的百毒浪子柳無咎？」

甘鐵民臉色一變道：「你就是百毒浪子？」

百毒浪子居然點頭道：「不錯，百毒浪子柳無咎便是區區在下。」

甘鐵民忍住怒氣道：「就算甘某人不在意你的狂妄，你又如何索取甘某人的一條性命？」

百毒浪子詭笑道：「這條性命，我已經到手了，不然我百毒浪子豈非自砸招牌？」

甘鐵民默然查察氣脈，果然發覺有些不對，但仍不明白對方下手的方式，強持鎮定，緩緩道：「神刀山莊雖非龍潭虎穴，但甘某人只要一口氣在，閣下想脫身，恐怕也不容易。」

百毒浪子留意著甘鐵民的神情變化，忽然露出一抹得意的微笑道：「閣下已經斷了一條左臂，如今中毒又深，若是妄動無名，只有加快毒性竄行，何不留點時間，談談你的身後——」

就在這時候，莊後突然傳來嘈雜的吆喝之聲。

百毒浪子一凝神，忽然改口道：「莊主珍重，我們好像都沒有時間了。」

語音未竟，身形已起，一眨眼間，悠然閃身出廳。

甘鐵民欲振身而起，才發覺渾身已無一絲氣力，長嘆一聲，復又頹然坐下。這時，一條頎長身形，忽然如風一般奔進大廳，來的正是甘玉麟。

甘鐵民喘促地道：「麟兒，快去地窖中，取一大碗雪水來——」

甘玉麟見老父神色不對，不禁大驚道：「爹……」

甘鐵民催促道：「快去！」

不一會，雪水取來，甘鐵民支撐著將一大碗雪水一口氣喝下，神情才稍稍穩定下來。緊接著，愛女甘紫筠，也趕來大廳，她說有人看到放火的人正是梅亞仙，幸好莊中人多，火勢如今已被控制。

她說完一大段話，才發覺老父神色有點不對，忙問前面是否發生了什麼事。

「你們兩個都在，正好。」甘鐵民長長吐了口氣道：「人的心腸，過份慈軟，往往也會帶來災難，而首遭其禍的，往往就是這個人自己。你們可知道梅亞仙那個不自愛的女人，又姘上了一個新男人？」

「誰？」兄妹倆異口同聲。

甘鐵民臉色一黯道：「一個江南道上，心腸狠毒，行爲卑鄙，人所不齒的百毒浪子柳無咎。」

甘紫筠失聲道：「您原來中了他的毒？」

甘玉麟沉聲道：「筠妹休要慌亂，先讓爹說出解救之法。」

甘鐵民苦笑道：「拖延一段時間，應該可以辨得到，要說解救就難了，不然他這個百毒浪子又怎會人見人怕，惡名遠播？」

兄妹倆在未被火苗波及的書房中安置了老父，甘紫筠負責督工修繕被大火焚去的棧房，補植被踐踏的花草，甘玉麟則找來老駝子，共同猜測梅亞仙會不會再回巫山百花谷？

最後，他們得到一個結論，以梅亞仙狠毒的心腸，他們一定還會留在宜昌附近，以觀察甘府的受災情形及甘鐵民是否已經死亡，否則，這女人還是不肯甘休的。

第四天，甘玉麟吩咐山莊中管事散佈出神刀重病垂危的消息，自己則化裝成一個中年化子，進了宜昌城，去找那對滅絕了人性的男女，討個公道。



・臥龍生

甘鐵民沒有阻止甘玉麟的行動，他已深深的體會到除惡務盡的重要，對付頑惡的人，只有以殺止殺。

他一直認爲仁義爲江湖大道，數十年來，一直奉行不渝，但現在，他却承受了斷臂、中毒的痛苦。

利用這三天的時間，甘鐵民在作最後掙扎，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險，以延續生命。

柳無咎不但下毒的手法奇妙，而且，這次施用之毒，亦十分奇怪，以甘鐵民的豐富江湖閱歷，竟然無法查驗出中的是那一類劇毒。

神刀山莊，收藏了數十種解毒之藥，包括了少林寺的小還丹、四川唐門的化毒神丹。

但甘鐵民遍試了各種解毒藥物，竟然無一種是對症之藥。

甘鐵民瞭解到這可能是一種混合毒藥，除了百毒浪子柳無咎之外，只怕天下再也無人能夠知道解藥的配製方法。

於是，甘鐵民作了一個置之死地而後生的決定，他要以數十年精湛的內功，把身上的奇毒逼聚於一處，操刀一割，人雖斷肢成殘，但却可能保留下一條老命。

他不能把這種冒險的事，告訴玉麟、紫筠，所以，表面上保持十分淡然的平靜。

甘玉麟離去之後，甘鐵民立刻找來了紫筠，笑道：「妳看妳哥哥的表現如何？」

「很鎮靜，有條不紊，頗有幾分爹的氣勢……」甘紫筠笑得很甜，對這個失踪多年，重聚一處的哥哥，似是頗感滿意。

甘鐵民道：「那就好，爹最擔心，就是怕你們兄妹之間，因爲生長的環境不同，無法相處，現在，爹放心了。」

甘紫筠怔了一怔，道：「爹！有你在，哥和我縱有爭執，也不敢不聽爹的教訓啊！」

「說的對……」甘鐵民道：「爹心中很快樂，失散多年的父子重聚，人生快事，莫過如斯。」

「你的毒傷……」甘紫筠心有所感的道：「不礙事吧？」

「好多了，爹收藏天下各種療毒的聖藥，柳無咎，豈能傷得了我……」甘鐵民取出了兩粒小還丹，接道：「筠兒，服一粒下去，帶一粒在身邊，見到妳哥哥時給他服下，去接應妳哥哥，他武功雖然不錯，但却是梅亞仙所傳授，恐非其敵，何況，還有柳無咎這個用毒高手，在旁邊伺機下手。」

甘紫筠點點頭，接過小還丹，服下一粒，把另一粒收藏懷中，低聲道：「爹，老駝子靠得住麼？」

甘鐵民道：「不管他是不是靠得住，爹都會預作防範，這次的變故，使爹對江湖事務的看法，有了不少的改變，所以，妳也不用存仁慈之心，梅亞仙、柳無咎，都有可死之處，不用再手下留情了。」

甘紫筠點點頭，柳眉間閃掠過一抹殺機。

× × ×

甘玉麟的易容術並不怎麼高明，江湖經驗更差，當他找到了梅亞仙的藏身之處時，梅亞仙也發覺了他。

那是靠近城角處一間民宅，梅亞仙租作了藏身之處。

甘玉麟心中充滿著怒火，梅亞仙設計的惡毒，幾乎使他們骨肉相殘。

他花了兩天的時間，日夜在城中尋找，他相信梅亞仙會隱身在市鎮之中，因爲甘府中大批家丁，透過故親好友，要他們注意陌生人的行踪，甘家勢力大，人緣好，鄉親鄰里，都願幫忙，很快的在數千里方圓之內，佈成一道密網，梅亞仙不管以何種身分出現，都無法逃過這些人的監視。

甘玉麟摸一摸用竹子掩飾的長劍，快步衝近那座靠城牆的民宅，人在木門外停了下來。

房中傳出了梅亞仙的聲音，道：「花復仇，進來呀！是不是害怕了？」

「我是甘玉麟，花復仇已經死了——」長劍脫出，挑開木門，護住前胸，緩步而入。

梅亞仙沒有隱避，也沒有暗襲，只是靜靜的站在堂屋的一角。

她也亮出了長劍，臉上是一片冷厲的神色。

「甘鐵民還沒有死？是麼？」



甘鐵民要以數十年內功，逼出奇毒。

「柳無咎那點毒技，傷不了家父……」

「住口！……」梅亞仙忿怒的叫聲，打斷甘玉麟的話，接道：「老娘養了你十幾年，算是白養了，就算是餵一條狗，他見了老娘也該搖搖尾巴！」

甘玉麟冷冷接道：「你養我，只是想利用我，要我用手中的劍，去殺害生身之父，妳用心的惡毒，行為的卑劣，應該萬死莫贖，我幾乎造成終身大恨……。」

梅亞仙冷笑一聲，接道：「你認為甘鐵民還會活下去？」

「會！他內功精深，藏有各種的解毒藥物，我離開神刀山莊時，他的精神很好……」

梅亞仙怒聲接道：「你說的是眞話？」

甘玉麟道：「妳教我做各種壞事，教我說謊，可惜，我沒有妳那種卑劣的性格，學不會你的傳授……」

「這是不可能的事情，亞仙……」柳無咎步履輕移，行入室中。

「很好，你也在這裏，省了我花時間去找你的麻煩了。」

柳無咎笑道：「你先別得意，甘鐵民中的是九合之毒，你聽聽這個名字，大概就該明白了。九合之毒，就是用九種毒藥合成之毒，世上沒有人能配成一種解藥，可以同時解去九種藥物合成之毒，這種毒因為藥性相尅、相輔，所以，不會見血封喉，立刻斃命，它是慢慢發作，今天是第六天了，明夜子時之前，甘鐵民非死不可？」

甘玉麟道：「胡說，我爸的情形很好，他服藥運功，正在療治。」

「沒有用的。不相信我的話，你可以回去看看，甘鐵民現在臉上應生長出九顆紅腫小疱，那就是毒

發的徵候？」

梅亞仙接道：「無咎，不用和他多費口舌了，咱們合力，先宰了他，再去欣賞甘老鬼毒性發作的痛苦，甘鐵民一死，就樹倒猢猻散，咱們去接收神刀山莊。」

柳無咎微微一笑，道：「亞仙，你認爲甘玉麟還有反抗的能力麼？」

梅亞仙道：「怎麼？你已經下了毒？」

柳無咎道：「他現在只要一運氣，就會引發毒性，失去戰鬥能力。」

「那好極了，我先殺了他，消消胸中的怒火……」一揮長劍，撲向甘玉麟。

但覺前胸一疼，手中長劍，竟自軟軟的垂了下來。

全身的氣力，完全失去，不禁大驚，道：「無咎，你！你在我身上也下了毒。」

「亞仙，妳太性急了些，我在這室中佈下了無影之毒，妳也在這裡，毒藥無眼，就順便把妳也給毒了。」

「快些拿解藥給我……」梅亞仙伸出左手，向柳無咎奔過去。

柳無咎右手一撥，梅亞仙一跤跌摔在地上。

這一跤把梅亞仙摔得清醒過來，甘玉麟却看的呆在當地。

原來，他暗中運氣一試，果然是中了奇毒。

「你！你！柳無咎，爲了什麼？」

「唉……」柳無咎輕輕歎息一聲，道：「因爲，先下手的人，才能掌握全局！」

「我沒有阻礙你……」梅亞仙說：「我一直在幫助你，得到了神刀山莊，我只是莊主……」

「莊主的夫人……」柳無咎淡淡一笑，道：「最大的錯誤是，甘紫筠太美麗了，她年紀輕，武功也高，又是甘鐵民的千金，她才是最適合作神刀山莊的夫人！」

「你……你在作夢，甘家的兒女，不會受你脅迫的！」梅亞仙咬牙切齒的說：「我瞎了眼，會遇上你這種人！」

「這就要動些腦筋了，我掌握了他父親、哥哥的生死，也可以讓她手刃害她的仇人，妳說，她會不會屈服？」

「你……柳無咎，我梅亞仙自信是一個心腸很黑的人，但比你柳無咎，眞是小巫見大巫了！」

柳無咎道：「你也確實很美，只是年齡太大了一些，自古美人如名將，不許人間見白頭，何況，妳濫交男友，挾色自重，我柳無咎怎能和妳結成夫婦，常相聚首，讓我日後，有何面目再見江湖朋友！」

梅亞仙道：「老娘栽了，你殺了我吧！」

「我不殺妳，這數月來，咱們同床共枕，多少總該有點情份，殺妳的是甘紫筠……」

「對！我要殺她，甘家這些刼難，都是她一手造成……」甘紫筠嬌俏的身影，出現在客室中。

柳無咎笑一笑，道：「妳來了很久了？」

「不算太久，不過，我聽到了你們的談話，這眞是惡有惡報？來得很快了。」

「紫筠，快些走，妳不能留在這裏！」甘玉麟大聲喝叫。

「哥，你認爲我還能走得了麼？」

「難道，妳，妳……也中了毒？」

甘紫筠道：「柳無咎找到我，要我到這裏來，妳想，他會放過我麼？」

「甘姑娘言重了……」柳無咎笑道：「妳只是暫時氣力不繼，不能和人動手，十二個時辰之後，用不着服用解藥，就可以完全復原。」

「可是，我現在要殺梅亞仙……」

「那容易，只要妳答應了條件，妳不但可以殺死梅亞仙，也可以救了妳父親、哥哥。」

甘玉麟大聲喝道：「今日，我才是眞正的見識到什麼叫卑鄙小人。」

忽然一咬牙向柳無咎衝了過去。

柳無咎左手摺扇一擋，竟把甘玉麟摔到屋角，吁一口氣，道：「甘玉麟，你現在連個普通人也打不過，不要再自取其辱了。」

甘玉麟雙目中流下淚水，一身武功，竟爲毒藥控制，完全無法施展。

「哥哥，認命吧！你不能再作傻事，柳無咎說的不錯，他要殺你，只不過是舉手之勞。」

「想不到甘姑娘竟是如此聰明可人的才女，現在，我等候妳的決定了！」

甘紫筠道：「我先殺了梅亞仙，等你救了我父親、哥哥，我就嫁給你……」

甘玉麟大聲叫道：「不行……」

柳無咎道：「只怕你甘大少爺，已經無法作主了！」

甘紫筠緩緩行近柳無咎，無限溫柔的道：「不要和我哥哥一般見識。」

柳無咎哈哈一笑，道：「不會的，對大舅子，我柳某人，總要讓他三分……。」

突然，他的笑容凝結起來，臉上是痛苦的驚怖。

甘紫筠手中一把鋒利的匕首，已刺入柳無咎的心窩，正中要害，一擊斃命。

「妳沒有中毒……」甘玉麟高興的叫道。

「爹先讓我服下少還丹，柳無咎想毒我，我將計就計的赴約到此。」

甘玉麟道：「好！甘家的女兒尤勝鬚眉……」目光轉到梅亞仙的身上，接道：「她呢？」

甘紫筠道：「咱們把柳無咎身上的解藥全搜出來帶走！把她留在這裏，生死由天吧！她作過甘家的丫頭，我不願殺她。」

武俠接力第五檔

玉蘭香

將在下一期刊出

〈武林五俠・武俠接力〉

殺手列傳

第五部 玉蘭香

文／(依接力順序)臥龍生・秦紅・諸葛青雲・獨孤紅・慕容美●圖／鄭問●題字／傅狷夫

・臥龍生

這是個深廣的大院落，表面上看不到什麼戒備，但夜暗中，卻不時響起一種輕微的聲息。

那是傳遞消息的暗號。

敢情，這座矗立在夜色中的大宅院，竟然是戒備得十分森嚴。任何人只要接近這座大宅院五十丈內，都會被發覺，而且立刻把消息傳入宅院。

這些負責戒備的人，都是受過專業訓練的高手。

他們是刑部總捕頭馬元的屬下，都是緝捕過江洋大盜的名捕，被調來刑部，掌理全國的治安大任。

今夜，刑部總捕馬元手下的一百二十名緝捕手，全部到齊，包括副總捕杜平在內。

這時，極少有的場面，即使是緝捕全國繪像捉拿的要犯，也很少如此徹底的動員過，一百二十名緝捕手，全部出動。

他們是全國捕快的精英，勿怪你看不到任何戒備的景象，但實質上，卻是監視嚴密，飛鳥難渡。

整個的大宅院，一片幽暗，只有在後花園中一座花軒內，燃着兩隻粗大的巨燭，照的一片通明，但花軒四週的窗門上，卻用很厚的帷幕遮住，燈光不能外洩。




莫非公子怕在這風月場所遇到刺客不成？

這應該是很重要的緝捕會議？

但坐在首位的却是一個涉世未深十八、九歲的少女，她脂粉未施，衣色淸素，披肩的長髮，也只是隨便的用一根布條綁住，她完全沒有打扮自己。

但如你仔細的看一下，你會發覺，素服布衣，無法掩遮住那天生麗質的光輝。

那是一種絕世姿容之美，未經任何的人工裝扮。

站在軒中下首的却是大名鼎鼎，江湖黑道上聞名喪膽的刑部總捕頭八臂天王馬元和副總捕金銀手杜平。

只要聽聽江湖道上給他們這兩個綽號，就不難瞭解，馬元、杜平，是近百年來，刑部中最傑出的名捕頭。兩個人也確實作了不少除暴安良的工作，任職十年，緝捕了江洋大盜一百餘人，搏殺了兇悍黑道高手八十餘名，馬元被江湖上尊稱為八臂天王，只要他一出手，不論多麼驃悍大盜，不是死亡，就是被擒，杜平被稱謂金銀手，也就是說一出手必有所獲。

現在，這一對享響天下的緝捕高手，却滿臉嚴肅的站在一個布衣少女的前面，臉上是一片誠惶誠恐的神情。

但聽馬元沉重的說道：「陳姑娘，緝捕悍匪，浴血苦戰，本來是我們的責任，不敢勞動民間百姓，尤其像姑娘這樣淸白純良的人，但這次，實非得已，才商請姑娘出馬，幫我們一次忙。」

素衣少女淡淡一笑，道：「我行嗎？我只是個手無縛雞之力的弱女子，我能幫上什麼忙呢？……」

「能的，姑娘……」杜平接道：「我們只要姑娘把他引到開封府現身，其他的，就不用再勞動姑娘了！」

「你們，究竟要我作什麼呢？……」

「娟娟姑娘……」馬元神情莊肅的道：「誘餌，我們要姑娘投身花國，以妳絕世的容色，把大盜摘星手高強給誘出來！」

陳娟娟眨動了一下大眼睛道：「要我投身花國，那是在……妓院中了？是麼？」

「是的，姑娘……」杜平接道：「但妳不會受到任何傷害，除非妳陳姑娘喜歡留下客人飲酒談心，我們保證，沒有人能夠強迫妳幹什麼，不會讓妳受到一點委屈。」

「唯一要遵守的……」馬元接道：「就是那妓院中一些傳統規則，妳必須住在那裏，老鴇、龜奴，他們都會遵照妳的意思辦事。」

「可是！那畢竟是一座妓院啊？我的淸白名聲……」陳娟娟無限淒苦的說：「那地方的人，說的話又如何能夠信任……。」

「陳姑娘說的是……」馬元莊嚴的說：「我們請姑娘進入妓院工作，怎麼說，都不對勁，所以，我們替陳姑娘安排了兩個隨身丫頭，聽候使喚，她們以性命保護妳的安全，也陪姑娘住在妓院中。」

陳娟娟道：「她們是什麼人？」

「一個是刑部緝捕手中武功最高的女緝捕手，她叫羅玲，另一位是……」馬元長歎一聲，住口不言。

陳娟娟奇道：「馬大人，怎麼不說了？」

杜平接道：「好！我告訴陳小姐也是一樣，另一位是馬總捕頭的千金馬秀秀小姐。羅玲也是馬總捕頭的愛徒，她們都很少在江湖上走動，尤其是秀秀姑娘，今年十八歲，連大門也未出過一步，不過，却已深得了總捕頭的武功眞傳。」

陳娟娟道：「馬大人如此的憂國愛民，我陳娟娟當得效勞。一切就由兩位安排吧！」

馬元臉色泛起了一片笑意，道：「有一件事，我想說明白，也好叫姑娘更為放心，那就是杜副總捕頭的公子杜飛，也參加了這次行動，他是娟娟姑娘的車夫、跟班，而且，也要留在妓院中保護姑娘。」

「唉！兩位大人，設想得如此周全，小女子只有全力以赴，不讓兩位大人失望就是……」

「有姑娘這句話，我們就安心了……」馬元說：「不過，摘星手高強不是一般江湖人物，他武功卓絕，來去如風，智慧高，生性狡猾。我們也希望姑娘能夠準備一下……」

陳娟娟道：「我能準備什麼呢？」

杜平道：「總捕頭的意思，希望姑娘在這裏住三個月，盡三月之力，我們把刑部緝捕手中一些對付敵人的手法，傳授一些給姑娘，而且，秀秀、羅玲，也要來此和姑娘熟悉一下。」

陳娟娟道：「好！有三個月的時間相處，彼此之間，也可以建立起一些互通心事的默契。」

× × ×

開封府最大的浣花書寓（即妓院別稱）出現了一位絕色佳麗玉蘭香。

玉蘭香不但艷冠群芳，而且，架子也大得出奇，二婢隨護，獨居於一座幽靜的跨院之中，小巧精緻的三合院，也有一個很雅致名字，叫作蘭香小築。

玉姑娘不出條子，就是你要想見見玉姑娘就得到浣花書寓去花十兩銀子打個茶圍，打茶圍是一種逛窰子的用語，就是去泡壺茶，叫點糖果瓜子，請姑娘出來陪你喝喝茶，聊聊天，但一壺茶要喝了十兩銀子，那就有些敲竹槓了。十兩銀子大概可以買好幾畝地，湊合下，也可以取個老婆了。

但玉蘭香就是那個身價，十兩銀子是最低的價錢，等於是掛號費，排到那一天，很難說了。

因為玉蘭香的生意太好，一天只見三次客，上午一次，下午一次，晚餐後一次，每次最長是一個時辰，到了時刻，你就得告退，你不肯走，那就難看了，玉姑娘會離席而去。

除了一日三次的品茗見客之外，還有晚餐見客，但玉姑娘仍是不肯移駕他往，你約好了，就把酒菜送到蘭香小築，另外玉姑娘的謝禮、上下人的開銷，這餐飯酒菜除外，至少還得花個二、三十兩銀子。

除了這些之外，蘭香小築還有一個非常不合理的規定，那就是子時已過，蘭香小築就熄燈送客，不論你是什麼身份，都不例外。

這不是花錢享受，而是花錢買氣受。

奇怪的是就有那麼多人，喜歡花銀子買氣受。玉蘭香的美色，和她獨特的規矩，很快的傳揚開去，一些自負才貌及腰纏萬貫的富豪公子，因慕艷名，不遠千里而來，但玉蘭香堅貞自持，不為明珠、黃金所惑，高張艷幟十月之久，竟無一人能作入幕之賓。

這日中午，一位衣著華麗，氣勢非凡的年輕人，帶了四個疾服佩刀的長隨，來到蘭香小築。

上午的茶客已去，蘭香小築木門緊閉，正是玉蘭香午餐的時刻。

華衣公子用手叩動門環，不聞有人應門，立刻冷

武俠接力

殺手列傳

笑一聲，道：「一個倚門賣笑的風塵女子，也有這麼大的架子，把門給我撞開。」

四個勁裝長隨中有兩人應聲而上，飛起一脚，踢在木門上。

蓬然大震聲中，木門竟然被他們一脚震斷木栓而開，在蘭香小築為玉蘭安排接待客人的一位黃媽，聞聲跑出來，那華衣公子，已帶著四個長隨，衝入院中。

一看來人的氣勢，四個長隨腰中掛的傢伙，黃媽心中的怒火，早已消去，代之而起的是一臉驚恐之色。連忙一個萬福，道：「公子是……。」

華衣公子冷冷接道：「我是嫖客，帶銀子來逛窰子，找個小窰姐先陪大爺喝一杯，然後陪我上床睡個午覺……。」

「有，有有……」黃媽急急接道：「浣花書寓，有一百多位姑娘，南地佳麗，北地胭脂，什麼樣的女人都有，走！我陪大爺到前院去，幫你選一個……。」

華衣公子道：「這裡不是浣花書寓麼？」

「不能眞是……」黃媽陪笑道：「這裏是蘭香小築。」

「蘭香小築住的病人，或是犯人……。」華衣公子道：「玉蘭香那個婊子，是不是住在這裏？」

一聽語氣，黃媽知道麻煩大了，這些人是衝著玉蘭香來的，分明是有意來砸場子的。這種場面，不是她能夠接下來的。連忙陪笑哈腰的說：「公子是來會玉蘭香的？」

華衣少年淡淡一笑，道：「不錯，如果她還活著，就要她出來見客，讓大爺我先看一下，……。」

黃媽道：「行，行，……公子，你請房裏坐，我這就去叫她整裝見客。」

華衣少年冷冷說道：「不用整裝了，穿的越隨便越好，我只是先看看她，說不定我還看不上她呢！……」

「公子，好大的口氣……」一縷嬌聲柔音，傳了過來，一個身著粉紅衫裙的麗人，在兩個女婢護擁中，緩步行來，一面接道：「我就是玉蘭香，請公子鑑賞一下，我配不配和公子品茗小敍一番。」

眩目的美色，看的四個長隨，都為之呆在當地，那華衣公子，亦聳然動容，但尚可自持，打量了玉蘭香一陣，點點頭，道：「差強人意，罷了！比起傳言的名氣，那就大大的不同了，這見面麼？不如聞名多矣！」

玉蘭香微微一笑，道：「蘭香姿色既不堪入目，那麼！賤妾告退了。」轉身向內行去。



·秦紅

「站住！」

華衣少年見玉蘭香轉身走去，頓覺受到輕視，不禁怒從心上起，面色一寒，開聲喝叱。

玉蘭香聽到喝叱，慢慢轉回身子，嫣然一笑道：「公子有何指教？」

華衣少年冷然道：「我不叫妳走，妳就給我乖乖的站着！」

玉蘭香笑靨如花，吐出珠走玉盤的聲音道：「這就怪了，賤妾蒲柳之姿，既不堪公子一顧，公子又何必要賤妾留下來呢？」

華衣少年哼哼冷笑兩聲，說道：「聽說妳玉蘭香恃才傲物，身價非凡，等閒之輩想一親芳澤比登天摘月還難，大爺我今天就要看看妳跟一般姑娘有何不同之處，竟能這般囂張！」

玉蘭香含笑道：「公子言重了，賤妾見客的條件雖說訂得高了些，這也就如周瑜打黃蓋，一個願打一個願挨，囂張云乎哉，眞是從何說起呀。」

華衣少年一哼道：「我看妳姿色平平，倒是一張嘴巴挺厲害的。」

玉蘭香微微一福道：「承蒙公子誇獎，賤妾不勝榮幸之至，敢問公子貴姓大名？」

華衣少年眉毛一揚，傲然道：「我姓高，高高在上的高！」

玉蘭香道：「原來是高公子，賤妾幸會了。高公子若不嫌棄，就請移駕花廳，讓賤妾敬領教益如何？」

華衣少年見她態度一直客客氣氣的，不覺氣消了大半，點點頭道：「正要領教。」

玉蘭香別臉向二侍女之一的馬秀秀使了個眼色，一面吩咐道：「快去準備上好的酒菜，我要在花廳上招待這位高公子。」

× × × ×

蘭香小築的花廳，佈置高雅絕俗，再加上窗明几淨點塵不染，置身其間，即使是個粗俗的莽夫也會不知不覺的安靜下來。

華衣少年受到感染，態度也變得和善多了，唯一不調和的是：他的四名佩刀跟班也一起進入花廳，緊緊侍立在他身後，好像保護一位小王爺似的。

不久，酒菜上桌，玉蘭香親自為華衣少年斟酒，然後雙手端起酒盅，笑道：「高公子，賤妾先敬您一杯，為剛才的失禮表示歉意。」

華衣少年微微一笑道：「其實失禮的是我，妳也別介意。」

語畢，一口乾下。

玉蘭香淺嚐即止，接着問道：「敢問高公子大名如何稱呼？」

少年但笑不語。

玉蘭香道：「不能說麼？」

少年道：「走馬章台，逢場作戲，何必非通名報姓不可？」

玉蘭香的表情有些失望，苦笑道：「看來高公子還是把賤妾當一般妓女看待……」

少年一笑道：「倒也不是，若是那樣的話，我也不會來了。」

玉蘭香道：「那麼，高公子何方人氏，可以見告麼？」

少年沉吟道：「這個……」

玉蘭香道：「也不能說？」

少年道：「我家在京畿。」

玉蘭香道：「這麼說，要是賤妾猜得不錯，公子應是王孫公子一流人物了。」

高公子微笑不答。

玉蘭香笑道：「難怪公子身邊帶着四位衛士，不過走馬章台而帶着四位雄赳赳氣昻昻的侍衛，這可是賤妾第一次見到的怪事，莫非公子怕在這風月場所遇到刺客不成？」

高公子「哈！」的笑了一聲，回頭向那四個隨從揮揮手，等他們退出花廳之後，才回對玉蘭香笑道：「這樣姑娘可以放心了吧？」

玉蘭香道：「公子這話說反了，賤妾只不過是個風塵女子，怎麼會對公子的隨從不放心呢。」

她再次端起酒盅，給他一個嫵媚的微笑，道：「來，高公子到了這兒，只管開懷暢飲，甚麼都不用擔心，這才是享受。」

高公子又喝下一杯酒，然後一眼不眨的盯着她看，似乎越看越喜歡。

玉蘭香有點難為情，羞答答一笑道：「高公子，賤妾容貌差強人意，比起傳言大大的不同，您這樣盯着賤妾看，賤妾可眞無地自容了。」

高公子突然伸手一把握住她的雪白柔荑，笑道：「玉蘭香，我為剛才的失言無禮向妳道歉，妳其實是我生平僅見的絕代美女！」

玉蘭香輕輕掙扎，想掙脫他的掌握，紅着臉道：「公子請勿如此……」

高公子不讓她掙開，表情很熱切，說道：「妳要多少錢？」

玉蘭香一怔道：「甚麼？」

高公子道：「妳開個價錢，妳說得出我就付得出——一千兩銀子如何？」

玉蘭香佯怒道：「公子請放尊重些，賤妾可是賣笑不賣身！」

高公子哈哈笑道：「別來這一套了，只要是這世上有的東西，我都能用金錢買到，今天我願意用金錢買妳的身子，這是妳天大的福氣——五千兩銀子如何？」

玉蘭香搖頭道：「不成，公子請放手，否則賤妾要喊叫了！」

高公子非但不放手，反而用力把她拉到自己的懷中，尖着嘴巴就要往她臉上親去，玉蘭香氣急敗壞，趕緊伸出一隻玉掌擋住他的嘴，急道：「公子不可如此，先聽賤妾一言……」

「好，妳說！」

「公子當眞看中賤妾的話，就應先坦白表明公子的身分，這般動手動脚，賤妾寧死不從！」

「我已說過，我姓高，高高在上的高，我家住京畿，家財萬貫，妳要多少我就給妳多少，這還不夠？」

「可是您……您這樣說……賤妾還是不了解您的底細……」

「大爺我今天是來花錢尋樂的，幹嘛要妳來了解我的底細？」

他一邊說，一邊又要去親她，一旁的「侍女」羅玲看不過去，上前一掌搭上他的右肩胛，口中勸說道：「高公子，我們玉姑娘非是尋常姑娘可比，請勿無禮取鬧。」

五指落處，正是高公子的肩井穴，只要使勁一抓，可使高公子全身立告癱瘓無力，但她只用了三成功力，只讓他感覺右臂微微發麻而已。

高公子登時色變，轉頭看她，不勝訝異地道：「咦，妳這丫頭竟會武功!?」

說這話時，猛可右脚一勾，將羅玲絆個跟蹌，繼之直踢而出，羅玲一時不防，被踢出尋丈開外，所幸她身手不弱，空中一個翻身，卸去力道，雙脚先落地，穩穩的站住，沒有摔倒。

另一「侍女」馬秀秀雙手一翻，掣出一對鋒利的匕首，嬌叱道：「惡賊不得無禮，快放下我家玉姑娘！」

高公子顯然沒料到她們竟都是身懷武功的女子，表情甚是驚異，但仍帶著「好玩」的口吻道：「咦咦，這是怎麼回事呀？」

這時，花廳外面響起一聲怒叱：「站住！你們是幹什麼的!?」

開聲怒叱的似是四侍衛之一，而喝聲過後，立刻響起一片打鬥聲音，顯然四侍衛已與一些人動上手了。

高公子更是吃驚，面臨此局面，他更不肯放下玉蘭香，當即抱著玉蘭香退到花廳一隅，避免背腹受敵，口中哈哈大笑道：「妙啊！想不到這『浣花書寓』中竟是藏龍臥虎之地……」

羅玲從懷中抽出一把細鐵打造的軟劍，運腕一抖，軟劍發出嘐拍一聲，指著他高公子冷笑道：「姓高的，這回你插翅難飛了！」

高公子口中嘖嘖稱奇：「怪事，大爺我今日是來花錢嫖妓的，妳們把我當作什麼人？」

羅玲杏眼一瞪道：「你少裝蒜，我們等你摘星手高強，已經等了好多天，這蘭香小築已佈下天羅地網，識相的快快俯首就擒！」

高公子似乎有恃無恐，訝笑道：「摘星手高強？誰是摘星手高強？」

與此同時，廳外傳來一名侍衛的慘叫，接著是另一名侍衛的急呼：「公子快逃！」

高公子一聽，臉色沉了下來。

「哎呀！」

廳外又傳來一聲慘叫，之後搏鬥聲音頓告終止，這意味著四侍衛全被收拾下來了。

高公子有些發慌了，大叫道：「四衛士，你們怎麼啦？」

「全趴下了。」

一個低沉的聲音這樣回答，隨著話聲，從廳外走入兩個人，一個是刑部總捕「八臂天王」馬元，另一個是副總捕「金銀手」杜平。

高公子面色一變，雙手緊緊抱著玉蘭香，又驚又怒的喝問道：「你們是誰？」

八臂天王馬元神色冷峻地道：「刑部總捕，八臂天王馬元！」

高公子一聽，面上的驚恐盡去，反而哈哈大笑道：「八臂天王馬元？原來你是八臂天王馬元，我聽說你是全國威名赫赫的第一名捕……」

馬元點頭道：「我是！」

高公子笑道：「你當我是誰？」

馬元道：「從年齡、外表和嗜好上來看，你就是我要抓拿的大盜高強！」

高公子聽了這話，慢慢的放下玉蘭香，然後慢慢的脫下外袍，顯露出裡面一身「非比尋常」的服裝，笑嘻嘻道：「混帳東西，我只不過隨口說我姓高，高高在上的高，你們居然就誤認我是大盜高強了？」

馬元和杜平一見他的那襲服裝，登時大驚失色，慌忙一起跪下磕頭，惶聲道：「小的該死！小的不

知千歲王爺駕到，罪該萬死……」



馬元失聲問道：「神力小王竟落在你的手中？」

• 諸葛青雲

高公子突然失聲狂笑，連搖雙手叫道：「不必來這一套，更不必想施展杜平那種最拿手的『金銀舖地錦』暗器，和馬元威震江湖的『地趟十八擒拿』手法，而佯作跪下叩頭，欲乘我疏神不備，突發辣手……」

心事既被對方叫破，馬元自然不必再跪在地上，遂站起身形，冷冷說道：「你到相當爽快，竟坦然直承正是大盜『摘星手』高強，不是微服出游，來自京畿的『神力小王爺』了。」

高強伸手玩弄著自己身上所穿那件「黃馬褂」的「盤龍金紐」，揚眉笑道：「這是御賜之物，『神力小王』常年穿著，從不離身！如今，既到了我的手中，你應該知道那位有關你們整個自家性命，應該由六扇門公差們全力保護的『神力小王』，業已遭遇了甚麼悽慘命運!?有了這道『護身符』，慢說區區『八臂天王』，就是有位『百臂天王』，佈置下更厲害的龍潭虎穴、劍樹刀山，我高強也照樣欣然而來，安然而去！」

馬元聽得幾乎傻了，目注高強，失聲問道：「『神力小王』的王駕，竟……竟落在你的手中？你……你……你不敢把……把小千歲怎麼樣吧？」

高強狂笑道：「有甚麼不敢呢？常言道：『拚著一身剮，敢把皇帝打』！我高強不是就為了身揹七十二條重大命案，其中並包括了姦殺親王格格，才勞動你『八臂天王』為我煞費心機，佈下這『蘭香陷阱』的麼!?如今，『神力小王』的安全與否？就全看我們之間，談得愉快不愉快了？」

馬元雙眉緊蹙問道：「你難道意圖敲詐？……」

高強身處重圍，因有所恃，居然仍神態悠閒的，先伸手摸了「玉蘭香」一把，然後端起酒盃，飲了兩口，帶笑緩緩說道：「何必把字眼用得那麼難聽，將『敲詐』二字，改成『交換』好麼？」

馬元心中一寬，趕緊接口問道：「你想用『神力小王』千歲的金身大駕，交換多少金銀財寶？……」

高強哂道：「金銀財寶再多，也只是身外之物，那裏會看在我這等殺人向不眨眼的江洋大盜眼內？我所謂的『交換』，只是『以人換人』而已！不過，他是千歲王爺，身份較高，我們就一個換六個吧？」

馬元身是刑部總捕，當然江湖老到，聽得懂高強言中之意，微帶詫聲問道：「你和你四名手下，不過共僅五人……」

高強不等馬元往下再講，便「哈哈」大笑接道：「你不是深深了解我高強生平愛親絕色的『貪花』性格，才設下這『蘭香陷阱』的麼？所謂『一個要換六個』之意，當然是指除了我們來的五人，能夠安然離去以外，還要帶走這位俏生生、嬌滴滴、『花徑不曾緣客掃，蓬門今將為我開』的清倌人『玉蘭香』啊！」

馬元苦笑道：「你們五人的安全離去，馬元可以做主，但『玉蘭香』姑娘方面，卻……」

「玉蘭香」接口道：「馬大人一樣可以做主，我以風塵賤骨，若能換回『神力小王』的『千歲金軀』?乃是天大榮寵，縱死又復何辭!?但高朋友未必業已把『神力小千歲』的王駕，帶來這『蘭香小築』了吧？」

高強點頭笑道：「我當然不會把他帶來，但在全身而退，也把你帶走以後，便會毫髮無傷地，釋放『神力小王』，並還給他這件『御賜盤龍黃馬褂』的！」

馬元冷笑道：「這算盤打得太如意了，憑你高強的『摘星手』三字，尚不足使我『八臂天王』馬元，信任到如此地步!?」

高強問道：「你有公平辦法？」

馬元道：「你本人留在『蘭香小築』飲酒，放你隨從中一人兩人……甚或四人離去，等他們把『神力小千歲』毫髮無傷的送到之時，才是你帶着『玉蘭香』姑娘，雙雙逍遙離去之際……」

高強「呸」了一聲道：「公平？公平個屁！若容你們先見着『神力小王』，則衆寡懸殊，銅牆鐵壁之下，我單人想走都難，還帶得走『玉蘭香』麼？」

馬元雙眉方蹙，站在「玉蘭香」身後的馬秀秀突然叫道：「爹爹，我有折衷辦法……」

馬元與高強雙雙注目，馬秀秀含笑說道：「爹爹不妨先放高朋友與他手下離去，然後雙方約個地點，以『玉蘭香』姑娘，和『神力小千歲』，作為『天平砝碼』，彼此走馬換將！」

高強首先撫掌笑道：「這是個好主意！馬天王，令媛才貌不弱，智勇雙全，若不是『玉蘭香』的『絕色』當前，我幾乎想把『走馬換將』的『天平砝碼』，換成她了！」

馬元一來深恐高強當真把色迷迷的腦筋，轉動到自己愛女身上，二來又從馬秀秀的目光之中，體會出她似乎另含深意？遂趕緊接口說道：「好，我也同意如此……」

說至此處，把手一揮，作出放人信號，高強那四名手下便神情狼狽的，從廳外垂頭走進。

馬元把手一伸，面帶苦笑叫道：「高朋友只消留下一個走馬換將的時間地點，便請帶你這四位侍衛走吧！」

高強想了一想，軒眉說道：「今夜三更的『沙河』渡口如何？但馬天王最好是只帶『玉蘭香』姑娘赴約，別耍其他詭計！因為，任何想對高某不利的安排花樣，同時也會對那位『神力小千歲』，構成危機不利！」

語音一了，向「玉蘭香」含笑略打招呼，便穿上外衣，率同他受傷輕重不等的四名手下，走出「蘭香小築」。

馬元目送對方身形杳後，失聲嘆道：「好容易才誘虎入阱，誰想『神力小千歲』的那件『御賜黃馬褂』，竟在這廝身上出現？逼得我不得不前功盡棄的，開門送盜，縱虎歸山！但願假扮『玉蘭香』的陳娟娟姑娘，眞有無邊魔力!?不然，今夜三更的『沙河』渡口，多半空跑一趟，『摘星手』高強狡若天狐，並深知我『八臂天王』馬元，決非尋常俗捕，他……他……他不一定準會來的？……」

陳娟娟抿嘴笑道：「馬大人但放寬心，高強三更準到，但他不是為我，是為他自己而來！」

馬元道：「陳姑娘話外有話，莫打玄機！」

陳娟娟笑道：「馬大人身居『刑部總捕』之職，四海見聞定廣，總該聽說過當代江湖中『八男、八女、一道、三僧、十一尼』等三十一名超級殺手以外，還有一名從來不為金錢殺人，也不為私仇接受委託的『正義殺手』田紅線吧？……」

馬元肅然起敬的，把手一拱，點頭答道：「當然知道，田紅線是我欽遲已久，却恨始終緣慳一面的前輩女俠！她……她既有霹靂手段，更具菩薩心腸，不……不應該有失尊重的，把她歸入殺手之列！」

陳娟娟搖頭笑道：「馬大人此論迂矣！『殺手』中頗多雄豪血性之流，『俠士』中又何嘗沒有人面獸心之輩？我陳娟娟便遵先師遺囑，要繼承她老人家相當喜愛的『正義殺手』四字！」

馬元聞言，向陳娟娟深深看了兩眼，面帶愧色的苦笑說道：「馬元辦完高強一案，立當告職歸林，我……我……我不配再吃這碗飯了！居然看走了眼，以為陳姑娘眞是一位只具絕色，不通武技的尋常少女……」

陳娟娟接口笑道：「馬大人沒有看走眼嘛，我確實不通武技，所謂要繼承先師『正義殺手』四字之語，只不過表示想憑藉智慧，用『武技』以外的謀略方法，來略盡棉力，共扶正義，消除掉幾個天曰『厭之』，法曰『誅之』，國人皆曰『棄之』的超級壞蛋而已！」

馬元畢竟經驗老到，略一盤算捉摸，便向陳娟娟含笑問道：「陳姑娘會用毒吧？『摘星手』高強大概是色令智昏，業已中了姑娘甚麼懲戒手段？還毫無所知的那等洋洋得意!?……」

陳娟娟「哼」了一聲，雙挑秀眉說道：「那廝不單言語狂妄，舉動上也一會摟我、一會摸我的太嫌輕薄！我發現他罪有應得，死有餘辜，遂對他用上先師好友『佛心毒手』嚴九婆婆所贈的『沾衣無影毒』了！」

馬元全身一震，失聲問道：「嚴九婆婆向有『毒聖』之稱，她的獨門秘毒，決不輕易施展，但『用毒』以後，亦從來決不『解毒』，故而凡中『嚴婆秘毒』之人，必係惡貫滿盈，等於是接獲了一張隨

武俠接力

傳隨到的『閻王帖子』!」

陳娟娟頷首道:「馬大人說得不錯，我雖有『施毒』之能，却無『解毒』之力，『摘星手』高強下流輕薄，業已死定，絕對看不到明天早上的太陽!至於怎樣能在他毒發之前，解救『神力小千歲』先脫險境，就全看你這『八臂天王』，是否眞有『八隻手臂』和老謀深算的了!?」

馬元和「金銀手」杜平交換了一瞥目光，兩人都愁結雙眉，半籌莫展。……

馬秀秀突然從身上摸出兩粒龍眼大小的紅色丹丸，遞向馬元道:「爹，這是娘給我的『萬應解毒丹』……」

馬元搖手嘆道:「小孩子，懂得甚麼?『萬應』二字，有點誇大，你娘的『解毒丹』，雖也算是江湖中有名妙藥，但却絕對解不了『佛心毒手』嚴九婆婆的『沾衣無影毒』……」

馬秀秀接口笑道:「我不是想救『摘星手』高強，是給爹爹搶救『神力小千歲』用的!」

杜平一旁驚道:「賢姪女認爲高強也會對『神力小千歲』用毒?」

馬秀秀「嗯」了一聲，點頭答道:

「高強是惡性重大凶人，若不發現他自己中毒，今夜三更決不會冒險前往『沙河』渡口赴約!但若發現他自己中了奇毒，誰敢保證他不會凶性大發，而在『神力小千歲』的身上，加以同樣報復!?」

陳娟娟聽得連連點頭，向馬元含笑說道:「馬大人，令嬡之言，看法高明，多半合於事實。……」

馬元一面伸手接取那兩粒「萬應解毒丹」，一面向馬秀秀苦笑說道:「你娘吝嗇得很，對這『萬應解毒丹』，更是珍如性命!平時，我想向她要上一粒，都萬分艱難，想不到……」

話方至此，臉色忽變，霍然轉身伸手，接住了自廳外破空射入的三縷尖風!

「金銀手」杜平一聲怒叱，剛待縱身出廳，擒拿來人，馬元却把他攔住，臉色沉重叫道:「杜賢弟暫忍莫躁，事情越來越複雜了!我們先把這三件東西看看清楚，再定適當對策!」

話完，一攤右手，掌上赫然是兩粒「盤龍金鈕」和一枚摺成「鏢形」的白色紙束!

衆人均看出兩粒「盤龍金鈕」，正是「摘星手」高強適才所穿那件「御賜黃馬褂」上之物!

「鏢形」紙束，被「八臂天王」馬元拆了開來，注目細看，但臉色却越看越顯沉重!

‧獨孤紅

他抬手把那已經拆了開來的鏢形紙束，遞給了杜平。

杜平接過一看，臉上也變了色，抬眼說道:「高強已發覺他中了『沾衣無影毒』，並且也在『神力小王爺』身上下了毒，他要咱們今夜三更，先把他所中之毒的解藥送到『沙河』渡口去，否則就永遠不要想要回『神力小王爺』。」

馬秀秀道:「果然不幸被我料中——」

她話聲未落，陳娟娟突然隔空揚手，只聽「噗——」的一聲，那已經拆開的鏢形紙束，竟從杜平的手裡飛到了她的柔荑之中。

陳娟娟忽然露了這麼一手「隔空攫物」，看得馬元等幾個人剛一怔，陳娟娟已然秀眉微一皺，淡然笑道:「看來馬姑娘那兩粒『萬應解毒丹』，只有先給咱們自己用了。」

在場沒有一個不是聽明人，尤其馬元跟杜平，更是經驗老到，聽陳娟娟這麼一說，杜平立即失聲道:「陳姑娘，敢情這鏢形紙束之上有毒。」

陳娟娟點頭道:「正是塗過一種不知名的毒藥。」

馬元忽然間臉色大變，怪叫道:「外面有人快閃開。」

他揚手把那兩顆「盤龍金紐」從窗戶裡扔了出去。

只聽窗外「波」、「波」兩聲異響，奇光連閃，緊接著便是兩片火光閃了兩閃，隨後就什麼也沒有了。

未見什麼驚人的聲勢。

可是就這已夠讓人心驚膽戰、直冒冷汗的了。

幸虧外面沒人。

幸虧馬元經驗、歷練兩足，醒悟得早，把兩顆「盤龍金紐」扔出手得快，不然不但他的一隻右手要被灼傷燒壞，而且屋子裡的這些人，未曾中毒的會中毒，已經中毒的更會毒上加毒，落個全盤皆墨，只有任人宰割了。

大家驚魂未定，只聽羅玲道:「好個陰狠歹毒的高強——」

陳娟娟抬手止住了羅玲，望著馬秀秀道:「馬姑娘，快把妳的『萬應解毒丹』分給令尊跟杜大人服用。」

馬秀秀自是知道事態嚴重，忙把兩顆「萬應解毒丹」分給了馬元跟杜平，二人接過之後，却都猶豫著不往口中送，馬秀秀看了叫道:「爹，杜叔叔——」

馬元悽然一笑道:「秀秀，咱們還要救『神力小王爺』，救不了『神力小王爺』，仍然難免一死——」

杜平道:「賢姪女，我們老兄弟倆一樣的心意，『萬應解毒丹』至少要留一顆，我們老兄弟倆誰服用，誰不服用，我們老兄弟倆共事這麼多年了，還是讓我們有難同當吧!」

馬秀秀急得跳脚道:「您兩位要是現在不願解毒，眼前根本就不要想救回『神力小王爺』來，要是連救都救不回來，還談什麼給他解毒——。」

馬元道:「救回『神力小王爺』的事，自有陳姑娘跟妳們兩個。」

「不——」馬秀秀道:「您兩位要是這樣，別說單憑我們幾個救不了，就是救得了，我們也寧願不救。」

羅玲道:「對，我跟秀姐一樣的心意。」

馬元既急又怒，道:「妳們——」

陳娟娟抬手又攔住了馬元:「馬大人，這是實情，單憑我們幾個，不一定救得回『神力小王爺』，武功是一回事，謀略跟經驗、歷練又是一回事，對付高強這種人，武功寧可差一點，謀略跟經驗、歷練絕不能差，再說，高強在『神力小王爺』身上下了毒，只是咱們的推測跟高強這麼說，二者都不十分可靠，是不是，所以我說兩位還是應該先解自己所中之毒。」

馬元道:「陳姑娘，要是萬應解毒丹不能解我二人所中之毒，豈不是白白糟蹋了。」

陳娟娟道:「一樣，馬大人，要是『萬應解毒丹』解不了兩位所中之毒，它也就解不了『神力小王爺』所中之毒——。」

對，有道理，還有什麼好猶豫的。

馬元向著杜平道:「杜賢弟，咱們把藥吃了吧。」

二人幾乎同時抬手，把「萬應解毒丹」納入了口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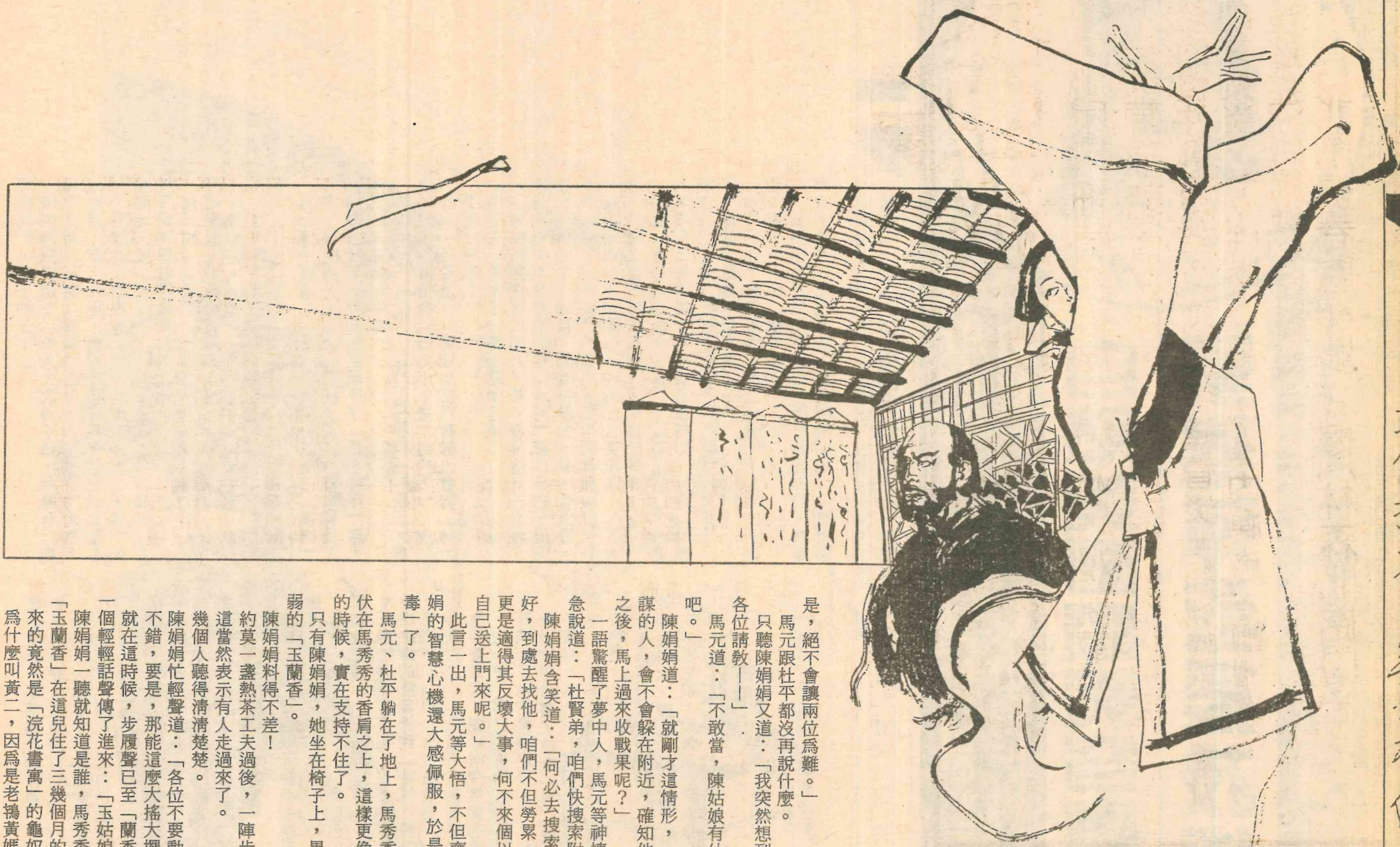
(其實，馬元犧牲自己，保全好友，耍了一手，他並沒有把「萬應解毒丹」納入口中，而是暗藏於手心，找機會收了起來，暗中運氣閉住了幾處穴道，使毒性暫時不至於發作，他却不知道，杜平也是跟他同樣的心意)。

等到二人垂下了手，却聽陳娟娟接著說道:「不過我也聽說過『萬應解毒丹』這種靈藥，據我所知，它除了解不了『沾衣無影毒』之外，其他的任何毒，應該是絕對解得了的。」

馬元、杜平同時一怔，旋即又同時苦笑:「陳姑娘——」

陳娟娟道:「爲了能讓二位先解自己所中之毒，我不得不如此，二位放心，『神力小王爺』究竟有沒有中毒，現在的確還不能確定，即使高強爲了報復，眞在他身上下了毒，等到時候我再來想辦法就

武俠接力 殺手列傳



陳娟娟使出「隔空攫物」。

是，絕不會讓兩位爲難。」

馬元跟杜平都沒再說什麼。

只聽陳娟娟又道：「我突然想到了一件事，想向各位請教——」

馬元道：「不敢當，陳姑娘有什麼話，請只管說吧。」

陳娟娟道：「就剛才這情形，一般說來，施展陰謀的人，會不會躲在附近，確知他的陰謀已經得逞之後，馬上過來收戰果呢？」

一語驚醒了夢中人，馬元等神情震動，馬元更急急說道：「杜賢弟，咱們快搜索附近——」

陳娟娟含笑道：「何必去搜索，他一定躲得很好，到處去找他，咱們不但勞累，一旦被他發現，更是適得其反壞大事，何不來個以逸待勞，引他們自己送上門來呢。」

此言一出，馬元等大悟，不但齊表贊同，對陳娟娟的智慧心機還大感佩服，於是，馬上都「中了毒」了。

馬元、杜平躺在了地上，馬秀秀趴在椅邊，羅玲伏在馬秀秀的香肩之上，這樣更像是她去拉馬秀秀的時候，實在支持不住了。

只有陳娟娟，她坐在椅子上，畢竟她還是那個嬌弱的「玉蘭香」。

陳娟娟料得不差！

約莫一盞熱茶工夫過後，一陣步履聲傳了過來。

這當然表示有人走過來了。

幾個人聽得淸淸楚楚。

陳娟娟忙輕聲道：「各位不要動，不一定是。」

不錯，要是，那能這麼大搖大擺的走來。

就在這時候，步履聲已至「蘭香小築」外，隨聽一個輕輕話聲傳了進來：「玉姑娘，玉姑娘——」

陳娟娟一聽就知道是誰，馬秀秀、羅玲也都跟著「玉蘭香」在這兒住了三幾個月的，也聽出來了。

來的竟然是「浣花書寓」的龜奴黃二。

爲什麼叫黃二，因爲是老鴇黃媽的弟弟，都這麼說，黃媽跟黃二也都這麼承認，究竟是不是，那就不知道了。

幾個人心裡暗暗一鬆，也都不免有點失望。

隨着話聲，一顆腦袋探了進來，不是黃二是誰，瘦得皮包骨，臉色蠟黃，兩邊太陽穴上還各貼了一張小膏藥，天生的「王八」相。

當然，他一眼就看見了「蘭香小築」裡的情景，人一怔，換上了一臉驚容，「哎喲，這是怎麼了……？」

嘴裡這麼說着，腳下却跨了進來。

人進了「蘭香小築」，一雙目光掃這個，看那個，嘴裡不住的輕叫，「這，這，這——這怎麼會，不得了了，不得了了……」

目光來回掃，嘴裡這麼叫，腳下却直奔昏倒在椅子上的「玉蘭香」。

人到了「玉蘭香」面前，嘴裡的話變了，「玉姑娘，玉姑娘，妳怎麼了——？」

說着話，他伸出了手，原是伸向「玉蘭香」的腰邊，可是伸到半途忽然改了方向，斜斜往上，伸向了「玉蘭香」的酥胸。

就在這時候，伏在趴在椅子上馬秀秀香肩上的羅玲，忽然伸出水葱也似的一根手指，飛快的在黃二膝蓋上點了一下。

「哎——」黃二一聲叫，「噗通！」一聲，一條腿已經跪落了地，他臉色變了，一聲沒吭，咬牙一蹬，站起來就打算跑。

他不管是不是還能跑，因爲他還沒有邁出步去，而且忽然間他也驚住了，根本就沒再邁步了。

他眼前多了兩個人，併肩擋住了他的去路。

這兩個人，剛才都躺在地上，一個是馬元，一個是杜平。

黃二他瞪大了眼，張大了嘴，舌頭似乎打了結：「兩，兩，兩位——」

背後傳來輕柔嬌美的一聲：「黃二——」

黃二轉回身，他看見了，剛才在地上的馬秀秀、羅玲站了起來，剛才在椅子上的「玉蘭香」也睜開了眼，坐得好好的。

他嚇的不由往後就退，「這是——」

剛才挨了一指跪下地的膝蓋又一軟，砰然一聲又跪下了，正跪在了「玉蘭香」的面前。

只聽陳娟娟道：「說吧，我們上那兒找高強？」

黃二急忙抬起了頭：「誰？高強？誰是高強？」

馬秀秀冷然一笑：「別裝蒜了，你是來幹什麼的。」

黃二道：「我是見鬧事的走了，過來看看——」

羅玲道：「眞有那心，你是不是過來得太晚了，再說別人都沒那個膽過來看，難道你的膽比別人大。」

黃二道：「不，我——」

陳娟娟道：「你的膽是不小，一見這兒的情景，不但沒嚇到，反而進來了。」

黃二道：「玉姑娘是我該死，臨時起了邪念——」

他的理由，似乎都說得通。

馬秀秀道：「這麼說，是你色膽包天了。」

馬元冷哼一聲，右掌五指如鈎，已落在了黃二的左肩「肩井穴」上。

也就在這時候，黃二忽地一聲悶哼，腰一挺，身子一仰，往後便倒。

只聽羅玲叫道：「外頭有人。」

• 慕容美

黃二死得眞可憐！他是個道地的卑微人物，連當奸細的資格都沒有，只不過一時貪了幾兩銀子的賞賜，不想就換來了這樣的下場。

羅玲警告大家：「外面有人！」

其實也是句廢話，暗器都打進屋子裏了，外面怎會沒人？這人打出暗器的目的，是爲了殺黃二滅口，他自己當然不會留下來代替黃二的位置。

大家亂了一陣，毫無收穫。

這等於是張開大網捕魚，結果一條像樣的魚也沒有網到，只在網眼裏撈到一隻毫不起眼的小蝦子。

陳娟娟安慰大家道：「諸位不必慌亂，且耐心等到今夜三更，一切依約行事，到時候再隨機應變吧。」

於是，大夥兒收拾了黃二的屍體，吩咐灶下送來酒食，吃完便在蘭香小築內養神。

×× ××

二更時分，衆人齊集城外的沙河渡口，靜靜等待。

黃河水流不穩，就連大白天，渡口的生意，也極爲冷落稀鬆，這三更半夜的，連蟲鳴鳥叫之聲也聽不到一聲，更是荒凉得叫人會起鷄皮疙瘩。

他們一行人七人：八臂天王馬元、金銀手杜平、陳娟娟、馬秀秀、羅玲以及兩名轎伕。(他們安排陳娟娟坐轎，爲的是表明陳娟娟不會武功，以免引起高強的戒心)。

到達渡口之後，連個坐的地方都沒有，還好這時正是初秋天氣，晚上不冷也不熱，大夥兒便在河岸上選了乾淨處坐下。

這時，馬元和杜平的神色都很不自在，他們爲了要省下那兩顆萬應解毒丹，所沾鏢形紙束上的毒藥已漸漸發作，任他們已以內力封住重要穴道，渾身仍泛起一股痠痲的感覺。

等會兒面對摘星手高強，如被逼非動手不可，以他們現在這種狀況，將如何是好？

兩人正愁慮間，羅玲忽然低聲驚呼道：「他們來了。」

不錯，從渡口上游，這時忽然打一片榆樹林閃出十多條人影，爲首之人，正是那個高傲不可一世的摘星手高強！

高強身後，也有一頂青布小轎。衆人猜測，轎中坐的，可能就是那位「神力小王爺」！

神力小王爺天賦異稟，神力天生，自幼也練得一身好武功，爲什麼要坐着轎子來？

難道小王爺也已中了奇毒，已失去行動能力？

八臂天王馬元勉力提氣，儘量不使自己露出一絲毒性發作的樣子，緩步上前，一抱拳道：「高公子言而有信，馬某人佩服——現在咱們怎麼個交易法？」

摘星手高強淡淡一笑道：「兩個字：公平！」

馬元佯作開朗地哈哈一笑：「公子快人快語，更使馬某人佩服之至。那麼，咱們

武俠接力

殺手列傳

兩位和平使者的毒如何？」

高強微笑道：「你們一共幾個人看過那份鏢形柬帖？」

馬元坦然道：「兩人。」

高強微笑道：「好！」

他伸手黑披風裏摸出兩顆藥丸，又道：「我這邊中毒的只有我一人，只要你們一顆解藥就夠了。」

馬元也摸出他剛才省下未吃的那顆萬應解毒丹，互喊一聲：「一、二、三！」同時擲出自己手中的藥丸，再同時將對方擲來的藥丸接住。

陳娟娟不是說過：萬應解毒丹，什麼毒都能解除，就是解不了沾衣無影毒嗎？那麼，現在馬元將一顆萬應解毒丹丟過去，要爲對方解除沾衣無影毒，豈不是個大騙局？

不錯！騙局。一個不折不扣的大騙局！一個不得不騙的騙局，也是個除此別無他法的騙局！

因爲使毒的馬娟娟已經表明，沾衣無影毒根本就沒有解藥。連製煉這種毒藥的人，都無藥可解，別人又能怎麼樣？

現在，馬元只望這種萬應解毒丹多少發揮一點藥效，別讓高強當場拆穿，否則，底下的事情，就不太好辦了。

馬元想著，一面將解藥分給杜平一顆，三人同時服下。隔了一袋煙光景，高強首先打了個哈哈道：「不錯，果然有效，現在舒服多了！」

馬元不禁暗暗唸了一聲「阿彌陀佛」！同時他也有些懷疑，是高強產生了錯覺？還是「萬應解毒丹」眞對「沾衣無影毒」有效，甚至連陳娟娟姑娘都不知道？

底下輪到「換俘」了。陳娟娟是自己要過去的。馬元本來不願這樣做，及至知道她是「正義殺手」田紅線的傳人，有著一身深藏不露的武功，足夠自保而有餘，也就不再堅持了。

陳娟娟正待移步之際，馬元忽然右臂高舉道：「陳姑娘且慢，馬某人想先看看『神力小王爺』目前的身體狀況！」

這是個很合理的要求，高強臉上閃過一絲尷尬之色，他吶吶地道：「這兩天小王爺好像有點不舒服，我這裏……已替他……準備好了兩顆藥丸……」

馬元也不去揭穿他，只注目問道：「藥丸吃下去，症狀要多久才會消失？」

高強道：「大概總得半炷香吧!?」

馬元道：「好，請給他服藥，我們可以在這裏等。當初我們議定的，是換人，可不是拿一個健康的人換一個病人。」

高強意圖取巧不成，只好再掏出兩顆藥丸，送去小轎中，讓被藥物制住的神力小王爺服用。他送去藥丸後，立即向後退了兩步，同時招手叫來兩名壯漢，分站在他的左右。

神力小王爺只有十七歲，脾氣相當暴躁，一個不如意，隨時都會出手打人。他神力天生，又會武功，一般人很難伺候得了，連摘星手高強，都對他頭疼得很。

他現在爲小王爺解毒，就是怕小王爺體力恢復，又要向他動武。

過了大約半炷香之久，忽聽布轎中小王爺大罵道：「你們這批王八羔子，任意折磨咱王爺，到底算是啥玩藝？不把你們送到內務府辦上一辦，諒你們也不知道厲害！」

高強上前一步，故作謙遜地道：「回稟小王爺，刑部總捕頭馬元馬大人，現在帶了人來，就在外面，恭迎王爺。」

小王爺忽然咦了一聲道：「我的黃馬褂兒呢？」

高強立即招手從一名部屬手上接過一個小包袱，躬身送去轎中道：「前天天氣太熱，怕王爺穿了不舒服，特地爲王爺脫下清理了一番，現在請王爺賞受。」

轎內嗯了一聲，沒有開口。接着，門簾一掀，一個服飾豪華，神態很有氣派的少年人，緩緩走出轎外。

他抬頭四下望了一眼道：「馬大人何在？」

馬元上前拜見道：「卑職在此。」

這時，神情顯得最緊張的，便是高強。他怕小王爺再上前兩步，到了馬元這邊，而這邊的陳娟娟卻不過去，逼得他翻臉動手搶刼，豈非大大失算？

好在就在小王爺走過來的同時，陳娟娟也移步往那邊走去，高強這才暗暗鬆了口氣。

互贈解藥，互換人質，一切照約行事。兩項任務完成後，馬元下令撤退。金銀手杜本悄聲道：「報告總座，屬下已暗中傳令，調來勇字營捕快六十名，就在下游半里許，咱們這邊退後少許，立即命勇字營的兄弟們掩上前去，殺他一個措手不及如何？」

馬元皺眉道：「你要娟娟姑娘的一條性命？」

杜平道：「娟娟姑娘應該有保護自己的能力。」

馬元冷笑道：「你把高強的能力估得太低了！」

××　××

摘星手高強的確是一位不可低估的人物，他的奸詐與偽裝功夫，幾幾乎使聰明的陳娟娟姑娘都陷入萬刼不復之身。

馬元等人撤走後，他衣袖一揮，也押着改由娟娟姑娘乘坐的布轎，進入三里外的另一座密林中。

這時，已近黎明時分，娟娟姑娘由兩名小使女攙扶下轎，走進一間草堂，高強近前陪笑道：「姑娘太勞累了吧？」

娟娟姑娘道：「還好——」

她兩個字剛剛出口，高強突然出手如風，點了她雙眉兩處要穴。

娟娟姑娘倒退一步，訝然道：「你——這是什麼意思？」

高強嘿嘿一笑道：「少來了，我的大姑娘。在香蘭小築，我只接近姑娘一人，我這一身毒，是那裏來的？姑娘用毒手法如此高明，要說不會武功，誰肯相信？」

娟娟姑娘強持鎮定道：「閣下意待如何？」

高強哼了一聲道：「爲了你，我放了價值連城的小王爺，主要的就是嚥不下這口氣，我要在你身上慢慢補償過來。」

娟娟姑娘沒想到此人如此深沈不露，知道免不了一頓折辱，索性一咬牙，閉口不言。

高強吩咐兩婢女關上大門，點上一盞油燈，然後把娟娟姑娘放在木床上，全身剝得精光，在燈下仔細撫摸欣賞，嘴中不停說些穢俗不堪的猥褻言語。

高強輕薄一會兒，一隻手放在娟娟姑娘身上某處不該放的地方，忽然輕輕呻吟了一聲。

兩婢誤會他的意思，一起低下頭去道：「小婢告辭，公子該熄燈休息了。」

「不，不。」高強抬起頭來，臉色很蒼白，目光轉向娟娟姑娘道：「我中的毒，並沒有眞正解除是不是？」

「是！那叫做沾衣無影毒，根本就沒有解藥。」娟娟姑娘的神情很冷峻：「而且，我知道你把本姑娘弄來，少不得還要輕薄一番，所以又在身上各處你必然不肯放過的地方，又敷了一層毒粉，所以你毒性才會發作得這麼快。」

高強忽然露出一種可怕的、充滿淫邪之意的笑容道：「我中了你們的陷阱，我是死定了，但在我臨死之前，決定要了一下心願，先跟你……」

他說著，神色一僵，語音突然中斷，便帶著那抹笑容，往後倒去。⛵

武俠接力第六檔

花家班

將在下一期刊出

武林五俠・武俠接力

殺手列傳

第六部　花家班

●文／（依接力順序）慕容美・臥龍生・秦紅・諸葛青雲・獨孤紅
●圖／鄭問・題字／傅狷夫

武俠接力　殺手列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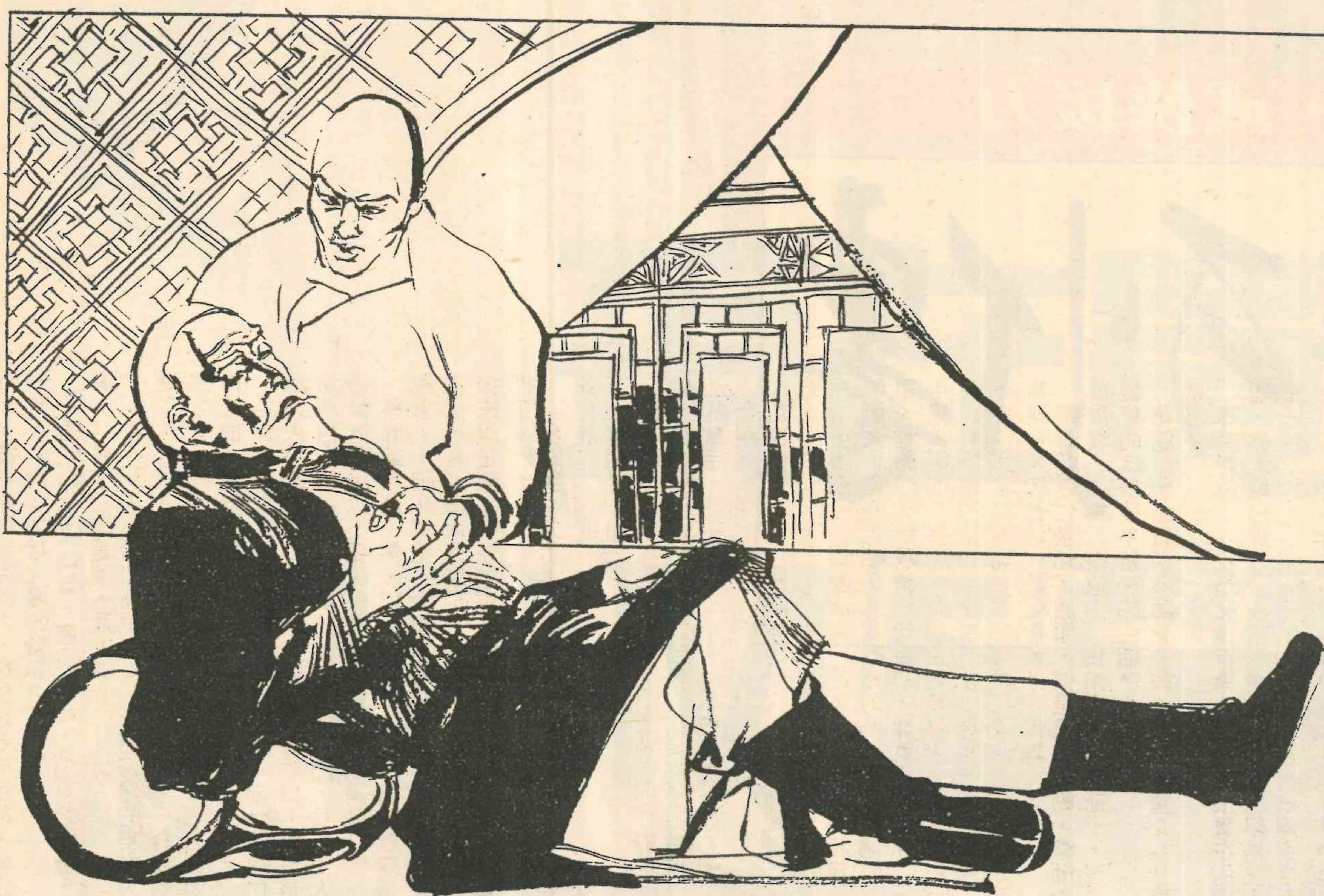
・慕容美

荊州花家班的馬戲團來了，這在洛陽，是件大事。

對洛陽金刀馬大爺來說，更是一件大事。

花家班的馬戲團，很多人都看過，也都說，一般說起來，演得並不好。這是個家族班子，從領班的鄉長到餵牲口的小廝，都是花家一族中人。

團主花逢仁年紀已經老大不小了，鬍子白了，背也駝了，當年最拿手的八八六十四路虎牢刀法，也很久沒耍了。



●花大扶住了花達仁。

武俠接力　豺手列傳

不是他不想要，而是他實在要不動。

他的三個兒子，花大，花二，花三，長相平凡，武功有限，也不是叫座人物，每次出場，只能翻幾個空心觔斗，博得一片彩聲，便散去四週把場子，換由別人出場。然後，緊接着出場的，便是花達仁的幾位孫女兒。大家爭着要看的，也就是這四位花家的第三代。

這幾位花家姐妹，人如其姓，色藝雙絕，長相如出水芙蓉，人見人愛。

三年前，花家班到洛陽來過一次。那時候，金刀馬大爺便看中了當時才十六歲的花彩霞。但是，當時的馬大爺雖然看了心動，却不敢付諸行動。因為那時候他的六姨太太潘巧姣還健在。他縱然吃了熊心豹膽，也惹這位六姨太太不起。一半是惹不起這位六姨太太本人，一半是惹不起她的哥哥潘彪。

潘彪是關洛道上的第一號狠人，有個外號，叫潘太歲。

在名義上，這郎舅倆，金刀馬大爺雖然年長位尊，但在私底下，馬大爺却怕極了他的這位小舅爺。因為潘彪有個很不好的脾氣，說翻臉，就翻臉，天皇老子，他也不會放在眼裏。

去年，潘彪因酒醉犯了命案，被官府收在大牢裏，潘巧姣則飲食不愼，得了時症，一命嗚呼。

當時，馬大爺自然很難過了一陣子，現在聽說花家馬戲班子來了，馬大爺馬上有了另一種想法。

假如潘巧姣不死，潘彪不被送進大牢，花家班子來了，他能怎麼樣？如今，兩道障礙都去了，花彩霞自動送上門來，他不逮住這個機會遂了心願，豈非白活了這一輩子？

所以，花達仁來到洛陽的第二天，依例先拜碼頭，登門求見。馬大爺放出話去，說都是老朋友了，不必客氣。等收了場子，再來我這裏，馬某人擺酒慶祝，到時候大伙兒好好喝一杯。

花達仁不敢不識抬舉，自然唯唯稱是。

花達仁說什麼也想不到馬大爺年齒如此之尊，竟會打他第三個孫女兒的歪念頭。其實，馬大爺想轉的壞念頭，還不止此。

花彩霞排行第三，上面的兩個姐姐，一個叫花如意，一個叫花繼芬，下面的一個小妹妹，則叫花招弟。

四姐妹都是相差一歲，尤其是花招弟，三年前到洛陽來，還只是個半生不熟的毛丫頭，想不到三年不見，竟出落得比花彩霞還要美艷動人。

依了馬大爺的意思，眞想把四姐妹一起收下來，順序一直排到第九房。

馬大爺在關洛道上，是頭號人物，年紀也才不過四十七、八，有錢又有勢，他有這種想法，又有誰敢違抗？

花家四姐妹的姿色，果然轟動了整個洛陽城，五天演了十場，每一場都是人山人海，萬頭鑽動。每隔半炷香，收一回賞金，每一次都錢如雨下，更雜著不少銀錁子，五天十場下來，足足收進了四百多兩銀子，這是一筆大數目，夠他們這一團吃上個一年半載的了。

五天演期過去，應遠從長安和開封趕來的民衆要求，再加演了二天四場，又多收了一百多兩銀子。

到了第七天，十四場演滿，花達仁決心收場。他們這一行，也有他們的規矩，那就是寧可讓觀衆「意猶未盡」，決不能讓觀衆「倒了胃口」。

他們能耍的幾套，無非是走鋼索、巧翻索梯、跑馬耍大刀、盤罈子、猴子騎象、疊羅漢、馬跳火圈、變戲法等等，玩久了，自然會起膩。

到了第八天，花達仁不敢壞了規矩，決心拿出十多兩銀子，辦了六色厚禮，抬到馬府。

馬府已經擺了兩桌酒席，男席女席各一桌，由馬大爺的二房到五房陪花家姐妹坐一席，馬大爺則和一位師爺陪花家父子坐一席。

戲班子裏幾個打雜的小廝，則由馬府下人陪著，在廚房裏另外開了一席。

這一頓酒，有十幾道菜，馬大爺沒有在酒菜中使手脚，大家都吃得很愉快。馬大爺安排的，是另一個手法比較溫和的陷阱。

今晚的重責大任，都落在四姨太太身上。

四姨太太名叫秦紅玉，藝名粉菊花，是唱河南墜子出身，為人伶俐而乖巧，很得馬大爺的歡心，她今天的任務，便是設法將花彩霞灌醉。

這一頓從申時開席，一直吃到戌初，在馬大爺的安排之下，與宴者幾乎人人都醉了。

散席之前，第一個離開桌子的，正是並沒有幾分醉的馬大爺，藉口當然是不勝酒力。馬大爺回到什麼地方去了？四姨太太的香閨，一心只等著「辦好事」。

又隔了不到半個時辰，大廳中酒席散了，花家父子，都被府中管事，招待到客房中安歇了，花家四姐妹，則被四位姨太太，一人一個帶進了自己的臥房。

花彩霞迷迷糊糊的被粉菊花帶進臥室，根本不知道馬大爺已在床上等著她。她醉眼惺忪中，又被粉菊花灌了兩顆「醒酒藥丸」，上床之後，口乾舌燥，朦朧中轉身便把馬大爺一把抱住，口中喃喃不已，雙頰暈紅如火，馬大爺如獲至寶，那肯放過這塊到口的肥肉？

馬大爺曾經討過六位姨太太，在某一方面，當然有他的一套。

他儘量克制自己的衝動，使出溫柔手段，深怕驚醒了花彩霞，花彩霞藥力發作，理智完全喪失，就像在做一場春夢一樣，被馬大爺奪走了自己的貞操。

馬大爺最歹毒的地方，是他在四姨太太房中養了一會神，竟又悄悄起身，走去五姨太太房中，在恍惚中，把花招弟也給糟蹋了。

然後，在朦朧中，才回到自己的書房，心滿意足的睡他的大覺去了。

第二天近午時分，花家姊妹相繼醒來，老三、老四看看環境，都沒有什麼異樣，但總覺得自己的身體，有點怪怪的。她們下意識的感覺昨天夜裏，一定出了什麼事。但是，出了什麼事呢？

她們年紀輕，未曾有過這種經驗，既不知道怎樣開口問，也不好意思開口問。

最後，身體上的異樣感覺，愈來愈明顯，她們終於想到，昨天晚上，酒醉之後——然而，那個男人是誰呢？

他們一家，到了前廳，用過酒飯之後，花家父子四人，忽被府中師爺請去書房，花家四姐妹，則由四姨太太秦紅玉及五姨太太蘇金枝陪著在客廳裏散坐閑談。

在書房中，蔡姓師爺拿出大托盤，裏面包了兩封沉甸甸的銀子，大約一封總在百兩上下，蔡師爺含笑道：「府上的兩位小姑娘，乖巧玲瓏，我們老太爺看了很喜歡，想收——咳，收在膝下，作為義女，不知賢父子意下如何？」

洛陽馬大爺的財勢和地位，花達仁當然清楚。但是，花達仁不想攀這一門親。

「這個，倒是老夫事先沒有想到的。」花達仁含笑婉拒道：「現在，我們還得趕去長安，順便繞漢中跑一趟，關於這結親之事，老朽看來，還是暫緩一下再說罷。」

那位蔡師爺忽然不懷好意地笑笑道：「兩位令孫女說小也都不小了，結這門親，對她們都很重要，老太爺何不問問她們自己？」

花達仁是個生性耿直的江湖賣藝漢子，根本就沒有聽出蔡師爺的弦外之音，聞言不禁心中暗暗有氣。

「用不著問了！」花達仁儘量容忍著道：「她們兩個，都還不到二十歲，我這個做爺爺的，還做得了主，這事以後再說罷！」

蔡師爺經過馬大爺交代，這門親事結不成，他可承擔不了，心中一急，話也就說重了。

「花大爺執意如此，別人當然無法勉強。」他乾笑著道：「只怕，將來，花大爺再回頭來求我們馬大爺成全這件事，那時候，嘿，嘿，大家面子上，就很難看了。」

花達仁勃然大怒道：「這是什麼話！我們靠賣藝維生，人窮志不短，這次就是不到洛陽來，也一樣不是沒有飯吃！」

蔡師爺仍然奸笑著道：「話這樣說是不錯的，但如今你們已經到洛陽來過了，有些事實已經不可能改變了，又何必一定要堅持到底——」

花達仁人雖耿直，但也在外面跑過這幾十年，人情世故，見識多了，一聽蔡師爺這樣說，便覺話中有話。

於是，他注目問道：「師爺用這種口氣說話，是不是另有含意？」

蔡師爺笑著道：「好說，好說，總之，花大爺還是先跟兩位令孫女打個商量吧!?」

花達仁聽了，半晌作聲不得，他直楞楞地坐著，臉上紅白不定。最後，一陣微喘，忽然雙手掩胸，花白鬍鬚一陣顫動，嘴巴一張，驀地噴出一口鮮血，往後便倒。



•臥龍生

花大、花二二個箭步標過去，一左一右的扶住了花達仁，花三却掏出手帕，揩拭父親嘴邊的鮮血。

花家班的大小事務，一向都由花達仁作主，花氏三兄弟一向是聽命行事，數十年如一日的磨下來，三兄弟簡直成了反應遲鈍的木頭人。

三兄弟全神貫注在救人上，竟然忽略了戒備。

如若馬大爺在書房中設有埋伏，這三兄弟連死也死得糊糊塗塗。

幸好，金刀馬大爺旨在逼親，沒有傷人的打算。

三兄弟一陣推拏敲打，花達仁吐出了一大口鮮血後，終於醒了過來。

對花達仁如此激烈的反應，蔡師爺有些大出意

外，一個常年跑江湖的人，應該是老於世故，明白利害，怎會有這樣火爆的脾氣？

花達仁喘了兩口氣，霍然站起，指着蔡師爺，說：「你……你是說，我的孫女……」

「花老爺子，你那幾位孫女，全都好好的坐在大廳中，她們在我們老爺幾位如夫人陪同下，有說有笑……」蔡師爺輕輕吁一口氣，說：「你老人家氣得吐血，划得着麼？」

「但願如此！希望她們都毫髮無損……」花達仁餘怒未息的說：「我們跑江湖，賣藝餬口，可也是清清白白的人家，誰要是存心欺侮我們，我花某人這條老命可以不要，是非黑白要分辨個清楚？」

蔡師爺冷然一笑，道：「花老爺子，這話就說得嚴重了，跑江湖第一大事，招子要亮，在這個關洛道上，金刀馬大爺說他是第二號人物，可是誰敢站出來說是第一，花老爺子如想耍狠，那可是找錯廟門了。」

「我知道金刀馬大爺是關洛道上的名人……」花達仁說：「但走江湖講的是一個理字，有理走遍天下，無理寸步難行……」

「花老爺子，江湖上也有一句話，叫作弱肉強食，你自掂掂看，眞要鬥起來，花家班是不是馬大爺的敵手，我說句老實話，說你們是鷄蛋碰石頭，還是說的客氣了。」

花達仁道：「這洛陽城可是大地方，難道就不講王法了？」

「王法……」蔡師爺笑一笑，道：「講胳膊粗、拳頭大，你花老爺子比我姓蔡的高明，如果講打官司、跑衙門，恕我誇一句海口，你就差得太遠了，再說，衙門八字開，有理沒錢莫進來，馬大爺用個萬二八千兩的銀子，小事一樁，你呢？花老爺子，有多少銀子打官司？未來官司打下來，包管你們花家班是坐困愁城，連吃飯都成了問題……。」

眼看花達仁皺起了眉頭，似是已被說動，蔡師爺重重咳了一聲，接道：「我如是你花老爺子，現在盤算的該是後半輩子的生活？……」

花達仁抬頭看了蔡師爺一眼，冷然說道：「什麼意思？」

蔡師爺道：「我是交淺言深，但却是很實在的問題，你大概已經六十多了，幾位公子，也都是三十幾近四十的人，還能耍幾年大刀？走幾年鋼索？至於四位姑娘，雖然藝事正盛，但歲月催人，大都已經到了適人的年齡，不錯，他們一個個都長得花枝人樣，美艷動人，但走江湖賣藝的人，能找到什麼合適的人家呢？書香門第不能娶，一般人家不敢娶，等下去還不是作人家的姨太太……」

「不行，我花達仁的孫女，絕不能作人家的小老婆……」

蔡師爺笑一笑，道：「木不鑽不透，話不說不明，你花老爺子肯聽我說下去，包管你聽得心平氣和，認爲我說的有理，說不定以後還要交我這個朋友呢？」

花達仁冷哼一聲，沒有接口。

態度雖然不好，但却已有了聽下去的意思。

蔡師爺道：「既然要作小，馬大爺應該是最好的人選了，他是洛陽的巨富，也是橫跨黑、白兩道的人，姑娘們嫁過來，從此不愁吃用，穿金戴銀的，後半世自然是有福好享，也沒有人敢在背後指指點點，說她們是江湖出身，至於你花老爺子，也好趁機會撈一票銀子，圖個後半生的安樂？」

一套似是而非的道理，在蔡師爺鼓起如簧之舌的說詞下，倒也十分動聽，至少是，句句都說在利害的關鍵上。

花大首先被說動，不停的點頭，道：「爹，蔡師爺說的有點道理，這件事，爹可以考慮考慮……」

他已四十出頭，藝事又不精，二、三十年在江湖上奔走、賣命，既沒有受到過觀衆的喝采、掌聲，也沒有演出過賺錢的節目，小時候，是花達仁的龍套，步入中年，又替女兒跑龍套，對這份工作，早已經厭煩透頂。

花二和花三，也是同樣的情形，一個人在一個職業中工作了幾十年，老是冒不出頭，內心中那份倦怠，實是難以形容。

花達仁看看三個兒子，用不著再問什麼，已經瞧出來，一向唯命是從不太用腦子想問題的兒子，已被蔡師爺的攻心言詞說動。

他雖然脾氣暴躁，但却是眞正的老江湖了，這三個平日木訥寡言的兒子，一旦被人說動了心意，會有些什麼樣的反應，完全無法預料，四個小孫女的心意如何？也是無法預知，她們可能早就厭倦了這等江湖賣藝奔波勞苦的日子。也許，她們早就和馬大爺商量好了，同意留在馬家，也許……。

花達仁突然間感到很孤單，窩了一肚子怒火，竟然發不出來。

蔡師爺突然哈哈一笑，望著花大，道：「花兄，你覺得蔡某人說的是不是有些道理？」

花大點點頭，道：「有道理，很有道理……」

蔡師爺的目光，掠過了花二、花三，接道：「二位呢？如若覺得兄弟說的不對，儘管指正，兄弟是洗耳恭聽。」

花二、花三竟然和花大一般的點點頭，道：「我們的看法，和大哥一樣。」

離間成功，花氏兄弟已經完全被蔡師爺說服了。

花大道：「我們三兄弟只有四個女兒，却沒有兒子，花家班也很難再繼續下去，不過，女兒們都還年輕，再撐個六、七年，沒有問題，六、七年後，那就很難說了。但蔡師爺，還沒有把事情說清楚，我有些不太明白……」

蔡師爺心中忖道：好啊！你想挑明了說，那倒是一刀見血，事情一下子就弄個清清楚楚了。

心中念轉，口中說道：「花兄說的是，兄弟的意思，馬大爺既是看上花家的姑娘，這件事該怎麼辦？也該說個清清楚楚，譬如說，你花兄今後要怎麼生活，要多少銀子才能過個安安樂樂的下半生，都要先說明白。」

花大道：「對！蔡師爺，你看，這件事該怎麼個說法？」

他第一次和人談交易，一下子過足了癮頭，把站在旁邊的老子，竟然給置諸腦後了。

花達仁差一點跳起來，破口大罵，但他火上心頭時，又忍了下去。

他發覺了這件事，是早已經過了仔細的佈局，事情的表面上雖然十分和緩，但暗地裏却是兇險十分，馬大爺一直不肯露面，顯然是在等待結果，不論自己是什麼態度，人家都已經早有了準備，兵來將擋，水來土掩，這件事，已經不是毛躁火爆能應付得來，現在的局面是，能不開口，最好是不要開口，免得說錯了話，日後改口不易，現在，蔡師爺既然找花大談判，自己最好就裝聾作啞，花大任何的決定，日後，自己都有權推翻。

老狐狸就是老狐狸，主意打定，立刻閉目靜坐。

蔡師爺看看閉眼靜坐的花達仁，心中暗笑，你平常把銀子握得太緊，幾十歲的兒子，完全沒有用錢的自由，一旦他們有機會弄到大把銀子時，你這個老子就被擺在一邊了。心中覺着好笑，口裏却說道：「花兄，既然不恥下問，兄弟就直言無隱了……」

花大道：「對對對，說得越清楚越好！」

蔡師爺道：「明白點說，花大兄，你想要多少銀子，當然，花二、花三兄，都該有一份，花老爺子嗎？自然是更少不了啦！」

花大道：「難就難在這個價碼很難開了？」

「其實，並不難……」蔡師爺說：「你花兄，可以算一算，要買多少田地，夠你吃用，要多大一處宅子，你才住得舒服，當然，長工、丫頭，這些都該算上，一年收租多少，開銷多少，還餘多少，才夠你花兄吃喝玩樂用，手頭上，還得有點現金，放利息，做生意，都是現來現往，這樣，才不會一下子被錢卡住，才會過得安逸舒服。」

花大道：「不錯，你蔡師爺，實在想得周到，可是這要多少銀子呢？」

蔡師爺暗暗忖道：好小子，眞是沒有出息，要我搬着指頭教你呀？

心中暗罵，口裏說道：「花大兄，這麼算吧！一畝地，一年可收四斗租，一百畝地收租四百斗，大口小口，一月一斗，連丫頭帶長工，算你家裏十口人，一個月吃十斗麥子，這可都是吃的白麵饅頭，一年一百二十斗，還有二百八十斗麥子，給你花大爺換銀子花，夠你開銷了吧！」

花大點點頭，道：「夠了，夠了，可是要蓋座宅子，也不是簡單事啊？」

蔡師爺道：「簡單，簡單，青磚作牆的大瓦房，大概要十兩銀子蓋一間，一處四合院，蓋上十六間房子，再加厨房、糧舍，二百五十兩銀子，蓋得很氣派了，一百畝好地，大概八百兩銀子可以買到，有一千五百兩銀子，你花兄什麼都有了。」

花大笑一笑，道：「一千五百兩銀子，有九十六斤重，我花大這一輩子，也賺不到這麼多銀子。」

蔡師爺道：「只要花兄答應了馬大爺的親事，一千五百兩銀子，包在我姓蔡的身上。」

花二、花三，突然接口道：「蔡兄，我們呢？」

蔡師爺道：「一樣，一樣！兩位跟你們大哥一樣，每人一千五百兩銀子？」

花大這才想起來爹還坐在一邊，看看花達仁，道：「對了，蔡兄，我爹這一份是多少？」

蔡師爺道：「自然不會少於一千五百兩了……。」

花達仁突然睜開了眼睛，道：「蔡師爺你說了半天，是說的那一個，我花某人有四個孫女啊？」

• 秦紅

蔡師爺摸摸嘴唇上的短髫子，乾笑兩聲，這才說道：「我們馬大爺的意思是四個都要——」

花達仁一聽，氣炸了肺，霍然起立，瞋目厲聲道：「你說什麼？!」

蔡師爺忙道：「花老爺子且慢動怒，要是四個不成，兩個也行，不過……」

他說到這裏，故意停住，向花二、花三掃了一眼，才又說道：「如是兩個，那價錢就不一樣了。」

花二和花三頓時心慌，唯恐拿不到那一千五百兩銀子，前者立刻向父親說道：「爹，馬大爺財大勢大，人又挺豪爽的，這樣的人打燈籠也找不到；那四個丫頭從小在一起，若是硬將她們分開，別說她們心裏難過，咱們花家班的馬戲團也一樣演不成，而且咱們帶走的兩個一定會怪咱們偏心——」

花達仁氣得滿面通紅，忍不住破口大罵道：「畜生！畜生！爲父平日是怎麼教導你們的，想不到你們竟是這般沒出息！」

花大顯然打定主意要出賣女兒，以換取後半輩子的享福，竟然不懼父親的盛怒，接口道：「爹，我看這件事可問問她們姊妹，她們肯，這門親事就這麼決定，若是不肯，咱們便帶走，如何？」

蔡師爺不等花達仁開口，立刻附和道：「對！對！這樣最好不過——來人哪！去把花家四位姑娘請出來！」

不多久，花家四姊妹都到書房裏來了。

花如意和花繼芬沒發生什麼事故，神色如常；花彩霞和花招弟則因今早醒來後，感覺身體異樣，心中一直在犯疑，這時被帶入書房面對祖父等人，女兒家的敏感，使得她們表情很不自在。

花達仁這回不讓兒子開口，搶著說道：「你們都出去，還有蔡師爺也請迴避一下，花某人要私下問問她們的心意。」

花家三兄弟不敢違拗，順從的退出書房；蔡師爺成竹在胸，亦含笑起身離開。

花老爺子等他們都出去之後，便以嚴肅的表情問道：「妳們老老實實的告訴爺爺，昨天晚上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花彩霞和花招弟一聽此言，心中的懷疑自是更爲加深，不覺玉面泛紅，垂首無言。

花老爺子一看她們那副模樣，心中已然明白她們被糟蹋了，但却誤會她們願意留在馬府。在這一刻，他眞是又生氣又傷心，如是壯年時候，他有幾條命都會去找金刀馬大爺拚掉幾條，但是如今的他已垂垂老矣，三兒子又是那麼沒出息，再加上考慮到四個孫女兒「生米煮成熟飯」的名節問題，要是自己堅持不答應，她們一定會自盡以全名節，那時候花家班非但瓦解，而且傳出去也很難聽，與其人財兩失和花家的顏面無存，不如就……

他想到這裏，不禁老淚奪眶而出，頓足悲嘆道：「罷了！罷了！」

× × ×

又一個夜晚來臨。

馬府中最高興的人自是金刀馬大爺了，他原期若能將花彩霞和花招弟納爲七、八姨太便已心滿意足，沒想到自己眞是艷福不淺，只不過花了幾千兩銀子就得到了四個嬌滴滴的美人兒，因此整天笑不攏嘴，太陽剛下山，他就迫不及待的入房去「寵幸」花如意了。

不過，還有一個人也很高興，這個人就是蔡師

武俠接力

殺手列傳

爺，他等到初更時分，悄然離開自己的臥房，閃閃躲躲的來到馬府東面一座小院落，四顧無人，隨即一個飛騰，輕巧的越牆而入。

這座小院落，是金刀馬大爺的元配夫人慕容娥的居處；慕容娥年已四十出頭，雖說風韻猶存，却早已失寵於丈夫，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金刀馬大爺難得有一兩天進入這座小院落，唯一可以告慰的是：她的元配夫人的地位，倒是還屹立不搖，馬府上下沒有人敢瞧不起她。

蔡師爺跳入小院落，再一個飛撲就到了一間精美的閣樓陽台上。

敢情，他不只扮演「師爺」的角色，竟還是一個身懷絕技的武林高手呢！

他伸手輕輕敲了兩下樓窗，那扇樓窗立刻開啓，出現在窗口上的自然是那位慕容娥了，她以埋怨的表情輕聲道：「你好大胆，現在才初更呢！」

蔡師爺也輕聲道：「不妨，他現在正忙著，動一萬個腦筋也不會想到來妳這兒。」

語畢，隨即越窗入房。

那扇樓窗也隨即關上，一切恢復寂靜。

窗內便是慕容娥的臥房，所有的家具自是精美絕倫，特別是那張牙床，據說當年金刀馬大爺花了千兩銀子訂製的，不但雕功細緻，而且三面都嵌著銅鏡，兩個人在床上，可以變成八個人。

慕容娥身著一襲輕紗睡服，在朦朧的燈光下，那仍然苗條的身體隱約可見，對於一個中年男人來說，她仍然是深具魅力的。

她在床沿上坐下，仍帶著埋怨的口氣道：「以後不可以這樣早就來，你忘了去年被那潘賤人撞見的事了？」

蔡師爺在她身邊坐下，一邊脫鞋，一邊輕笑道：「沒有忘記，不過她在第二天清晨還沒向馬大爺報告的時候，就得了急症死了。」

慕容娥微微一笑道：「你別得意，下毒的事可一而不可再，再有人暴斃，我那賊漢子可就不會認爲是急症了。」

蔡師爺道：「總之妳放心，咱們的事縱然被妳丈夫知道了，動武我也不怕他，妳知道我的能耐。」

慕容娥道：「聽說你又幫他弄到四個姑娘？」

蔡師爺點頭道：「不錯，是荊州花家班馬戲團的四個姊妹，今天晌午時分，我已將花家父子等人打發走了。」

慕容娥嘆道：「眞是作孽！」

蔡師爺笑道：「他很風流。」

慕容娥一哼道：「風流？騙財騙色也叫風流？告訴你：我這一生還沒見過比他更下流的人！」

蔡師爺又笑道：「風流和下流有時很難分別，就以咱們來說，到底應該算是風流還是下流呢？」

慕容娥生氣道：「你這話甚麼意思？我慕容娥和他結褵二十載，却守了十八年活寡，我的青春等於完全葬送在他手裡，難道他可以娶七、八個姨太，我就不可有個奸夫？」

蔡師爺伸手去攬她的腰肢，含笑道：「好了，別談這些，他享受他的，妳享受妳的，彼此各行其是也很不錯嘛！」

慕容娥拿開他的手，道：「你這次又做了他的幫兇，這會遭報應的……」

蔡師爺失笑道：「這話不對，我這個『幫兇』是妳花錢請來的呀！」

慕容娥沉默半晌，忽然也笑了，道：「你可明白我三年前推荐你進入馬府當師爺的眞正目的麼？」

蔡師爺在她臉上親了一下，說道：「當然明白，因爲妳需要一個男人。」

慕容娥道：「我還有一個目的。」

蔡師爺點點頭道：「這個妳不說我也猜想到了，只是我一直很納悶，馬大爺一直到現在都沒看出我有武功，也不知道我的眞實身分，如果妳要我殺死他，那是易如反掌之事，可是妳一直不肯明示，這又是爲甚麼？」

慕容娥眉毛一揚道：「我在等待機會……」

蔡師爺問道：「甚麼樣的機會？」

慕容娥道：「他的死，必須是不能影響我這元配夫人和你蔡師爺的地位，不然的話，他的偌大財產就落不到咱們手裡了。」

蔡師爺又點點頭道：「說的是，如果我殺了他，而被人知悉兇手是我，那我便不能再在馬府待下去，妳也失去了我，這對妳我都不好。」

慕容娥好像想到了好主意，突然一把握住他的手，抿抿嘴唇道：「現在機會來了。」

「怎麼說？」

「那花家四姊妹是不是很甘心做他的姨太？」

「正好相反，今天中午，當她們得知其祖父等人撇下她們走了後，她們四人又哭又鬧，那花招弟還差點咬舌自殺呢。」

「那好，他現在在哪裡？」

「天剛抹黑，他就進入花如意的房中，這會兒可能已轉去花繼芬那兒了。」

「那麼，今夜便是動手的大好機會，你立刻去找他，要緊的是絕對不能被其他人發現。他對你當然沒有戒心，你可以出其不意的殺了他和那花繼芬，然後移屍床上，佈置成花繼芬刺殺他而後自殺的模樣，這樣一來，當大家發現他們雙雙陳屍床上時，便不會懷疑到你我頭上來。」

「好主意。」

「那就快去吧！」

「事成之後呢？」

「我是元配夫人，有權處理一切。」

「我呢？」

「你仍然是馬府的師爺。」

「這……」

「蔡一絕，你眞傻，那賊漢子雖是我的丈夫，却是有名無實，你雖非我的丈夫，却是我實實在在的男人，你還擔心我會虧待你麼？」

蔡師爺想了想，立刻取鞋穿上，說道：「好，我現在就去！」

慕容娥送他到窗口，低聲道：「事成之後，你立刻回來知會我一聲。」

蔡師爺一笑道：「好的，如無意外，頂多一刻時，我就會返回此處。」

語畢，身形一展，飛竄而去。

慕容娥目送他翻牆出去後，輕輕關上樓窗，今夜的行動是她多年來的計畫，成敗關係重大，心情難免緊張，便一直在房中踱來踱去，等待蔡一絕事成回來。

過了約莫頓飯工夫，終於窗外響起了兩輕響，她料定蔡一絕必已得手，心中大喜，趕緊上前開窗——

一條黑影一竄入房，她看清之下，大驚失色，後退顫聲道：「你……你……你是何人!?」

●蔡師爺跳入小院落。

武俠接力 殺手別傳

・諸葛青雲

那條一身黑衣，並用黑巾蒙住臉面的黑影，伸手扯去黑巾，露出一張充滿殺氣，也顯得受了相當折磨，有些憔悴的臉龐兒來，冷哼一聲，不悅說道：「問我是誰？慕容娥，才一年左右的時光，你就不認識我？……」

慕容娥發現來人竟是馬大爺已死那位六姨太潘巧姣的哥哥潘彪！不禁愕然問道：「潘彪，你……你越了獄？……」

潘彪不是空手來的，他手上挽了一具圓形革囊，目光斜睨慕容娥道：「我潘太歲，號稱關洛道上的第一號狠人，豈是那麼容易認栽？一年前『天香居』中的那幾杯酒兒，竟醉得我全身無力，開封府的官家捕快，又來得恰恰及時，分明是有人從中弄了蹊蹺!?我入牢七日，便已靜思經過，明白一切，也功力漸復，具有越獄之能！但爲了佈置報仇，免得打草驚蛇，才甘心在『開封大牢』之中，忍辱一年，一面派遣心腹，密雇我昔日江湖舊交『虎牢殺手』，誓殺害我仇人，一面利用這繫獄光陰，苦心加強我所擅『三陰絕戶手』的威力!!直至今日，事機完全成熟，遂今晨越獄，今夜報仇！別的一切，全在意料之中，但我妹子潘巧姣因撞破姦情，竟死在你和蔡一絕兩人的陰謀毒害之下，却是大出我意料之外！」

聽了潘彪這樣說法，慕容娥已知對方早就到了馬家，自己與蔡一絕的背人密語，全被他聽在耳內！

潘彪發現慕容娥神色變化，冷笑說道：「江湖人講究殺人償命，欠債還錢！蔡一絕已然還了債兒，你也不應該讓我妹子在陰間久等！」

慕容娥悚然一驚，失聲問道：「蔡一絕已然還了債麼？他……他……他是怎樣還的？……」

「以血還血，以命償命而已！蔡一絕雖然深藏不露，還算有兩下子，但在我苦苦加功、威力精進的『三陰絕戶手』下，仍舊走不了十個照面……」

潘彪語音略頓，打開手中革囊，往外一甩，蔡一絕的項上人頭，便帶着一陣血腥氣息，滾了出來！

慕容娥心頭一酸，失聲嘆道：「唉！你殺了他，我還以爲你識破昔日陰謀，特地越獄尋仇，是來刺殺老馬!?」

潘彪恨恨說道：「我早已明白去年之事，是老馬在暗中策劃，其主要用意則想獨吞三年前我和他合手所刼的『十萬兩黃河賑災官銀』，但老馬用不着我親手殺他，他也絕對活不過今夜！因爲，我已把執行老馬死刑之責，交給我花了大把銀子，所雇用的『虎牢殺手』！」

「誰是『虎牢殺手』？」

「就是『花家馬戲團』的團主，擅用八八六十四路『虎牢刀』法的花達仁呀！不過，花達仁年齡大了，他已封了『虎牢刀』，改用『紅粉刀』了……」

「甚麼叫『紅粉刀』？」

「紅粉殺人人不知，閻王手段貌西施！花如意、花繼芬、花彩霞、花招弟，不是四柄足以把老馬刮骨消魂的『紅粉刀』麼？」

慕容娥呸了一聲道：「花達仁老不要臉，那是他的孫女兒啊，竟爲了賺你一筆『殺手酬勞』，甘心給老馬糟蹋!?……」

潘彪突然大笑：「江湖中的花招，多得很呢！你怎不看看花達仁三個兒子的那副尊容，憑他們，下得了那麼嬌滴滴、俏生生的種麼？再說，她們的媽媽們呢？告訴你，花氏四姊妹，那一個也非花氏親生，不過是四名各精暗器、貌艷如花，心毒如蠍，手快如風，並都帶着一身都碰不得的風流髒病的江湖女殺手而已！」

慕容娥道：「老馬這可眞叫『終朝打雁，竟被雁兒啄了眼』!?他還以爲花達仁上了他的當，把四個嬌滴滴的孫女兒，給他當了床笫玩物！誰知却是他自己惡貫滿盈，現世現報的，上了吃人不吐骨頭的『殺手賊船』！」

潘彪得意道：「我在『開封大獄』中，整整一年，終日無所事事的專心盤算，還會有差錯麼？我生平，弱點在於一個『酒』字，老馬的弱點，則在於一個『色』字！用『紅粉刀』來殺他，恰好是對症下藥，而以『馬戲團』來掩飾『殺手身份』，也更另具妙用！因爲，『馬戲團』中，有馬有獸，搬運起那爲數頗鉅的『十萬兩黃河賑災官銀』，豈非極爲得力，神鬼不覺!?少時，老馬樂極生悲，死在『紅粉刀』下，他庫房已被搬空，幾個老婆，也全都跟人跑掉……」

慕容娥愕然插口問道：「他的老婆們，會跟誰跑？」

「殺人者，人恒殺之！淫人妻女者，妻女亦恒被人淫！這是報應昭彰，神目如電的千古不磨之理！老馬以爲昨夜佔了便宜，其實在他糟蹋花彩鳳和花招弟之前，他的二姨太、三姨太、四姨太、五姨太，已被花達仁和花大、花二、花三，一人睡了一個……」

慕容娥道：「我……」

一個「我」字才出，潘彪便哂然接道：「你，你是大老婆，偷起人來，也果然堪爲表率！你是跟蔡一絕跑的，他已入了枉死城，你怎麼還不走呢？莫要冷落了你的那位老姘頭蔡師爺啊……」

話方至此，左掌已拂，一股陰寒勁力，直向慕容娥的胸腹撞去！

「太歲」潘彪，被稱爲關洛道上第一狠手，武功當然極好，再加上開封大獄中的一年苦練，所擅「三陰絕戶手」，自然威力更強，他認爲連蔡一絕在自己手下，都未走出十個照面，區區慕容娥，還不是應掌立斃!?

誰知理雖如此，事却不然，就在「三陰絕戶手」那股陰寒勁力，將及胸而未及胸的刹那之間，慕容娥的身形，竟如同一片樹葉般的，借著掌風勁勢，向後飄出數尺……

潘彪是識貨之人，微吃一驚，詫聲問道：「你會輕功中相當難練的『落葉飄』？」

慕容娥飄到那張精美牙床邊，落了下來，伸手取了放在床上的一件奇形兵刃，冷然答道：

「豈僅會施展『落葉飄』，你就多開開眼吧，我還會施展這件外門兵刃『太歲倒』呢！」

話完，把所取兵刃，嘩啦一抖，原來是隻繫有三尺蛟筋的鋼鑄人手！

潘彪先是哂然一笑，忽又想起甚事的，把濃眉雙蹙，詫聲說道：「咦，這種名叫『仙人手』的外門

武俠接力

殺手列傳

兵刃，江湖中，用者不多，但我却在三年前見過一次，負責保運那筆『黃河賑災官銀』的鏢師慕容宏……」

語音至此微頓，「哎呀」一聲又道：「『仙人手』用者不多，『慕容』複姓也不少，你……你叫慕容娥，他……他叫慕容宏……」

慕容娥牙關一咬，厲聲喝道：「反正已到大家揭破面皮算總帳的節骨眼了，告訴你又有何妨？慕容宏是我弟弟……」

潘彪「哦」了一聲，恍然說道：「原來如此！難怪三年前慕容宏在老馬現身走出時，竟滿面堆笑，毫無戒心，才使老馬於極近距離下，突施『五雲捧日攝魂釘』，把慕容宏暨其他一名鏢師，猝不及防的，雙雙一擊立斃，容容易易的將大筆官銀刼走！」

慕容娥舉袖拭淚，目中噴火道：「好，這次由於你和老馬窩裏反，自供罪狀，終告眞相大白！我所忍氣苦等的，也正是這一天！再告訴你一件，足使你這惡賊，心寒膽慍的事吧，蔡一絕的身份，並不簡單，他是『黃河賑災官銀』被刼後，朝廷專派追查此案，七省總捕『神眼金鵰』邱應龍的得力助手！我和蔡一絕決定今夜對老馬翻臉，邱應龍的行踪，必然已到左近，你殺了蔡一絕，那位一向令黑道人物頭疼心跳的『神眼金鵰』，能夠放過你麼？」

潘彪狂笑道：「邱應龍雖在河朔稱雄，我潘彪在關洛道上，又何嘗不是角色？江湖中事，勝者爲強，誰能制得了誰？端須看九夏三冬的修爲藝業！在邱應龍尚未出現，馬金刀生死未卜之前，我先掂量掂量你蓄志報仇已久，並自稱爲『太歲倒』的這隻『蛟筋仙人手』，究竟有多大威力!?」

口中發話，足下一滑，業已把身形欺近到「蛟筋仙人手」這等兵刃難以施展威力的極近距離，再度發出他隱蘊陰寒暗勁的「三陰絕戶手」，向慕容娥那僅著褻衣、峰巒隱約的胸前拍去！

慕容娥果是久蓄報仇之志，這隻帶有三尺蛟筋的「仙人手」，看來只宜作遠距離攻擊？其實，它的厲害之處，却是在引誘對方貼近，才好突施殺著！

如今，潘彪滑步欺身，遞掌發招，雙方距離已近，慕容娥遂也一舉「仙人手」，並悄然按動崩簧，從「仙人手」一伸四屈的那根前伸手指之中，射出一蓬淡黃色的微腥光雨，向潘彪迎面飛灑！

這時，整個「馬府」之中，突然火光大作，人語喧嘩……

●慕容娥使出「太歲倒」。

• 獨孤紅

潘彪果然是關洛道上的一個人物，換個人絕難逃過慕容娥這「仙人手」前伸手指中的毒物一噴，只見他硬演最俗的「鐵板橋」，上身往後一仰，那蓬淡黃色的微腥光雨擦著胸前打過，「噗」、「」連響的打在粧台之上，那座粧台立即冒起了陣陣青煙，被射中的地方硬被燒了幾個大洞，瞧之令人心驚膽戰。

一擊未中，慕容娥就待再次欺身。

只聽潘彪道：「眞是最毒婦人心，慕容娥，外面火起，而且人聲喧嘩，想必是姓邱的跟老馬已經照了面了，老馬如今身體衰弱，加上即將發作的風流髒病，他絕不是姓邱的對手，且讓姓邱的拿下他，送交國法爲我報仇，而我親自手刃你這淫毒賤婦報仇吧！」

話落，他先發制人，身軀一彈，疾若脫弩之矢，向著慕容娥撲到。

慕容娥一咬牙道：「姓潘的，小心風大，閃了舌頭，且看咱們誰手刃誰吧！」

她揮起「仙人手」迎了上去。

這回，潘彪把他的「五陰絕戶手」施展到了極致，不但是專向慕容娥的要害下手，而且對「仙人手」中可能暗藏的殺著，也提高了警覺，極爲小心！

這麼一來，十招剛過就立即顯出了高下，慕容娥的外門兵刃「仙人手」雖然暗藏不少殺著，但是經不起潘彪以雙掌代替兵刃，完全是欺身、短身的纏門，使得那些殺著無從施展，即便施展也必落空，所以就落了下風。

潘彪經驗歷練兩夠，一見自己佔了上風，手上一緊，馬上又是一陣搶攻，十五招剛過，第十六招，慕容娥立足不穩，跟蹌後退，身子一仰躺在了床上。

潘彪如影附形，帶著一陣勁風追到，陰冷一笑：「慕容娥，去跟蔡一絕到陰間軋姘頭吧！」揚起「五陰絕戶手」，猛力劈下。

慕容娥兩眼一閉，就等著靈魂出竅，到陰間去找弟弟慕容宏，會老相好蔡一絕了。

而，就在潘彪那「五陰絕戶手」即將劈下的刹那間，一聲斷喝起自身後：「留神自己。」緊接著，一縷強勁指風帶著破空之聲襲向了腦後重穴！

重穴豈是開玩笑的，又何況是在腦後上。

潘彪用不著來人提醒，他自會留神自己，而且是光顧自己，他一低頭，就勢往左側退，指風落空射過，「噗」地一聲，穿透了紗帳，把牆上射了個洞。

慕容娥一聽話聲就知道是誰到了，睜眼挺腰，一躍而起，一揮掌中「仙人手」，橫掃剛躲過指風，倒退往左，還沒有站穩的潘彪。

潘彪兩次臨危，但却不亂，一穩身形，揚掌拍開了「仙人手」，道：「怎麼，二打一，好啊，一起上吧。」

來人，是個五十多的瘦老頭兒，一臉的精明幹練，他抬手攔住了就待再次出手的慕容娥，道：「我不願落人這個，這個越獄的重犯交給我，妳去幫他們對付姓馬的吧！」

慕容娥沉腕收手，道：「邱老，蔡兄已經——」

瘦老頭兒道：「我知道，所以說把他交給我，」

慕容娥沒再多說，應了一聲，飛身躍起，穿窗射了出去。

出了樓窗，站在小院子的牆上，她才看出，火勢已經相當大了，沒有救火，恐怕也救不了了。

馬家那後院裡，幾條人影交錯飛閃，但那不是救火，而是幾個人圍著一個在打鬥。

那幾個，是「神眼金鵬」邱總捕的助手。

那一個，正是那位「金刀」馬大爺。

她只看了一眼，騰身又自躍起。

照邱總捕的吩咐，照慕容娥她的答應，她應該是去幫那幾個邱總捕的助手對付「金刀」馬大爺才對。

而理雖如此，事却不然，她騰身躍起，却是往別的方向飛射而去。

× × ×

這裡是馬家東邊里許的地方。

這個地方已近城牆根兒，一般說來，近城牆根兒的地方都相當偏僻，這個地方自然也不例外。

這麼偏僻的地方，白天都很少有人來，更何況是三更半夜的這時候。

可是，偏偏三更半夜的這時候，這個地方輕飄飄的射落了一條人影！

這條人影不是別人，赫然竟是慕容娥！

她這時候到這兒來幹什麼？

這個地方，是一片半人高的野草，就在這片半人高的野草之中，露著一座光禿禿、沒有長半根草的墳頭，慕容娥，她就飛身一躍登上了那座墳頭。

這個時候到這兒來，又躍上了這座墳頭，她究竟是要……？

就在她飛身一躍登上了那座墳頭的當兒，忽然發生了奇事，那座墳頭居然動了，不但動了，而且是繼續而緩慢的向著旁邊移動。

沒有多久，那座墳下現出了一個黑忽忽的長方形洞口，約莫三尺寬窄、六尺長短，長方形洞口之中還有石階下通。

很顯然的，這不是一座普通的墳，而是一處秘道的出入口。

那麼，慕容娥這時候到了這兒，又躍身站在了這座墳頭之上，是不是踩動了墳頭上的機關消息，移開了這座墳，開啓了這處秘道出入口，想進入秘道呢？

不是，開啓秘道的另有其人，她這時候到這兒來，又躍登墳頭之上是在等人。

那麼開啓秘道的是誰，慕容娥她又在等誰呢？

來了！就在秘道口現，墳頭停住的當兒，那黑忽忽的長方形洞口之中忽然出現了上騰的火光。

火光不住往上，很快的，隨著火光，長方形的洞口之中，從那一級級的石階之上，走上七個手舉火把的人來。

這七個人有老有少，有男有女，赫然竟是那花家三代七口，花達仁跟他三個兒子花大、花二、花三，還有他四個俏生生、嬌滴滴的孫女兒花如意、花繼芬、花彩霞、花招弟。

他們三代七口，每個人身上都揹了一個沉甸甸，而且鼓鼓囊囊的大包袱，出得洞口，上了地面，各自砰然一聲把包袱放下，只聽花達仁道：「乖乖眞沉，就在這兒等潘老大的車來吧！」

他話聲方落，慕容娥冷然接口：「不必等了，潘老大來不了了。」

這，男女老少七個才發現了立身在墳頭之上的慕容娥，三對半爲之吃了一驚，花達仁急道：「妳是——」

慕容娥道：「馬老大的大老婆，代替潘老大來運這十萬兩黃河賑災官銀的。」

代替潘彪來運銀的倒還好，馬老大的大老婆可是能震驚人心，男女老少七個知道不妙，就待有所行動。

他們慢了。

慕容娥已揮起了她那「仙人手」，從那前伸的一根指頭尖端，再度噴洒出淡黃色的微腥光雨。

男女老少七個一個也沒躲過，甚至一個也沒來得及躲，一連串撕裂人心的慘叫聲中都倒了地，一陣翻滾之後，都不動了。

慕容娥笑了：「把個身子獻給了馬老大，又讓蔡一絕分了一杯羹，不算吃虧，誰會想到我仇報了，恨雪了，這十萬兩的官銀，也成了我的了。」

話落，她就要躍下墳頭。

一個冷冷的話聲傳了過來：「我想到了。」

慕容娥入耳這話聲，人不由機伶一顫，忙轉眼望，夜色中走過來七個人，這七個人當中，有兩個是被人扛在肩上的。

被人扛在肩上的兩個是馬老大跟潘彪，實際上走過來的五個人是「神眼金鵬」邱總捕跟他那四名助手。

慕容娥心膽欲裂，她想跑，剛要動，原來正在夜色裡走過來的邱總捕，却忽然已到了墳頭之下，冷然看著她道：「妳不能走，妳走了這殺人在先，想吞沒官銀在後的罪，我找誰去頂。」

慕容娥想揮她那仙人手，但是邱總捕又道：「妳那『仙人手』裡藏的殺著，還施得出來麼？」

慕容娥這才又發現她那仙人手前伸的一指，不知道什麼時候也彎曲了，而且手指尖端也像被人揑了一下似的變得既扁又平，根本就失去效用了。

她驚得呆了。

這時候，四名助手扛著馬老大、潘彪也到了。

只聽邱總捕又道：「我故意等到妳殺了他們七個之後才現身，省得髒了我的手，這種骯髒下流的角色，一旦帶回去，也會玷汚公堂——」

慕容娥定過了神：「邱老，我是爲兄弟報仇——」

邱總捕道：「我當然知道，可是妳跟蔡一絕却都犯了一個『淫』字，尤其妳多犯了一個『貪』字——」

慕容娥忽然間向著那長方形的洞口躍了下來。

敢情，她還想跑。

可是，她原是頭上脚下，却忽然變得頭下脚上，砰然一聲正栽在那最上頭一級的石階上，立即，紅白之物四濺，接著人就滾落那黑漆漆的洞裏不見了。

邱總捕沒動，他站在那兒只嘆了口氣：「唉——你們都遭了報了——」

武俠接力第七檔

死鎮

將在下一期刊出

《武林五俠・武俠接力》

殺手列傳

第七部 **死鎮**

●文／（依接力順序）獨孤紅・慕容美・臥龍生・秦紅・諸葛青雲
●圖／鄭問・題字／傅狷夫



・獨孤紅

秋風吹著，枯葉飄落，一片又一片，滿山遍野。

讓秋天的風吹著，眼望著這一片片枯黃的落葉，會讓人心裡酸酸的，會讓人在不知不覺中流下眼淚。

秋天的風帶來了蕭瑟、肅殺，在這一刻，大地萬物都籠罩在蕭瑟、肅殺之中。

這座小鎮也是的。

這是一座廢棄了的小鎮，沒有人知道它叫什麼名字，因爲它廢棄得太久了，人們已經把它忘了！

找幾個白髮蒼蒼，身軀佝僂，老得已經沒有牙的老人，他們知道這個小鎮的名字。

可是當有人找上他們，問他們的時候，他們都會搖頭說不知道。

他們不是不知道，他們是不肯說，他們怕提。

爲什麼不肯說？爲什麼怕提？

因爲這座小鎮的幾十戶人家，百來口人，老老少少，男男女女，當年在一夜之間死了個精光，像是遭了瘟疫，又像是遇到了煞神惡魔，傳說很多，至今沒有人知道眞正的原因。

漏網而僥倖沒死的，是一兩戶人家，晚半晌進山，夜裡守候在山裡，等著獵物落網，一大早提著獵物回家的壯男，還有跑出好幾里路去，在野地裡幽會的一對男女。

他們，就是那幾個老人。

許是他們見到的景象太可怕了，僥倖保住了性命，比別人多活了這麼多年，好像一提小鎮的名字，他們的下場就會跟那已經死了多年的人一樣，誰敢提，悲慘的情景，痛苦的回憶，就像是一場噩夢，過去算了，誰又願意提。

可是，就在這廢棄的小鎮上，偏有人開了一家野店！小鎮可以沒有名字，做生意不能沒有名字，也就是說野店不能沒有店招。

野店的名字取得怪，它就叫「黑店」。

・應該是根揷天的旗杆上掛著的一盞破燈籠，老遠就看得見。

這麼一座曾經離奇死了那麼多人，像是一片墳場似的小鎮，知道的人提都不願提，也不敢提，應該是不會有人上這兒來。

這麼一個地方的這麼一家「黑店」，也應該是不會有人住！

說是這樣，事却不然。

以前怎麼樣不知道，至少如今，也就是說這些日子，陸續住進了不少人來。

「黑店」是家客棧，兼營酒肆飯館，所以客人一旦住進「黑店」，吃住就不用操一點兒心了。所謂住進不少人來，屈指算算，也不過是四個。四個怎麼能說不少。在這麼一個地方，這麼一家店，四個絕對可以說不少了！

四個都是大男人，年輕的約莫廿上下，最大的也不過四十出頭！廿上下那個年輕的，長得皮白肉嫩，算得上俊俏！

四十出頭那個最大的，活脫脫一個粗魯莽夫，豹頭環眼、濃眉落腮鬍！

另外兩個，都卅多，一個五短身材的白胖子，一個皮包骨，竹竿也似的黑瘦子。

這四個，幾幾乎是同一天到了這個小鎮，住在這家「黑店」的，四個人顯然都誰也不認識誰，不但彼此間不打招呼不說話，就是跟開店的也說不了兩句話，除了要東西絕不開口，開了口也是簡單乾脆，多一個字都不說。

怪吧，怪地方，怪店，怪客人！

還有更怪的呢，這四個，不但臉色木然，不帶表情，不但射自兩眼的目光帶着冷肅煞氣，就連他們的身上，也透着陰森森的氣息，你挨近他，或者他挨近你，都能讓你不由自主機伶伶打一個寒顫！

其實要說怪還不只客人怪，開店的把店取名「黑店」，本來就怪，或怪就是因爲地方怪，店怪，開店的也怪，也引來了這麼四個怪客人。

現在這家黑店裡共有六個人，客人是四個，另外兩個，是開店的。

開店的是一男一女，應該說是一女一男，因爲女的是店東，男的是伙計。

別奇怪一個女的怎麼會在這種地方開這麼一家店，你要是看見了她，比看見那四個客人還能讓你嚇一跳！

四十上下年紀，既黑又壯，滿臉的麻坑，一雙大腳，手像蒲扇，手背上還長着黑忽忽的毛，這就夠了。

這種女人，在這兒開店怕什麼，她不在這兒開店，又能上那兒開店。

倒是那個伙計還像個樣兒，其實說人家還像個樣兒，不免委屈，人家比眼前的這幾個都好看，年歲頂多十八、九，長長的眉，細細的眼，鼻子嘴也挺端正的，配上他那不錯的身材，除了臉色有點黃之外，誰能不說一聲：「嗯，小伙子不賴！」

四個客人住進「黑店」，一般住店的客人怎麼樣，他們四個也怎麼樣，同樣的，店家做的也都是店家該做的。

天一黑，燈一上，四個客人都進了自己的屋，門一關，就沒見再露面兒了。

這個地方，到了這種時候，應該不會再有人上門兒了，住店的客人一歇息，店家可不也就歇息了。

櫃房後頭有間屋，門窗緊閉，透着燈光，這時候從裡頭響起個沙啞話聲，讓人分不出是男是女，不過應該不是伙計，伙計跟那四個客人說過話，話聲不是這樣的。

只聽那沙啞話聲道：「傳揚出去恐怕會震動天下武林，這麼個地方，東西南北四大殺手一天之內就到齊了。」

隨即，另一個話聲響起，這個話聲像那個伙計：「更可疑了，這不就是不打自招麼？」

沙啞話聲道：「到目前爲止，已經顯示出的有，當年住在這個小鎮上的，有不是普通人的人，否則不會驚動他來查，也不會使得東南西北四大殺手齊來阻攔——」

另一個話聲道：「但是，爲什麼事隔這麼久才來查，事已隔這麼久了，又還能查到什麼？」

沙啞話聲道：「這就不知道了，不過相信他一定有他的道理。」

另一個話聲道：「四大殺手出了面，這是不打自招，他們四個應該是志在必得，不然就是明擺著的一條線索。」

沙啞話聲道：「我也這麼想，只是他們四個是不是能得手，明天就知道了。」

明天很快的就到了。

夜靜悄悄的溜過去，東方泛魚肚，曙光衝破了稀薄的雲層，射到了大地。

這兒的天亮聽不到鷄啼。

「黑店」的店家要是沒有養鷄，這兒就絕聽不到鷄啼。

可是怪的是這兒也聽不見晨間的鳥雀爭鳴，一片沉靜，簡直就是死寂！

秋天的早晚都涼，尤其是早晨，片片的落葉中，不但涼得人有點畏縮，而且那股子蕭瑟、肅殺的氣息更濃，在這個地方，還又增添了三分！

「黑店」還沒開門，客人跟店家也都沒有動靜，似乎他們都不習慣早起。

這時候，一點異響，一點動靜，劃破了這一帶的死寂！

異響是沙沙的步履聲，動靜是晃動的人影，步履聲跟人影都來自小鎮的東方，從小鎮外的遠處往小鎮走。

近了，快到小鎮了，看清楚了，那是兩名轎伕抬著一頂軟轎！

軟轎小巧玲瓏，轎伕也只有兩個，可是軟轎却極爲考究，除了轎伕之外，八抬大轎應該有的它都有，就連兩名轎伕的穿著，也足以讓人覺得，只有他們才配抬這頂軟轎！

眼看軟轎就要進小鎮了，忽然，前後左右落葉似的飄下了四個人，正是住進「黑店」的那四個客人。

他們四個，八手空空，誰也沒拿一樣東西。

當然，軟轎停住了，憑他們四個臉上的神色，嚇人的目光，還有透自身軀，讓人不由機伶寒顫的陰森氣息，誰也知道不是好路數，還能不趕緊停住？

軟轎一停，攔在轎前的是那個廿上下的年輕的，算得上俊俏的，他說了話：「我們不傷無辜，放下轎子，躲一邊去。」

話聲冰冷，冷得讓人打心底裡冒寒意。

兩名轎伕還眞聽話，一聲沒吭，一點也沒猶豫，放下軟轎就走向了一邊，走出了四個人的包圍。

那個年輕的，算得上俊俏的，又說了話：「我們知道你，你想必也知道我們，我們知道你是來幹什麼的，想必你也明白我們的來意，不必再說什麼了，納命吧！」

他們四個一揚右手，四個人的手裡就各多了一把殺人的利器，那是四把寒光閃鑠的匕首。

一看就知道，絕不是普通的匕首。

四個人一挺匕首，就要飛身撲向軟轎。

就在這時候，那原本密遮的軟轎轎簾，忽然往上一揚，然後又飛快落下。

就這麼一下，轎前那年輕的，算得上俊俏的，像是看見了什麼，如遭電殛驚駭色變，急忙收勢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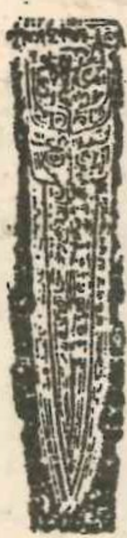
自轎頂冒升而起的人影，一臉白鬍鬚，逆風飄揚。

喝：「慢著！」

這當然是對另三個，另三個自然也忙收勢。

另三個那裡收了勢，轎前這個年輕的算得上俊俏的忽然屈一膝跪落了地，揚起匕首回刺，「噗！」地一聲扎進了自己的心窩！

另三個看怔了，隨即像是明白了什麼，也駭然色變，然後也各屈一膝跪地，各把手裡的匕首刺進了自己的心窩！



• 慕容美

眞是怪事！天下知名的武林四大殺手，他們不約而同的趕來「死鎭」，抱定必死之心，要攔阻一個前來探究死鎭數十年前血洗之謎的高人，却在一見來人之面後，「北殺手」冷血公子齊如海，就把一柄準備刺殺敵人的匕首，反手扎進了自己的心窩！

這種反常舉動，說得過去嗎？

但更怪的是，「東」「南」「西」三大殺手，他們連轎中人是誰都沒有弄清楚，竟然也效法北殺手冷血公子，都將匕首刺進了自己的心窩。

這是一股什麼力量？

說穿了，雖不至於一文不值，却也就不足大驚小怪了。

原來他們四人年齡不同，又分別成名於不同的地方，江湖道上依他們的心性和行爲，封之爲東西南北四大殺手，合稱爲「四方殺手」。

黑店的主僕，見他們互不交談，便以爲他們彼此之間，互不相識。其實，這也正是他們有意製造的假象。

他們之間，有個秘密，一個眞正的秘密，即使公佈出來恐怕也很少有人相信的秘密——他們是同門師兄弟！

否則，以他們的年齡推算，「死鎭」上數十年前所發生的種種跟他們又有什麼關係？他們這次趕來死鎭，完全是奉師命行事。

那麼，他們以匕首自扎心窩，又是怎麼回事？放心，殺手雖不惜命，却也不至於「輕生」到這種程度。這是他們在來此之前，以三晝夜功夫，合練的一套「突擊計劃」。

武功之道，講究輕、靈、巧、捷，他們現在的「自殺」，便是以上四訣之外的一個「詭」字訣。

兩名武功相近的高手，在過招之際，除了講究輕、靈、巧、捷之外，決勝的分際，便繫在一個詭字上。說得更明白一點，也就是如何分散敵人的心神。

看到一個本來想跟自己拚命的敵人，忽然一刀刺向自己的心窩，你除了感到詫異、吃驚、錯愕之外，你還有什麼感覺？

好了，只要你有這種反應，你的一條老命，就報銷定了。

北殺手冷血公子一刀扎向自己心窩之前，先行單膝落地，也是個預備動作。

有人無端向你下跪，不管對方用意如何，總是令人感動的。而在下跪者本人來說，這正是個向前躍起撲出的必要步驟。以致數十百年後的競跑者，賽前全部採用了這一姿勢，便是一個最好的說明。

這時，坐在轎中的那位高人，他的反應如何？

與此同時，北邊的一棵火紅的大楓樹，枝葉中也藏了兩條身形，他們距布轎足有十多丈遠，所以他們談話並不擔心被官道上的那一夥人發覺。

這兩個藏在楓樹上的人是誰？他們正是黑店中的主僕，女主人「九筒嫂」和小伙計「帥哥」。

說他們是店東與伙計固然正確，說他們是一對「畸型」關係的「野鴛鴦」也無不可。

他們昨晚在閑談之間，一口便道出四大殺手的身份，並斷定很快便有戰事發生，具有這種眼光和常識，他們自己也是武林中人，自是不問可知。

兩人正談到四殺手的怪異動作，九筒嫂突然輕輕噓了一聲，就幾乎在這同一時候，一條人影，忽然「通」的一聲，自布轎頂蓋上冲天而起，以毫釐之差，避開四殺手分自四方撲至的身形！

那自轎頂冒升而起的人影，一臉白鬍鬚，逆風飄揚，遠看上去，年紀總在七、八十之間，一個人活到這把年紀，居然仍有這份功力，可知一定也是江湖上的一代名宿。

四殺手一招撲空，似乎頗感意外。

因爲他們在出手之前，已將所有的出路完全封死。他們唯一沒有提防的地方，便是布轎的頂空。

但這並不是他們的疏忽，因爲在他們週密的計劃之下，他們根本不相信對方仍有向上騰躍的機會和能力。

對方這次居然沒有被他們苦心孤詣，一再演練，甚至在表情方面，都找不到一絲破綻的「自殺」詭計所迷惑，也使他們大感意外。

他們四大殺手，在江湖上名聲雖然響亮，但他們自知如跟他們師父比起來，多少還有一點距離，而他們現在要對付的這名敵人，跟師父比起來，只強不弱，他們一擊不中，那還有繼續追殺的機會？

四殺手目送白鬚老人於楓林中消失，只有皺眉嗟嘆。

他們忽然想起那兩名轎伕，忍不住回頭向那兩名轎伕站立之處望去，那知道官道空蕩蕩的，那還有轎伕的踪影!?

兩名轎伕，原來也是兩名高手。

四殺手心情沉重的回到黑店，他們是從後院出去的，回來時也是走的老路。當他們回到黑店時，店裏的老板娘已在大聲的指使着那名伙計忙這忙那的。

他們好像並不知道四名房客已趕早赴了一場約會，而四殺手，則是眞的以爲這對店家不清楚他們的身份，不知道他們這一早出去已跟別人動過刀子。

在小鎭的北邊，便是一片揷天高峯，山脚下也有幾戶幾乎是與世隔絕的人家。但是，在散散落落的幾間茅草屋裏，如今只其中靠近樹林的一戶，裏面住了一對老夫婦。

他們年輕時，僥倖逃過一場浩刼，膝下一對兒女，女的早嫁去外鄉，男的則去大都市，音訊已斷了十多年，他們已幾乎不記得還有沒有這個兒子了。

他們沒有親戚朋友，如今家中却多了一位罕見的客人。

這位客人面目祥和，雙目炯炯有神，臉上每一道深深的皺摺，都似乎充滿了笑意，也似乎充滿了不可言喻的尊嚴。尤其頷下那部不摻一絲雜色的雪髯，更增添此老無限的出塵風采。

這座茅屋的男女主人，也跟訪客是差不多的年紀，但在氣質上，則完全迥異其趣。

這對老夫婦土氣、畏縮、言詞木訥，如果不是彼此年歲相近，相信他們一定會堅拒白鬍老人的到訪。現在，他們不但爲白鬍老人倒了一碗茶，還替老人裝了一袋劣質旱烟。他們生活收入，全靠附近幾畝自墾的菜田，能活下去，就很不容易了。

「一晃眼之間，好幾十年了。」白鬍老人嘆了口氣，像是說給兩夫婦聽，也像是說給自己聽：「大約是四十年前吧，唔，也許是五十年前，不記得了，總之，很早很早就是了，我曾經打這裏路過一次……」

男主人被勾起了往事，暗黃的眼球中，也似乎泛起了神采：「那時，我們的大兒子，可能剛出生。唉，那時候的日子好過噢！」

那時的日子，當然好過。那時，他還不到三十歲，年富力強，妻子又剛生下第一胎，夫婦倆種十幾畝田，夏秋之夜，去山中網獵，衣食無愁而又充滿生活情趣，日子自然好過。

女主人幽幽的嘆了口氣道：「那時這裏還叫黃金鎭……」

白鬍老人失聲道：「啊，對，我想起來了，黃金鎭！後面山中，有條金脈，很多人都在爭奪，後來不到幾年，就風聞這兒出了事故……」

「好慘噢！」男主人喃喃道：「第二天，從山中回來，我在鎭上兜了一大圈，幾乎沒有看到一個活人，聽說是中州一個什麼有名的大頭目下的手。」

「中州神君？」

「記不清了，好像……大概……是的吧!?」男主人對自己的記憶，似乎很不滿意，緊皺了一陣眉頭，才接着道：「那人如果還沒有死，如今也該是我們這種年紀了，細想起來，眞是何苦，當時就讓他挖到了成堆成堆的黃金，又怎麼樣？現在還不是照樣老廢物一個？」

「中州神君爲什麼要殺盡黃金鎭的人？」

「有很多種說法。」老人思索着道：「有人說，那魔頭爲了要永遠霸佔金礦，所以他要把知道金礦這件事的人殺光，以免有人向外露了口風。也有人說，當時是爲了一個年輕而漂亮的女人——」

「到如今還是沒有人敢搬來住，又是什麼原因？」

「這就難說了。」男主人嘆了口氣，語氣中充滿淒涼和無奈：「如今土地都荒廢了，就算有人肯播種，三兩年內，也難望有所收成。做生意吧。居民這麼少，又不是通衢要道，別說賺錢了，連生活下去都是問題。」

「前面老街上，不是還有人開了爿『黑店』？」

「你是指前面的『九筒嫂』和『帥哥』？」

「是啊！」

「他們，嘿嘿！」黑主人輕輕冷笑了一聲：「我看也不是什麼好路道。我看他們決不是爲了賺錢來的，像這樣十天八天沒有一個客人上門，不蝕得喝西北風才怪！」

「現在還有沒有人常往山上跑？」

「這幾年少多了，甚至連提也沒人提起。」

「那麼，那位中州神君，仍把這座黃金鎭視爲禁地，誰來都犯他的忌諱，又是什麼原因？」

「大概是礦脈發現了斷層，礦苗仍未完全斷絕，仍有繼續探測和開採的價值吧？」男主人閉上眼睛道：「也許這裏面另有原因——」

白鬍老人見男主人已有倦意，便起身拱手道：「打擾賢伉儷了，老朽告辭，但願咱們後會有期。」

白鬍老人剛剛跨出柴門，忽然一咦止步。

原來不知打什麼時候起，中州神君武培虎的四位得意門人，就是如今已被武林道尊稱爲東、西、南、北四大殺手的四位不速之客，將茅屋前面的出路密密封死。

正面的北殺手冷血公子嘿嘿一笑道：「這次尊駕該跑不掉了吧!?」

白鬍老人微笑道：「誰想跑？想跑的人，會到死鎭來？讓你們多活了這老半天，你們竟連一絲感激之意也沒有？」

滿臉落腮鬍子的那名東殺手，突然不耐煩的大喝道：「小齊，你嚕嗦個什麼鳥！早點辦完事，早點回去覆命。『黑店』的那對男女，已經起了疑心，收拾了這個老骨董，還得回去打發那雙狗男女，時間緊迫，快上！」

白鬍老人微笑道：「好急的性子，你如果能活到武老頭兒那把年紀，那就是個奇蹟了。」

西、南兩殺手，趁他們對話之際，突然猛地一竄而上，分別向白鬍老人快逾疾風般刺出一刀！就像他們早上以匕首自殺一樣，原來他們藉說話分散心神，也是一計。

• 臥龍生

這兩刀來勢兇猛，分由兩個方位攻上，但東、北兩個殺手，却站着未動。

但他仍藏在袖中的匕首，已經握在了手中。

他們在等，在等那老人還擊的時候，再趁隙出手。

殺手的武功，不是用來爭名，而是要一擊成功，他們要求的境界是，出手取命。

所以，他們養成的習慣是把握那一刹間最有利時機。就算犧牲了一位師兄弟，也是在所不惜。

可是，那白髯老人，完全沒有空門，因爲他站着未動，兩柄刀刺的是要命的地方，是左右兩肋。

這倒是大出了兩個殺手的意外。

兩把鋒利的短刀，刺的很準，刀沒及柄。

早晨，他們四大殺手聯合狙擊，却被那白髯老人破了轎頂而出，如今，兩人合手，却是雙刀並中，刺入雙肋。

西、南兩大殺手，先生是一怔，繼而大笑道：「早上那一手……」突然，笑聲頓住，因爲：白髯老人左右雙手，突然揚起，輕輕拍向兩人的前胸，來勢如電，擊個正着，但着掌輕微，聽不到一點聲息。

西、南兩位殺手，就像是忽然間被抽去了筋骨一樣，軟軟的塌了下去。

沒有慘叫，也沒有聽到一聲呻吟。

死的很安詳，不帶一點血腥味。

但東、北兩個殺手，都已經看出來，兩位師兄弟已經死了。

東殺手，突然大喝一聲，雙手一揚，右手中匕首飛射而出，左手却打了三枚淬毒銀針。

兵刃、暗器出手的同時，人却一個轉身，飛騰而起，向前奔去。

白髯老人大袖揮動，一股疾風拂出，三枚淬毒銀針和一隻鋒利的匕首，都被長袖捲飛。

刺入白髯老人兩肋的兩柄匕首，在他雙臂揮動時，也突然飛射而出，就像是用手射出的暗器一樣，寒光閃動，一齊射出了東殺手的後背，直沒及柄，不同的時，射出後背的匕首，立刻有鮮血流



白髯老人大袖揮動，捲飛暗器。

出，人也從丈許的高空中摔了下來。

冷血公子齊如海，以他殺人的經驗，眼光一瞄，已瞧出東殺手，也已了賬，輕輕吁一口氣，道：「老丈已經練成了無相神功？」

白髯老人笑了一笑，道：「我不會告訴你，我練成了什麼武功，因爲，目前這個局面，似乎是由老夫問話，你來回答才對。」

齊如海道：「對！但老丈問完了，如何處置在下！」

「你要我答應你：不殺你，是麼……」白髯老人說：「名滿江湖的四大殺手，難道也很怕死？」

「我必須要活下去，……」齊如海說：「才能把今天的事情帶回去，告訴他們！」

白髯老人道：「他們？除了中州神君武培虎外，還有別人？」

齊如海點點頭，道「對！」

白髯老人笑道：「能不能告訴我，還有些什麼人？」

齊如海道：「我們好像，還沒有談好條件？」

白髯老人笑一笑，道：「四大殺手中，你似乎是最狡猾的一個？」

「老前輩的意思是……」齊如海道：「一定要取我之命，在下絕不反抗。」

「一個名滿江湖的殺手，如此甘心認輸，倒是出了老夫的意外？」白髯老人的話帶有一絲激諷。

齊如海道：「老前輩技藝之強，完全出了我們的意料之外，這是我們最大的疏失，我必須把這個消息帶給他們，這才是在下眞正求生的目的，而齊某人也相信，我提供給你的情報價值，比起在下的性命，重過很多，我沒求你饒命，我只是拿自己胸腹中所藏的若干機密，換取自己的性命。」

白髯老人沉吟了一陣，道：「你能告訴我些什麼？」

「他們的實力、他們現在的住處……」齊如海道：「我想，單只這兩件事情，就足以夠換回我的性命了？」

白髯老人道：「當年毀去了這座小鎭，不只是爲了這裏盛產黃金吧？我已經查過這裏的礦脈，這裏礦砂不是很好的礦砂，所以，他們並沒有大量開採，一舉殺盡這裏所有的人，當然是別有原因了？」

齊如海道：「我想是吧！不過，這詳細的情形，就非我所知了，你遇上這主兒，自然可以挑明了說，這一段數十年的公案，也許會在你的手中挑開。」

「好吧！成交了……」白髯老人道：「說出來他們的實力，和住的地方，你就可以走了！」

齊如海道：「盤踞在這附近的人，除了家師之外，另外有西方魔教的一位長老，和青城派的上一代掌門人六指神尼。」

白髯老人怔了一怔，道：「魔教長老，你是說來自小西天雷音寺自稱西天聖僧的黃衣喇嘛？」

「對！看來，老前輩知道的江湖典故很多。」

白髯老人道：「六指神尼失踪已近五十年了，她眞的還活在世上？」

齊如海道：「老前輩還沒有死，他們自然還活在世上了，他們就住在這座無人小鎭上。」

白髯老人道：「這座小鎭已久無人跡，他們住在那裏？」

齊如海道：「我只能再答覆你這一個問題。」

「好！說清楚以後，你就可以走了。」

齊如海道：「鎭西那座黃家祠堂。」

白髯老人道：「那裏也久無人住了。」

齊如海道：「老前輩看到的只是表面現象，如果能用心找一下，就不難發現了。」

「你是說他們住在地下……」

齊如海接道：「在下告辭。」轉身大步而去。

白髯老人目睹齊如海背影消失，才輕輕吁了一口氣，轉身向鎭中那座黑店行去。

大概，這座小鎭上，唯一還能看到活人的地方，就是那座黑店了。

白髯老人步入店中，帥哥已迎了上來，道：「客官住店還是打尖？」

「住店……」白衣老者應了一句，舉步直向店中、行去。

看樣子，他對這座黑店，竟然似十分熟識。

緊閉的一扇房門，突然打開，九筒嫂就站在門內，低聲道：「快進來。」

白髯老人一步跨入門內，九筒嫂立刻關上房門，帥哥却站在門外。

白髯老人脫下長衫，除去了臉上的易容藥物和白髮白髯，竟然是一位三十歲的英俊年輕人。

九筒嫂迅速的把長衫、髮、髯收了起來，道：「還用不用這些勞什子，爲了安全，最好是把它燒掉，一旦被他們拆穿了西洋鏡……」

年輕人歎息一聲，道：「燒掉吧——齊如海已經說出了他們的藏身地方，不過，我不知道他說的是眞是假？」

九筒嫂笑一笑，道：「怎麼，是不是有些害怕了？老二，到現在爲止，咱們一切工作，都作得很好，東、南、西、北四大殺手，除了留下一個齊如海之外，其他三個人，都在昨夜中被我們幹掉了。」

忽然間，蹄聲得得，傳了過來。

九筒嫂臉色一變，道：「現在？怎麼有馬跑的聲音，帥哥，出去瞧瞧？」

用不着九筒嫂招呼，帥哥已跑到了店外。

三匹馬，馱着三具屍具，一排站在黑店的門外。馬是訓練有素的好馬，屍具，竟是，東、南、西三大殺手。

帥哥呆了一呆，四下張望，看不到人，高聲說道：「那位朋友在開玩笑，黑店不管收屍體，請把屍具帶走！」

九筒嫂已經步行了出來，道：「看看斷氣沒有？」

帥哥應了一聲，把三具屍體搭了下來。

只聽一聲呼嘯傳來，三匹馬突然轉身飛奔而去。

九筒嫂皺皺眉頭。抱起一具屍體，行入店中，帥哥也只好把另外兩具屍體，抱了進來。

伸手一巴掌，拍在南殺手的臉上，九筒嫂冷冷說道：「起來了，在大姐面前，還裝個什麼勁？」

那具屍，連動也未動一下？

帥哥歎息一聲，道：「他們是眞的死了！」

這時，那假扮白髯老者的年輕人，已換了一身黑色的勁裝，緩步行了出來，伸手在三人鼻息上摸了一陣，道：「眞的死了，就在我離開那一陣，被人家暗算殺死……」

忽然，帥哥由東殺手的前腦處，取出了一張白箋，上面寫道：

來而不往非禮也？諸位謀殺了我三位師兄，在下也只好殺他們償命了。下面具名是齊如海。

黑衣人一皺眉頭，道：「好小子，難道眞被他瞧穿了？」

九筒嫂道：「好狠，咱們宰了他們三個人，他們也還了咱們三個？」

黑衣人仍然望着那白箋發呆，喃喃自語，道：「不可能啊！我們配合得很好，明明把那小子鎭住了，他才告訴我很多內情，怎麼會露出破綻呢？」

九筒嫂道：「不老仙翁已經十幾年未再江湖上出現過了，你冒充他，會不會被他們……」

「不對！那對老夫婦！這鎭上的人，都被殺光了，爲什麼會留下他們兩個？」

突然，拔足狂奔，向外衝去。

那幾間茅屋仍在，但茅屋中，已不見那老夫婦的踪影。

一場大殺刼後的死鎭，不但變得詭異可怕，就是這附近的村舍，也似乎是受到了感染。

• 秦紅

這座死鎭上所發生的這一切事故，可眞是越來越玄了。

敢情，中州神君武培虎麾下四大殺手已被九筒嫂和帥哥暗中做掉了三個，而九筒嫂這邊另外安排三個人冒充殺手與齊如海混在一起，又在老夫婦的茅屋外面演了一場戲，那假扮不老仙翁的黑衣青年（白髯老人）其實並沒有殺死那三個假殺手，不料當「不老仙翁」返回黑店時，三匹馬馱來了三具屍體，僞裝被「不老仙翁」殺死的三個假殺手，這回眞的被殺死了。

殺害這三個假殺手之人，署名者既是「齊如海」，那當然是中州神君武培虎一方之人了。

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九筒嫂等人顯然不是當年血洗小鎭的兇手，但如果他們在死鎭上開黑店的目的是要追查當年的血案，在眞相未明之前，他們有何理由要殺死四大殺手中的三個？又有何理由要在那對老夫婦的屋外演那場戲？

那中州神君武培虎眞是當年血洗小鎭的兇手麼？如果是的話，一個犯下這麼一件人神共憤的大血案的兇手，對這座「死鎭」應是避之唯恐不及，爲甚麼事隔多年後的今天，又要派四個手下到這鎭上來生事？這豈不是不打自招的愚蠢行爲？

這座荒廢已數十年的小鎭，由於這些人物的出現，已更形詭異恐怖了。

× × ×

深夜，鎭上那盞吊在黑店門口的唯一的紙燈已然熄滅，一切又歸死靜……

一條黑影，行動如夜鶩，悄然飛落到鎭西黃家祠堂外面——

黃家是鎭上的大戶，當年未發生慘案前，這祠堂外面是許多老人聚集喝茶聊天的好去處，因爲祠堂外面有一棵老榕樹，它像一頂巨傘遮蓋住大片地面，是納涼的好地方。

如今，老榕樹仍在，它的鬍鬚已在地上生了根，而祠堂由於多年無人照顧，已顯得破舊不堪。

祠堂中，黑漆漆伸手不見五指，當然看不見裡面有些甚麼東西。

來到祠堂外面的這個夜行人，一身黑色勁衣，背上斜揹着一口長劍。

他，即是冒充「不老仙翁」的黑衣青年。

他以行獵的姿態蹲在老榕樹下，對着祠堂靜靜觀察了足足一刻時之久，才慢慢起身，踏着無聲無息的腳步，一步一步向祠堂門口走過去。

忽然，一陣夜風吹來，歪斜一邊的一扇木門發出「咕咚！」一響，黑衣青年嚇了一跳，慌忙貼着牆柱伏下，同時翻腕拔出背上的長劍。

長劍出鞘，發出一聲龍吟，在靜靜的深夜裡，聽來格外響亮。

如果祠堂裡有人，這一聲響等於已暴露了黑衣青年的行藏，他想以神不知鬼不覺的行動進入祠堂已不可能了，於是他不再隱藏身形，仗劍轉到門口，面對祠堂開聲道：「小西天雷音寺的西天聖僧，以及青城派老掌門人六指神尼二位老前輩可在堂中？請現身一見如何？」

祠堂中，仍是一片沉靜，沒有人回答他的話。

黑衣青年等了片刻，見仍無一點動靜，乃鼓起勇氣走入祠堂中。

祠堂中一片凌亂，供案上黃家歷代祖宗的神位雖在，都已腐朽不堪，到處結著蜘蛛網，看情形這間祠堂已多年無人進來過了。

黑衣青年是有備而來的，他在確定堂上無人藏匿後，便將長劍輕輕擱下，從懷中取出一支蠟燭和火摺子，將蠟燭點燃起來。

燭光一起，視界登時清晰不少，他左手拿著蠟燭，右手握著長劍，四下察看一遍，果然發現了一些蛛絲馬跡——

那是通往堂內的左邊甬道上，原是覆蓋著一層厚厚的灰塵的地面上，有著一行很新的腳印！

這表示齊如海沒有說謊，即使進出這間祠堂的人不是西天聖僧和六指神尼，最近這幾天也一定有人在此進出活動。

有了這個重大的發現，黑衣青年就更加小心謹慎了，他舉步往甬道走入，小心翼翼，步步爲營，隨時準備應付最可怕的狙擊。

他順著腳印來到祠堂後邊的一間小堂房，發現腳印只到一堵壁下即告消失，而那壁上並無任何門窗可通外面，這情形更使黑衣青年感到不安，因爲任何人走到這堵壁前時，不可能突然化爲烏有，唯一的解釋是：眼前的牆壁設有活動的暗門。

祠堂是供奉歷代祖先之處，有甚麼理由要設活動暗門呢？

黑衣青年舉著蠟燭，仔細察看那牆壁，果然看出了一些名堂，發現壁上有一道門形的縫隙，這一道縫隙之所以看得出來，原因是牆壁上也有一層灰塵，暗門的開關震落了灰塵，因此顯現出痕跡來。

至此，黑衣青年終於確信這間祠堂不尋常，牆壁上既有一道暗門，便表示祠堂下別有洞天，齊如海說的西天聖僧和六指神尼，必然就在地下密室中。

他舉劍去觸刺牆壁，一直沒有發現打開暗門的方法，心想：這地方如果有人在，自己的行藏必已被對方所發現，大可不必再偷偷摸摸行事了，索性破壁而入算了。

正想抬腳踢壁，驀聽得祠堂外面傳來了兩個人的腳步聲——

有兩個人來到祠堂門口了！

黑衣青年趕緊吹熄蠟燭，雙足微頓，飛上樑木躲藏起來。

俄頃，腳步聲響入祠堂，過了一會，腳步聲響入甬道，來人出現了！

小堂房中沒有門窗，不點燈便漆黑如墨，故進入小堂房的兩個人雖然現了形，却看不清他們是誰。

藏身樑上屏息窺視的黑衣青年只看見他們在堂房中走來走去，沒有啓開暗門進入地下密室，心中不免疑惑：難道這兩人也和自己一樣，剛找上這間祠堂來的？

正思忖間，忽聽其中一人開了口：「大姐，這兒沒甚麼嘛！」

是帥哥的聲音！

黑衣青年一聽，頓時心頭大寬，立刻發話道：「你們怎麼也來了？」

說着，從樑上跳了下來。

原來，來的兩人，一個是帥哥，一個正是他們的大姐九筒嫂。

九筒嫂一驚道：「你……你在那上面幹麼？」

黑衣青年重新點亮蠟燭，把自己在祠堂中的發現告訴他們，然後問道：「大姐原說要守在店中，爲何又來了？」

九筒嫂表情凝重地道：「我和帥哥正在店中談話時，突然一支飛鏢破窗射入，釘在店中壁上，飛鏢上附着一張摺箋，上面寫着幾個字……」

黑衣青年驚訝道：「寫著什麼？」

九筒嫂冷笑道：「上面寫着：『敬備菲酌，席設黃家祠堂，請闔第光臨』，我怕你有危險，因此立刻趕了過來。」

黑衣青年面色一變道：「是誰發的請帖？」

九筒嫂搖頭道：「不知道，上面沒有具名。」

黑衣青年很是不安，擺頭四望，低聲道：「看情形，咱們是落入別人的圈套了？」

九筒嫂的目光釘上了那堵牆壁，道：「你說那壁上設有暗門？」

黑衣青年道：「是的，我找不到開關，正想破壁而入，你們就來了。」

九筒嫂道：「既然來了，大家就來弄個明白也好。」

語畢，上前一腳踢上牆壁。

「砰！」的一聲巨響，那木板牆應聲裂開一個大洞，她再補上一腳，整堵牆壁便倒了下去。

木板牆壁的後面，果然有一道地下室的入口。

九筒嫂舉步欲入，帥哥拉住她道：「大姐且慢，先弄清楚再入不遲。」

九筒嫂一哼道：「不進去，怎麼能弄清楚？」

帥哥道：「可是別讓人甕中捉鱉。」

黑衣青年接口道：「老三說的有理，這一定是個陷阱。」

九筒嫂道：「事情到了這地步，縱是龍潭虎穴，大姐我也要闖他一闖了！你們若是擔心，就守着這出入口，由我單獨進去一看究竟便了！」

黑衣青年道：「不，大姐和老三守在這兒，由我進去。」

九筒嫂嘆了口氣道：「老二，你是男人，你的前途不可限量……」

黑衣青年道：「明知地下室有危險，我若眼看着大姐進入涉險，我還能算個男人麼？」

帥哥道：「說的是，我看就由大姐守在這兒，我和——」

一句話未完，忽見地下室一亮，霎時大放光芒，繼聞一個蒼老的聲音道：「阿彌陀佛，老尼在此相候已久，三位施主不用遲疑，請一起下來吧。」

九筒嫂對這個突如其來的變化倒不吃驚，冷笑一聲道：「談話的可是青城派老掌門人六指神尼？」

蒼老的聲音道：「是的，這裡面還有西天聖僧和武老施主等幾個人，今夜該到的都到齊了。」

九筒嫂道：「很好，多年懸案，是非黑白，是該弄清楚的時候了！」

她說了這話後，便向黑衣青年和帥哥一招呼，隨即移步走入地道中。

黑衣青年和帥哥亦緊隨其後跟了下去。

三人走下一條石梯，便見眼前是一間寬大的地下室，裡面點着十幾支蠟燭，有老少六人分兩排端坐。

他們是：

六指神尼。

西天聖僧。

中州神君武培虎。

他的手下齊如海。

以及：茅屋那對老夫婦。



•諸葛青雲

前面一排，中央坐的是神情威武的「中州神君」武培虎，右面一位形容消瘦的黃衣喇嘛，顯然便是那來自「小西天雷音寺」，自稱「西天聖僧」的魔教長老，左面一位白眉盈寸的緇衣老尼，是「青城派」上一代的掌門人「六指神尼」，只不過這位踪跡已在江湖上消失了數十年之久的武林前輩，形容似嫌太枯槁，簡直可以說是完全失了神采！

後面一排，中央坐的是武培虎的得力幹部「冷血公子」齊如海，茅屋中的那對老夫婦則無精打彩的。分左右倚壁而坐。

本來，九筒嫂和她的二師弟司徒嘯（黑衣青年），三師弟帥哥，還有點懷疑「死鎭」上的一切神秘氣氛，既有「魔教長老」在內，便可能與「魔教」有關，但如今進入這地道密室後，一看卽知仍是由「中州神君」武培虎控制局面，指揮一切。

武培虎見九筒嫂等進入密室，臉上現出了得意神情，也不起身，只把手微微一揮，「隆隆」石響起處，密室出口便自又告封死！

九筒嫂等既敢來此，早把生死置諸度外，對於這種情況，也早在意料之中，故而包括年齡最輕的帥哥在內，都一齊鎭定如恒，決沒有任何人露出半絲驚懼神色。

武培虎點頭笑道：「好，處變不驚，莊敬自強，確實不愧是『不老仙翁』司徒永樂的門下得意傳人！我們這邊六個人的身份，你們前來『死鎭』，開『黑店』、作調查，一番苦心孤詣，定已弄得清清楚楚，用不著我多費唇舌，再作介紹，你們三位的出身來歷，我武培虎似乎也沒說錯吧？」

九筒嫂「哼」了一聲道：「錯雖沒錯，但需略加補充，家師『不老仙翁』，我們中資質最佳，修爲最好的二師弟『談笑游龍』司徒嘯，便是家師獨生愛子。」

武培虎道：「我沒想到他叫司徒嘯，竟是司徒永樂的兒子？你這一點補充得好！如今，你們想知道的，是我爲何在此勾留？並殺盡此間生靈，使『黃金鎭』變成『死鎭』!?我則想知道你們爲何甘心涉險？來此摸索！等到雙方心願俱了，我有意憐才，要你們遞補東、南、西『三大殺手』空缺，在我屬下辦事。倘你們心中不服，少不得還要彼此略爲活動，過上幾招！但你們應該知道，老夫多年願遂，神功已成，別說想殺你們三個修爲深度、功力火候無比擬的後生下輩，就算失踪已久的令師『不老仙翁』司徒永樂，突然出現當前，恐怕也當不得我武培虎的一彈指，或是一揮手了!?」

「談笑游龍」司徒嘯道：「光說大話，嚇不死人，修爲方面，少時再見眞章吧！如今請你先揭開『疑幕』，以『中州神君』之尊，屈駕受苦於窮鄉僻壤之間，既蓄深心，必有大謀，你是爲財？爲仇？還是爲了甚麼絕世神功？前古秘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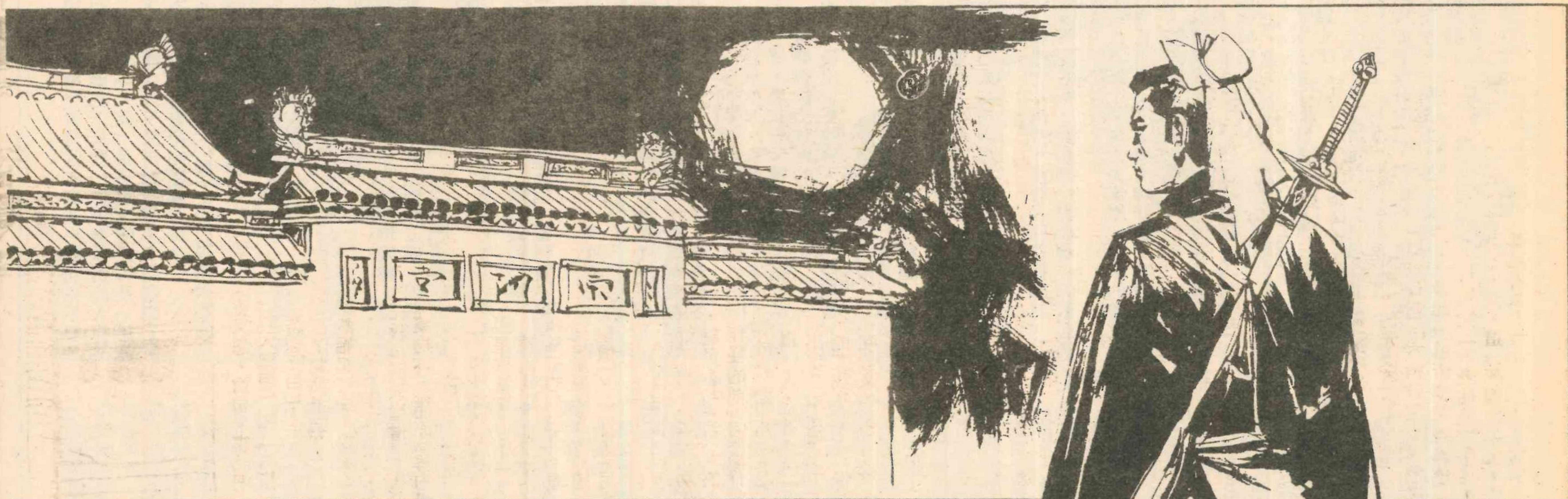
武培虎道：「先是爲『財』，繼而爲『仇』，最後則爲了『功夫』，你所猜的幾種原因，都佔了相當份量！」

九筒嫂把眼一瞪喝道：「成敗生死，都到了最後的節骨眼了，不必迴避，別賣關子，把話兒說清楚點！」

武培虎道：「『黃金鎭』的誘人之處，當然在於『黃金』！老夫威震『中州』，麾下臥虎藏龍，亟需鉅資揮霍！但苦心開採以後，才發現鑛層太薄，金質又差，根本徒負虛名，而老夫更因親自深入鑛穴，中了『沼毒』，以致身罹不治之疾，絕難活過三年……。」

被暱稱爲「帥哥」的帥小峯，聽至此處，失聲嘆道：「我明白了，你這老魔頭，發現自己生機既絕，遂遷恨鎭民，一怒之下，血洗屍橫，硬把座『黃金鎭』，生生變成『死鎭』！」

武培虎大笑道：「這座鬼鎭，害苦我『中州神



他，即是那冒充「不老仙翁」的黑衣青年。

君』，我那裏還允許鎮上留甚『噍類』!?但我並沒殺錯，我……我……殺出道理來了!……」

九筒嫂聽得火大，破口罵道：「簡直放屁，殺人還殺得出甚麼道理?」

武培虎道：「當然有道理啊，在我徹底屠戮之下，有人心膽俱裂，倉皇逃入這『黃家祠堂』，我不肯放過，追來殺却，才赫然發現祠堂中還有『地下密室』?更妙的是，密室中竟有失踪已久，均與我曾結夙仇的兩位意外人物，他們更互相惡鬥得已到兩敗俱傷的奄奄一息局面!……」

司徒嘯道：「從你語意聽來，那幾乎兩敗俱傷之人，竟就是如今坐在你左右，『青城派』的武林前輩『六指神尼』，和自稱『西天聖僧』的『魔教』長老?」

武培虎笑道：「我武培虎的武功威望，當年委實足以傲視南七北六，獨霸『中州』!却仍被一般自詡有識的老江湖們，議論爲『稍弱聖僧，略遜神尼，難及不老仙翁!』武某聞言，心中不服，遂苦尋上述三人較量，在『西天聖僧』面前，輸過半掌，在『六指神尼』手下，也飲恨挨了一指，但對另一位風聞更厲害的『不老仙翁』，却恨緣慳，迄今尚未會過……。」

九筒嫂叫道：「這事奇怪，『西天聖僧』與『六指神尼』，既被你妬技，又與你結仇，則在密室互鬥，兩敗俱傷，彼此都奄奄一息的情況下，被你撞著，必然凶多吉少!像你這等爲了區區『遷怒』，便狠心辣手血洗全鎮的萬惡凶狂魔頭，那裏會有甚『慈悲意念』、『寬恕情操』?把他們兩位，保留得直到今日!」

武培虎聽得連連點頭，發出了一陣彷彿中氣極足的震天狂笑說道：「你說得對，武培虎生平對任何人都不會有甚『寬恕情操』、『慈悲意念』，但對我



自己，却是既慈且悲，又寬又恕，說句老實話吧，我把這當時隨手可殺的『西天聖僧』和『六指神尼』，一直保留迄今，完全是爲我自己！」

司徒嘯不解道：「爲你自己？此話怎講？」

武培虎笑道：「你最近雖然崛起江湖，得號『談笑游龍』，但畢竟年輕識淺，決參不透我這出人意料的聰明花樣!?當時，我先救『西天聖僧』，在他未甦醒前，並暗下除我秘煉藥物外，無法袪解的慢性獨門劇毒！然後再『要』之以『恩』，『脅』之以『威』，逼迫這魔教長老，不得不傳授給我，他們『魔教』中的獨有奇功『吸星大法』！……」

司徒嘯本是聰明絕頂之人，聽到此處，再向「西天聖僧」和「六指神尼」過嫌枯槁的形貌上，看了兩眼，失聲叫道：「你……你這萬惡凶人，難道是想用『吸星大法』，把『西天聖僧』、『六指神尼』的深厚修爲，一齊吸爲己有？……」

武培虎得意笑道：「這一招，絕得很吧!?但他們兩位的修爲太強，我絕對著急不得，必須用功夫『水磨』，慢慢的來！否則，難免會蹈昔日大俠令狐冲，體中有『異種眞氣』作怪的前車覆轍!?如今，苦心已遂，大功即成，等於合『中州神君』、『西天聖僧』、『六指神尼』爲一人，你父親『不老仙翁』司徒永樂，縱令突然出現？並比傳說中更爲厲害，也必然非我之敵！只能在我掌下，飲恨殰身！或低頭臣服？幫我完成叱咤群豪的統一武林霸業……」

他方得意洋洋的說至此處，司徒嘯突然「咦」了一聲叫道：「不對，不對……」

武培虎獰笑道：「不對甚麼？你認爲我已得三人所學，仍然及不上你父親『不老仙翁』？……」

司徒嘯指著「六指神尼」和「西天聖僧」答道：「『神尼』是白道武林前輩，『聖僧』雖出身『魔教』，也是一派宗主，以他們的身份而論，必均重榮辱如山嶽，輕生死若鴻毛，受一時之欺，或有可能？忍多年之凌，就不是合理的事了！」

「拍拍……拍拍……」六指神尼與西天聖僧，居然鼓起掌來，六指神尼並點了點頭，哂然說道：「可笑妄想覇視整個武林的堂堂『中州神君』，在見識方面，還不如『談笑游龍』司徒老弟，來得高明透澈!?……」

武培虎的臉，突然紅了起來，怒視六指神尼、西天聖僧，厲聲問道：「你們兩個，多年以來的忍死佯屈，當眞有別的打算？」

「我在等人……我在等事……」

這是六指神尼和西天聖僧的先後答覆！

武培虎先對六指神尼注目，六指神尼不等他發問，便從枯槁臉龐上，浮起一絲苦澀笑容答道：「我等的是生平唯一方外知交『不老仙翁』司徒永樂，只要『不老仙翁』一到，這『死鎭』之上，包管便會重現生機，瀰漫生氣！」

武培虎從鼻中「哼」了一聲，把兩道凶厲目光，轉注到西天聖僧臉上，西天聖僧却毫無表情的淡淡說道：「我是在等藏派藥物中，可以控制時間，力道最強的『毒龍丸』藥力發作，超度我涅槃西歸，不再忍受你的要脅磨折！」

武培虎怪叫一聲道：「我曾經仔細搜過，你身邊沒有藥啊！誰能獲得你的訊息下落，闖過我所佈『死網』，替你把『毒龍丸』送來？」

西天聖僧道：「用不着別人送，當年在傳你『吸星大法』之前，我已把身邊所帶的一十五粒『毒龍丸』，全都親手送到我腹中去了！」

「吃了那多，你怎不死？」

「我不是剛剛說明，可以控制時間嘛？何況我與『六指師太』，已由『生死之敵』，變成『患難之交』，也該和她配合，等一等師太的司徒仙翁老友！再說，你爲了怕『異種眞氣』作怪，施展『吸星大法』的步驟極慢，我更要等你把我體中的『毒龍丸』藥力，慢慢吸到一半左右，才毒得死修爲深厚的兩……兩……個……個……人……啊……」

說到此處，人已不支，從嘴角邊，鼻孔內，都慢慢沁出血漬！

武培虎神情一震道：「你等的『毒力』，業已發作，她等的『人力』，來了沒有？」

六指神尼臉上再度泛笑，但笑意却充滿慈悲，勉強提氣，以稍高語音叫道：「司徒老友，殘局有你收拾，一定相當圓滿！我已聽見爲數相當不少的車馬之聲，這些，大概不是『江湖客』，而是被你號召，舉家遷來此處的『墾荒人』，有了『汗』和『血』，再加上『意志』『力量』，慢說是『土地』？連『鐵樹』都會開花！不消三年兩載，這小鎭的農田阡陌之間，必然長滿了肥厚飽實的『金黃色』稻穗，成爲名副其實的『黃金鎭』了……」

語音起初甚高，但越說越低，漸至弱不可聞，顯示這位一代俠尼的塵緣已滿，即將涅槃西去！

司徒嘯、九筒嫂，和帥小峯一齊拜倒，恭送六指神尼西歸！他們用不着提防武培虎會突發甚麼惡毒狠辣殺手？因爲，他們看得出來，這位「中州神君」，和那位「西天聖僧」，都已死在同時藥力發作的「毒龍丸」下！只不過一個因已由「刼中悟道」，臉上神色安詳，一個却「雄心成灰」，死相十分難看，有點齜牙咧嘴！

坐在第二排的老婦和「冷血公子」齊如海，由於早被點了穴道，想站都站不起來，只有「中州神君」武培虎認爲是他心腹幹部的那個白髮老人，正起立合十，向業已涅槃的「六指神尼」，喃喃致意，他說的是：「大師功德既滿，請放心西歸極樂，司徒永樂會盡我所能，竭助那些攜家帶眷的來此墾荒良民，掃盡『死鎭』陰影，把這片『刼土』變爲『樂土』，出現一座眞正『黃金鎭』的！」

武俠接力第八檔

紅粉天狼

將在下期刊出



《武林五俠・武俠接力》

殺手列傳

第八部 紅粉天狼

● 文／(依接力順序)
・諸葛青雲
・獨孤紅
・慕容美
・臥龍生
・秦紅
● 圖／鄭問
● 題字／傅狷夫

・諸葛青雲

「珠懸甲帳天雞夜，肉代屏風雪不寒」，這是胡大川孝廉「幻想詩」中的名句，可見得「肉屏風」者，自古有之，但如今居然有人更進一步的，想睡「肉棺材」了！

「肉屏風」，是要生前風流，「肉棺材」，則是怕死後寂寞，兩者之間，目的不同，本質上卻有一共同之點，就是無論「肉屏風」或「肉棺材」的「肉」，必須是「女人的肉」，最好是「絕美女人的肉」！

當然囉，以「肉屏風」而論，倘以一排山東大漢，赤膊為屏，汗臭薰人，蒜味撲鼻，豈不大殺風景？必須是些不勝羅綺的絕代嬌娃，媚態撩人，清音低囀，蘭香暗度，薌澤時聞，方足使身處「肉屏風」中之人，心蕩魂飄，怡然自悅，享受富貴驕人的風流滋味。

享受「肉屏風」的古人今人甚多，如今且來談談這位企圖享受「肉棺材」的特殊人物。



古代帝王崩薨，每有妃嬪殉葬，或係自願投繯，或係勒令服毒，但也不過留屍於輝煌陵墓之中，並不是要把活生生的大美人，硬塞在「棺材」之內。

但如今這位想睡「肉棺材」之人，不是帝王，不是將相，而是位黑道梟雄，江湖豪客，他的想法手段，便不同了！

鮑赤身的「血掌血刀」四字，威震江湖三十餘年，在他一雙「五毒血掌」，和一柄「化血神刀」之下，不知製造過多少血腥，使多少英雄殞身飲恨!?

鮑赤身好殺，好貨，好色，更有一項怪癖，凡遇扎手勁敵，便裸體上陣，或一面動手，一面解衣，等脫到精赤條條，胯下郎當之際，才狂性全發，悍狠萬分，可以把一身功力，發揮盡致，故而除了「血掌血刀」以外，他還有個「赤身殺手」外號。

由於江湖中風險太重，鮑赤身於撈足血腥資財之後，也來了個退隱山居，尋處幽僻所在，建了廣大莊院，與他獨子「小霸王」鮑應昭，和花好、月圓、財多等三名如花似玉的美妾，享受着傲視王候的豪華淫侈生活。

在他五十九歲的生辰之日，便開始定製一具特別巨大棺木，要比尋常壽具，大了五倍以上，換句話說，就是足有五個人的容量！

因爲，鮑赤身覺得自己在生前享受已夠，死後怎甘寂寞？遂定製巨棺，準備於壽元盡時，把愛妾花好、月圓、財多殉葬，一齊半絲不掛，赤裸入棺！財多人肥肉厚，放在底下，作爲「墊背」，花好和月圓，分放左右兩側，作爲「擱手」，但美中不足的，却還缺少一床「蓋被」。

鮑赤身認爲，不單必需再找一床「蓋被」，並因這「蓋被」將與自己臉對臉兒，嘴對嘴兒，關係最爲親近，故非具有天人容光，超越其他三名愛妾的頂尖貨色不可！

有了「花好」「月圓」「財多」，能再找個「人壽」麼？倘眞天從人願，則告萬事無憾，恐怕到了「森羅殿」中，連那「地府閻君」，也會對自己艷羡不已！

爲了成全他這樁大願，鮑赤身的三名愛徒，一個獨子，都替他出山搜覓足以在那具特巨「肉棺材」中，擔任「蓋被」地位的絕色美人！

今天，是一年中最毒的日子——五五端陽，也是「血刀血掌」赤身殺手鮑赤身整整六十歲的生辰正日。

由於有「作九不作十」的風俗，故而，鮑赤身的花甲大慶，去年業已作過，今年並未舖張，只來了兩名如今尙在黑道走動，每逢此日，必來拜壽的江湖死黨而已。

三名愛徒，昨夜已然趕回，只有他那獨子鮑應昭，一直到了天將正午，仍自未見回莊。

鮑赤身看看天光，向兩名每年必來的死黨好友，「陰陽判」鍾奎、「辣手人屠」歐陽泰，含笑說道：「應昭定是被甚要事羈絆，以致不及回莊，我們且開懷暢飲，無須等他……」

說至此處，側頭向侍立身旁的大弟子吳彬道：「彬兒吩咐厨下開席上菜，今天我要和你鍾師叔、歐陽師叔，來個傾杯賭酒，不醉無休……」

「辣手人屠」歐陽泰笑道：「鮑大哥是滄海之量，小弟與鍾兄，只乃斗勺之飲，眞所謂聞拳喪膽，望杯披靡，怎敢當『賭酒』二字？……」

話方至此，突然有名莊丁，持了份桃紅名帖，向鮑赤身恭敬呈上。

鮑赤身接過一看，只見這份相當精美的桃花名帖之上，只寫了「任壽兒」三個簪花小字。

他因從未聽過江湖中有這麼一號人物，遂向那持報莊丁，愕然問道：「這任壽兒有多大年紀？長相如何？可看得出是什麼來歷？那路人物？」

莊丁垂手答道：「是位年約二十一、二的絕色美女，她手上並戴了少莊主威力絕大，從不離指的那枚『血影星環』，說是由少莊主引介前來，代表有事不及趕回的少莊主，向老莊主呈現一件名貴無比的『罕見壽禮』！」

這名莊丁，剛把話兒稟完，「陰陽判」鍾奎似已聽出其中奧妙，連聲「恭喜」的向鮑赤身拱手笑道：「恭喜！恭喜！大哥已有了『花好』『月圓』『財多』等三名愛寵，如今竟再添一名『人壽』，向平願了，艷福齊天，應昭侄兒眞是個大大孝子，他所送的這份『活壽禮』，委實太名貴，太名貴了……」

鮑赤身也樂得哈哈大笑，側頭向莊丁說道：「請，請，快請任姑娘入廳侍酒，看看她是否當眞是你所說的『絕色』之稱？」

一語甫畢，有個極嬌極圓的朗脆清亮語音，接口笑道：「任壽兒村野蒲柳之姿，怎敢當『絕色』盛讚!?倒是我替鮑老莊主所帶來的一份壽禮，會別致名貴令你心跳！使你喜出望外的呢！」

隨著語聲，人影微閃，廳內諸人，頓覺眼前一亮！

有位年約二十才過，柳眉杏眼，瓊鼻桃腮的絕色白衣少女，飄然俏立廳中。

她不單面貌絕美，身材也修短適中，穠纖合度，肩若削成，腰如約素，那份姿容，那種風韻，頓時比照得鮑赤身原先也頗爲嬌美的「花好、月圓、財多」等三名艷妾，都一齊宛如秋螢見月，完全失了光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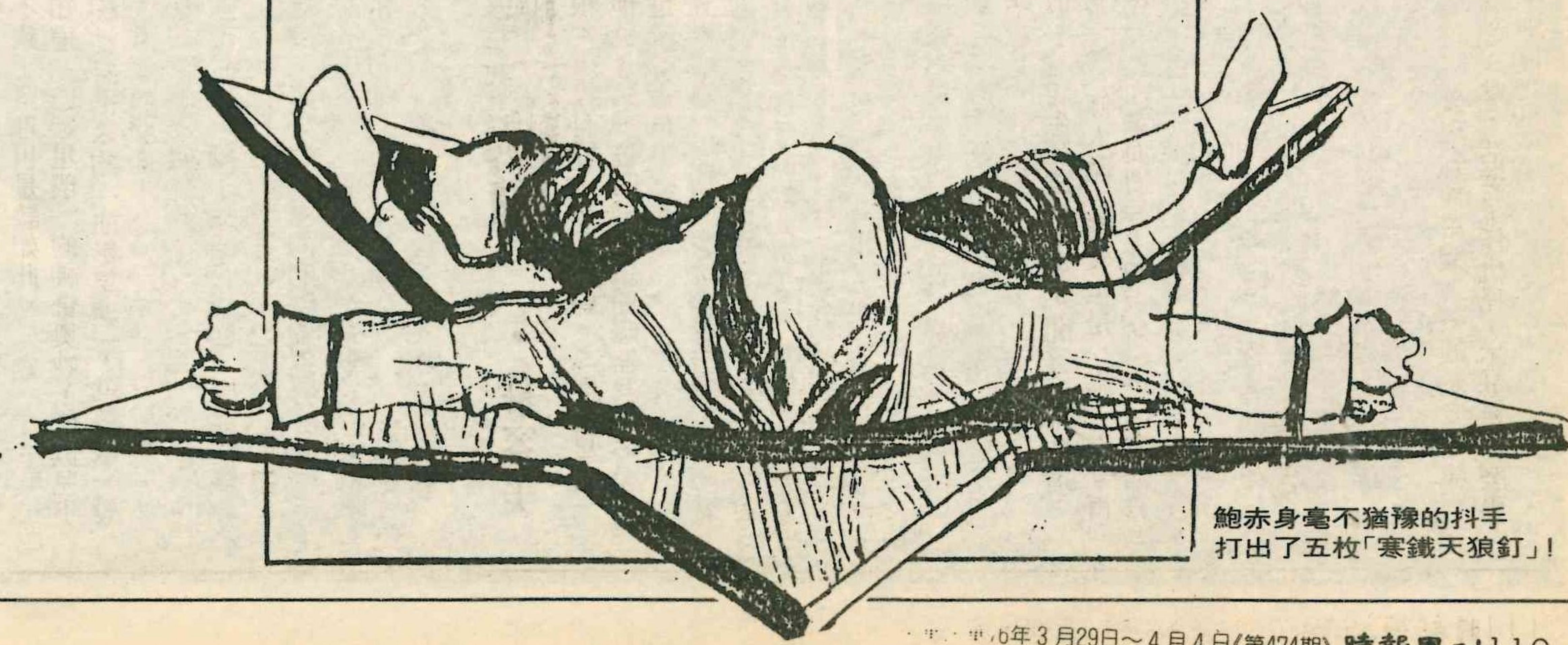
唯一的缺點，就是這位任壽兒姑娘，既來爲鮑赤身祝壽，便不應該一身白衣，上下縞素，至少也須在襟上戴朵紅花，圖個吉利！

不過，鮑赤身在驟驚絕艷之下，業已高興萬分，那裏還會計較這種小事？他趕緊請任壽兒入席落座，並向她含笑問道：「任姑娘怎樣認識我兒鮑應昭的？他是被何等要事羈絆，如今尙不能回莊？……」

任壽兒落落大方的，就在鮑赤身身邊坐下，一面玩弄著指上所戴的那枚「血影星環」，一面低聲答道：「我與少莊主，尙屬風萍初識，他憐我伶仃孤苦，飄泊無依，才以這枚『血影星環』爲介，命任壽兒來此托庇，好好侍奉老莊主……」

鮑赤身大笑接道：「好！好！任姑娘既來投我，包管你從此以後，是錦衣玉食，永世無憂的了！」

任壽兒嫣笑道：「多謝老莊主不棄收留，少莊主因機緣巧合，突然發現一處稀世寶藏，需加整理，約在三五日內，無法趕回，老莊主要不要先看看少莊主託我帶來，孝敬你的那件名貴壽禮？」



鮑赤身毫不猶豫的抖手打出了五枚「寒鐵天狼釘」！

鮑赤身以兩道慾火已熾的急色眼神，盯著任壽兒的絕代嬌容，獰笑說道：「看看也好，其實，任姑娘的身價，已足傾國傾城！既有了你，任何名貴壽禮，必然也將大為減色的了！」

任壽兒不去理會鮑赤身的調侃之言，只向廳外略一招手，便有人抬了一具相當巨大的五角「星形」木盤，置放庭院以內。

「星形」木盤之上，作「大」字形，綁著一人，全身白衣，頭上也戴著一具白布面罩，但在雙肩、雙腿，以及咽喉部位的白衣以外，却露出一個比核桃略大的「紅色機鈕」。

鮑赤身目光一注，愕然問道：「這是何人？」

任壽兒笑道：「少莊主為博老莊主一個意外驚喜，特別叮囑我不可事先說明，只叫我帶來五枚暗器，呈給老莊主過目。」

說完，探手入懷，取出五根長約三寸、粗如人指，上方下銳的黝黑鐵釘，向鮑赤身含笑遞過。

鮑赤身初見鐵釘形狀，已有詫色，再於接過後，覺得入手極沉，分明「寒鐵」所鑄，不禁「呀」了一聲，驚道：「這……這是當代武林中的絕傳暗器『寒鐵天狼釘』嘛！難道那『星形』木盤上，所綁的白衣人，竟是我生平大對頭，昔日曾中我埋伏暗算，先被『石灰包』迷瞎雙目，然後身中五種毒藥暗器，雖然突圍逃去，却風聞已慘死多年的『聖手天狼』任伯黨麼？」

任壽兒妙目以內，閃射出一種似乎含意奇特，難於形容的異樣光輝，嬌笑兩聲，揚眉說道：「老莊主不必在事前猜測，少莊主要你先將這五枚『天狼釘』，親手打在『星形』木盤的五枚紅色機鈕之上，然後再揭去白布面罩，包管老莊主會喜心翻倒，縱聲狂笑的，連浮三大白呢！」

鮑赤身「哦」了一聲，軒眉笑道：「好，我獨子鮑應昭的話兒，我當然要聽，任姑娘的話兒，我更是要聽，如今，就借用『聖手天狼』任伯黨當年威震江湖的『天狼釘』，在筵前試試手吧！」

語音才落，右手已揚，五枚「天狼釘」，化為五道墨芒，帶著破空銳嘯，電閃飛出！

• 獨孤紅

鮑赤身聽了可以確定絕對是任壽兒說的，却不一定是他的獨子鮑應昭說的話，毫不猶豫的抖手打出了五枚「寒鐵天狼釘」！

那五枚帶着破空銳嘯，電閃飛出的「天狼釘」，當然正如任壽兒所願，也如任壽兒所說，不差分毫的正打在那巨大「星形」木盤的五枚紅色機鈕之上。

只見五枚紅色機鈕之上發出了電光似的一閃，然後就是五聲合而為一的一聲爆炸聲震，隨即，血光閃現，血雨飛濺，「星形」木盤上作「大」字形綁着的那個人，在霎時間變成了六份。那就是腦袋、雙臂、雙腿，還有中間的軀體，而那個人，却是哼也沒哼一聲。

任壽兒那一雙妙目之中，又自閃現那種含意奇特、難以形容的奇特光輝，拍着一雙玉手向着鮑赤身笑道：「老莊主好高絕的手法，不愧是威震江湖廿餘年的前輩英雄，使得任壽兒好生佩服。」

「陰陽判」鍾奎一旁笑道：「這算什麼，打個小小的暗器，這在我們大哥來說，實在不值一提——。」

「辣手人屠」歐陽泰也笑道：「是呀，我們大哥的高絕本領好修為還多着呢，任姑娘等着吧，包妳可以一樣樣領略，相信也只有任姑娘妳，才有這種福氣。」

任壽兒嬌聲嬌氣的捧，加上這兩個死黨一唱一和，帶點兒「葷」的話裡話，聽得鮑赤身仰天哈哈大笑，好不得意！

任壽兒這麼一位冰雪聰明、玲瓏剔透的姑娘，對鍾奎跟歐陽泰那一唱一和，帶點兒「葷」的話裡話，不會不懂，但她却毫不在意，俏生生的站起嬌軀，向着廳外擺手說道：「現在，請老莊主到庭院之中，親自動手揭去那人頭上的白布罩，看看少莊主託我帶來孝敬老莊主，也包管老莊主看了之後會喜心翻倒，縱聲狂笑，連浮三大白的名貴壽禮！」

鮑赤身此刻的確是最聽任壽兒的話，其實絕色美人的話誰又不愛聽，誰又能忍心不聽，他立即帶笑站了起來：「，這份壽禮之名貴，不在於是我那獨子應昭所孝敬，而在於是任姑娘所帶來，我當然要看，走，咱們出去。」

話聲一落，同時伸手，他拉着任壽兒的玉手，就往外走，連兩個死黨也不管了。

任壽兒也任鮑赤身拉着她的柔荑，跟着鮑赤身向廳外行去。

鍾奎跟歐陽泰坐着沒動，兩個人互相湊近，帶笑低語：「大哥一輩子，小的榮華享受不下於王公卿相，不想老來運更佳，福更大，這位美人兒的確是少見的絕色，柔荑入握，蘭香在側，我想大哥已經醉了。」

這是鍾奎說的。

只聽那歐陽泰道：「誰叫你我沒有應昭那麼樣一個孝順的好兒子。」

兩個人都笑了。

就在這時候，鮑赤身拉着任壽兒已經到了那巨大「星形」木盤之前，大弟子吳彬等三名愛徒跟一些莊丁都是識趣的人，誰也沒有跟過來，就連抬進「星形」木盤的那兩名莊丁，也因適才鮑赤身揮手打出「天狼釘」而退往一旁，此刻也沒有上前。

「星形」木盤上處處血紅，被綁那人的一身白衣幾幾乎都染紅了，慘不忍覩，腥味撲鼻。

鮑赤身豈是不忍看慘狀，怕聞血腥的人，就連任壽兒，居然也沒皺一下眉頭，另一隻手向著「星形」木盤揚起，一雙流波妙目則瞟向鮑赤身，香唇邊掛著的是醉人甜笑。「老莊主，請——」

鮑赤身慣用右手，但此刻他的右手却捨不得鬆了任壽兒那柔若無骨的玉手，帶著笑伸出左手，一把扯去了罩在被綁在「星形」木盤上那個人頭上的白色布罩。

布罩扯去，那個人的頭顱面目立即呈現眼前。

如果如鮑赤身所料，是他生平大對頭，昔日曾中他埋伏暗算，先被「石灰包」迷瞎雙目，然後身中五種毒藥暗器突圍逃走的「聖手天狼」任伯黨，這個人的年紀就不輕，至少得跟鮑赤身差不多。

可是看這顆頭顱，這副面目，却讓人很容易、很明顯的覺得不對。

這顆頭顱，是顆滿頭黑髮的頭顱，這副面目，也是副頂多卅多不到四十，長相頗為英武的面目！

這個人該是誰？

不要急，有人認識！

鮑赤身身軀猛震，腳下踉蹌，往後退了一步。

任壽兒的一隻玉手，就趁這機會脫出了他的掌握。

三名愛徒站的地方不遠，看得很清楚，吳彬頭一個失聲驚呼：「應昭大哥！」

廳裡的鍾奎、歐陽泰不但看見了，也聽見了，兩個人如遭電殛，霍地站了起來。

此刻，鮑赤身已轉望任壽兒：「妳——」

任壽兒已嬌笑連聲：「鮑老莊主，這就是我給你帶來的名貴壽禮，算得上名貴吧，是不是還滿意呢，有沒有喜心翻倒，想縱聲狂笑，然後連浮三大白呢？」

鍾奎、歐陽泰雙雙撲出了大廳，吳彬等也立即圍了上來。

而此時的鮑赤身，却像才有了知覺，機伶暴顫，鬚髮賁張，帶著一陣疾風撲到了「星形」木盤前，伸出雙手，上下空抓，却不知道該摸獨子屍體的那一部份，身顫心顫，口中喃喃：「應昭、應昭……」

鍾奎一聲喝：「丫頭——」

他跟歐陽泰要動。

鮑赤身霍然轉了過來，臉色煞白，兩眼赤紅，霹靂暴喝：「不要動她！」

鍾奎、歐陽泰急忙收勢：「大哥——」

鮑赤身一口牙咬得格格作響：「我要親手把她碎屍萬段，挫骨揚灰——」

鍾奎、歐陽泰等都明白了，立即往後退去，但却團團包圍住庭院，防任壽兒突圍逃走。

鮑赤身望著任壽兒，神態怕人：「丫頭，這個人是我的兒子——」

任壽兒嬌笑道：「我知道，還有比我清楚的麼，任伯黨是你說的，是你的一廂情願。」

鮑赤身道：「其實，我要物色絕世美女殉葬，關妳什麼事，即使妳不願意，那也構不成深仇大恨。」

任壽兒眉宇間突然騰現了懍人的殺氣：「鮑赤身，到現在你還不明白麼，我不會讓你做糊塗鬼，我告訴你，你已有花好、月圓、財多三名美妾，求的是第四個『人壽』，我姓的是任，却不是『人』，你是不是明白了。」

鮑赤身身軀再震，驚聲叫道：「妳姓任，任個頭，我明白了，妳是任伯黨的——」

任壽兒花容色變，神情一轉悽厲，也咬牙切齒：「姓鮑的，我姓任，叫任仇兒，任伯黨就是我的天倫，我這仇兒的名字，就是為了要給他老人家報仇而起，他老人家號稱『聖手天狼』，我則自號『紅粉天狼』！」

鮑赤身禁不住腳下踉蹌，往後退了一步：「妳，妳竟是任伯黨的女兒——」

「不錯，」任仇兒點頭道：「我就是他老人家的女兒，從我懂事開始，我侍奉他老人家十幾年，日日夜夜看著他老人家身受眼瞎身殘的痛苦折磨，所以今天我先讓你親手殺害了你的獨子，讓你先遭一點報應，然後——」

「住口，」鮑赤身目眦欲裂，霹靂暴喝：「個頭，沒有然後了，我現在就要讓妳為我的獨子償命了。」

話落，他像一個瘋狂了的野獸，張開雙臂向著任仇兒撲了過去。

任仇兒沒有往前迎，也沒有往後退，却向著他抖手打出了鮑那獨子的「血影星環」！

「血影星環」是鮑應昭的獨門暗器，威力絕大，鮑應昭不到危險關頭絕不用它。

鮑赤身當然知道，他不敢擋，也不敢接，更不忍毀了它，所以他打算先躲過這枚「血影星環」，然後再向任仇兒下手。

身為鮑應昭的生身之父，看著鮑應昭長大，父子相處卅多年，鮑應昭的一身武功又都是他親自傳授的，當然知道「血影星環」的神奇奧妙，也知道該怎麼躲它。

鮑赤身一見血光一點迎面打到，他微一矮身，一仰頭，就打算讓「血影星環」從上面打過。

他想的不錯，照理也是該如此。

因為他知道「血影星環」的神奇奧妙，任仇兒不會知道，經她打出來的「血影星環」，就該跟一般暗器樣是筆直疾射的。

可是事實却不是這樣。

那枚「血影星環」到了鮑赤身面前，應該往鮑赤身臉面的上空凌空打過的當兒，却忽然射勢一頓，往下折了幾寸，直向鮑赤身的咽喉要害打去。

敢情，任仇兒知道「血影星環」的神奇奧妙，也會打「血影星環」的獨門手法。

變化出人意料，距離又這麼近，鮑赤身如何躲得了！

• 慕容美

鮑赤身根本就沒有躲，也不必躲。「血影星環」是他教給他兒子的一種暗器，這種暗器共有多少變化，他自是瞭如指掌！

他有「五毒血掌」之稱，發接淬毒暗器，本來就是他的老本行。如今，任仇兒只不過二十出頭，打出的器，就能掌握了暗器的變化，這份天賦和功力，倒使鮑赤身在憤怒之餘，不禁暗暗欽佩。

鮑赤身略一偏身，抬手一招，便將血影星環撥落一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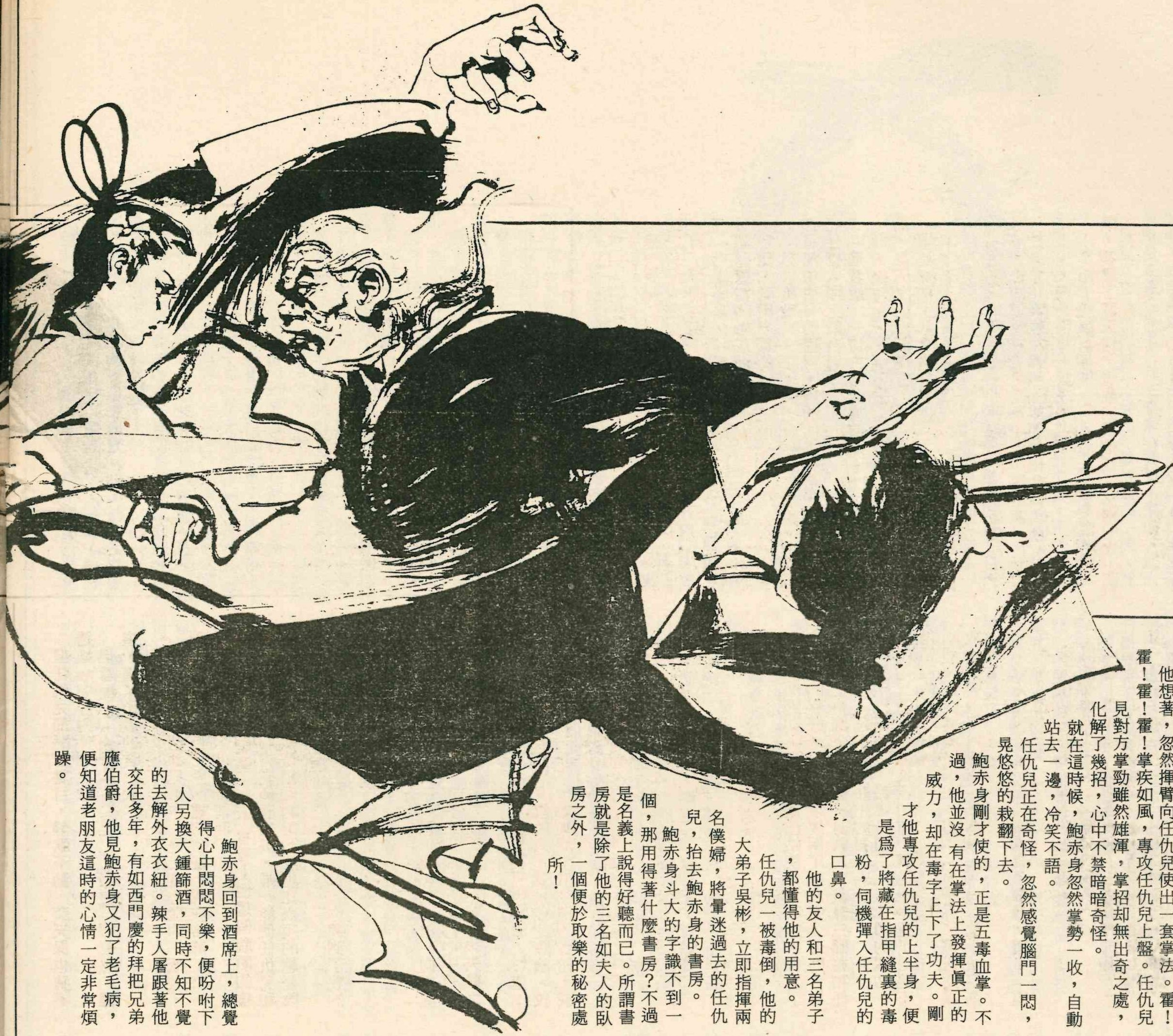
他嘿了一聲，又怒目迫上一步，厲聲道：「妳丫頭毒如蛇蠍，害我獨子白白送了一命，如今妳丫頭還有什麼話說？」

任仇兒似乎已將生死置之度外，聞言冷冷地道：「你的獨子是一條人命，家父也是一條人命。再說，先後死在你血掌血刀手上的人命，恐怕算都算不清，你知道自己死了兒子傷心，別人死了父母兄弟，又該怎麼說？」

鮑赤身一向自尊自大慣了，如今當著門人和老友面前，被一個二十出頭的少女如此數落，自是難堪之至。

若要問他如今感想如何，只有一句話可以形容：悔不當初！

當初他若是一發現五角星盤上躺的是愛子鮑應昭，返身就是一掌，活劈了任仇兒，不就是什麼事情都沒有了麼!?



武俠接力

豹牙列傳

他這一生行事為人，可說滿身都是「瘡」，碰上一個尖牙利齒的，他怎經得起別人「揭」？而任仇兒，顯然正是這樣一個人。

他想在口舌上，以氣勢壓倒對方，豈非自取其辱？

鮑赤身磨著牙齒，暗暗想到這裏，忽然心弦一動，另外想到一個主意。他要折磨這個丫頭，好消心頭之恨，何不如此如此!?

他想著，忽然揮臂向任仇兒使出一套掌法。霍！霍！霍！霍！掌疾如風，專攻任仇兒上盤。任仇兒見對方掌勁雖然雄渾，掌招却無出奇之處，化解了幾招，心中不禁暗暗奇怪。

就在這時候，鮑赤身忽然掌勢一收，自動站去一邊，冷笑不語。

任仇兒正在奇怪，忽然感覺腦門一悶，晃悠悠的栽翻下去。

鮑赤身剛才使的，正是五毒血掌。不過，他並沒有在掌法上發揮眞正的威力，却在毒字上下了功夫。剛才他專攻任仇兒的上半身，便是爲了將藏在指甲縫裏的毒粉，伺機彈入任仇兒的口鼻。

他的友人和三名弟子，都懂得他的用意。

任仇兒一被毒倒，他的大弟子吳彬，立即指揮兩名僕婦，將暈迷過去的任仇兒，抬去鮑赤身的書房。

鮑赤身斗大的字識不到一個，那用得著什麼書房？不過是名義上說得好聽而已。所謂書房就是除了他的三名如夫人的臥房之外，一個便於取樂的秘密處所！

鮑赤身回到酒席上，總覺得心中悶悶不樂，便吩咐下人另換大鍾篩酒，同時不知不覺的去解外衣衣紐。辣手人屠跟著他交往多年，有如西門慶的拜把兄弟應伯爵，他見鮑赤身又犯了老毛病，便知道老朋友這時的心情一定非常煩躁。

他伸過頭來，低聲諛笑道：「江湖恩怨，且不必去說它，雌兒總是個雌兒，死後肉棺材的蓋被問題，也應該暫且擱在一邊。鮑兄正值春秋鼎盛，後事還遙遠得很，目前爲了『消氣』，也爲了『出氣』，鮑兄何不打鐵趁熱，先撿個便宜？」

鮑赤身仰臉喝了一大碗酒，恨聲道：「這種可惡的女人……」

辣手人屠低聲曖昧地道：「就是因爲她可惡……才要……才要……任意把她糟蹋個夠，不就……出了氣……心裏……不就……舒服了嗎……」

鮑赤身嗯了一聲，沒有開口，他活捉任仇兒，本來就是這個意思，只不過一張老臉放不下來，不好意思馬上表示附和而已。

鮑赤身除了首徒吳彬之外，另外兩個徒弟，一叫薛天保，一叫胡志清。兩人都還不到三十歲，他們學到了鮑赤身的武功，也學到了鮑赤身的生活方式。

鮑府中十多個丫嬛，幾個稍具姿色的，差不多都被鮑赤身這三個徒弟包了。這也正是這三個徒弟都到了而立之年，却始終賴在師門不肯離去的原因。

如今，在書房負責看守任仇兒的人，已換了二徒弟薛天保。

薛天保位居三徒之中，却在三徒中佔了「五最」。

他是三徒中武功最好的一個，也是長相最差的一個。他比他的師兄和師弟都生得矮胖，却最善於修飾自己。最後一項，他等於獲得了他師父的眞傳，他是三徒中色心最重的一個！

任仇兒的迷藥，份量並不多，所以她被送進書房沒多久，神志便告慢慢清醒過來。

但是，押送她進房的首徒吳彬爲人比較細心，進房之後，便加點了她身上三處穴道。因此，她雖然睜開了眼皮，也能說話，但仍無法自由活動。

任仇兒一睜開眼，便看到坐在房門口的薛天保一雙眼光，充滿貪婪之色，在她身上掃來瞄去。女人在這一方面最敏感，男人安着什麼心腸，女人大都能在見面不久之後，便可以感覺出來。

薛天保現在打什麼主意，任仇兒當然心裏有數。

不過，任仇兒心裏也明白，在師父面前，這廝頂多胡思亂想一通而已，她料定這廝大概還沒有這種偷腥的膽量。

不過，無論如何，她試總要試一下的，這是她目前身陷絕境，唯一可行的方法。成與不成，只好聽天由命了。

「這位公子，」她嬌滴滴地道：「你是鮑老頭的什麼人？」

薛天保一直都在轉着「花好」和「月圓」的歪念頭，說來說去，都礙着兩個字：「不敢！」

如今這位任仇兒，更是勝過「花好」，壓倒「月圓」，叫他怎能不動心？

他一時忘其所以，居然坐正了身子，答道：「鮑老正是家師，我在他三徒中，排行第二。兄弟名叫薛天保，人稱『護花二郎』。」

「誰問你這麼多來着？」任仇兒心底暗暗好笑。不過，這也更增強了她的信心，她覺得還有在這位護花二郎身上磨一磨的價值。

「令師也太不通情理了，江湖上的恩怨，本來就是這麼一回事，他害慘了我父親，我殺死了他的兒子，一報還一報，天公地道，他如今還要把我怎麼樣，豈不是太霸道了些？」

薛天保沒有開口，心裏却覺得任仇兒的話似乎也不無幾分道理。

「他有財有勢，又有一身好武功，多討幾房妻妾，也是人之常情。」任仇兒接下去道：「他如果氣量夠大，撇開彼此的恩怨不談，我任仇兒也並不是一定不願伺候他……雖然他年紀大了點，他如果……像你薛公子這種年紀，我任仇兒還有什麼話說？」

這幾句話，把薛天保聽得舒服極了。

「鮑老頭的用心，誰都看得出來，」任仇兒接下去說道：「這是我無法逃避的。薛公子，你說我有什麼方法逃避？所以，實在無法可想，我也只好認命了……，只是，總希望今後薛公子不要見外，我們都是同一輩份，年齡相近的年輕人……希望大家，時常保持來往……」

薛天保的心，又是一動。這妞兒太可愛了，她這豈不是同我在預訂今後的約會？

老頭子什麼時候進來？我能不能先——先嘗個新？

薛天保朝門外張望了一下，院子中靜靜的，前面也沒有什麼響動。他想：老頭子跟歐陽師叔和鍾師叔一喝上酒，總有好幾個時辰，如今這裏，只我一個，萬一被碰上了，大不了……。

薛天保離椅起身，走向榻前，一個心砰砰蓬蓬的跳得很厲害。

他一坐下去，她的一張臉，便羞得通紅，他摸摸她的肩頭，她紅着臉，羞答答的道：「我也想摸摸你，可惜我的手動不了……」

薛天保當然聽得懂她的意思，他在一股強烈的情慾衝動之下，毫不考慮的爲她拍開穴道，趁機在她的肩胸之間，撫摸了個夠。

任仇兒閉目調息，裝出很舒服的樣子，她像呻吟似的道：「薛哥哥，你眞好，手再往下移一點，唔，唔，對了，再下來一點……」

男女間的關係，有了開始，要停止就難乎其難了。

薛天保的一雙手，早就遠離了任仇兒被點穴道之處，他現在已經快接近女人的禁地，任仇兒仍然鼓勵他再下移一點，再下去是什麼地方？天啦！

薛天保額頭冒汗，一顆心狂跳不已。他現在已經不知道什麼叫害怕了，他一心只想——咦，他的手指碰到了——啊！外面院子裏，忽然傳來一陣沈重的腳步聲。

「師父來了……」的念頭閃過腦際，慾念頓消，收手後退。

可是仍然晚了一步，一股潛力逼上了「玄機」要穴，耳際間響起鮑赤身的聲音，道：「畜生，該死……」

「師父饒命，弟子有要事奉稟……」薛天保情急之下，信口開河，先求保命。

·臥龍生



掌疾如風，專攻下盤。

但這一招，還眞管用，鮑赤身停下掌心內力，冷冷的道：「說！」

薛天保道：「這位任姑娘告訴弟子說，她能輕易的暗算了少莊主，順利的進入莊中，全是因爲本莊中有了奸細內應……」

「有這等事，什麼人是奸細內應？」鮑赤身雖然是閱歷豐富的老江湖，但薛天保這幾句話，實在叫人震驚，竟難自禁的爲其所動。

「弟子不敢說……」薛天保拚命在思索，如何要把這無中生有的謊言，說的叫人相信，把這個贓栽在什麼人頭上最合適？

「盡管說，一切由師父擔待……」

薛天保接道：「師父要先饒弟子，答應不再處罰，弟子才能仔細稟告。」

這是要挾，當然也是條件。

「你……你在要挾我……」鮑赤身氣的身子抖動。

「弟子只求保命……」薛天保知道這謊言產生了效用，也知道鮑赤身手段毒辣，不講道義，但却有一宗好處，講過的話，絕對算數，殺手行業，一言如山，大概是職業上養成的習慣。

「好吧！我饒過你一次……」鮑赤身沉吟了一陣，答應了薛天保，也收回了按在「玄機」穴上的右手。

查出莊內的奸細，比起殺了薛天保重要多了。

「是三師弟……」薛天保心中幾番折轉，覺著他贓栽在三師弟的身上，最容易取信師父。

因爲，平常兩個人走的很近，私交最好。

「你說是胡志清……」鮑赤身緩緩說道：「你們三個師兄弟中，他的胆子最小，怎麼敢和這個姓任的丫頭勾結？」

薛天保暗暗叫道：糟了，這個丫頭穴道也解了，她只要坐起來說一句話，立刻就拆穿了我的謊言。

但任仇兒卻閉著雙目，靜臥不動，薛天保也猜不透她心中打的什麼主意？

但看樣子，她好像沒有拆穿他謊言的意思，難道，這丫頭眞的愛上我了。

但他立刻又否定了自己的想法……。

薛天保在三個師兄弟中，是最富心機的一個人，剛才，他被美色所誘，靈智蒙蔽，現在冷靜下來，對事情的分析，就十分清明了。

以任仇兒的嬌美，絕不會看上他這個醜陋的樣子，何況，她心中充滿著仇恨，唯一能使任仇兒和自己配合的，就是相互利用，我現在表現的越是陰狠，利用的價值越高……。

只聽鮑赤身冷冷說道：「薛天保，你聽到了我的話沒有？」

「是！弟子聽到了？」

「爲什麼不回答我？」

「因爲，因爲，弟子在想，我和三師弟一向相處的很好，情同骨肉，現在，出賣了他，心中十分不安……」薛天保說的聲音悽楚，大有痛哭失聲之感。

躺在床上的任仇兒，也聽得暗暗佩服，忖道：「瞧不出這個人又矮又醜的人，竟是如此陰險、狡詐，善於作僞，看來，如果能爭取到他的合作，或可度過今日危機……。

「哼！難道，你就不怕有負師門的教養之恩麼？」

「師父恩情重如山，弟子萬死不足以回報……」薛天保緩緩轉過了身子，面對鮑赤身，竟然滾下來兩行淚水，眞是唱作俱佳。

鮑赤身揮揮手，道：「大丈夫流血不流淚，哭個什麼勁呢？告訴我，胡志清如何和姓任的丫頭勾結？」

薛天保道：「三師弟被任姑娘美色所迷，告訴了少莊主的喜好，任姑娘才迷倒了少莊主，否則，以少莊主已得師父眞傳的一身武功，就算三師弟和任姑娘聯手，也不是少莊主的對手啊？」

「這倒也是……」鮑赤身道：「這丫頭的武功，比起她父親聖手天狼任伯黨，那是差得遠了，絕不是應昭的敵手？」

薛天保突然跪了下去，道：「弟子爲了讓任姑娘放膽說明內情，才幫她推拿被大師兄以重手法點傷的穴道。」

「你先起來……」鮑赤身提高了聲音，道：「叫吳彬來見我！」

薛天保站起身子，垂手站在一側。

吳彬匆匆而入，道：「師父找我？」

「嗯！我問你，是不是你點了任姑娘的穴道？」

「是，弟子怕她醒來逃走，所以點了她身上的穴道，請師父恕罪……」吳彬口中答話，人却跪了下去。

鮑赤身道：「起來，起來，我又沒有怪你！」

吳彬道：「多謝師父！」

鮑赤身道：「你三師弟呢？」

吳彬道：「胡師弟在莊外巡視。」

鮑赤身道：「是不是想借故逃走啊？」

吳彬道：「不會吧！三師弟作事謹慎，未犯門規，爲什麼要逃走呢？」

鮑赤身道：「好，你去找他回來，記著，他如不肯回來，你就把他給我抓回來！」

吳彬道：「這個……。」

「去啊……」鮑赤身道：「如若不帶回胡志清，唯你是問。」

「是！」吳彬不敢再問，轉身而去。

鮑赤身目光轉到薛天保的身上，道：「你出去休息一下，老夫還要問問姓任的丫頭。」

薛天保應了一聲是！轉身向外行去。

任仇兒心中也在盤算著如何應付這個局面，她也很用心的聽到了鮑赤身和薛天保的談話，問題在盤算著如何配合。

但鮑赤身讓薛天保退到室外，倒是大出了任仇兒的意料之外。

以薛天保的自私，必然會立刻出莊逃命，看來，鮑赤身這個老江湖，實在是個缺少智慧的人。

忖思之間，突聞薛天保尖叫一聲：「師父，你……。」

「我只是點了你兩處穴道……」鮑赤身道：「不會傷害到你，你知道我一向言出必踐，只要你沒有說謊話，對你侵犯任姑娘的事，不會追究……」

薛天保道：「師父要如何才能求證出弟子未說謊言呢？」

鮑赤身道：「爲師的自有道理……。」

「是，弟子告退。」薛天保轉身向外行去，他雙臂穴道被點，但雙腿却是行動自如。

可是心中却在叫苦，聽鮑赤身的口氣，並沒有完全相信謊言，至少，他不相信自己是在幫助任仇兒推穴活血。

「任姑娘，如果，妳不想老夫用分筋錯骨的手法，逼你招供，那就據實說出內情……」鮑赤身雙目神定如電，逼注在任仇兒的身上。

「你要聽眞話，還是想聽謊言……」任仇兒慢慢睜開眼睛，看了鮑赤身一眼，臉上泛現出一個嬌美的笑容。

「老夫當然要聽實話……」

任仇兒道：「近朱者赤，鮑應昭和你教出的徒弟一樣，個個都很好色。」

這一點，鮑赤身心中明白，不自主的點點頭。

任仇兒道：「胡志清告訴我鮑應昭的嗜好，所以，我才能制服了他。不過，我也付出了很大的代價。」

「什麼代價……」鮑赤身道：「是不是胡志清帶你上了床……」

「不是胡志清，是你的寶貝兒子，他很精明，比你的徒弟們，高明多了。」

「那當然，他畢竟是老夫的骨肉。」

「他留我在一家客棧中，陪了他七天之久，我才找到了制服他的機會。」任仇兒無限感慨的說。

「妳是說，他不是替我選的……」鮑赤身臉上泛起了一種傷感和忿怒的混合神情。

「你兒子爲人如何，你做父親的應該明白……」

任仇兒說：「這也是我不忍心下手殺害他的原因，我把他交給你……」

「讓我親手殺了他，使我們父子相殘，妳好惡毒的心腸……」

「不是……」任仇兒說：「我在給他活命的機會，我實在想不到，以你鮑赤身的精明，竟然會連看也不看那木盤上的人一眼。」

「我……」這一點，鮑赤身十分自責，這種江湖上常見的把戲，竟然讓他這個老江湖上了大當。

任仇兒接道：「如果你發覺了他的身份，放他下來，我就算對殺父之仇，有了個交代，想不到你鬼迷心竅，眞的下了毒手……」

「老夫是被妳的……」鮑赤身本想說是被妳美色所迷，但話到口邊，又忍了下去，改了話題，道：「對應昭的死，你好像若有憾焉？」

「不錯，因爲，我發覺已懷了他的孩子……」

「什麼……」鮑赤身心弦震動，道：「你在胡說些什麼？」

任仇兒道：「我的清白毀在你兒子手裏，但也被他偷跑了我的心，尤其，我發覺了自己懷孕之後，我不願生下的孩子沒有父親，也很難把殺父之仇，一筆勾銷。所以，我才想了一個江湖上常用的方法，賭賭他的運氣，我認爲十之八九你會看穿的，想不到……」

「妳眞的懷了應昭的孩子？不是胡志清的……」

「眞正碰到我身體的，到現在爲止，還只有你那寶貝兒子一個人……」任仇兒道：「胡志清幫了我一個忙，告訴我鮑應昭頗有父風，好色如命，我才決定以美色誘他上鈎，想不到，竟被他眞的得到了我。」

• 秦紅

這一刻，鮑赤身的心情很複雜很煩惱，他幾乎已完全相信了任仇兒的陳述，對於兒子的「大逆不道」固然惱火，可是兒子畢竟是自己的骨肉，且已慘死在自己手裡，自己還能發甚麼脾氣呢？

他感到苦惱的是：眼前這個任仇兒是設計殺害兒子的元兇，自己本可將她凌遲處死爲兒子復仇，可是她如今卻又懷了兒子的種，鮑應昭是他的獨子，若要延續他們鮑家的香火，就得讓她活下來，這……

橫行江湖三十餘年的他，這回頭一次感到困惱和不知所措。

他在書房中負手踱步，過了好一會，才突然駐足發問道：「妳父親死亡多久了？」

任仇兒正在暗暗得意自己的謊言已使眼前這個滿手血腥的老賊陷入窘境，一時沒聽清楚他的問話，一怔道：「你說甚麼？」

鮑赤身沉聲道：「老夫問妳：妳父親『聖手天狼任伯黨』死亡多久了？」

任仇兒一笑道：「誰說我爹死了？」

鮑赤身訝異道：「妳爹還活着？」

任仇兒冷笑道：「二十二年前，你鮑赤身設下詭計暗算我爹，先以石灰打瞎我爹雙目，再以五種絕毒暗器打傷我爹，我爹在那種情況下都還能突圍而逃，他當然就有活下來的本事……」

鮑赤身愕然道：「既然如此，妳爲何口口聲聲說要報殺父之仇？」

任仇兒道：「我爹雖然僥倖未死，却已落得一生殘廢，這難道不能算是殺父之仇？」

鮑赤身臉上慢慢浮現一抹冷酷的笑容，說道：「不錯，老夫當年設計暗算了妳爹，但有一點妳可

武俠接力

能還不知道——妳爹也不是甚麼好東西！」

任仇兒道：「我爹再怎麼不是，他還是我爹，二十年來，眼看着他一直臥在病榻上，我想替他報仇的意念便與日俱增！」

鮑赤身獰然一笑道：「爲了替妳爹報仇，妳倒是很肯犧牲啊。」

任仇兒道：「憑武功，我拿你們父子沒辦法，所以只好出此下策——」



耳際間響起鮑赤身的聲音。

一句話還沒說完，書房門口已響起了他大徒弟吳彬的聲音道：「師父，三師弟回來了。」

鮑赤身好像找到了出氣的對象，立刻喝道：「叫他進來！」

胡志清帶着一臉惶惑走進書房裡來了。

鮑赤身先以嚴厲的目光凝視他一陣，然後冷冷問道：「志清，你可曾做過對不起爲師之事？」

胡志清的確做過對不起他的事，由於作賊心虛，聽了這話，以爲東窗事發，嚇得趕緊跪下磕頭道：「師父開恩，弟子下次再也不敢了。」

鮑赤身怒火大熾，嘿嘿獰笑道：「下次？這種事還有下次？說！老老實實的把你大逆不道的行爲說給爲師聽聽！」

胡志清囁囁嚅嚅道：「弟子本來……本來不敢，是……是她先勾引……勾引弟子的啊！」

鮑赤身一怔道：「你說甚麼？」

胡志清道：「上個月，師父進城那一天，弟子……從……從她樓房下經過，她……她便叫弟子進去，說……說有話同弟子說，弟子不敢違拗……」

鮑赤身原要他供出出賣兒子的事，這時聽他答非所問，頓時心弦大震，厲聲道：「她是誰!?」

胡志清惶聲道：「是……是二師母嘛。」

所謂「二師母」，即「月圓」是也。

鮑赤身沒想到還有這樣的事情，不禁勃然大怒，「呀！」的一聲怪叫，飛脚踢出，正中胡志清的左太陽穴，後者一聲慘叫，登時踣地不起，四肢一陣亂動，隨告靜止。

聞聲入房的大徒弟吳彬，一看三師弟情況不對，趨前看了看，面色大變，轉望師父駭然道：「師父，三師弟死了！」

鮑赤身怒氣冲天，吼道：「死了正好——天保，你也進來！」

他本來要追究兒子被出賣之事，却沒想到反問出了一段奸情，所謂「王八好做氣難當」，這時候的他眞是憤怒到了極點，只想再殺人出出氣，第一個想到的自然是那個對任仇兒動手動脚的二徒弟薛天保了。

薛天保沒有應聲入房，只聽外面有下人回答道：「啓稟莊主，薛天保跑了。」

鮑赤身一聽此言，更是氣得一佛出世二佛涅槃，立刻戟指大徒弟吳彬，發出野獸般的聲音道：「快追！快去追他回來！要是追他不回，你……你也別回來見我了……」

「是……是……」

吳彬顫聲應著，後退到房門口，才轉身飛也似的去了。

第二天上午，陰陽判鍾奎和辣手人屠歐陽泰正在廳上勸慰鮑赤身之際，有下人入報：「城中西大街的葉大夫到了。」

「請！」

葉大夫是個瞎子，看年紀不過五十餘歲，却已滿頭白髮，而且身體羸弱，像個風燭殘年的老人，但他在城裡的名氣很大，是一位遠近聞名的大夫。

鮑赤身也聽說他是一位名醫，却是第一次看到他，看見他那樣衰弱，心甚訝異，忍不住問道：「葉大夫，你既是一位名醫，爲何你自己這般衰弱？」

葉大夫笑笑道：「先天不足，後天失調，這也就是葉某人一生窮研醫術的原因。」

鮑赤身道：「我請你來，是要你替一個姑娘把脈，我要知道她有沒有懷孕。」

葉大夫道：「這個容易。」

於是，他們三人領著葉大夫到了書房。

打從昨天到現在，任仇兒一直躺在書房的一張軟榻上，鮑赤身每隔一段時候就來點她一次穴道，並派莊上兩個會武功的老媽媽寸步不離的看守著她，因此她毫無脫逃的機會。

葉大夫在榻前坐下，替她把了一陣脈，隨即起立道：「鮑莊主，咱們到外面去說話。」

四人出了書房，葉大夫就向鮑赤身笑問道：「那位姑娘說她懷孕麼？」

鮑赤身道：「她是這樣說的，老夫不相信，才請你葉大夫來確定一下。」

葉大夫笑道：「她是莊主的甚麼人？」

鮑赤身道：「是老夫一位遠親的女兒。」

葉大夫道：「她沒有懷孕。」

鮑赤身道：「你確定？」

葉大夫道：「她沒有懷孕。」

鮑赤身道：「你確定？」

葉大夫笑道：「葉某行醫多年，若是連這個都看不出，那還當甚麼大夫？」

鮑赤身一哼道：「那個丫頭果然在胡說八道！」

葉大夫道：「她非但沒有懷孕，而且還是個黃花閨女。」

鮑赤身大感意外道：「眞的？」

葉大夫道：「沒錯，她還是個未經人道的處女，葉某人眞搞不懂她一個處子爲何要說自己懷孕了。」

鮑赤身先是有點失望，因爲任仇兒既未懷孕，鮑家便要斷了香烟，但再一聽任仇兒還是個處女，他又喜心翻倒了，不覺哈哈大笑道：「好極了，三位且去廳上坐坐……」

也不說明他要幹甚麼，立刻轉身衝入書房，只聽他向老媽子道：「你們出去，這兒沒你們的事了！」

看守任仇兒的老媽子依言退出書房，她們好像猜出莊主要幹甚麼，表情有些尷尬，低頭而去。

葉大夫眼睛雖然看不見，却已知道鮑赤身回書房去了，他似覺莫名其妙，便向鍾奎和歐陽泰問道：「你們鮑莊主想幹甚麼呀？」

歐陽泰哈哈一笑，伸手去攙扶他道：「這個你別管，咱們去廳上喝茶吧！」

他們三人移步走向前廳時，忽聽書房中響起任仇兒的一聲驚叫：「爹，快來救我呀！」

接着是鮑赤身的嘿嘿惡笑：「爹？妳爹在哪裡？他還能前來救妳麼？」

× × × ×

如此這般，當鮑赤身逞其獸慾，對任仇兒極盡其蹂躪，帶着一臉滿意的表情走出書房時，忽然笑容凝固，呆住了。

因爲，他看見葉大夫獨自一人拄杖站在距離書房不遠的一棵樹下。

「葉大夫，你還在這兒？」

葉大夫舉步走過來，含笑道：「鮑赤身，你仔細看看我是誰？」

鮑赤身經他一提醒，對他細加端詳之後，頓時色變道：「你……你是任伯黨？」

葉大夫冷笑道：「不錯，我是任伯黨，二十年不見，我的頭髮都白了，人也變了不少，難怪你認不出來……」

鮑赤身一陣驚愕之後，忽然仰頭哈哈大笑，道：「任伯黨，你可知道我剛才在書房中幹些甚麼？」

任伯黨點頭道：「我知道。」

鮑赤身大笑道：「她是你的女兒啊！」

任伯黨微笑道：「不對，她是你的女兒。」

鮑赤身一怔道：「你說甚麼？」

任伯黨道：「二十二年前，你強姦了我妻子，同一天，你以石灰打瞎了我雙目，又以五種絕毒暗器欲置我於死地，後來我逃得性命，返家携妻逃亡，可是過了一個月，她告訴我她有孕了，我就知道她懷了你的種，第二年她生下了一個女嬰——」

鮑赤身突然發出焦雷般的怒吼：「你胡說！」

搶步上前，一掌拍中任伯黨的胸口，任伯黨應聲倒飛出去，摔倒地上時，口中鮮血直噴！

但他沒有立刻死去，慢慢掙扎坐起，慘笑道：「這些都是眞的，如果她是我的女兒，我怎忍心看她被你……」

「胡說！胡說！胡說！」

鮑赤身暴跳如雷，整個人似乎快要瘋了。

任伯黨吐出一口血，又道：「鮑赤身，你太狠了！爲了報仇，我忍耐了二十年之久，今天終於看見你遭了報應，你……你親手殺死了兒子，又姦污了自己的女兒，哈哈……世上還有比這個更……更……」

只說到這裡，他就倒了下去，留在他臉上的是一片凄楚的苦笑。

鮑赤身僵立不動。

這時，莊上已有不少人聞聲趕到，只不見陰陽判鍾奎和辣手人屠歐陽泰二人。

那些下人不知道發生了甚麼事，但見莊主那副可怕的神情，竟無一人敢走過來。

鮑赤身彷彿也沒發現他們的存在，他文風不動的靜立良久之後，才慢慢轉身進入書房。

過了一個時辰，下人覺得書房中靜得可怕，才鼓起勇氣入房探視，只見任仇兒兩眼暴瞪死在床上，而鮑赤身懸吊在樑木下……。

武俠接力第九檔

夜梟

將在下期刊出

【武林五俠・武俠接力】

殺手列傳

第九部 夜梟

●文／(依接力順序)秦紅・諸葛青雲・獨孤紅・慕容美・臥龍生●圖／鄭問●題字／傅狷夫



・秦紅

這個人一腳跨進九指老張所經營的野店時，着實使九指老張嚇了一跳；他在這條山路上開設野店賣牛肉麵已有十五年之久，見過的奇奇怪怪人物不在少數，可還是頭一次見到這樣一個使他感到渾身不舒服的人。

其實這個人並不缺手缺腳，也沒長着一張青面牙的面孔叫人看了害怕，他的衣着甚至還相當高貴，就只那張臉像木頭雕刻的一般，沒有一絲表情，沒有一點生氣，好像是剛從墳墓裡爬出來的一般。

已是黃昏時候，九指老張正打算關門打烊，但這個冷冰冰活像木頭人的客人跨入他的店門時，他却不敢像對待一般晚到的客人那樣說：「對不住，打烊了！」而是不期然倒退三步，客客氣氣的拱手招呼：「客官請坐，來碗牛肉麵麼？」

他的山野小店中只有五張桌子，木頭人走去其中一張靠牆的桌子坐下，這才吐出五個字：「來壺二鍋頭。」

九指老張聽了微微一怔，道：「對不起，老漢這兒不賣酒。」

木頭人低垂的眼皮慢慢往上張開，面無表情地道：「我知道，可是我也知道你九指老張自釀的二鍋頭十分香冽有勁。」

九指老張頗爲詫異道：「你聽誰說的？」

木頭人沒有回答，只是一眼不瞬的望着他，目光似兩把刀。

九指老張與他目光一接觸，不禁打了個寒噤，不敢再說甚麼，趕緊入內去打出一壺自釀的二鍋頭，連同一只酒杯，輕輕的放在他桌上，然後問道：「要不要下一碗牛肉麵？」

木頭人微微搖了一下頭，也不提壺斟酒飲用，慢慢的閉上眼皮，就此閉目靜坐不動，眞眞像個木雕泥塑之人！

九指老張心中暗罵：「你他媽的甚麼玩意兒，存心找碴不成？」

他九指老張是練過功夫的人，曾在鏢局裡幹了幾十年的趟子手，後來年老退休，才在這條山路上開野店混生活；不過對於今天這個客人，憑着他的幾十年老經驗，他自知惹不起，只好忍氣吞聲。

正在此時，忽然又一個過路客走進他的店門，這個客人的形態與那木頭人完全不同，個子矮矮胖胖，臉上笑瞇瞇的一團和氣，一進門先向九指老張打招呼：「老張，你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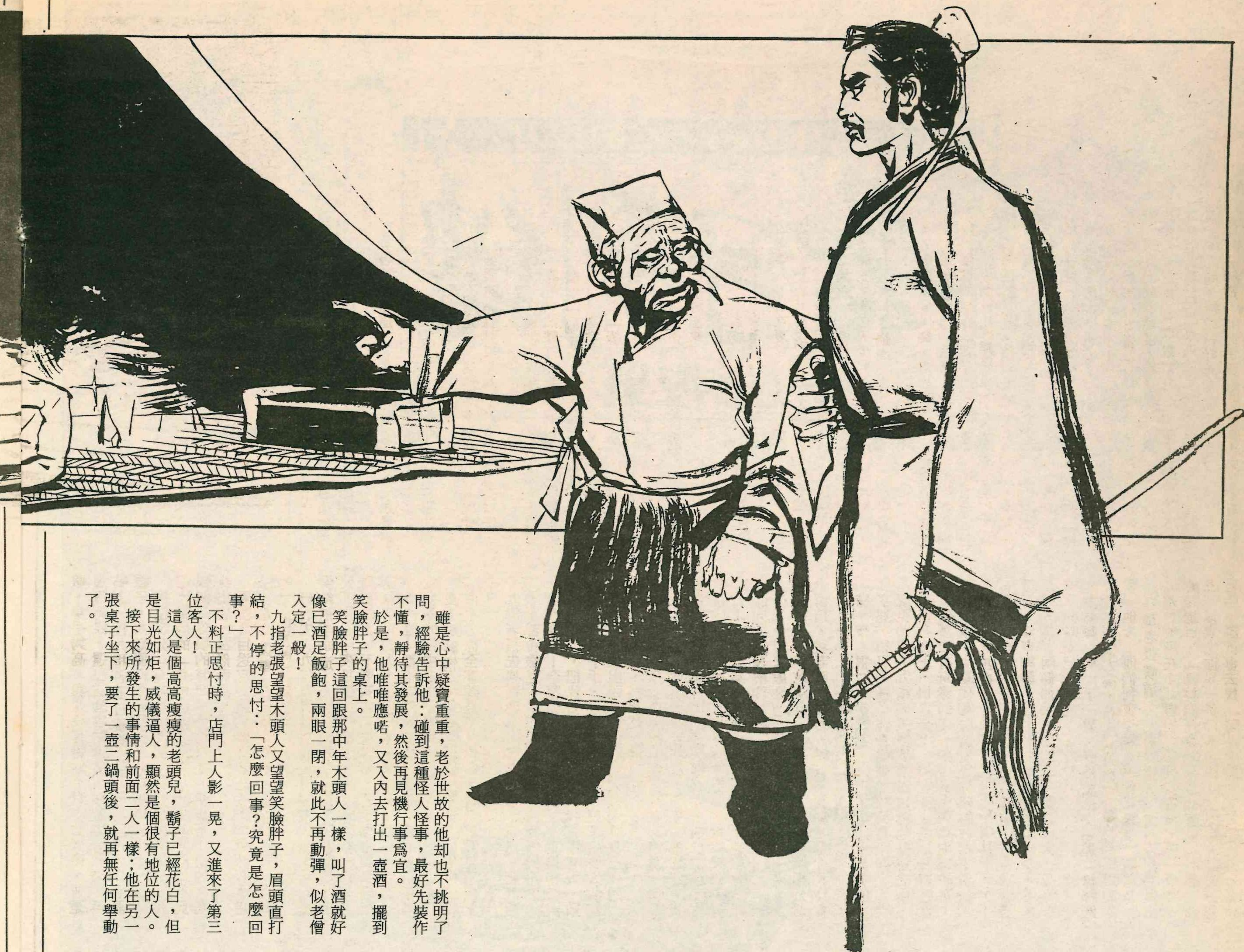
隨即在另一張桌前坐下，怪的是對一邊的那個木頭人視若無睹，好像一身是膽，鬼都嚇不倒他似的。

九指老張也一眼就看出這個「笑彌勒」般的中年人不是尋常人物，心中不免嘀咕：「怪事，今兒個是甚麼日子？怎麼盡是這些江湖人物尋上門來？」他也不敢怠慢，連忙趨前笑問道：「客官要吃老漢的牛肉麵麼？」

笑臉胖子笑嘻嘻道：「不，我要一壺你九指老張自釀的二鍋頭。」

九指老張心頭一沉，暗忖道：「怎麼回事？我九指老張可沒與人結過樑子，那來這兩個怪物？」

武俠接力 殺手列傳



雖是心中疑竇重重，老於世故的他却也不挑明了問，經驗告訴他：碰到這種怪人怪事，最好先裝作不懂，靜待其發展，然後再見機行事為宜。

於是，他唯唯應喏，又入內去打出一壺酒，擺到笑臉胖子的桌上。

笑臉胖子這回跟那中年木頭人一樣，叫了酒就好像已酒足飯飽，兩眼一閉，就此不再動彈，似老僧入定一般！

九指老張望望木頭人又望望笑臉胖子，眉頭直打結，不停的思忖：「怎麼回事？究竟是怎麼回事？」

不料正思忖時，店門上人影一晃，又進來了第三位客人！

這人是個高高瘦瘦的老頭兒，鬍子已經花白，但是目光如炬，威儀逼人，顯然是個很有地位的人。

接下來所發生的事情和前面二人一樣；他在另一張桌子坐下，要了一壺二鍋頭後，就再無任何舉動了。

九指老張心中直苦笑：「我九指老張這一生最不平凡的際遇就是幹了幾十年的趟子手，怎麼今天會惹來這三個莫測高深神秘兮兮的江湖怪人？」

不，還不只三個！

只聽門外一聲嬌笑，倏忽之間，門上已站着一個青巾包頭，懷抱一只月琴的女人。

這女人年約三十出頭，模樣俏麗中帶着幾分風騷和幾分狡黠，她也在一張桌前坐下，也向九指老張要了一壺二鍋頭，隨後也不動了。

也幸好九指老張數年前曾經賣過酒（後來嫌麻煩才不賣的），因此店中還有不少酒壺可供盛酒，但這也使他心中更為驚疑：「這些人以前分明不曾到過我的店，他們怎麼都知道我九指老張有二鍋頭？」

接著又想：「今兒個到底有多少『怪客』要來我這山野小店尋事？」

這思緒剛自腦中閃過，又有一個客人進來了。第五位客人是個青年，年紀還不滿三十，嘴唇上蓄著兩撮短鬍，手上拿著一把長劍，充分顯示出他是個身懷武功之人，但與前四人一比，却又顯得嫩多了。

他也要了一壺二鍋頭，隨即閉目不動。

現在，五張桌子分別坐了五位客人，九指老張暗暗發愁：「再來一位客人的話，要讓他坐在哪兒的好？」

這當口，太陽早已下山，四周漸漸變黑，夜色悄悄的降臨了。

九指老張將壁上的兩盞油燈點亮時，那五個閉目靜坐的怪客突然同時睜開了眼睛，目中射出的銳利光芒，使九指老張又嚇了一跳，這一刻他們五個給他的感覺是：他們不是人，他們是梟！

也就在這時，一雙手掌從背後搭上了他九指老張的肩頭，繼聞一個冷峻的聲音道：「老張，這兒沒你的事，你到後面房裡去吧！」

九指老張一回頭，就看到一張臉，他是個五十多歲的人，一身文士打扮，疎眉細目單眼皮，頭戴一頂瓜皮帽，怎麼看都不像是有學問的人，而像個精打細算的老帳房。

這個人是怎麼進來的，九指老張一點也不知道，不過聽了對方這句話，他倒是暗暗透了口氣，終於明白五位怪客不是衝著自己來的。而是和眼前這個「老帳房」約好在這兒談事情，既然如此，自己趕快避開這是非場所，正是再好不過，因此他一句話不說，就進入後面自己的房裡去了。

老帳房等老張入內後便向在座五人點頭招呼：「各位，好久不見，別來可好？」

那高高瘦瘦的老頭兒首先開了口：「少廢話，我且問你：那小子是誰？」

他指的是那位帶劍的青年。

老帳房笑道：「他是新人。」

老頭兒冷哼一聲道：「他夠資格與我們『綠林四夜梟』平起平坐麼？」

老帳房又笑道：「別這麼說，長江後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換舊人，幾十年前，你老兄也是新人啊。」

木頭人接著開腔：「好，言歸正傳，這回是甚麼買賣？」

老帳房道：「這回的買賣十分特別，所以我才把你們五位一起請來，不過不是要你們五位一起辦事，而是要你們出價，誰出價最低，誰就接下這筆買賣。」

笑臉胖子笑嘻嘻道：「不是誰出價最高，而是出價最低的人得了買賣，嘻嘻嘻，那位雇主把我們『綠林四夜梟』當作甚麼了？」

老帳房道：「別急，他訂了個低價，低價是五千兩銀子——各位幹了幾十年的買賣，有過幾次拿過五千兩銀子的？」

青巾包頭的女人笑道：「果然是個大買賣，那位雇主要做的是誰呀？」

老帳房從懷中掏出五張紙，一面說道：「他要做的人，我已把姓名寫在這紙上，等下你們就把自己所出的價錢寫在上面，咱們當場開標，誰出價最低，誰就得標，但我要提醒各位：要有十分把握才成！」

說畢，將那五張紙分給每人一張。

木頭人看過白紙上所寫的姓名，神色微微震動一下，問道：「咱們怎麼分帳？」

老帳房道：「老規矩，我得三成，你們拿七成。」

木頭人道：「好，拿筆來！」

老帳房交給他們每人一支炭筆，綠林四夜梟和那青年很快的寫出各人所要的價錢，結果是：

木頭人開價三十萬兩銀子。

笑臉胖子開價五十萬兩銀子。

高瘦老人開價二十萬兩銀子。

青巾包頭的女人開價最高：一百萬兩銀子！

青年開價最低：六千兩銀子！

青年得標了。

綠林四夜梟聽了老帳房的宣布，毫無一人表示失望，哈哈一笑，一個個起身離開了野店，消失在黑茫茫的夜色中……

得了標的青年有點不安，道：「我開價這樣低，他們……不會恨我破壞行情吧？」

老帳房笑道：「不，他們不但不會恨你，而且他們都很高興自己沒有得標。」

青年迷惑道：「為甚麼？」

武俠接力

殺手列傳

老帳房道：「因爲他們不敢接下這筆買賣，所以他們才寫下天文數字——從這兒你也可以看出他們『綠林四夜梟』的膽量——開價最高的最沒膽量。」

青年略感惶恐道：「如此看來，那位雇主所要殺害的人，一定是個武功非常高強可怕的人物了？」

老帳房搖頭道：「正好相反，他要買兇殺害的那人，沒有一點武功！」

青年大惑不解道：「既然對象沒有武功，他們四位大名鼎鼎的『綠林四夜梟』怎麼不敢接下這筆買賣呢？」

老帳房沒有答覆他的問題，又從懷中取出一張紙遞給他，表情突然轉爲嚴肅，嚴肅得好像面臨生死關頭，一個字一個字道：「詳細資料都寫在那紙上，這是你第一次當殺手，得手了，你的名氣必可於一夜之間凌駕『綠林四夜梟』之上，但若不幸失手，那你就完了！因此你只許成功不許失敗，好好的幹吧！」

青年仔細看過那份資料，本是紅潤的面色，頓時發白，冷汗都冒出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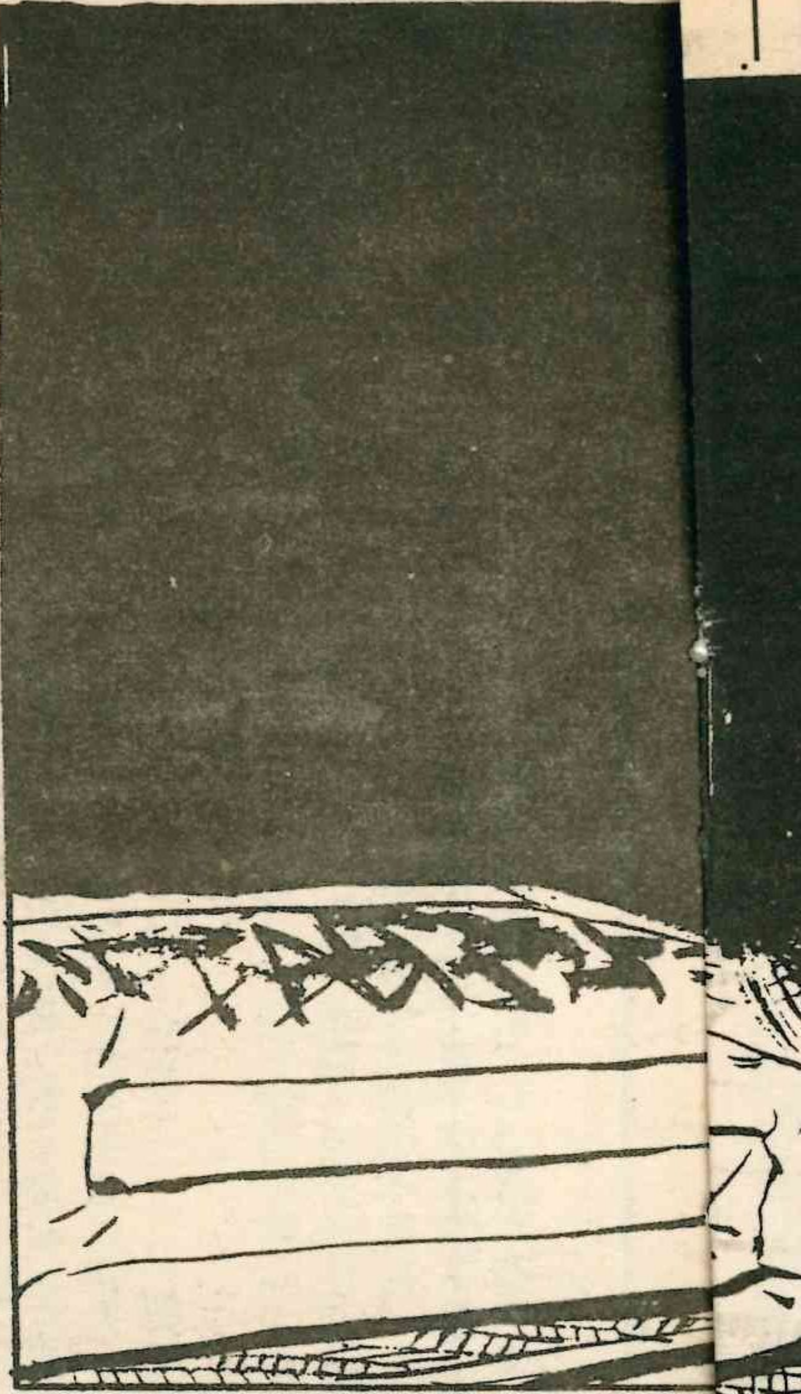
• 諸葛青雲

這青年人，複姓夏侯，單名一個輝字，他不是被老帳房宇文追所遞給他的那份資料，嚇得臉上發白、額上冒汗！原因在於這野店主人九指老張所自釀的「二鍋頭」，陳度不夠，酒性太烈，夏侯輝驟然目睹雇主欲殺之人姓名，大感意外，頗爲緊張，頓時把一大杯「二鍋頭」，完全傾了進口，喝得太急所致！

宇文追看着夏侯輝，失笑說道：「也難怪你舉措太嫩，這還是你第一次當『殺手』嘛！但你既入錯了行，便需知曉作『殺手』的風險！若不百分之百的殺人『成功』，就難免百分之九十的『成仁』被殺！事情既已上身，沒有退縮，只有向前，沒有畏難，只有設計，告訴你三字眞言，第一要『穩』！第二要『準』！第三要『狠』！三個字中，若有一個字不夠強度，你就死得必快，不可能成爲超越『綠林四夜梟』的『一流殺手』！」

夏侯輝索性再喝了半杯「二鍋頭」，苦笑說道：「我若不是第一次當『殺手』，就可以從你言語之中，聽得出此舉難度，而會像其餘『綠林四夜梟』那樣，在『要價標單』之上，來個『獅子大開口』，不會只寫上區區的『六千兩』了！如今，事情既成定局，我也只好認命……」

宇文追笑道：「命由天定，事在人爲！你經驗雖



九指老張指著床上的暗器……。

嫩，身手夠高，我並沒有對你小看！七天後，還是這個時候，還在這個地點等你，你若仍有命來，再喝上一杯九指老張自釀的好酒『二鍋頭』，六千兩銀子，大概便可你七我三，各自落口袋了！」

這位專分「血腥錢」，自己却決不沾上絲毫「死亡」風險的「殺手經紀人」，在向夏侯輝約定彼此候訊、分帳的時間、地點以後，便毫不停留的，閃身出店，飄然而去。

夏侯輝目送宇文追，神情茫茫然地，由於心中甚煩，遂又復舉起酒杯，想把所賸的半杯「二鍋頭」，也來個一傾而盡！

野店主人九指老張突然從後房中鑽了出來，向夏侯輝搖手叫道：「夏侯相公，這罎『二鍋頭』，陳度不夠，今夜是被他們硬逼，我才勉強取出待客，酒質既新，不單辣口，也容易上頭！你是要去趕辦緊急事兒的人，連頭帶尾，又只有『七天』時間，半點光陰，都不宜錯過浪費，還是莫要太貪這種酒性太烈的杯中之物了吧!?」

夏侯輝神情一震，手按腰間劍柄，失聲問道：「你……你全都聽見了？也……也全都看見了麼？……」

九指老張先摸摸脖子，又重重甩了自己一記耳聒子，才苦着臉兒，點頭說道：「對，我既已出頭，就賴不掉的！全聽到了，也全看見了，夏侯相公，你拔劍下手，把我滅了口吧！可笑我九指老張，數十年鏢行趟子手，眞是怎麼混的！犯了這麼大的江湖忌諱，仍敢出頭多說閑話，大概因爲我已死過一次，這條命兒，根本就是撿回來的……」

夏侯輝的手兒，從劍柄上鬆了開來，搖頭一嘆說道：「老張，你出面阻我狂飲，乃是一番好意，我怎會『狗咬呂洞賓』呢？我還是尙未構成『殺手』資格的『準殺手』，不會心狠手辣，殺你滅口！但你方才所說『業已死過一次』之語，却是何意？能不能向我解釋解釋？……」

九指老張相當殷勤地，又搬出一大盤滷牛肉來，含笑說道：「狂飲不宜，小酌無妨，既蒙夏侯相公劍下留情，我老張要憑藉一點昔年經驗，對你稍作貢獻……適才，『閻王虎倀』宇文追，只對你說了『穩、準、狠』三字眞言，却忘了說出更重要的一個字兒，和另一種『防身遠禍』的極高原則……」

說至此處，九指老張把夏侯輝拉到他臥室之中，指著釘在壁上，掛在帳上，揷在床上的四根綠芒閃爍，顯然餵有奇毒的刀、鏢、針、刺等厲害暗器，苦笑說道：「夏侯相公請看，你雖對我劍下留情，其餘『綠林四夜梟』，却已於行時暗暗揮手，神不知鬼不覺的，對我下了殺人滅口毒著！若非我混過鏢行，尙有經驗，一入臥房便鑽進床下藏身，並於身外，加了兩條棉被，以作萬一防禦，何止死過一次？只怕業已死過四次了呢!?」

夏侯輝「咦」了一聲，訝然說道：「那『綠林四夜梟』開價太高，並未『得標』，等於業已退出此事，他……他們利害無關，還要『滅口』則甚？」

九指老張嘆道：「夏侯相公，這才是你眞正『嫩』的所在！『殺手』是終身職業，只一參加，絕難退出，『綠林四夜梟』只是故意以『高標』障眼，以求比你早一步行事而已！他們中，誰先達到目的，誰就會去找『閻王虎倀』宇文追，三七瓜分那賞金『六千兩』的……」

夏侯輝還是第一次知道宇文追有這「閻王虎倀」外號，但想起他的「殺手經紀人」身份，到也覺得相當名副其實，遂在回到酒桌上，嚐了一塊滷牛肉後，向九指老張拱手笑道：「老兄高明，我要多多請教！『穩、準、狠』三字以外，還有一字眞言是甚？你所謂『防身遠禍』的極高原則，又是……」

九指老張不等他再往下問，便自接口笑道：「比『穩、準、狠』三字，更要緊的，就是一個『快』字！但所謂的『快』，決不是『搶快』，更不是叫你『行動魯莽』，而是要會『掌握時機』！譬如說，『綠林四夜梟』既已佔了先機，夏侯相公便不如索性不要和他們『搶快』，反而沉沉穩穩的，來個『但將冷眼觀螃蟹，看牠怎樣肆橫行』？或許可以吸收『綠林四夜梟』盲動自絕的『失敗經驗』，作爲你『慢中反快，快中如願』的『成功心得』！至於『防身遠禍』的極高原則，就是『不要只防範敵人，更要防範朋友』!……」

夏侯輝嚇了一跳道：「朋友也要防範？……」

九指老張嘆道：「當然要防範啊！江湖中，垮在『朋友』手下的英雄好漢，要比垮在『敵人』手下的，多得多了！原因在於『敵人』是站在你的『面前』！『朋友』却站在你的『身後』！『敵人』的『刀』，閃閃生光，虎虎生風，『朋友』的『刀』，往往都是『看不見』和『聽不見』的!……」

這回，夏侯輝可沒喝酒，但額頭上的冷汗，却出得更多！

他拭了汗，提起壺，不是自斟自飲，而是替九指老張斟了一杯，拱手稱謝並改了稱呼，說道：「老人家的嘉言讜論，益我多矣，以你的老到江湖經驗，大概雖沒有見那張紙條，也可猜測得出，雇主兒不惜重金，要宇文追替他覓人行凶刺殺的對象，是個甚麼人了？」

九指老張淺淺啜了一口「二鍋頭」，也改了稱呼，笑道：「我從夏侯老弟的雙目神光中看出，你劍法絕快，外功極強，內功各種火候，也都練到了六七成以上！以你這等人物，一見欲殺之人資料，便即面帶驚容，而當事人却却不會武功，依此推斷，並不難猜，應該不出兩個對象以外……」

夏侯輝道：「我已經遵從高見，決定不與『綠林四夜梟』搶『快』爭功的了，不妨以『滷牛肉』和『二鍋頭』，遣此長夜！是那兩個對象，老人家猜一猜看？」

九指老張道：「一個是本身不會武功，却由『紅粉四劍』與八名『大內鐵衛』保護，南游『太湖』的當朝『寶蓮公主』，另一個則是南七省白道武林盟主南宮逸的掌上明珠，雖然她本身從來未習武功，但却聰明絕世，學究天人，美麗不帶絲毫烟火氣，深獲她父兄憐愛呵護的南宮秋水！」

夏侯輝用不着回答，僅從他臉上神色的震動程度，便可使九指老張看出他所猜的兩個人選，業已必中其一！

九指老張「咈」的聲喝了口他自釀的「二鍋頭」烈酒，緊皺眉頭，喃喃自語說道：「奇怪！奇怪！我懷疑『閻王虎倀』宇文追這位雇主兒的眞正目的，並不是爲了仇恨想要殺死『寶蓮公主』，或『南宮秋水』姑娘!?倒像是別有用心，想挑起某種大大風波，實現甚麼陰謀？才不辭故懸重賞，買人平白送死!?……」

夏侯輝道：「平白送死？此話怎講？」

九指老張道：「那位『寶蓮公主』的扈從如雲，『大內八鐵衛』，無一不是絕技在身的『一流刀客』，『紅粉四劍』的修爲，尤在『大內八鐵衛』以上！慢說『綠林四夜梟』各懷私心，均想爭先下手？就算他們能精誠合作，恐怕也難免『夜梟』變『鬼』，化作『綠林四屍』而已，至於想動南宮秋水姑娘的腦筋，難度就更高，風險就更大了……」

「難度更高？……風險更大？……」

九指老張笑道：「我絕未過甚其詞！南宮秋水姑娘在她所居『秋水廬』周圍，自佈的『顚倒陰陽陣式』，和她哥哥南宮春風的那支『天玄令』，以及她爹爹南宮逸的那管『驚神筆』，那一樣不是『生死簿』？不是『勾魂符』？不足令石破天驚，神嚎鬼泣!?夏侯老弟聽我九指老張的良言相勸，粉墨登場，唱戲何如看戲[illegible]難！你只到了『殺手泥淖』邊緣，縮手未晚，讓宇文追去『爲虎作倀』，讓『綠林四夜梟』去用頸上人頭，換那未必賺得到手的『白銀六千兩』，你且略淡『名利之心』，在此享用我老張免費招待的自釀『二鍋頭』，和『淸燉牛肉麵』吧!……」

夏侯輝嘆息一聲，搖頭答道：「戲兒可以不唱，熱鬧不能不看！」

九指老張向夏侯輝深深看了兩眼，伸手入懷，取出一大一小兩粒丹丸遞過。

夏侯輝問是何物，九指老張笑道：「這是我早年服務鏢行時，承江湖友好相贈，極上乘的易容藥物！大丸『易容』，小丸『變音』，夏侯老弟用了『易容丹』，吞了『變音丸』，並改換打扮後，再去觀看熱鬧，便不致被『綠林四夜梟』認出！否則，你縱不與面前的『敵人』，起甚衝突，惹甚風波？也難免會被背後的『朋友』，給偷偷出賣算計！」

夏侯輝聞言大喜，稱謝接過藥物，九指老張笑道：「如今我們可以算是一條船上的人了，夏侯老弟不妨請告訴我，『閻王虎倀』宇文追的雇主，究竟是想殺南宮秋水？還是想殺『寶蓮公主』？」

夏侯輝當然不便相瞞，索性把「閻王虎倀」文追交給自己的那張詳細資料遞過，並苦笑答道：「這事相當奇怪，資料是南宮秋水，和『寶蓮公主』兩個人的，換句話說，那雇主是兩個人都想殺，不論殺了那一個，他都一樣付錢！」

九指老張仔細看過「資料」，瞿然說道：「越奇怪中，越有蛛絲馬跡可尋！把自己也列入『被殺目標』之中，豈不是極聰明的遮人耳目方法？這件事兒，會不會是『寶蓮公主』因妬生恨，想花點她所花不完的金錢，來利用江湖人物，殺掉比她美，也比她更博學多才的南宮秋水!?……」



• 獨孤紅

夏侯輝聽得一怔，老人家怎麼會這麼猜。

九指老張道：「照想像，憑經驗，但是中與不中，還要老弟台你去求證。」

夏侯輝對九指老張的猜測有了興趣：「老人家又

怎麼會猜是『寶蓮公主』因妬生恨，想利用江湖人物殺掉比她美也比她博學多才的南宮秋水，而不是南宮秋水要殺『寶蓮公主』？」

九指老張道：「因爲以南宮秋水的心情說，她不會殺寶蓮公主，她太善良、太純眞太可愛了，無意中傷害一隻螞蟻都會痛惜半天，甚至於非親手營墓，葬掉蟻屍不可。以南宮秋水所擁有的來說，她沒有理由殺『寶蓮公主』，因爲寶蓮公主唯一比她強的，是出身於帝王之家，是位天皇貴胄，金枝玉葉，但是南宮秋水她並不羨慕這些，她是南七省白道武林盟主南宮逸的掌珠，簡直也就是位『布衣公主』。」

夏侯輝不住點頭，「聽老人家這麼一說，這齣戲我是非看不可！」

九指老張凝目望夏侯輝，忽然一笑：「老弟台是對事有興趣，還是對人？」

夏侯輝已經喝了不少「二鍋頭」了，臉上紅熱一片，酒意甚濃，讓人看不出他有沒有因不好意思而臉紅，不過很明顯的，他臉上有了窘意，咧嘴一笑：「都有。」

九指老張哈哈大笑，一巴掌拍在了夏侯輝的肩頭上：「老弟台誠實得可愛，你這個朋友我是非交不可，來，喝這一杯，咱們從此訂個忘年交。」

他在笑聲中舉杯，夏侯輝也忙端起了面前杯，道：「不敢，老人家這是折我，無論從那一方面說，我都是個後生晚輩，只能常來陪老人家喝兩杯，多領些教益，於願已足！」

九指老張忽然不笑了，神情一轉肅靜，道：「老弟台，你這麼一個人，不適宜幹『殺手』這一個行當，你老實、淳厚，純眞得簡直就不夠格當一個殺手，你要是當了殺手，太可惜了，我九指老張要是任你去當殺手，那是罪孽深重，缺德透頂，老弟台，務必要聽我的，縮足不遲，抽身未晚，只可台下看戲，不可粉墨登場。」

夏侯輝聽得很感動，照理說，萍水相逢，緣不過這一面，他幹不幹殺手，將來的下場是好是歹，關人家什麼事，人家還不是覺得跟他投緣，喜歡他的善良、老實、純眞。

當下他道：「謝謝老人家的好意，我會記住老人家的金玉良言的，其實如今我也只是遵老人家所囑前往看戲——。」

九指老張道：「看戲可以，我絕不反對，而且既要行走江湖，這種戲也非看不可，一可以增見識，二可以獲經驗，甚至這種戲看的越多越好，要不我怎麼會奉贈老弟台一顆易容、一顆變音的藥丸呢？」

夏侯輝道：「那麼——既然如此，我就要請教老人家了，要看這齣戲，應該上那兒去。」

九指老張道：「『寶蓮公主』如今正由「紅粉四劍」與八名『大內鐵衛』保駕，南遊太湖，南宮秋水的『秋水廬』則建在風景絕佳，以『梅』名聞天下的『鄧尉山』，這齣戲的戲台，應該就在那一帶了，不過老弟台你只往那一帶走，一路之上應該就可以聽到鑼鼓聲了——」

夏侯輝站了起來，一抱拳道：「多謝老人家指點，我這就告辭。」

九指老張也站了起來，道：「希望七天後，老弟台照跟宇文進約定再來的時候，不是來你七他三分那六千兩白銀的，而是心中坦然，兩手乾淨，來跟我分飲一壺『二鍋頭』的。」

夏侯輝心神一震，心底裡也爲之再起感動，一笑道：「請老人家準備好一壺『二鍋頭』等我就是。」

轉身往外行去。

九指老張站著沒動，目送夏侯輝頎長的身影消失在門外！

這條路，是通往「太湖」的路。

但是這條路卻是不常有人走的路。

一般的來往客商，甚至於江湖人，走的都是另一條路。

只有趕時間，而又有本事走這條路的，才會走這條路，因爲它根本不是一條路，只是距離「太湖」最近而已。

這是一片野林，佔地廣大，葉蔽天日，如今就有一個人正在這片野林裡趕路，快得像鬼影子，沒帶動一根草，也沒驚起一片落葉。

這個人，赫然竟是「武林四夜梟」裡的那個木頭人。

他沒有帶動一根草，也沒有驚起一片落葉。但是他卻踩起了一隻手，這隻手突然從他面前積了老厚的枯葉中伸起、探出，五指如鈎，正抓在他的胯下，他連一聲都沒來得及出，就臉色一變，身子一挺，瞪目、張口，直挺挺的倒在了滿地老厚的枯葉上。

幾乎是同時的一聲「嘩」，地上枯葉翻開，從老厚的枯葉中坐起了一個人，竟是那「武林四夜梟」中的笑臉胖子，只見他仍是笑容滿面的望著地上一動不動的木頭人道：「想不到吧，咱們『武林四夜梟』個個經驗足，歷練夠，個個夠鬼，不這樣，我殺不了你，不這樣，我又怎麼能減少一個對手。失陪了，我得趕著對付第二個去了——」

他話說完了，既然是趕著要去對付第二個，在他話說完之後，應該是一躍起身，飛步趕路才對。

理雖如此，事卻不然，那知道在他話說完之後，他却忽然往下一縮，又是「嘩——」地一聲，整個人沉進枯葉堆裡不見了。

這是怎麼回事。

難道他就是這麼走的。

像是有神通似的，能借「土遁」、借「水遁」般，他是借了「葉遁」不成。

不，笑臉胖子剛沉下去不見的地方，枯葉又有了動靜，緩緩向四周翻開，緩緩又鑽出一個人頭來。

他沒有借「葉遁」，他沒有走！

不是的，剛鑽出來的這個人頭，不是笑臉胖子的人頭，而是顆有著花白頭髮，花白鬍子的人頭。

那是「武林四夜梟」中的那個高瘦老人，只聽他哼哼冷笑道：「他沒想到，你也沒想到吧，告訴你，這野林裡的落葉深得很，足夠藏上三個人的，不過我事先已經看過了，那個娘兒們不在裡頭，她是個女人，總不願藏身在咱們下頭，好了，不多說了，我要找她去了。」



「嘩……」地一聲，整個身子沈進枯葉堆裡不見了。

他話也說完了。

他話說完之後連動都沒動，只聽「噗！」地一聲，他剛從落葉堆裡鑽出來的那顆頭顱，忽然開了花，開的是紅白之花，只見紅白之物往四下裡一濺，頭不見了，只剩下個上半身露在厚積的枯葉之外，鮮血從斷頸的腔裡不住的往下湧。

旁邊，站著那個青巾包頭，俏麗風騷的女人，她提著她那把月琴，背面有一片血跡，還沾著幾根頭髮。

只見她寒著一張臉，只聽她一聲冷哼：「老不死的，竟敢佔你姑奶奶的便宜，沒錯，我不願藏在你們下頭，我藏在了你們上頭，從樹上下來的，你又想到了沒有。」

高瘦老人沒想到，要是想到了，他也不會死在這女人那把月琴的拍擊之下了。

沒有錯，一點都沒有錯，這女人剛才是從樹上那茂密的枝葉中，頭下腳上疾射而下，揮起月琴照著高瘦老人那顆花白頭顱猛力拍下。

不過轉眼工夫，「武林四夜梟」只剩下了一個，三個都先後斷魂陳屍在這片密蔽天日的野林之中。

九指老張眞是料事如神，「武林四夜梟」眞是各以「高標」障眼，以求早一步行動，搶著去達到目的，爲此，進而不惜自相殘殺來減少競爭的對手。

出最高標的是這個女人，而如今僅剩的也是這個女人，誰說她膽最小。

這一點九指老張料錯了，應該說這個女人最富心機，心最狠、手最辣。

這個女人說完了話，伸手抓住老人的胳膊，把他的下半身從落葉中拉了出來，隨手扔在了一旁。

接著她又探手進入落葉之中拉起了笑臉胖子的屍體，笑臉胖子如今不笑了，頭來回晃，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脖子斷了。

她把笑臉胖子的屍身扔在了老人屍身之旁，然後分別從三個人的屍身上摸出了三樣東西。

那是三個華囊。

革囊是革囊，型式却不一樣。

打開了木頭人的革囊，裡頭裝的是十一把小小的柳葉飛刀，整齊的排列著，本來應該是十二把，一把插在了九指老張的屋裡。

笑臉胖子的革囊裡裝的是一把刺，一時數不出有多少根。

老人的革囊裡裝的是鏢，鏢有九隻，顯然原來也應該有十隻。

革囊不同，裝的暗器也不一樣，唯一相同的是，暗器一色藍汪汪的，都是餵過劇毒的。

• 慕容美

木頭人、笑臉胖子、高瘦老人，江湖上令人聞名喪膽的綠林四夜梟，竟在頃刻之間，四去其三。是誰說的：「弱者，你的名字是女人？」

這個女人手段辛辣，名字却很溫柔。她就是如今江湖上仍不少人暗戀著的「金陵一枝花謝小燕」！

謝小燕把那些暗器檢驗了一遍，隨便併裝在一個革囊裡，毫不戀惜的順手遠遠一丟，然後冷笑著，拍拍身子，出林而去。

及林而止，緊急煞住腳步的夏侯輝，他閃身在一棵大樹背後，把這一切都看在眼裏，這時不由得倒

武俠接力 殺手列傳

抽一口冷氣，暗忖道：「九指老張說得不錯，朋友的刀，往往是『看不見』和『聽不見』的……」

這四梟，在江湖上共事也不是第一次，平時見了面，雖談不上如何熱絡，但也沒有任何怨嫌，如今僅為了利之所在，即不惜白刃相向，這還不夠令人寒心嗎？

同一時間，在太湖邊上，一片精緻的白色建築裏，一名服飾華麗，僕婦成羣的紫衣少女，也正緊蹙著眉峰，似乎有著心事，顯得很不遂意。

這位少女，正是當今一位得寵親王的掌珠，皇帝的堂妹，寶蓮公主。

寶蓮公主這次來太湖，名義上是久慕太湖風光，實則是為了一件不足為外人道的兒女私情。她愛上一名年輕的鐵衛，而這名鐵衛却愛上了南宮秋水，每年的清明節，南宮秋水都要到太湖來掃墓，她如今便是假藉欣賞太湖景色，其實是要來看看這位南宮秋水究竟美到什麼程度，竟讓那名她愛上的鐵衛，對南宮秋水愛得那麼死心塌地。

三天後便是清明節。她已將南宮秋水祖墳的地點打聽清楚，到了那天，南宮秋水來了，她便在南宮秋水掃墓的地方登岸，要親眼將南宮秋水瞧個清楚。

她現在所煩惱的，便是她受的拘束太多了。這個不能，那個不能，幾乎到後院子去採一朶花，都得先清道排轎鳴鑼似的。這樣的生活，是否也就是那名鐵衛柳少英不敢親近她的原因？

再看這時候的南宮秋水，就瀟灑自在多了。她們現在住的地方，也在太湖之濱，沿湖向西南走，相隔不到十哩。

老盟主南宮逸已近乎半退隱，他現在住的地方，平時很少有人到訪，柳少英是他的關門徒弟。但是，他們南宮一家，幾乎沒有一個人喜歡柳少英現在的職業。

儘管柳少英對南宮秋水一片痴情，大有非卿不娶之意，而南宮秋水却始終若即若離，從未對柳少英承諾過什麼。慢慢的，柳少英也發覺到了，他和師妹南宮秋水好事難偕，實在是他現在的身份害了他。

他開始對自己目前的身份感到厭倦，幾次想辭職不幹。

但是，他曾任總兵的父親却很固執，認為能被選為鐵衛，可以在大內行走，是種無上的光榮，堅持要他繼續幹下去，柳少英目前就處在這種夾縫裏，內心相當痛苦。

轉眼之間，到了清明節的前一天。

現在，氣氛愈來愈緊張。而所有的當事人中，又以殺手經紀人宇文追的心情最為緊張，緊張之中，也充滿難以言喩的後悔。

他後來才發現，上次他以開標方式議價，沒有在事先訂個底價，實在是一大錯誤。

現在得標人的標價是紋銀六千兩，他三六一十八，才抽得佣金一千八百兩，怎夠他這種大手面來個三下五除二的？

當初他要是把底價訂在三萬兩，就是有人以最低價得標，他的三分之一，也有一萬兩整，這個數字，就是聽起來也舒服得多。

他現在幹的這一行，講的全是「信用」。

他不知道僱主是誰，他也不擔心僱主事後會賴帳，江湖上很少有人願意得罪殺手，得罪這一行中極具地位的經紀人，更是不智之至。

好日子不過，弄個亡命殺手盯在屁股後面要債，那是一種什麼滋味？

所以，他現在後悔的是，他忘了在標價六千兩後面加個「帽子」。譬如說，他向僱主偽稱得標最低價是紋銀三萬兩，實際上只付夏侯輝六千兩打七折，四千二百兩，自己淨賺二萬五千二百兩，豈不肥得嘴角淌油!?

現在已經敲定了，後悔也沒有用，只好下次有機會再說了。所以，清明節的前一天，宇文追也到了南宮家祖坟附近，好目睹這場殺戮的進行。

金陵一枝花謝小燕當然也到了。

她這一次為了要搶這份買賣，除了先前殺的那三名同行不算，她還要比別人多殺一個人。誰？名義上得標，負責執行這次買賣的夏侯輝！

夏侯輝本人當然也到了。

他聽了九指老張的勸告，後來又目睹金陵一枝花謝小燕的狠毒手段，心全冷了。他已經決定放棄這次的買賣，他這次來，全是為了好奇，他要看看謝小燕怎樣下手去殺寶蓮公主或南宮秋水！

他也非常懷疑謝小燕開始時不認眞競標，別人低價得標後，她却又從中使壞使詐，想把這支低價標搶回來自己動手，她眞的只是為了那六千兩銀子的七成實價嗎？

如果不是為了區區四千多兩銀子，那為的又是什麼？

太湖邊上，水田林木縱橫，景色秀麗，風景美不勝收，夏侯輝早已易容變音，改成一名書生士子模樣，就是和熟人迎面相遇，也不易被辨認出來。他鎮日守在湖畔剛抽嫩芽新枝的柳樹下，目光遙凝湖面，暗中則在留意著附近的一舉一動。

太湖靠西南面長興縣這一邊的地方，地勢平坦，地質肥沃，水田阡陌一望無際，這裏有租船供人遊湖的地方，也有賣酒賣熟食的小涼亭。

賣酒食的，是個上了年紀却仍很健壯的婦人，這個老婦人，待人和氣，笑口常開，但這兩天，老婦人臉上的笑容却不見了，因為她的生意受到了打擾。

四、五名身軀壯碩、臉色嚴肅的錦衣大漢，經常輪班在小店裏轉來轉去的，他們冷冷的打量著每一個酒客，弄得那些客人遊湖之興大減，到了清明前一天，幾乎連一個客人也見不到了。

這些錦衣壯漢，正是大內鐵衛。他們來這裏，是公事公辦。

明天，寶蓮公主要遊湖，就是要在這裏上下船，他們怎能不事先來巡察一番，至於店家歡喜不歡喜，他們就顧不到這許多了。

涼亭的西面，有座土埠，地勢高亢，林木蔭鬱，形勢甚佳。明天，這裏便是南宮秋水要祭祀的地方，也是寶蓮公主藉口遊玩，要親睹南宮秋水眞面目的地方。

明天，這裏也將是金陵一枝花準備動手殺人的地方。只要夏侯輝一出現，她便會跟著出現。先殺夏侯輝，再殺寶蓮公主或南宮秋水，或者一無選擇，兩者皆殺！

而謝小燕殺人時，殺手經紀人宇文追則一定在場。

南七省現任武林盟主南宮逸，愛子神龍南宮春風，父子倆聲威何等顯赫，現在居然有人敢捋虎鬚，要殺他們唯一的愛女和胞妹，他們知道不知道？

一天易過，清明節終於到了。

就像奇蹟似的，山間水湄，凡是有墳墓的地方，都在瞬息之間，飄揚起各種彩色紙幡。

人車和祭品，也在這一天充滿了鄉間道路，既不像辦喜事，也不像辦喪事，每一個人的心都很虔誠，表示他們都沒有忘了祖先，希望列代祖先也不要忘了他們。

計劃在這一天殺人，實在是很不恰當。但是，在黑道上，有選好日子殺人的前例嗎？

中午時分，南宮秋水兄妹排開祭品，磕頭上香，默禱祖宗們賞收他們的一點心意。同一時候，一隻掛滿彩帶的大遊湖船，也悄悄靠岸了。

登岸之後，寶蓮公主一揮手，吩咐紅粉四釗之首的飛花釗萬妙香姑娘向後面的鐵衛傳話：「公主的意思，她要去那邊高處看看江南的掃墓習俗，為了避免驚動一干善良百姓，衛士們可先去涼亭中喝茶歇息，用不着跟過來了。」

於是，寶蓮公主帶著紅粉四釗，像五隻花蝴蝶似的，翩翩的上了南宮世家的那些墓園。

南宮世家的墓園，並非閒人不得出入的禁地，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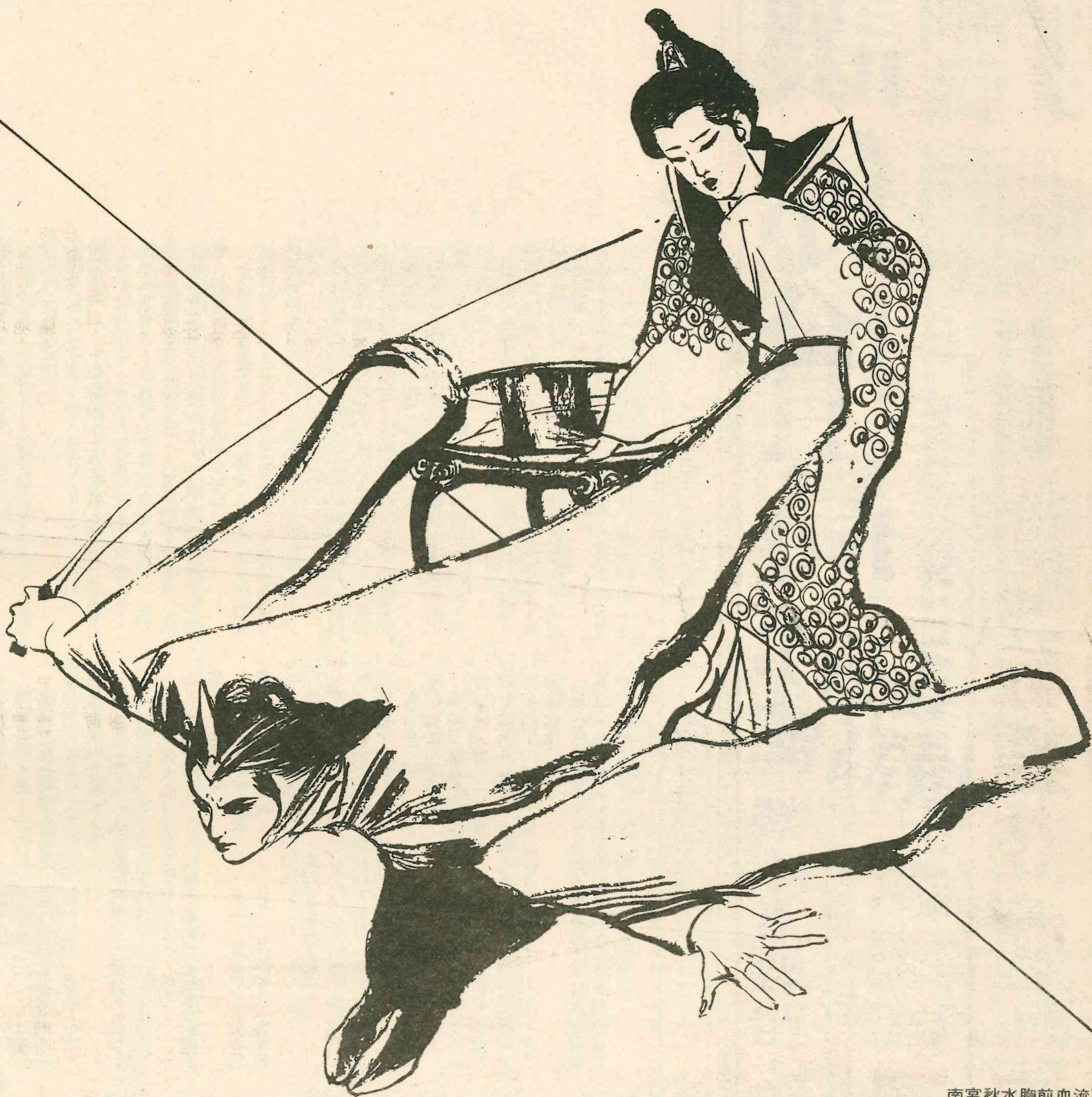
時除了寶蓮公主一行，另外一些專門等大戶人家上坟，好搶糕點祭品的叫化，也蜂擁著一哄而入。

南宮春風連忙吩咐下人：「把祭品端起來洒下去，叫他們不必搶，依順序撿拾，祭品多得很，每人都有份，東西要洒在草地上，不要弄髒了……」

話雖是這樣說，但那些搶祭品的叫化，早已搶成了習慣，祭品尚未洒落，已經蜂擁上前擠成一團。

這時南宮兄妹分立兩處，南宮春風高舉著一大盤祭品，高聲叫道：「大家不要擠，不要搶，都有得分，最後實在沒有分到的，我們這裡還準備了一些零碎銀子……」

南宮秋水則在兩、三丈之外的墓旁，焚化著紙錢，寶蓮公主等五人，則在他們兄妹之間，不管誰要向他們下手，現在都是個好機會。



南宮秋水胸前血流不止。

突然間，一個叫化離開人群，轉身向南宮秋水走去，這人身材纖細，頭上戴了一頂破氈帽，一時之間，也看不出是男是女，當他走向墓旁時，南宮秋水並沒有注意。

南宮秋水偶爾抬頭，脫口道：「這兒沒有東西，東西都在那邊。」

她說到這裏，突然雙眼圓瞪，失聲道：「咦，妳是——」

• 臥龍生

一道寒光，電射而出，刺向南宮秋水的心臟要害。

這是致命的一擊，南宮秋水一句話還未說完，人已向後倒了下去。

氈帽飛落，飄揚起一頭秀髮。

這個叫化子，竟是謝小燕，綠林四夜梟中僅存的金陵一支花。

南宮春風雖然一直在暗中注意著妹妹四周的變化，但謝小燕發動得太快了，眼看著南宮秋水倒了下去，竟是援救不及。

寶蓮公主和紅粉四劍，站的位置正好是分隔南宮兄妹的中間，也是唯一能阻止繼續有人向南宮秋水侵犯的界線。

當然，她們也可以阻止南宮春風援救妹妹的行動。

紅粉四劍亮出了兵刀，是四把寒光閃爍的長劍，他們沒有出手阻止謝小燕，四把長劍前後護住了寶蓮公主。

寶蓮公主似乎是嚇傻了，瞪著一雙大眼睛，呆呆的看著倒在地上的南宮秋水。

她看到了南宮秋水前胸流出了鮮血。

南宮春風也似是被這突變所震驚，呆了一呆，才大喝一聲，飛撲過來。

以金陵一支花謝小燕的身手，南宮春風只要站在八尺以外，就未必能救下南宮秋水，何況，他遠在數丈之外，更何況，他還爲這意外的變化，驚嚇的呆了一呆，這些時間，就算有八個南宮秋水，謝小燕也能夠從容殺完。

謝小燕這次沒有帶著她殺人的利器月琴，手中握著的是一把鋒利的匕首。

扮一個衣服襤褸的叫化子，當然是不方便抱張月琴。

第一次出手，謝小燕已經刺中了南宮秋水的前胸要害，鮮血流出。南宮秋水人也倒了下去。

但她是第一流的殺手，要殺死一個人時，必須確定她完全死亡。

所以，謝小燕刺出了第二刀，第二刀是刺向南宮秋水的咽喉。

那裏沒有衣衫遮掩的地方，雪白的粉頸上，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是否已割裂了咽喉。

但那青草掩蓋的墳墓裏，突然伸出了一把長劍，準確無比的擋開了謝小燕手中的匕首。

劍上強大的勁力，把謝小燕的人也震退了一步。

一條人影，由墳墓上的草叢中飛起，抱起倒臥在地上的南宮秋水，飛奔而去。

寶蓮公主已由震驚中驚醒，一揮手，道：「追呀，救回南宮姑娘！」

紅粉四劍，兩個留下來保護寶蓮公主，兩個去追人。

但最先到的是南宮春風，他以「天馬行空」的姿勢，橫越過大批叫化子的頭頂，躍落在墳墓之前。

但南宮秋水，已被人救走，連謝小燕也飛躍而去。

南宮春風看到了地上滴落的鮮血。

這附近墓園綿連，視界不廣，南宮春風和紅粉二劍登上幾座墓碑察看，已不見了救走南宮秋水那人的影跡。

連刺殺南宮秋水的謝小燕，也走得踪跡不見。

南宮春風撿起了地上的氈帽，自言自語的道：「會找到妳的，一定會找到妳的……。」

這時，那些來搶祭品的叫化子，眼看發生了命案，也跑得人影不見。

熱鬧的南宮墓園，立刻間，清冷下來。

寶蓮公主手扶在首劍方妙香的肩頭上，緩步行了過來。道：「南宮公子。……」

南宮春風回頭看看寶蓮公主，道：「在下南宮春風。」

「久聞令妹才華絕世，姿容無雙，我千里迢迢的趕來，竟然緣慳一面，眞是可惜得很。」

「寶蓮公主……」南宮春風雙目中閃動著烱烱的神光，道：「妳遠離宮廷，南下太湖，只爲了一見舍妹？」

「是！可是，我仍然沒有見到她。……」

「公主，傳言豈可全信，舍妹的才貌，如何及得公主，妳已經看到了她，一定覺得很失望吧！」

「不！距離太遠了一點，霧裏看花，如何眞切，但不知令妹的傷勢？……公子，是家學淵源，定然可以瞧出她是否有救？」

望望地上的血跡，南宮春風歎息一聲，道：「舍妹體質不適合習武，雖然聰明過人，但自衛的能力很弱，看地上血跡情形，縱然不死，亦必重傷。」

寶蓮公主黯然說道：「南宮世家，是南七省中的武林泰斗，竟然連秋水姑娘都保護不了，眞是令人扼腕歎息了！」

南宮春風道：「君子可欺之以方，綠林四夜梟爲當今江湖上最有名的殺手，但前兩天，有三具屍體出現在雜樹林中，想不到，他們竟然肯一舉犧牲了三個人，造成刺殺舍妹的機會？」

「那個刺客，似是一個女的……。」

「不錯，是綠林四夜梟中僅存的一梟，金陵一枝花謝小燕，……」南宮春風歎道：「想不到，她在其他三梟死後，仍敢行刺舍妹？……」

「你好像早知道有人要行刺南宮秋水，而且，僱了綠林四夜梟？」

「是！江湖上的動態，想瞞過南宮世家的耳目，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你可知道，什麼人僱殺手行刺舍妹……」

「不知道，但如南宮世家要決心查明白這件事情，一定會找出僱主是誰？」

「但願你們早日查出來元凶，禍首……」寶蓮公主說：「替秋水姑娘報仇，就算她沒有死，但無辜受傷，也是件不可饒恕的事。」

「是！多謝公主關心！」

武俠接力 殺手列傳

× × ×

夏侯輝除去了臉上的易容藥物，燃起了一堆枯枝，笑一笑，道：「姑娘，該醒醒了，裝了這麼久，妳難道不覺著累麼？」

這是一座荒涼的山洞，燃起的火堆，照亮了洞中情形，本來重傷奄奄，仰臥在山洞一角的南宮秋水，忽然間，挺身坐了起來，胸前大片的血跡仍在，人却完全不像受傷的樣子。

她本來，就沒有受傷，受傷只是裝作。

她伸出纖巧玉手，由羅衫中拉出一個裝滿著雞血的絲囊丟在地上，道：「帶著這撈什子，實在不舒服，……」望著夏侯輝，接道：「你幾時發覺我是裝死的？」

夏侯輝道：「抱妳起來的時候，就發覺了。……」

「那麼早……」南宮秋水道：「既然早發覺了，爲什麼還要救我，而且，還帶我到這裏來？」

「我知道妳假裝受傷，也知道妳不是南宮秋水，但謝小燕却是眞要殺妳，所以，我只好救妳了。」

「你說，我不是南宮秋水？」

「對！……」夏侯輝道：「我不知妳是誰，但絕不是南宮秋水！」

「唉！你該讓我死的……」

「爲什麼？」

「因爲，我答應過小姐，替她死的……」

「南宮秋水眞的是這麼一個殘忍的人麼？……」

「不要汚辱我們小姐，她心地仁慈！……」

夏侯輝接道：「她如心地仁慈，怎會答應讓妳替她被殺？」

「是我願意，是我求小姐的……」

「其實，你不出手救她，她也不會死的……」一個甜美的聲音，傳入耳際，道：「只是，我的佈置被你破壞了。」

輕輕撥弄著枯枝，使洞中的火勢更大了一些，夏侯輝吁一口氣，道：「既然來了，何不請入石洞小坐。」

「小姐……」坐在一角的少女，突然飛身而起，向洞外撲去。

夏侯輝伸手阻攔，兩人掌指交錯，過了三招，少女力盡落地，仍未衝出夏侯輝的攔截。

「姑娘的身手不錯……」夏侯輝說：「謝小燕那一刀殺不了妳的……」

「但她不會閃避的，胸藏雞血，如果騙不過夜梟殺手，她會束手就戮……」一個身著綠衣的絕美少女，在兩個青衣女婢攙扶下，緩步而入。

「小婢秋荷，叩見小姐……」那裝死的少女，雖然未衝過夏侯輝的攔截，仍然跪了下去，遙遙的叩拜。

「秋荷，請起來。」

「多謝小姐……」秋荷站起身子，行向綠衣少女。

這一次，夏侯輝未再阻攔。

望著那綠衣少女，夏侯輝緩緩說道：「是眞的南宮秋水姑娘了？」

「如假包換……」綠衣少女笑一笑，道：「我在墳墓前佈下對時香，只要秋荷倒下去，觸動機關，對時香就會噴洒出來，謝小燕和秋荷，都會昏迷過去，可惜，你要潛入我爹的墓上草叢，斬斷了兩條青藤，使我佈下的機關失靈。」

「這麼說來，倒是在下有罪了。」

「你救了秋荷，可以將功折罪，所以，我一點也不怪你。」

夏侯輝笑道：「人說南宮秋水，智慧絕世，精通五行奇術，看來傳言非虛。」

南宮秋水道：「誇獎了，你能及時回頭，不作殺手，足見慧根深厚，我不想欺瞞你，把個中內情，完全奉告，再由你作個抉擇？」

夏侯輝道：「好！我先聽聽再說？」

南宮秋水道：「綠林四夜梟是最近江湖上最成功的殺手，他們殺人無數，家父早想除掉他們，只是他們行踪飄忽，不易尋找，何況，想把他們四個人，集中一處，一起除掉，更不容易？」

「所以，南宮姑娘就想出了這個僱請殺手，殺死自己的辦法？」

「四夜梟很精明，佈局上，一步有錯，他們就會警覺而遁，寶蓮公主南下，想和我解決一場情感糾紛……」南宮秋水說：「我就利用這個機會，設下此計，這件事本有風傳，寶蓮公主因愛情對我生出很多誤會，四梟雖然精明，也不會生疑了，以後的事，都是你親眼所見，用不着我說明了。」

夏侯輝道：「殺了四夜梟不除去閻王虎倀宇文追，斬草未除根，春風吹又生。」

「他逃不了的，你如肯再去吃一碗九指老張的牛肉麵，就會看到結果。」

「好！在下本和宇文追有約，應該依時赴約的，告辭了。」起身離去。

× × ×

仍是那座野店，快要打烊的時刻，夏侯輝跨進了店門，宇文追已然在坐，面前擺了一瓶二鍋頭，閉目養神。

老張愁眉苦臉的坐在一側。

夏侯輝選一位最近門口的位置坐下，要了一碗牛肉麵，他一路趕來，眞的有些餓了。

謝小燕抱着月琴，行入店門。

夏侯輝一欠身，點頭笑笑，謝小燕還了夏侯輝一個媚眼，卻行近宇文追的桌位，在對面坐下。

理理鬢邊散髮，謝小燕道：「南宮秋水受了傷，生死不明。」

「所以，妳只能拿一半錢，三千兩銀子。」

「好！給我……」

宇文追道：「老張，東西送到沒有？」

「送到了……」老張捧着一個密封的錦囊，送給宇文追。

宇文追打開錦囊，取出了一張銀票，那是一張二十萬兩的銀票。

宇文追呆一呆，道：「二十萬兩，……」想收起，已來不及，謝小燕的月琴，已射出了十二枚毒針，擊中了宇文追，道：「你騙我，二十萬的酬勞，只給我三千兩。」

宇文追身子搖動，栽倒地下，但左手中仍緊握着銀票。

謝小燕伏身去撿銀票，一道寒芒，由宇文追右袖中射出，一把淬毒的匕首，正中謝小燕的前胸。

兩個人的暗器、兵刃上，都有劇毒，見血封喉，都沒有說出一句話，同時斃命。

但看到兩人死時的神情，倒是都有很多話想說出來。

「唉！人爲財死啊！老弟台，咱們喝酒吧！」九指老張拿着兩瓶二鍋頭行了過來。

「唉！宇文追左手抓着銀票倒下去，謝小燕就該小心的……」夏侯輝說：「他右手已準備攻擊。」

「二十萬兩的銀票，是個大數字……」九指老張喝了一口酒說：「謝小燕被銀票誘惑得暈了頭，才會上當。」

夏侯輝道：「如果謝小燕不上當呢？」

九指老張道：「當然，另外有人對付她。」

夏侯輝四顧一眼，道：「是老前輩出手？」

「不！是你……」九指老張又喝了一口酒，笑道：「南宮秋水姑娘說，請你把這張銀票送到她住的秋水廬去，她在三年內，不會離開那裏了。」

夏侯輝也喝了一口酒，道：「二十萬兩銀子很重，但銀票卻輕得很，我現在就該上路了。」

武俠接力第十檔

放不下的屠刀

將在下期刊出

武林五俠・武俠接力

殺手列傳

第十部　放不下的屠刀

●文／（依接力順序）
・臥龍生
・秦紅
・諸葛青雲
・獨孤紅
・慕容美
●圖／鄭問
●題字／傅狷夫



一・臥龍生

賣豆花的老張，今年已經五十多歲，沒兒沒女的孤家寡人一個，人長得又黑又瘦，鄰居們都叫他黑皮張，十幾年前，他到了開封府，在相國寺附近買了一幢房子，開了這家豆花店。

自己磨的豆花，貨眞價實，味道香醇，生意非常好，天一亮打開店門，豆花出鍋，大概辰中時刻，一大鍋豆花賣完，就關門休息，每天只賣一鍋，絕不多賣。

別人勸他趁還能動的時候，辛苦一點多賣一鍋，存點養老金，但却被黑皮張拒絕了，他說，一大早起來磨豆花，這把老骨頭已經折騰的夠受了，銀子雖然好，但生不帶來，死不帶去，夠用就好，我也沒兒沒女的，存錢也沒有用處。

相國寺是開封府最熱鬧的地方，也是雜耍集中的區域，這裏雲集了三教九流各等各樣的人。

黑皮張對面是賣大力丸的華大山，隔壁是看相拆字的劉麻子，街口處，是大生意，王家車行的總店。

這裏人來人往，消息靈通，不但開封府的事，立刻傳到，就是江湖上發生什麼大事，這裏也傳得很快。

黑皮張享受的時間是下午申時開始，午覺睡完，精神充沛，提著一瓶高粱，找人喝酒聊天。

他最喜歡去的地方是隔壁劉麻子的命相館。劉麻子的生意很差，一天能有三個人去算命拆字，算是好生意了，有時候，一天也沒有一個客人上門。

所以，他很淸閑，有足夠的時間陪黑皮張喝酒。

華大山的武術館，既賣大力丸，又替人接骨推拿，專治跌打損傷，可是，生意也不怎麼興隆，也常到劉麻子的命相館喝一杯。

黑皮張、華大山、劉麻子，三個人常聚一塊兒喝酒，一聊就是幾個時辰。

武俠接力

殺手列傳

三個人有一個相同的地方，都沒有娶老婆，看上去年齡也差不多。

但要認眞的算起來，黑皮張五十四歲，年齡最大，劉麻子五十二，人高馬大的華大山，年齡最輕，只有四十九歲。

三個混飯吃的小老頭，日子過的很悠閒，他們都有工作，但都不很忙，一天十二個時辰中，倒有九個時辰在喝酒、睡覺，十幾年下來，沒有人感覺到那裏不對。

但如是特別細心的人，就會有一種奇怪的感覺，他們異於常人。

先說他們到開封府的時間，相差不過十多天，而且，他們似乎是都很有錢，看上了房子，價也不還，就買了下來。

他們作的小生意，但買的房子，在相國寺附近，算是相當好的房產，青磚牆、紅磚地、大青瓦的屋面，廳、房俱全，老實說，這幢房租出去收的租錢，可能比他們做生意賺的錢還多。

再看他們喝的酒，是最貴、最好的二鍋頭，這種酒很難買到，要到檀房去訂。當然，價錢比一般的燒刀子，貴得太多了。

偶爾喝一次，一般人都喝得起，但每天兩三斤，就不是一般人能負擔了，單是酒錢，一天就要三兩銀子，三兩銀子，一般的家庭，一個月也花不完。

據說，取出一斤二鍋頭，能影響一百斤燒刀子的品質，當然價錢要貴很多，至少一斤二鍋頭，要算你三十斤燒刀子的價錢。

他們喝酒要下酒菜，劉麻子燒菜的手藝不錯，偶爾會下廚房燒幾個下酒菜，黑皮張、華大山，也常從外面帶菜來下酒，乖乖，都是開封府最有名的好菜。

馬回子的全牛盒，白切羊肉，又一村的清蒸黃河鯉魚，畢燒雞的一斤半。

全牛盒，就是三斤全牛肉，所謂全牛肉，就是那一盒裏，牛身上所有的部位，全有了，都是滷製好的成品，一盒三斤的價錢，大概可以買二十斤牛肉，因爲，一條牛，只能拼出三個全牛盒。

畢燒雞的一斤半，那是一斤半重的雞滷出的燒雞，肉質最堅實，吃起來帶勁，但因爲，雞的斤兩不夠，算斤兩划不着，所以，不算斤兩，論隻計價，是燒雞中最貴的品類。

如果，你是吃家，看到劉麻子燒的菜，你會嚇一大跳。

那都是數千里外運來的東西，魚翅、燕窩、海帶和風乾的海蝦，開封府是大地方，可以買到這些海味，只是貴得嚇死人。

那時候，除了牛車、馬車之外，全憑兩條腿趕路，就算是一棵葱吧！你拿着走了三千里，也該值二兩銀子吧，這些海味，全靠挑夫，由數千里外運到開封，你算算看，它該值多少錢？物以稀爲貴，一般人別說吃了，連看到過海味是什麼樣子的也不多。

但劉麻子們却常常弄兩盤海味下酒。

開始的時候，他們很小心，窗門緊閉，但日久生疏，就不再關窗閉門，二鍋頭的酒香，海味的鮮美，隨風飄出。

感受最多的是住在劉麻子後邊的周大娘了，劉麻子家裏飄出的酒香、海鮮味，全都湧到了周大娘的客廳裏。

周大娘的房子很小，只有一房一廳，但大門正對着劉麻子的後門，每天都可以聞到那些香味，聞得周大娘對飯菜都沒有味口了。那些香味，都是名廚調製，實在引人大動食指，周大娘每天都要坐在客廳裏，聞上個把時辰，過過乾癮，吃不到，聞聞味道總可以吧！

周大娘在相國寺外面擺個地攤賣鞋子，那是純手工製的布鞋，一早開市，天黑收攤，但自從聞到劉麻子家的酒菜香味，連生意也提前收攤。

她本來，還不好意思說出去，但她忍不住，要喜歡說話的女人不說話，實在很難，那些飄過來的香味，又都是一般人從未吃過的東西，聽得人也覺得津津有味。

這件事，很快傳散開去。

但劉麻子、黑皮張、華大山，還不知道。

相國寺附近聚居的人，雖然品流混雜，蛇鼠一窩，但大都是些小混混，敲敲商家的竹槓，白吃白喝一頓，但劉麻子和黑皮張，看上去有點瘦弱，作的又是小生意，相國寺的混混們，也沒有想到打他們的主意。

至於，開武館的華大山，就算是發帖子請那些混混們吃飯，大概也沒有人敢去，他人高體壯，站在那裏像一座鐵塔似的，拳頭一握，有海碗那麼大，別說一拳打下去了，就算碰一下，也要碰斷你兩根肋骨。

相國寺的混混們也有一個頭頭，叫小花蛇丁咚，丁咚是他的姓名，小花蛇是綽號，小花蛇不一定會咬死人，但却纏人很緊，叫人討厭。

丁咚的年紀不大，二十二、三歲吧？長得挺端正，樣子也很機靈，但一脫衣服，全身都是傷疤，他混到相國寺地盤上頭頭老大，付的代價也很大，被人殺傷了三次，挨過七、八次重打，這些傷痕，換到了頭頭的地位。

這天，劉麻子、黑皮張正在喝酒，丁咚帶了兩個人，突然衝進了命相館。

華大山不在，武館今天生意特別好，兩三個人，都在排隊等候接骨。當然，華大山如果也在場，也許，丁咚就不會來了。

劉麻子皺皺眉頭，道：「丁老弟，有什麼事麼？」

丁咚道：「無事不登三寶殿，……」兩道眼光，却是投注在桌子上四大盤的佳餚上，那是一盤魚翅、一盤草蝦、一個全牛盒、一隻一斤半。

濃烈的酒香，直向鼻孔鑽，丁咚拿個酒杯，一口氣喝了三杯酒，才吁一口氣，道：「好酒，好酒。」立刻又去拿了雙筷子，大吃起來。

黑皮張臉色一變，就要發作。

但却被劉麻子阻止。

小花蛇吃了十幾口，才放下筷子，道：「兩位是眞人不露相啊！騙得我們好苦。」

黑皮張奇道：「騙你們，我們騙你們什麼了？」

小花蛇冷笑一聲，道：「好傢伙，鴨子死了嘴巴硬，現在贓證俱存，還是不認賬啊？」

劉麻子搖搖手示意黑皮張不要說話，却淡淡一笑，接道：「丁老弟說的贓證是……」


「這些酒，這些菜……」小花蛇指着酒餚說：「怕不要十兩銀子，你們天天這麼大吃大喝，一個月的酒菜錢，就要兩三百兩銀子，就算是開封府的知府大人，也不作興這麼個吃法，就憑你們兩個人小生意賺的錢，一個月也不夠你們兩天的酒菜錢。」

劉麻子笑一笑，道：「沒有這麼貴，只不過，這些東西生長在大海裏，離這裏遠了一點，大家很少吃，少見多怪罷了，再說，我們不偷不搶，銀子是我們自己的，花光了也和別人無關，你老弟是看三國掉眼淚，替古人擔憂啊！」

「你們那來這麼多的銀子……」小花蛇說：「就憑你劉麻子看相的生意，一天收不到一吊錢，一輩子不吃不喝也存不了幾兩銀子。」

「你老弟的意思是……」劉麻子說：「想從我們身上找財路，敲點銀子用了。」

小花蛇道：「這話也不算錯，如果你們有很多銀子，拿出來一點，給我們兄弟花花，對兩位只有好



皮張似一隻鷹隼猛撲過去！

處。但是重要的是，我們想知道你們既然每天可以花上十兩銀子喝酒，爲什麼還要在相國寺這個江湖人和窮人混生活的地方，做這種小生意？」

劉麻子吁一口氣，道：「老弟，你問的太多了，想勒索點銀子花花，倒是好商量，問這麼多閑事，就有些過分了。」

「過分……」小花蛇怒火暴升的說道：「這是敬酒，兩位要是不肯吃，那就只好吃罰酒了！」

黑皮張站起來，又坐下，勉強按下了心中的怒火，閉上雙目，不再看小花蛇一眼。

劉麻子笑道：「丁老弟，你的運氣不錯，要是早個十年，你已經……」突然忍住，未說出來。

「怎麼樣？」小花蛇說：「你們不說，我也明白，憑你們這兩塊料，絕對不敢去搶人家的銀子，你們不是挖到了埋在地下的寶藏，就是騙了那位大財主家當。」

「好了！丁老弟，你也不用自拉自唱了，乾脆！說清楚，你想要多少銀子，可以離開這裏，而且，要保證，以後不再來攪擾我們。」



・秦紅

劉麻子這句話，正是小花蛇丁咚此來最大的目的，他心裡明白有搞頭了，又去倒一杯酒喝下，再往嘴裡塞幾片牛肉，這才聳聳肩道：「成，你姓劉的既是這麼爽快，我姓丁的也不忍對你們獅子大開口，你弄個百兒八十兩給我們兄弟花花，這檔事就這麼算了。」

「你等一等。」

劉麻子去後不久，就取來一只沉甸甸的布包，往桌上一放時，發出一聲巨響：「這是兩百兩銀子，你拿去喝茶吧。」

小花蛇的心弦抽緊了一下，他萬料不到對方出手這麼大方，自己只說百兒八十，他竟給兩百；他雖是相國寺的頭號混混，却還不曾一次拿過兩百兩銀子，因此心中樂得發抖，不過表面上仍裝得若無其事，解開布包看了看，再將銀子包好，道：「謝了，你們以後有甚麼困難，只管找我小花蛇！」

說完，提着那包銀子，轉身便要離去。

劉麻子道：「慢着。」

小花蛇脚下一煞，慢慢回過頭，笑道：「有話要說麼？」

劉麻子沉着臉道：「你聽着，仔仔細細的聽着，也牢牢的記在心裡：就這麼一次，千萬不要再來！」

「成，一句話！」

小花蛇眉開眼笑的走了。

×　×　×

可惜的是：小花蛇的「一句話」只信守了十天，第十一天，他又乘着華大山不在的時候，像貓兒一樣悄然出現在黑皮張和劉麻子面前。他很精明，一見他們變了臉色，連忙陪笑臉：「二位別緊張，我是經過這兒，順道過來探望探望。咳咳……近來生意可好？有沒有甚麼事需要我小花蛇效勞的呀？」

等到把黑皮張和劉麻子的情緒安撫下來，他才轉彎抹角的說他最近手氣不好，輸了很多錢，快要混不下去了，若不再趕快弄點銀子來解決，不是自己被殺，便是他殺人……軟話硬話一齊來，最後是：「這回不要多，只要一百兩就夠了，而且我拿這條命保證，這是最後一次，以後絕對不會再來了。」

劉麻子沒說甚麼，又送給他一百兩銀子。

×　×　×

半個月後，小花蛇三度出現在他們面前，這回帶來一籃時鮮水果，還向他們打拱作揖，苦臉要求：「無論如何要救我一命……」

又要走了五十兩銀子。

這天晚上，他從外面買醉回家，上床便睡，也不知過了多久，忽然感覺一股熱熱而帶着騷臭的東西流注到自己的臉上，他一驚而醒，發現已不是躺在家裡的床上，而是躺在黑忽忽的郊外野地上，身邊站着三個人；他初以爲是在做惡夢，直到看清那三人的相貌，才嚇得完全清醒過來。

他掙扎欲起，怒吼道：「姓劉的，你活得不耐煩了，竟敢在我小花蛇的面上撒尿？」

可是，不管他使出多大力氣，全身四肢就是不聽使喚，仍是那麼直挺挺的躺在地上。

黑皮張、劉麻子、華大山面帶微笑看着他，好像在欣賞一條垂死的小毛蟲。

小花蛇發現他們的眼神與平日不一樣，頓感不妙，立刻改變口氣，尷尬一笑道：「唉，三位老大哥，你們幹麼跟我小花蛇開這個玩笑？我小花蛇跟你們是朋友，可是我手下那一百多個兄弟可不太聽我管教，這件事要是被我那些兄弟——」

只說到這裡，他就不敢再往下說，而且面孔發白收縮，原因是劉麻子已一脚踩在他的要害上。

劉麻子冷笑道：「說下去，這件事要是被你那些兄弟知道了，他們會怎樣？」

小花蛇也學過一些功夫，知道自己全身癱瘓是被點了穴道，而會點人穴道的，毫無疑問是武林高手；換句話說，眼前這三個毫不起眼的老小子，分明都是深藏不露的頂尖人物，自己瞎了眼，這回準是吃不了兜着走了。

他倒是能死能活，不敢再說狠話，當即改變語氣求饒道：「三位老大哥，我小花蛇瞎了狗眼，你們就網開一面，放過我這一回，我保證還你們的銀子……」

看見劉麻子三人的目光還是那麼可怕，接著便道：「當然還加利息，你要幾分利，我就給幾分利，絕不食言！」

再看劉麻子三人的神情冷峻如初，又道：「除了本利一起還，我小花蛇再選個日子帶領所有兄弟去向你們磕頭謝罪，從此奉你們三位老大哥爲首，開封府相國寺這個地盤，今後是你們的了。」

劉麻子終於笑了。

小花蛇以爲已說動了他們，登時心寬不少，長吁一口氣道：「眞是大水衝翻了龍王廟，三位老大哥要是早點表明身分，我小花蛇吃了熊心豹膽也不敢去找你們麻煩……唉，總算三位老大哥度量寬宏，大人不記小人過，我小花蛇這一輩子跟定你們啦！」

劉麻子聽若未聞，慢慢轉對華大山道：「老三，你看怎麼處置他好？」

華大山蹲下身子，衝着小花蛇咧嘴一笑道：「小丁，我可以放過你，不過你要老老實實回答我一個問題……」

小花蛇忙道：「是是是，你老大哥只管發問，我小花蛇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華大山道：「你前後三次上門勒索之事，可曾對人說過？」

小花蛇道：「沒有，沒有。」

華大山道：「當眞？」

小花蛇道：「是眞的，說老實話，我以爲挖到了一個金礦，我想這件事若被我那些兄弟知道了，他們一定也會上門索求，所以我一直隱瞞未宣。」

華大山道：「很好，現在我送你回去。」

他一手抓起小花蛇，大步向一個方向走去，不久便聽到一聲悶哼，接著是「噗通」一聲水響，俄頃便見他空手回來。

黑皮張嘆了口氣道：「這個小混混眞是命當該絕，怪可憐的……」

華大山笑笑道：「可不是，我這一生一共殺了八十多人，這是頭一次殺死一個小人物，實在不值得。」

黑皮張面呈嚴肅道：「也怪我們自己太大意，今後可要收斂收斂了。」

劉麻子點點頭道：「說得是，咱們那樣大吃大喝，也難怪人家起疑，以後要吃要喝，最好等深夜大家上床睡覺的時候。」

華大山笑道：「相國寺一帶，就只這個小花蛇難纏，而且如今他一死，那些小混混嚇破了膽，短時間內大概不敢再出來胡作非爲。再說小花蛇說的話應該可信，沒有人會懷疑到咱們頭上的。」

「小混混不敢，大混混就敢！」

說這話的，不是黑皮張，也不是劉麻子，而是另外一個人——

話聲，來自數丈外的黑暗中！

華大山三人面色一變，同時循聲望去，隱約看見七、八丈外站著一個黑衣人；三人的面色一齊沉了下來，華大山開口冷冷道：「閣下是誰？」

那黑衣人答道：「我說出我的姓名，三位也不認識……」

華大山移步向他走過來，一面冷笑道：「你不說，我們怎知你是大混混？」

那黑衣人道：「別過來，先聽我一言。」

華大山停住脚步道：「說。」

那黑衣人語氣沒有敵意，輕笑一聲：「我不是甚麼大混混小混混，剛才說的只是一句戲言。」話聲微頓，繼道：「不過，我找你們已經找了很久了，好不容易從你們一位親戚的口中得知你們三位可能隱居在開封府；這開封府可眞大，我花了整整一個月才找到你們，也一直到今天晚上才確定你們三位就是我要找的人。」

華大山道：「你知道我們是誰？」

那黑衣人道：「當然知道。」

華大山道：「找我們三人幹麼？」

那黑衣人道：「有事相商。」

華大山道：「何事？」

那黑衣人道：「何必明知故問。」

華大山道：「我告訴你，我們早已洗手不幹了。」

那黑衣人道：「是的，這個我聽說過，不過這件事只有你們三位才有能力完成，所以我只好來找你們，希望三位不要拒絕。」

華大山道：「好，你說說看。」

那黑衣人道：「我先說代價，我願意付出比你們以前拿過的最高酬勞更高的酬勞。」

華大山道：「你知道我以前拿過的一筆最高的酬勞是多少？」

那黑衣人道：「一萬兩千兩銀子。」

華大山眉頭一皺，道：「你倒打聽得很淸楚啊。」

那黑衣人道：「這表示我確有誠意。」

華大山望望黑皮張和劉麻子，然後回對黑衣人問道：「那麼，你願付多少？」

那黑衣人道：「每人一萬五，先付五千，事成之後，再付一萬。」

華大山的意志好像被這個數目所動搖了，再問道：「如果我們拒絕呢？」

那黑衣人道：「那樣的話，我也沒辦法，只好去找別人試試了。」

劇麻子開口道：「你去找別人好了，我們三人已非昔日的『南方三死神』，我們眞的已洗手不幹了。」

「決不考慮？」

「不錯。」

「既然如此，我也無法相強，失陪了。」

黑衣人說完了這句話，轉身便欲離去，黑皮張突然於此時縱身疾起，似一隻鷹隼猛撲過去，待撲近黑衣人尋丈處，才發現黑衣人蒙著面巾，他立即探掌向黑衣人的面上抓去——

他的動作眞是快如老鷹撲兔，黑衣人發覺他撲到而想舉手格擋時，面上的黑巾已在黑皮張的手上，而黑皮張一眼看見他的面貌時，不禁失聲驚呼：

「天哪！」



・諸葛青雲

「南方三死神」雖然洗手歸隱，準備放下屠刀，可是都在劍鋒上舔過血，油鍋裏撈過錢，見識過多少大風大浪！？

黑皮張身爲「三死神」的老大，「殺人心」雖然暫戢，「包天膽」豈會喪失？他於抓去對方蒙面黑巾後的這一聲「天哪」，委實不是隨口叫出來的！

原因在於他吃驚太甚，發現這自稱「大混混」，出了「四萬五千兩」空前高價，想雇「南方三死神」，重爲馮婦的，居然在語音中毫未露出破綻，她竟是個女人，不是男人，正是在「相國寺」外，擺地攤賣鞋子，住得前門正對劉麻子後門的周大娘！

黑皮張看清是她，先嘆了一口氣兒，然後目閃精芒，揚眉說道：「我是『三死神』中的老大，可以替兄弟們作主，答應重爲馮婦，和你做這筆生意！並衝你這份苦心孤詣，從來不讓步的『南方三死神』，今天破例，要賣你一份特別人情，不必每人『一萬五』，每人『一萬二』吧！」

說也絕妙，一方面自動減價，另一方面却偏不領情，周大娘一伸手，遞過了三張每張「五千兩」的

殺手列傳



銀票，目中含淚說道：「盛情心領，但要辦『難事』，需獲『高價』，乃是理所當然！我急於夫仇，任何代價，在所不惜，這是在通都大邑均可十足兌現的『裕泰即付銀票』，酬勞的數字雖高，事情的難度可見，差不多等於是買命錢了！我懂得江湖規矩，也知道你們於退隱一段時間以後，愛自己生命之心，應該比愛財之心，來得重了，故而我絕不勉強，在你們膽敢伸手接取這三張『裕泰銀票』之前，可以打退堂鼓，我也立離『開封』，去設法尋找比『南方三死神』更高明、更膽大……」

話猶未了，人影又閃，這條人影可比適才黑皮張的身形高大得多！

華大山閃身而前，從周大娘手中接過銀票，立即分給黑皮張、劉麻子每人一張，軒眉狂笑道：「老大，老二，我做主，接生意了！周大娘也請把點子的姓名、資料，開過來吧！華大山敢向你賣句狂言，江湖中『殺手』雖多，但要尋找比『南方三死神』更高明、更膽大的，恐怕只有那每晚都在『森羅殿』上陪着閻老五喝『二鍋頭』的『陰曹一死神』了！」

周大娘深知「殺手」只要一接酬勞，事情再難也不論成敗，均爲定局，非盡力拚命去做，以求達到目的不可！遂滿面寬慰神色，含笑說道：「三位請回，繼續暢飲『二鍋頭』吧，我在劉麻子命相舘的後門以內，放了三雙新鞋，也就是有關『點子』的詳細資料，都已縫在鞋底的夾層之內！」

說完，微一晃肩，周大娘居然施展了相當不弱的「移形換影」輕功，隱入郊外野地的沉沉暗影以內！

黑皮張皺着眉，華大山咧着嘴，劉麻子却拈着手中那張五千兩的「裕泰銀票」，臉上流露出異樣神色！

黑皮張看他一眼問道：「老二，你雖是半路出家，但研究甚麼『麻衣相法』、『六合靈卦』、『諸葛神數』，也下了不少功夫！看不看得出？算不算得準？這筆突如其來的意外財氣，到底是福？是禍？……」

劉麻子道：「若依我做主？便不接銀票，連夜離却『開封』，換個碼頭，以圖後半生安穩！但老三這一伸手，事情已成定局，便不必後悔，更不必有何抱怨？趕緊回我的命相舘，喝酒、看資料吧！『點子』顯極『扎手』，是禍？是福？全看我們的設計是否周密？行動或成？或敗？夠不夠命再拿周大娘其餘那『一萬兩』了!?」

華大山性急、心直，比較粗豪，與他的外型相配，聞言大笑道：「常言道：『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二哥是『劉鐵口』，當然該聽你的！大哥，咱們先回去喝酒，鍋裏還有一條兩斤左右極肥美的『清蒸黃河鯉魚』，是我叫『又一村』頭廚老牛，加工精製，你一向最愛吃的！」

這意圖放下屠刀，小隱於市，外號「南方三死神」的三位江湖豪客，先被今夜「小花蛇」丁咚太歲頭上動土的，敲詐一鬧，再被周大娘苦心孤詣的，以空前重價一求，每人懷中揣了五千兩的銀票，不禁相視微笑，雄心頓熾，頗有不甘「髀肉復生」之感！

但這份雄心壯念，竟不能維持多久？他們才由郊外回到劉麻子的命相舘中，眉宇間的雄豪、自許，立刻變成了愕詫？震驚！剛剛的商量打算，全告灰飛烟滅！

問題出在周大娘放在命相舘後門以內，送給他們每人一雙的手製新鞋。

鞋，確是新鞋，但，鞋底已然被人用刀劃開！

鞋底，確有夾層，但，夾層中却是空的，縱或藏過東西，也業已被人取走，那裏還有甚麼「點子」的姓名，和他們辦事必需的「詳細資料」!?

劉麻子首先一攤雙手，聳肩苦笑說道：「糟！漏光，走油，整個完蛋！我們在這『開封府』，住不得了，從現在開始，就變作浪跡天涯的『三死神』吧！……」

三個人中，數黑皮張最陰、最穩，他冷笑一聲，搖頭說道：「我們住不得『開封府』，有甚緊要？但周大娘却多半活不成了！『點子』方面，既得訊毀了『資料』，難道還會留她這個比『資料』更重要百倍的『仇家』活口!?」

劉麻子瞿然叫道：「老大說得好，周大娘就住在對面，我們趕快過去看看，希望她還沒有回來，否則，我們若無處找她，也就沒法爲她挽回這場刼數！」

等這「南方三死神」趕到命相舘後門對面的周大娘家中，却已來不及搶救周大娘。這位苦心孤詣，攢聚了一大筆銀子，想雇聘高手，爲夫報仇的「未亡人」，業告變成了「已亡人」，遭受「死神」照顧！

周大娘死得並不太慘，她似乎是因毫無防範，於返家時，被人從背後突施暗算，來了個一劍穿心，但殺人者就用周大娘的血，在她屍旁地上，所留下的五個血字，却極具自傲諷刺意味，寫的是「陰曹一死神」！

剛才，華大山在郊外從周大娘手中接銀票時，曾有：「江湖中殺手雖多，但要尋找比『南方三死神』更高明、更膽大的，恐怕只有那每晚都在『森羅殿』上，陪著閻老五喝『二鍋頭』的『陰曹一死神』了！」之語，想不到，如今立有「陰曹一死神」的血字，出現在周大娘屍旁地上，豈不是顯然有意強烈諷刺!?

黑皮張嘴角一披，哂然笑道：「人最怕喜極忘形！周大娘是確定我們身分，以爲復仇有望，喜極之下，忘形疏神，以致遭了毒手！如今這『陰曹一死神』，毀了『資料』，滅了『活口』，以爲必可從此高枕無憂，喜極之下，也告忘形疏神，才留下了兩椿破綻，可能他眞要被我們尋上門去，像華老三所說，將去『森羅殿』中，奉陪閻老五，痛飲『二鍋頭』了!?」

華大山怪叫一聲道：「老大，你的『殺人刀』雖放下已久，『閱人眼』却越來越亮！我怎麼看不出甚麼破綻？根本覺得毫無跡象可尋，不知道應該從何著手？」

黑皮張冷笑道：「從背後下手之人，品流不高，他既殺周大娘，決不會對我們兄弟，有所寬忍!?只不過顧忌藝業不敵，暨人手懸殊，不敢從正面爲敵而已！剛才我們談話，既全被此人聽去，定然知曉將回命相舘，大家飲酒合議！故而，劉老二不妨回去，察看一下，酒菜之中，有沒有被人作了甚麼惡毒手脚？」

劉麻子一去即回，憤然咬牙叫道：「老大的判斷無差，酒中沒有毛病，但我們大家都最愛吃的那碗『清蒸黃河鯉魚』，却被人下了『七步斷腸』之毒！」

黑皮張面含得意笑容，向劉麻子和華大山一舒左掌，原來，他趁劉麻子回轉命相舘察看之際，已用周大娘家的筆墨，在自己左掌中，預先寫好了「魚中有毒」四字！

華大山佩服萬分的向黑皮張抱拳叫道：「老大眞夠高明，別再弄玄虛了，請趕快指明對方的破綻所在，我要循著『來龍去脈』找出對方，和他放手一拚！以求合乎『得人錢財，與人消災』規矩……，不不不，應該改成『爲人報仇』，才對得起那已遭毒手，飲恨黃泉的周大娘呢！」

黑皮張手指周大娘的屍體說道：「第一個破綻，乃是傷口！我覺得從後背直透前心的『穿衣破孔』，似乎小了一點，不像是『普通劍痕』!?……」

華大山立即略微撕破周大娘遺屍衣裳，在「後背」「前胸」等傷口部位，細一察看，點頭說道：「傷口極爲細小，形狀略呈三稜，深度則透背穿心，一刺斃命！足見此人認穴極準，腕力頗強，所用兵刃，像是武林中甚爲少見的『三稜劍』呢！」

劉麻子「哼」了一聲，目閃煞芒說道：「範圍小得多了！周大娘既能施展「移形換影輕功」，身手決不會弱，能從背後下手，把她一刺穿心，又是擅用『三稜劍』的武林好手，當世中，不會超過五個……」

黑皮張又指着周大娘屍旁地上的「陰曹一死神」五個血字，冷笑說道：「假如此人不是得意忘形，想對我們加以強烈諷刺，殺人後，抖手一走，縱令傷口上留有蛛絲馬跡，也仍夠支使我們在雲山霧沼之中，苦苦摸索！如今『死神』碰『死神』，大家門對門，我黑皮張敢誇句狂言，已經知道他是誰了！」

「他是誰!?」這幾乎是劉麻子和華大山不約而同的齊聲問話。

黑皮張道：「你們注意『陰曹一死神』中那個『曹』字的『特別寫法』，要知道這以血留字，只是屬於『習慣』，不是賣弄『書法』，並回頭細想一下，有沒有在甚麼地方？或甚麼人的筆下，發現過同樣『習慣』?……」

「南方三死神」的老大，出了考試題目，立使老二、老三，陷入了沉思狀態!?……」

比較粗豪的華大山居然先跳了起來，失聲叫道：「我……我日他的老舅，『又一村』帳房的『曹掌櫃』，他那個『曹』字，就常常怪裏怪氣的這樣寫法！」

劉麻子臉上彷彿從每一個「麻子」孔內，都射出了森森殺氣，牙關緊咬，恨恨說道：「難怪『清蒸黃河鯉魚』之中，會有『七步斷腸散』呢!?那正是華老三煩請頭廚老牛，加工精製，從曹掌櫃的『又一村』裏，花錢買回來的！」

華大山的鬍鬚頭髮，都一齊呼然蝟捲，氣得快要炸了，一伸手從腰間撤下他最得意的兵刃「九合金絲棒」來，閃身就往外闖！

黑皮張把他一把拉住，皺眉問道：「華老三，你幹甚麼？是趕去『又一村』麼?」

華大山的牛眼一瞪，揚眉問道：「事情到了這個節骨眼上，難道還不應該用我的『九合金絲棒』，

對他的『三稜劍』，來場石破天驚的『死神決鬥』!?」

黑皮張陰惻惻的笑道：「假如曹掌櫃警覺他得意忘形，漏了馬脚？此時『又一村』內，必然『神』去『村』空，否則，他會以爲頭廚老牛的『七步斷魂散』，可能生效，不是親自到劉老二的命相館中，欣賞得意成果，就是派他的心腹手下，來替我們『南方三死神』收收屍的……」

華大山聽懂了黑皮張的言外之意，咧嘴笑道：「老大是說與其『興師問罪』，不如『守株待兎』!?……」

黑皮張道：「我不敢說魚兒準會入網，飛鳥一定投羅，狡兎必然撞樹，但以逸待勞，總較有利……」

話猶未了，出人意料的變故又生!!



• 獨孤紅

什麼出人意料的變故？

原來是砰然一聲大震，有樣東西撞開了門飛了進來。

三個人同樣的反應，幾幾乎同時揚掌，向着飛進來的那樣東西劈了過去。

任何人都會有這種反應，「南方三死神」這樣的一流高手，反應更是敏銳，不但反應敏銳，而且出手也重。

只聽又一聲砰然大震，那樣東西同時中了三掌，忽地一聲倒飛了回去。

倒飛回去可沒有經由飛進來的那扇門又飛了出去，而是再一次的發出砰然大震，撞在了門邊，震得屋子一陣晃動，然後落在地上。

當「南方三死神」同時出掌，拍在了那樣東西之上的時候，他們三個已經覺出了，而且十分肯定，那是一個人，等到那個人撞在門邊，掉落地上的時候，他們三個不過是多看清楚那是什麼人而已。

沒有錯，躺在門邊的是個人，這個人已經像是一灘爛泥了，渾身軟成一堆，從七竅裡噴出來的血，濺得到處都是！

既然是個人，身上同時中了三個一流高手的一掌，十足的重手法，渾身骨頭還能不斷，還能不像攤爛泥，五臟六腑還能不碎，還能不從七竅裡噴出血來？

躺在門邊地上的那個人，也不是別人，赫然竟是他們三個剛從字跡的習慣寫法，推測出殺害周大娘的那個凶手，「又一村」的曹掌櫃！

曹掌櫃是曹掌櫃，曹掌櫃的胸前還別着一幅長長的布條，上頭寫着十二個字，那十二個字寫的是：勞你們的貴手替我滅口，謝謝。

三個人怔住了。

剛發現的凶手又被殺滅口了，幫人滅口的竟是他們三個。

剛發現的一條線索又斷了，而扯斷這條好不容易悟出、得來的線索的，竟也是他們三個。

他們三個能不怔，不驚，不氣！

應該既怔，又驚，復氣，太應該了，他們三個的一舉一動，從周大娘現身偎他們開始，簡直就完完全全的在人家監視之下。

線索雖然斷了，事情却似乎更明顯了。

曹掌櫃只不過是一個被人利用的人，借他們三個之手殺了曹掌櫃滅口的，才是眞正的凶手，也就是周大娘的仇人。

這個人是誰？

黑皮張頭一個定過神來，一聲冷喝：「老二、老三，快！」

喝聲中，他也頭一個撲出了屋。

黑皮張、劉麻子、華大山合稱「南方三死神」，三個人都是經驗、歷練兩稱豐富的「職業殺手」，黑皮張這一聲冷喝，劉麻子、華大山還能不知道是什麼意思？

兩個人立即恍然大悟，跟著撲了出去。

三個人快捷如電，前二後一的撲出了屋，脚一沾地，騰身又起，一起翻上了屋頂。

屋頂居高臨下，夜色雖濃，難不倒三個人的銳利目光，脚一沾屋頂就看見了，幾十丈外正有一條人影飛奔。

黑皮張冷冷一笑：「要是我沒有料錯，這個人十九是『又一村』的頭廚老牛，追——」

「追」聲中，三個人一起騰身而起，飛身進去。

三個人都是一流的身手，追得當然快。

而那條人影顯然也不是泛泛之輩，這裡三個人剛一騰身追趕，那裡那條人影似乎便已經知曉，霎時間奔跑更快，一個身影簡直像脫弩之矢。

黑皮張道：「做賊的心虛，把曹掌櫃閉了穴道扔給咱們的，是他沒有錯了，他已經發現咱們在追他了，咱們得快點兒——」

他說完了話，三個人也立時提氣加快了身法。

夜色中看，簡直就像幾縷淡淡的輕煙，在疾快的隨夜風飄動著！

畢竟，三個人的修爲較前面人影略勝一籌，這一互較身法，雙方的距離越來越近，越來越近，很快的，三個人已追進了二十丈內。

華大山冷笑一聲：「兎崽子跑不掉了——」

他話聲方落，隨聽劉大麻道：「未必。」

劉麻子何以會這麼說。

華大山馬上也看到了，距離前面那條人影之前的十丈外，就是一片密樹林！

事實上，那條人影就是往那片密樹林跑的。

誰都知道，樹林已經是藏身的好所在了，密樹林更好藏身！

江湖人物也都知道，「逢林莫入」，跑的人一旦躲進了樹林，後頭追的人是很少會追裡去的。

只聽黑皮張道：「咱們最好能在他躲進樹林之前截住他！」

此言一出，三個人的身法立即又加快了，這一快，簡直就是風馳電掣。

「最好能在他躲進樹林之前截住他！」那只是三個人的想法，三個人的願望！

但是，事實却是與願望相違，就在三個人眼看就要追上前面那人影，相差還不到一丈的時候，那人影却已一頭扎進了黑忽忽、伸手難見五指的密樹林中。

當然，三個人也緊接著撲到了林邊，這眞是令人跳脚的事，但是三個人不愧是經驗歷練豐富的「職業殺手」，三個人都沒有跳脚，黑皮張一揮手，劉麻子、華大山身軀一頓之後繼續撲進，不是撲身入林，而是貼著林邊繞撲，飛快的成鼎足之勢包圍住這片密樹林。

這片密樹林不算太大，三人成鼎足之勢包圍，彼此之間都能看得見，不怕沒辦法連絡。

黑皮張見劉麻子跟華大山都到了該站立的地方，站好了，他立即提氣向著樹林發話，「朋友，你夠機靈，知道往樹林裡轉，但是你不夠快，沒能在我們三個包圍這片樹林之前，往另一邊出去——。」

他說他的，沒有人答話，也沒有任何反應。

黑皮張冷冷一笑，又道：「算了吧，朋友，你既然在暗中監視我們不是一刻了，你就應該知道，我們三個不是剛出道兒的雛兒，光棍兒眼裡揉不進一粒砂子，不要耍詐了，我們知道你還在裡頭。」

依然如故，他說他的，沒有人答話，也沒有任何反應，只有黑皮張的話聲在夜色中傳出老遠。

華大山忍不住了，破口罵道：「我日你老舅，對周大娘他男人也好，對曹掌櫃也好，你既然下得狠手，至少應該是個硬漢！這會兒怎麼跟個縮頭烏龜似的，寧願當孬種，連吭都不敢吭一聲。」

想是這一罵奏效了，華大山的罵聲方落，一個低沉的冰冷話聲透林傳出，「姓華的，留神我撕爛你那張狗嘴，往裡頭塞屎。」

華大山哈哈一笑道：「我日你老舅，你也禁不起罵呀，想撕爛我姓華的嘴不難，你出來呀！」

那低沉冰冷話聲道：「不要想激我，有本事你就進來。」

華大山濃眉一聳，大眼放光，轉望黑皮張叫道：「老大——。」

黑皮張抬手攔住了他，向著樹林道：「朋友，要是我沒有料錯，你就是『又一村』的頭廚老牛，我料錯了沒有。」

那低沉冰冷話聲道：「這已經無關緊要了——。」

黑皮張截口道：「對，只我們認準，你就是周大娘的那個仇人，我們殺了你爲周大娘報仇就行了。」

那低沉冰冷話聲道：「人嘴兩張皮，上嘴唇兒一碰下嘴唇兒，說起話來容易，做起事可不那麼簡單，要殺我必得先逮住我，想逮住我必得先進樹林來，你們連進樹林都不敢，還談什麼殺我。」

華大山暴叫道：「老大，你聽見沒有。」

黑皮張淡淡道：「字字悉入耳中，而且清晰異常，只是華老三，這麼多年了，你怎麼還改不了你那經不起激的臭脾氣，老毛病——。」

華大山道：「可是——。」

黑皮張道：「別可是了，記得當年咱們看人灌老鼠所引發的靈感麼，再來一次如何。」

此言一出，華大山跟劉麻子兩個人同時撫掌大笑，「好好好，好好好，只是，老大，等到耗子跑出來，你可不能一個人下手。」

黑皮張道：「我什麼時候幹過這種事了，既然決定用這一招，就不要再躭誤了，動手吧！」

華大山跟劉麻子兩人同時答應一聲，同時探手入懷裡摸出一物，同時迎風一幌，兩個人的手中同時亮起了火光，敢情，那是火摺子。

只聽黑皮張道：「點吧！」

華大山，劉麻子哈哈一笑，飛身掠至林邊，伸出火摺子去就要點燃林邊的枯枝，準備放火燒林。

鼎足之勢的包圍，兩邊點火，單留一邊，當然，那是想逼林中人從一邊，也就是黑皮張站定的這一邊出來。

就在這個時候，那低沉冰冷話聲忽起。「慢著，我出來！」

劉麻子、華大山點火的手前伸之勢一頓。

從黑皮張站定的這一邊樹林裡飛出個人來，就落在黑皮張面前不遠處，落地往後就倒。

沒錯，這個人確是「又一村」的頭廚老牛，但是血從他嘴角流下，顯然他已經嚼舌自絕了！



• 慕容美

黑皮張看清死者竟是又一村的頭廚老牛，不禁嘆了口氣，喃喃道：「老牛啊，老牛，你平時能言善道，一團和氣，談起女人來，頭頭是道，大家都笑你有心無膽，能說不能行，說你是什麼『無膽色狼』……你一個頭廚當得好好的，幹嘛扯上這一檔子恩怨……難道……你當年竟是垂涎周大娘的美色……而被人利用了不成……」

守在樹林另外兩邊的劉麻子和華大山，聽了黑皮張一個人在自言自語，不由得都在暗暗納罕：張老大一向不是個多話的人，這時幹嘛說上這許多廢話？

兩人心中疑惑，又不便出聲相詢，便不約而同的各向黑皮張這邊側移兩步，想看看到底是怎麼回事。

黑皮張似乎早料定劉、華兩人會有這一着。這時正藉着一棵樹幹的遮掩，朝兩人比了個明顯的手勢，那意思是說：不妨賣個破綻，放走林中人可也，他已另有計較。



周大娘死得並不太慘。



什麼出人意料的變故？

華大山是個直腸子，他向來對「用計」，很有興趣，只是從來也沒有成功過。這時他居然以爲想到了一條「妙計」，忽然提高喉嚨道：「奶奶的，人沒有等到，反倒等出一泡騷尿來了，只可惜沒法撒到林中那位朋友的臭嘴巴裏……」

他走開數步，伸手一拉，居然請出他的「二當家的」，當場撒起尿來。

林中人當然不肯放過這種千載難逢的機會，嗖的一聲，一條人影射出，其疾如矢，眨眼不知去向。這邊三兄弟，只追了幾步，便裝作追趕不及的樣子，放棄了繼續追下去。

華大山忍不住追問黑皮張道：「我們放火燒林，本來是個很好的方法，對方怕我們眞的放火，不得不犧牲頭廚老牛，便是個最好的證明。就算放火不太妥當，最多耗到明天天亮，也不愁這廝飛上天去。老大突然示意我們故意放人，是什麼意思？」

黑皮張笑了笑道：「這裏離都城太近，放火也只是說說而已，至於那廝說話低沉冰冷的腔調，無疑是故意裝出來的，平時說話，一定不是這種樣子，說不定適得其反，這使我不禁想起了一個人……」

華大山忙問道：「誰？」

黑皮張道：「我們每次說話，都出毛病，還是先回去找個妥當的地方，慢慢再說吧！」

劉麻子道：「老大不怕這位正主兒做賊心虛，自此遠走高飛？」

黑皮張搖搖頭，笑道：「不會的，這位仁兄太自信了，他自信我們一定猜不透他是誰，他在這裏根基穩固，爲什麼要高飛遠走？」

三人回到華大山賣大力丸的住處，黑皮張說出一個人來，華大山和劉麻子，果然都不相信。

誰會相信住在又一村隔壁，一個名叫王大娘的媒婆，會是這件陳年舊案的主兇？

根據他們三人的記憶，王大娘住來故宮附近，似乎比他們晚一點。王大娘當年的模樣，他們已記不太清楚了。他們只記得這女人相當風騷，到處串門子，藉口是替人家的小兒女說合婚事，事實上，這幾年下來，由王大娘撮合的婚事，一件也沒有成功過。

王大娘現在也快四十歲了，除了風騷，模樣並不怎麼樣，至少和周大娘比起來，要差那麼一截兒。

儘管三人意見不同，但劉麻子和華大山一向信服黑皮張，既然黑皮張堅持王大娘就是正主兒，兩人也只好共進退，籌謀應付之策。

他們這一夜，就在華大山住處歇下，以防分開來遭遇暗算。

第二天一早，他們決定公開拜訪王大娘。

華、劉二人都認爲如果昨晚那名神秘蒙面人就是王大娘，他們現在前去，必然會撲一個空。只有黑皮張認定王大娘不會規避，因爲她自信沒有被識破的理由。

結果，黑皮張贏了第一個回合。王大娘端端正正的坐在家裏，和平時沒有兩樣。

她看三個老鄰居連袂拜訪，顯得又高興又驚訝。「三位今天是那陣風吹來的？」她忙着抹欖子泡茶，聲音細細柔柔的，果然和昨夜樹林中那個神秘人物無法產生聯想。

黑皮張示意大家坐下，但都沒有去動那杯茶。

武俠接力　劉守列傳



他笑笑道：「王大娘，我們都是老鄰居了，現在，我們哥兒三個，想來跟你商量一件事，希望大娘不要見拒才好。」

王大娘吃吃媚笑道：「我們幾個，年紀都還相當——不對呀——你們誰有意思，一個人來就行了，幹嘛要三兄弟一齊來，你們打算……」

黑皮張笑意一斂，正容道：「別亂扯了，王大娘。我們是想請教，多年前，周大爺究竟是什麼地方得罪了妳，竟惹得妳害得周大娘一下成了寡婦？」

王大娘眼珠子轉了幾下，忽然嘆了口氣道：「跟死神住在一起，實在不是滋味，早在三、四年前，我就該搬家了。唉！」

她忽然轉向劉麻子：「喂！劉麻子，一個人術該麼死法，是不是命中早就注定了？」

劉麻子藉命相混飯吃，完全是拿一塊相命牌子作幌子，他連高深一點的命理書籍都看不懂，跟他談命運，豈不是對牛彈琴!?

劉麻子聽了，忍不住臉孔一紅，同時也暗暗佩服老大黑皮張果然有一手。

王大娘見劉麻子發窘，再轉向黑皮張道：「你們『南方三死神』，以前接下的案件，有沒有發生過『意外事件』？」

黑皮張冷冷地道：「大娘的話，太含混了，我們聽不懂。」

王大娘道：「譬如說：這像這次一樣，原來的委託人死了，殺手尾款也泡湯了，三位與你們想追殺的人既無怨仇可言，何不就此收場，化干戈為玉帛，甚至——」

底下的話，她沒有說出來，但誰也聽得出她的弦外之音。

「這是廢話！」黑皮張冷冷接著她的話道：「周大娘的死，是怨上加怨，我們拿不到底下的錢，並非她的本意，我們當初答應了她，就不能對不起她！」

王大娘道：「你們知不知道姓周的當初是怎麼死的？」

黑皮張道：「不知道。」

王大娘道：「想不想知道？」

黑皮張道：「不想。」

王大娘道：「除非你們立即動手，我想說的話，我還是要說出來才舒服。」

黑皮張沒有立即動手的意思，劉麻子和華大山也沒有。

「那時候我還年輕，當然嘍，你們諸位，還有那位姓周的，當然也都還年輕。」王大娘說，神態很平和，完全沒有山雨欲來的氣氛：「那時我剛死了男人，但在我身邊，並不缺少男人，姓周的，也是其中之一，而且是很不出色的一個，嚴格說起來，他幾乎沒有一樣比人強。」

「他唯一比人強的地方，就是他的脾氣。」王大娘頓了一下，接下去道：「他是個已經成了家的男人，却纏著我，要我跟他，他說他可以把原有的妻子休掉。」

可憐的周大娘！劉麻子暗暗嘆息：人世間事，類多如此，她為了一個並不值得珍惜的丈夫，含辛茹苦多少年，最後竟連自己的性命也賠上了，這該多冤啊！

「你們諸位替我想想！」王大娘見眾人不開口，又說下去道：「如果換了你們諸位處在我那時的地位，你們會不會答應他？」

當然不會！劉麻子憤憤地想：碰上這種無聊漢子，不殺了他，就算是心軟的了！

「他吃了一包滅鼠藥，自盡了！」王大娘說，聲音裏只有嘲弄，沒有憐憫：「他的原意，只是想嚇嚇我，好讓我回心轉意，不意份量下重了，竟告弄假成眞，一命嗚呼。」

黑皮張開口了，聲音比先前冷：「謝謝大娘坦誠相告，姓周的果然不是個東西，不過，妳當時以新寡的身份，如此招蜂引蝶，又算什麼玩藝兒？」

華大山插口道：「甚至妳自己的男人是怎麼死的，都有問題！」

劉麻子接著道：「所以，我們打了一輩子光棍，還算打對了。」

黑皮張示意兩人不必多說廢話，然後望著王大娘道：「大娘準備好了沒有？」

王大娘轉著眼珠兒，詭秘地笑笑道：「我也正在奇怪，你們的皮眞厚。坐在灑滿『透骨酥』的櫈子上，居然還能撐這麼久……」

張、劉、華三人一啊，全都瞪大了眼睛，三人正待振衣而起，才發現大腿和臀部底下，全部濕淋淋的一片血水，王大娘向他們說了這段「故事」，原來是為了拖延時間，好待藥力發作。

華大山怒吼一聲，擲出九合金絲棒！這一棒，不偏不倚，正中王大娘的額頭。

王大娘應聲向後倒下，口中仍然發出一聲哈哈的尾聲，似乎臨死時都為了自己的得意手段而感到高興。

黑皮張眉頭一皺，身子一軟，又坐了回去，嘆息道：「我們一生忌諱女人，最後仍然栽在女人的手裏，眞他媽的不知道該怎麼說才好。」

劉麻子有氣無力的道：「這次委託人是個女人，我們本來就不該接下來……」

華大山硬撐著，好像在跟一條大水牛角力，喘著氣道：「奶奶的，少說喪氣話，記住我們是南方三死神，可不是南方三條癩皮狗……哎唷唷……我……我……撐不下去了……」

黑皮張和劉麻子靜悄悄的都沒有接話，原來他們都比華大山早走了一步。

武俠接力全部刊完